武俠世界

八方客棧（新穎俠情鬥智故事）隆中客・著

這間的客棧眞的住有八方豪傑，五湖四海，龍蛇混雜，眞稱得上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有的是菩薩心腸行事就用霹靂手段，有的是怒目金剛往往是個萬家生佛，濟危扶急。於是這個精彩離奇故事就發生在這小小的客棧中。

$3.50

1068

編者話

「八方客棧」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這個故事不論題材、人物、背景、地方……都很突出，而且橋段結構方面也很新穎脫俗，每一情節閱讀起來扣人心弦，令你有清新之感覺，愛不釋卷。故事中描述一間位於小鎮甸的客棧，裡面住着的都是八方豪傑，五湖四海中人，龍蛇混雜，良莠不齊，有些外貌看來具有菩薩心腸風範，但行事起來往往令人髮指！而有些生來一副怒目金剛之駭人心魄，但他們却原來是萬家生佛，濟世扶危……一個精彩絕倫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客邸和這些林林種種的人身上，要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東南亞名作家司馬紫烟睽別各位讀者很久了，下期裡，又有他的作品刊出。「謎中謎」是東方四女俠故事集其中之一，故事內容充滿「謎」一般的詭秘難測，「霧」一般的濛瀧氣氛，但刺激緊張和鬥智搏殺却明朗兇狠，絕不留情。敬希垂注。

巨型小說下期刊出的是太空科學幻想故事「禿頭人」，顧名思義，禿頭人是一種來自外太空的生物，他們將對地球人類有甚麼威脅呢？請你猜猜！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6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八方客棧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盧　令·圖



走馬剛上任

茶洞，是位于川、湘、黔三省交會處的一個小鎭甸。

儘管它在行政上是屬於湖南省的永綏縣管轄，但實際上却是一個三不管地區，也是一個三方面都要管的地區。

這也就是説，有好處的事，湖南省的永綏縣固然是當仁不讓，四川的秀山縣，貴州的松桃縣，也會自告奮勇的插上一手，反之，則三方面都裝迷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這，本來就是官場中的通病，不足爲奇。

只是，這麼一來，却苦煞了當地的善良百姓，樂煞了一般爲非作歹之徒。

於是，這個一脚踏三省的小鎭甸，成

毘界查巨案

了犯罪者的天堂，歹徒們的世外桃源。

本來就由於位處三省交通孔道而市面頗爲繁華的小鎭甸，也更加畸形地飛速發展……

× × ×

四圍山色中。

一鞭殘照裏。

整個茶洞鎭沉沐在一片靜謐祥和的氣氛中。

一陣敲在青石板的街道上很有韻律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不多久，一騎長程健馬止於八方客棧前，等在門口接客的小二連忙迎了上去。

好像深恐馬上人下馬時會摔倒，而特別殷勤地加以扶持。

事實上，那位馬上人也的確有加以扶持的必要。

因爲，那是一位很年輕，很俊美，也很文弱的書生。

由外表看來，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四歲。

如果説他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男子，那看來未免太過誇張，但却絕對算得上是「中上之姿」，凡是懷春的大姑娘見到了，也必然會忍不住多看他幾眼的。

只是，可能是他的體質本來就不怎麼好，也可能是由於旅途勞頓以及那强勁的朔風，使得他那張清秀的俊臉，顯然有點兒蒼白。

他的穿着也很講究，青緞面白狐皮裏的長袍，外加一件鵝黃色的馬褂，黑緞長褲，足登青緞面千層底短靴，派頭一絡，**顯然是一位豪門公子。**

他的行李倒是很簡單，一隻中型行囊，一口小型書箱，外加腰間一枝古色斑爛的長劍。

對了，文質彬彬，一派斯文的豪門公子，在腰間佩一枝長劍，是當時很流行的風氣。

這位青袍公子在小二的扶持之下下馬之後，立卽向小二笑問道：「聽説這兒的八方客棧是最好的客棧？」

小二哈腰諂笑道：「是是：：這兒週圍百里之內，絕對不出第二家像小店這樣的客棧，保證公子爺住在這兒，就像住在自己家裏一樣的舒服。」

「很好，有沒有清靜的獨院？」

「有有有，剛好還剩下最好的一個獨院……」

「那麼，我租下了。」

「是是……」小二已接過韁繩，滿臉堆笑道：「公子爺請隨小的來……」

「慢着！」一串嬌甜而又淸脆的語聲接道：「小二哥，我要一間上房。」

那是一位約莫雙十年華的黑衣女郎。

黑色勁裝、黑色披風、黑色小蠻靴、烏光油亮的雙辮辮梢，結着黑綢蝴蝶結，肩頭還插着一枝飄着黑色劍穗的長劍。

也由於這淸一色的黑色，更襯托出她的皮膚顯得格外的白晳。

其實，她的皮膚本來就很白。

她的面貌，不算太美，也不醜，應該算是中上之姿。

至於身裁，却是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全都是恰到好處。

因此，那位正待進入客棧大門的青袍公子和店小二，全都目光爲之一亮，店小二並接着歉笑道：「姑娘，很抱歉，小店已經客滿了。」

黑衣女郎俏臉上掠過一絲失望的神色。但立卽美目一轉，向那青袍公子笑問道：「這位公子貴姓台甫？」

青袍公子正容笑道：「賤姓朱，草字天佑。……」

黑衣女郎笑道：「原來是朱公子，其實，你的姓不但不賤，而且貴不可言，因爲，當今天子也姓朱呀！」

「姑娘眞會説笑，」朱天佑苦笑道：「小生一介草民，怎能跟當今天子拉關係呢？」

「至少你們五百年前是一家啊！」黑衣女郎嬌笑如故地，抬手指着她自己的鼻尖，道：「我，白君玉，白璧無瑕的白，君臨天下的君，金玉滿堂的玉。」

朱天佑脫口讚道：「好名字！人如其名。」

白君玉道：「可是，你的名字，却有點兒……有點兒……」

朱天佑截口笑道：「我知道，我的名字太俗氣，但這是有原因的，因爲，我自幼體弱多病，家嚴、家慈兩位老人家急得到處求神拜佛，並替我取名天佑，希望天老爺保佑我無災無難，長命百歲。」

白君玉居然輕嘆一聲道：「親恩深似海，可憐天下父母心。」

朱天佑接道：「説來還眞靈，我今年二十五歲，其間至少經過五次死裏逃生的

刦難，却都是有驚無險，到現在我還活得好好的。」

「這叫做人有善緣，天必從之。」白君玉神色一正，道：「朱公子，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朱天佑微微一怔，道：「白姑娘有何見教？」

白君玉道：「你方才已聽到，這八方客棧，已經沒有多餘的房間了？」

朱天佑道：「是的……」

白君玉道：「可是，你却一個人佔了一個獨院。」

朱天佑苦笑無言。

白君玉又道：「一個獨院，通常除了正廳之外，還有左右廂房，少說點也有四個以上的房間。」

緊接着，扭頭向一旁的店小二問道：「小二哥，你說是嗎？」

店小二連連點首答道：「是的……是的。」

白君玉又向朱天佑笑道：「朱公子，這就是我要打的商量，希望你能在獨院中分租一間房間給我。」

朱天佑苦笑着訥訥地道：「這個……這個……」

白君玉抿唇笑問：「獨院租金，由我負擔一半，怎麼樣？」

朱天佑急道：「不！不！不是錢的問題。」

白君玉道：「不是錢的問題，那又是甚麼問題呢？」

朱天佑道：「白……白姑娘，妳我素昧平生，如果少男嫩女的共居一個獨院，很……很不方便啊！」

他說完這幾句話，不但那蒼白的俊臉上掙得一片通紅，在這數九寒天裏，居然額頭上還沁出了汗珠。

白君玉禁不住「格格」地嬌笑道：「眞想不到，你朱公子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却還不如我一個女兒家的豁達、洒脫，我都不怕，你有甚麼担心的。」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再說，像你這麼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一個人住一個獨院，也實在太危險，你該聽說過，這茶洞鎭很不平靜？」

朱天佑一楞，道：「這個……」

他，不但語不成聲，連臉色也變了。

白君玉又笑道：「不用怕，只要是跟我住在一起，就等於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朱天佑好像下了最大的決心，點點頭道：「好！我讓一個房間給妳。」

白君玉「唔」了一聲，笑道：「這才乖。」

她的背後忽然傳出一串邪笑道：「白姑娘，妳該看得出來，這位朱公子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

插口的是一名穿着一襲銀狐皮袍，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右頰上一道刀疤由眼角斜貫整個右臉。

此人約莫二十七八的年紀，平心而論，如果沒那道刀疤，長得倒也相當清秀，只是那油頭粉面，和那一股子無形的邪氣，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白君玉仍然是笑嘻嘻地問道：「這位公子貴姓？」

那年輕人神氣活現地道：「在下苗志和，是這茶洞地區的王子。」

「王子？眞想不到，這茶洞地區還住有一位王爺。」

「不是眞正的王爺，而是這兒的土皇帝。」

「山高皇帝遠，土皇帝比眞正的王爺更有權威呀！」

苗志和很得意地笑笑道：「正是，正是。」

白君玉接着笑問道：「苗公子有何見教？」

「見教是不敢。」苗志和含笑說道：「只是在下認爲，像白姑娘這樣的美人兒，如果住在客棧裏，實在太委屈。尤其是跟一個陌生的，銀樣蠟槍頭的男人住在一起，更是委屈加委屈。」

白君玉道：「看情形，苗公子是有意請我住到你那皇宮中去？」

「不錯，」苗志和含笑接道：「寒家雖然不是眞正的皇宮，但我敢保證，絕對比住客棧要强上千百倍，而且……」

白君玉截口笑問：「而且怎樣？」

苗志和道：「而且，我是貨眞價實的男子漢，決不是銀樣蠟槍頭。」

「哦……」

白君玉漫應着，臉含媚笑，一雙眉目，却在對方全身上下溜轉。這情形，使得苗志和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

也可以說，他的靈魂兒早已飛上了九天。

半晌才邪笑道：「你看，我是不是長得很結實？」

爲了證明他的「結實」，說完之後，突然雙臂一張，全身骨節發出一串「劈拍」爆响，然後向白君玉擠了擠眼睛，好像在說：「怎麼樣？牛皮不是吹的吧！」

白君玉徐徐地走近他身前，未語先笑道：「不錯，是長得很結實，不過，我要先行測驗一下……」

苗志和飛快地接道：「行！咱們馬上去寒家。」

「不！就在這兒。」

「這兒？好！妙極了！小二，馬上給我騰出一間上房來。」

「不！不！我說的這兒，就是這兒的這兒……」

白君玉的話雖然是慢吞吞的，但她的行動却快如閃電，話聲才落，她的雙手已搭上苗志和的雙肩。

像這情形，對苗志和來說，雖然談不上美人兒投懷送抱，但彼此面對面近在目前，雙方鼻息可聞，也該算是艷福不淺的了。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身受這種「艷福」的苗志和，立卽「樂」得臉色大變，整張臉扭曲着，身子也簌簌顫抖，儘管不會痛呼出聲，但人却已慢慢地蹲了下去。

不！是跪了下去，額頭上也已沁出豆大的汗珠。

現在的苗志和，卽使右頰上沒那道刀疤，也絕對談不上英俊了。

其實，任誰都明白，當一個人突然之間，被迫而矮了半截，面孔扭曲，咧牙裂咀之間，再怎麼英俊的人也絕對英俊不起來了。

白君玉却是若無其事地，拍拍手，好像要將由對方雙肩上所沾染的脂粉氣拍掉，一面淡淡地一笑道：「苗公子，你一點也不結實，教我非常失望。」

苗志和顯然是穴道也被制住了。

只見他直挺挺地跪在那兒，就像是一尊塑像。

他也沒接腔，只是一張「俊」臉一片鐵青，雙目中更是射出無比怨毒的寒芒。

白君玉仍然是若無其事地，扭頭向朱天佑嬌笑道：「朱公子，你看，就憑這一手，够不够保護你的安全？」

朱天佑盯注苗志和，雙眉緊蹙，聽如未聞。

白君玉嬌嗔地，一頓蓮足，揚聲喝道：「嗨！朱公子。」

朱天佑像是突然被驚醒似地，歉笑道：「抱歉！我正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白君玉嬌笑道：「方才我問你，憑我這一手，够不够保護你的安全？」

朱天佑點首笑道：「够，够，而且綽綽有餘。」

一旁的店小二搓手苦笑道：「白……白姑娘，您這亂子可惹大了。」

經過這一陣子的折騰，太陽已經下山，多天日短長夜，太陽一下山，也就是黑夜的開始。

現在，八方客棧門口那兩盞寫着斗大的招牌字的大燈籠，也已經點亮。

儘管是多天，街上行人稀少，但目前的鬧劇，却也吸引了二十名以上圍觀的閑人。

那些圍觀的閑人，一個個神情冷漠，而且都是站得遠遠地。

不過，如果是有心人，却也不難從他們那冷漠的神情中，察覺到一些只能意會的快意。

僅由這一點，也就不難想見這位以「茶洞王子」相稱的苗志和平日之爲人了。

× × ×

白君玉嬌笑道：「小二哥，不用怕，卽使是天塌下來，有本姑娘頂着。」

苗志和忽然厲聲叱道：「臭婊子！有種妳就殺了我！」

白君玉嬌笑如故地道：「你我之間，無寃無仇，我爲甚麼要殺你？」

苗志和道：「既然妳我之間無寃無仇，那妳爲何要這樣對待我？」

白君玉俏臉一沉，道：「那是對你的輕狂聊示薄懲，現在，我嚴重警告你，我雖然不會殺你，但只要你膽敢再叫一聲臭婊子，我一定會在你的左頰上加上一道疤痕，你信不信？」

苗志和沒有接腔，也沒敢再罵「臭婊子」。

白君玉却又嫣然一笑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你不愧是一條好漢。」

得了便宜還賣乖，白君玉也不愧是一位妙人。

但苗志和也的確是「一條好漢」，不但沒有再罵「臭婊子」，而且，對於白君玉那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諷刺話，也好像聽如未聞。

一名頗爲精壯的中年人緩步而前，向苗志和笑道：「苗志和，今宵，你算是遇上尅星了。」

苗志和冷哼一聲，道：「你少說風涼話！」

那中年人道：「這不是風涼話，我早就跟你說過，常走夜路總會碰到鬼的。」

白君玉插口嬌笑道：「胡捕頭，我不是鬼，是實實在在，堂堂正正的人。」

那中年人歉笑道：「是我口不擇言，比喻不當，請多多包涵。」接着，又笑着問道：「白姑娘可認識我？」

白君玉嬌笑道：「認識你胡大捕頭不算新聞，如果有人不經介紹，能認識我白君玉，那才是新聞哩！」

胡捕頭笑道：「那也不盡然，至少我現在已經認識妳了。」

「那是我自己介紹的，不算。」白君玉笑問道：「對了，胡捕頭，啊……還有宋捕頭、李捕頭，這三不管地區的三劍客都到齊了，難道這兒又再發生了甚麼驚天動地的大案子？」

原來胡捕頭的後面又出現兩位頗爲精壯的中年人。

那較瘦的一個是貴州松桃縣的捕頭宋治平，較胖的一個是四川秀山縣的捕頭李俊，至於那位胡捕頭，却是湖南永綏縣的捕頭胡伯倫。

其實，這三位大捕頭，根本是沒甚麼「三劍客」的稱謂，目前，白君玉之所以這麼說，不過是故意調侃他們三人而已。

胡伯倫苦笑道：「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已經使得三位縣太爺革職留任，咱們三個難兄難弟的家小都還押在大牢中，如果再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豈不是要了我們的老命。」

白君玉道：「就是那件百萬兩餉銀被刦的案子？」

「不錯。」

「現在有了綫索？」

「沒有。」

「那麼你們三位，連袂蒞臨，所爲何來？」

「盡人事而聽天命。」胡伯倫苦笑如故地道：「我們三個都有自知之明，憑咱們這三塊料，卽使當面碰上那强盜，也莫可奈何。」

白君玉笑道：「照你這麼說，如果我是那個强盜，是可以高枕無憂了。」

胡伯倫又苦笑了一下，道：「別開玩笑，白姑娘，這位苗公子，請賞我薄面，高抬一下貴手，好嗎？」

一直冷眼旁觀的朱天佑，也附和着道：「對了，白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且適可而止吧！」

白君玉似笑非笑地道：「看在二位的金面上，我不能不遵命放他一馬，但有條件。」

緊接着，目注胡伯倫，俏臉一正道：「你胡捕頭必須擔保，在我和朱公子住在

八方客棧期間內，絕對不許前來生事！」

胡伯倫滿臉堆笑道：「沒問題……」

白君玉冷笑一聲：「其實，你不擔保也無所謂，誰要是活得不耐煩了，可以儘管前來生事。」

話落，揚手凌空向苗志和點了兩下，口中嬌叱一聲：「滾！」

也不管對方「滾」了沒有，立即向胡伯倫說聲「失陪」之後，偕同朱天佑進入八方客棧的大門。

× × ×

八方客棧，面臨大街，背倚青山，佔地總在十畝以上。

但面積雖大，客房却並不多。樓上樓下，一共才二十四個房間，另有三個獨院，顯得相當清幽。

一進大門，就是一片花木扶疏的廣大庭院，疏落的臘梅，正放射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如果不是大門口那「八方客棧」的大招牌，不明內情的人，準會認爲這是某一位退休大員的鄉間別墅哩！

八方客棧的三個獨院，成品字形，建在客棧後面的半山腰上。每一獨院相距約五十丈，週圍林木掩映，清幽已極。

朱天佑所租的那個獨院，是「品」字形下端左邊的那幢，一共是七個房間，正廳三間，左右廂房各兩間，朱天佑住正廳，白君玉住右廂房。

× × ×

朱天佑和白君玉是一起共進晚餐的。晚飯很豐盛，也很可口，飯後的香茗更是上佳雋品。

這二位，雖然是萍水相逢，客居異地的客棧中，却像是一對多年的老友，不！應該說是像一對正在熱戀中的小情人。

朱天佑固然是洒脫不羈，白君玉更是口沒遮攔，好像有點兒熱情似火。

只可惜天公不做美，夜空中已洒下密密麻麻的鵝掌大的雪花兒。

兩人天南地北地閒聊一陣之後，白君玉忽然起身，推窗吸了一口滿含梅花清香的清氣，並嬌呼一聲：「好大的雪啊！」

朱天佑一面以鐵鉗給火盆上添加木炭，一面漫應道．「這叫做天留客，看情形，三五天之內，咱們都走不了啦！」

白君玉仍然是面對窗外，也漫聲應道：「你說的是由於下雪而走不了？」

「難道不是？」

「對！我想，即使不下雪，你朱公子三五天，甚至是十天半月，也未必能走得了。」

「哦！何以見得？」

「官府方面，窮半年的工夫仍未查出一點綫索的案子，難道你能馬到成功？」

朱天佑苦笑說道：「妳把我看成甚麼人了？」

白君玉道：「你究竟是甚麼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朱天佑說道：「白姑娘，妳越說越玄了．」

白君玉道：「就算是玄吧！我老實告訴你，你心中想做的事，如果沒有我的協助，你將難上加難．」

朱天佑道．「妳又怎知我心中想做甚麼？」

白君玉嬌笑道：「這可是本姑娘的秘密．」

朱天佑神秘地一笑道．「也許我正在想如何設法同妳共度良宵．」

白君玉「噗哧」一聲嬌笑，沒接腔．

朱天佑道：「不相信？」

白君玉道：「相信，像我這麼漂亮的女人，即使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見了，也、難免會動心的．」

朱天佑道：「那妳爲何發笑？」

白君玉道：「我想起了你方才在大門口時那一副書呆模樣。」

「哦……」

「當時，我要你分租一個房間，你急得語聲打結，這麼冷的天氣，額頭上居然急出了汗珠，當時表演得可眞逼眞呀！」

「那是實情，不是表演．」

「現在呢？」

「現在也不是表演．」

「那你是雙重性格的人，一會兒像書呆子，一會兒却又像一個浪子。」

「不是雙重性格，只不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妳這位豪邁不讓鬚眉的美姑娘在一起，本來拘謹、老實的我，也就不老實了。」

白君玉轉過嬌軀，媚笑道．「待會，我倒要好好的攷驗你一下，夠不夠不老實的本錢。」

朱天佑似笑非笑地道．「儘管放心，決不是銀樣蠟槍頭．」

「但願如此，」白君玉忽然岔開話題道：「方才，我捅了這三不管地區的馬蜂窩，可能會給你惹來麻煩，你怕不怕？」

朱天佑笑道．「有妳這位姜太公在此，我還怕甚麼！」

白君玉俏臉一變，立即穿窗而出，並回頭嬌笑道：「朱公子，關好窗戶、房門，不論外面發生甚麼事，都有我，不用怕，乖！」

她的話聲未落，四週唿哨聲此落彼起，一陣人影飛閃，小院落中已飄落高矮不一，包括苗志和在內的九個夜行怪客，將白君玉困在當中。

朱天佑果然很乖，入目之下，臉色一變，立即關好窗戶和房門，並上了門。

苗志和目注白君玉冷笑道：「臭婊子！還認識我嗎？」

白君玉一臉的嬌笑道：「苗公子，方才我在大門口的警告仍然有效，你何妨再叫一聲臭婊子試試？」

苗志和一怔之下，竟然答不上話來。

他在大門口所受的敎訓，還不到一個時辰，再健忘的人，也該是記憶猶新。

所以，儘管他依仗有另外八人壯膽而來勢洶洶，却不但不敢再叫「臭婊子」，也答不上話來。

苗志和怔立當場，却有人代他出頭笑道：「公子請退過一旁，讓老朽來收拾她吧。」

那是一名年約半百，身裁高大，着羊皮袍，手持一根特大鋼精旱烟桿的漢子。

他那根旱烟桿長逾四尺，粗如兒臂，

縱然沒五十斤，總也在四十斤以上。

尤其是他那高大的身裁，跟嬌小玲瓏的白君玉一比，簡直是令人忍俊不住直想笑。

但事實上却沒人笑。

不但沒有人笑，還有兩個勁裝漢子在苗志和的示意之下，飛身撲向朱天佑的窗前。

但他們才撲到窗前，立即慘呼一聲，雙雙倒地。

當那兩人倒地之前，白君玉曾冷笑着發出兩點「寒星」。

沒人知道那兩點「寒星」是甚麼暗器，但對它的威力却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那兩個勁裝漢子剛剛倒地，白君玉隨即冷笑一聲：「還有不怕死的儘管再去試試。」

別瞧她跟朱天佑一起時風情無限，足以迷倒天下男人，但此刻，她的神情以及語聲之冷，却比正在漫天飛舞的雪花與着肅如刺的寒風還要冷上三分。

人，只能死一次。

此情此景之下，誰還敢跟自己的性命過不去哩！

那皮袍人怔了一下，才冷笑道：「好一個心狠手辣的丫頭！」

「過獎！」白君玉向皮袍人冷冷地盯了一眼，然後又向苗志和笑道：「怪不得你膽敢前來生事，原來你找到了有力的助手。」

苗志和冷笑道：「那妳最好是束手就擒爲妙。」

那皮袍人插口笑道：「對了！苗公子最懂得憐香惜玉，束手就擒，對妳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白君玉笑道：「虧你也算是名震湘西的一代大俠，居然去捧一個乳臭未乾的小雜種的臭腿。」

一句話刺傷了兩個人。

其中之一當然是被稱爲「小雜種」的苗志和，另一個却是那皮袍人。

因此，這兩人同時臉色大變，雙目中射出懾人心魂的寒芒。

白君玉又冷笑道：「別裝出那副想吃人的樣子，『不倒翁』翁大元，在湘西固然是响噹噹的角色，但姑奶奶我却還沒將他看在眼中……」

「不倒翁」翁大元，就是那皮袍人。

翁大元之所以被稱爲「不倒翁」，並不是由於他的年紀較大，而是由於他自出道以來，不曾被人打倒過，加上又是姓翁的緣故。

事實上，三十歲以前的翁大元，就已經被尊稱爲「不倒翁」了。

平心而論，翁大元前此並無惡跡，只不過是一個介乎正邪之間的怪人而已，說他是一代大俠也可以，如果說他是一個不辨是非黑白的大混球，也未嘗不可以。

也由於他的不辨是非黑白，那麼，他目前替苗志和撐腰，也就不足爲奇了。

翁大元冷笑一聲：「丫頭，妳知不知道，妳是最近三十年以來，第一個在老夫面前這樣說話的人。」

白君玉漫聲應道：「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光彩。」

翁大元強忍心頭怒火，沉聲道：「丫頭，妳是誰的門下？」

白君玉嬌笑道：「別想套近乎，我的師門，跟你沒任何淵源。」

「妳……妳實在够狂！」

「是不是想要敎訓敎訓我？」

「老夫正有此意……」

翁大元氣極、怒極之下，也不管對方有沒有亮兵刃，「呼」地一聲，那根特大號的旱烟桿，兜頭砸下。

但他的旱烟桿挾雷霆萬鈞之勢，兜頭砸下的瞬間，眼前却人影已杳。

如非是他在這獨門兵刃上已有數十年的造詣，運用之間，已達收發由心之境，一下子砸在地面上，那才是笑話哩！

當然，他是沒有砸在地面上。

而且，他的反應也很快速，一擊不中之後，立即改「下砸」爲「橫掃」，勁風呼嘯，威勢更爲驚人。

但白君玉早已退到丈外，一面點了兩個勁裝漢子的穴道，一面嬌笑道：「沉住氣，兩軍對壘之間，可發不得怒啊……」

連續兩招，不但連對方的衣邊都沒碰到，而自己這邊又被制住兩個，此情此景，對翁大元來說，即使白君玉不用言語刺激他，他的臉上也掛不住了。

因此，他像一頭瘋虎，飛身進擊，片刻之間，攻出三十六招。

但很令他遺憾，儘管他的攻勢有如迅電奔雷，也儘管他的兵刃佔了便宜——以特大鋼精旱烟桿對對方的長劍，但也不過是使得白君玉在這小院落中且戰且退地兜了一圈。

由表面上看來，白君玉是處於下風，被迫而退了一圈。

但當事人的翁大元却心中有數，白君玉的後退，决不是由於功力不敵，在他的估計中，白君玉的功力與他是在伯仲之間，要想分出勝負，恐非千招以內的事。

而且，即使是千招以上，他也沒有制勝對方的自信。

所以，白君玉之退那一圈，實在是她那刁鑽的本性表現，也可能是借這機會在想些甚麼出奇制勝的點子，而決不是功力不敵。

果然，翁大元那三十六招的快攻才告一段落，白君玉已展開反擊，也將翁大元逼得連連後退，並嬌笑道：「翁老兒、翁大俠，趕快把壓箱底的本領掏出來，否則，你這個『不倒翁』就要倒在姑奶奶我的面前了哩！」

翁大元冷笑一聲：「作夢！」

也不知是故意還是巧合，這時的翁大元，剛好退到距苗志和身邊不足八尺處。

只見白君玉突然劍法一變，「刷、刷、刷、」一連三記快攻，將翁大元迫退五尺的瞬間，飛身射落苗志和身邊，嬌喝一聲：「住手！」

話出同時，苗志和的穴道已被制住，劍尖也抵上了他的咽喉。

其實，苗志和並不是省油的燈，其所以先後兩次被白君玉輕而易舉地制住，第一次是由於輕敵大意，目前這一次却是由

於被激烈精彩的惡鬪吸引住而分了神。

當然，白君玉的身手太高明，更是主因。

此情此景之下，翁大元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他，楞了一下，才冷笑道：「妳覺得自己的行動很光彩？」

「別廢話！小雜種我不會殺他，你們由哪兒來，立卽滾囘哪兒去！」

「妳說得多輕鬆！」

「你要是不同意也行，我先宰了這小雜種，咱們再決一死戰。」

任何人站在翁大元的立場，都不可能接受這樣的解決辦法。

但不接受，就只好妥協。

翁大元沉思了一下，道：「好！我走，但苗公子也要帶走。」

白君玉笑道：「你要明白，目前，你已沒有談條件的條件。」

翁大元苦笑道：「那妳敎我囘去如何向他父親交代？」

白君玉道：「那與我不相干。」

翁大元老臉一沉道：「丫頭，妳實在欺人太甚！」

白君玉說道：「欺人太甚，你又能怎樣？」

翁大元冷笑道：「不怎樣，但老夫要是豁出去了，妳也沒甚麼好處。」

白君玉嬌笑道：「翁大元，你自己先估量一下，有沒有把握能殺死我？卽使你自信有把握可以殺死我，先賠上苗志和一條命，划得來嗎？」

翁大元輕嘆無語。

白君玉又道：「我相信你是聰明人，聰明人是不做傻事的，是不是？」

翁大元仍未接腔。

白君玉嬌笑如故地道：「而且，我捫心自問，我目前的行爲，實在够不上稱爲『欺人太甚』，因爲，我不會殺苗志和，也絕對不會虐待他……」

翁大元截口問道：「那妳留下他來幹嗎？」

白君玉道：「替一位朋友查證一宗疑案，明天中午，叫他老子前來處理。」

翁大元臉色一變道：「妳是六扇門中人？」

「不是，你也不必多問。」白君玉含笑接道：「現在，我再補充說明我並未『欺人太甚』的事實，你想想看，你們一共來了九個人，除了留下一個苗志和，兩人死亡，兩人被制穴道之外，還有四個毫髮無損，能完全自由活動的人，剛好一人一個，將兩個活死人和兩具屍體帶同去，你再想想，我是多麼厚道，又是多麼的體貼你們，怎麼能說是『欺人太甚』哩！」

如果說，這些還不能算是欺人太甚，那麼，世間上欺人太甚的事就不容易找到了。

翁大元連鬍子都氣得翹了起來，戟指着怒叱道：「丫頭，算妳狠！」

白君玉嬌笑道：「天地良心，這實在不算狠，狠的還在後頭哩！」

「好！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

「行！場面話已經交代完了，閣下可以走了，記着，明天中午以前，不許前來打擾！」

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翁大元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但他却不願帶囘兩個「活死人」，而想將他們被制的穴道解開，却又沒法如願。

白君玉又笑道：「別枉費精神，如果你能解開他們的穴道，也必然已經知道我的出身來歷了。」

折騰了半天，給弄得灰頭土臉，却還不知道對方的出身來歷，這情形，對翁大元來說，實在是够難堪的了。

翁大元還是忍了，只是注目冷哼一聲：「妳這等於是廢了他們？」

白君玉道：「不會，一個時辰之後，被制穴道會自行消解。」

× × ×

目送翁大元那一行人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白君玉抖落一身積雪，一把提起苗志和走向窗前，嬌笑道：「朱公子，你好逍遙呀！」

窗門「呀」然而啓，朱天佑憑窗苦笑道：「我正爲妳提心吊膽的，那還談得上消遙。……」

「這句話還算有點兒人味。」

「我本來是很有人味的人，咦！怎麼又將苗公子抓來了？」

「才說過一句有人味的話，這句話又沒人味啦！」

「此話怎講？」

「我是爲了你，才擒住這位苗公子的，難道這小子不是你所須要的人？」

「這個……」

白君玉嬌笑道：「別這個那個的了，快打開大門，你總不能讓我站在外頭喝西北風，也不能讓我帶着個活死人穿窗而入吧！」

「是是……是我的不是。」

堂屋的大門打開了，白君玉隨手將苗志和向地下一扔，道：「這小子罪該萬死，平常也舒服慣了，先讓他受點活罪也好。」大雪天，天寒地凍的，被制住穴道扔在地下，那滋味是够受的。

因此，苗志和抗聲說道：「姓白的，妳說過不虐待我的。」

白君玉冷笑道：「這點活罪，不算虐待，也死不了人，且等我跟朱公子說明之後再決定如何發落。」

接着，却向朱天佑嬌笑道：「朱公子，明人不說暗話，你說，你是不是爲了這兒最近所發生的兩宗奇案而來的？」

白君玉口中所說的兩宗奇案，究竟是怎麼囘事呢？

第一宗，也就是前文中提到過的百萬兩餉銀被刦的案子。那是發生在三個月以前的一個晚上，護送的三十名官兵和五十名鏢局人員，全都被殺滅口。

百萬兩餉銀，外加八十條人命，當然算得上是一宗駭人聽聞的大案子，而匪徒們做案的手法，也乾淨俐落得出奇。

儘管刦匪也遺下十三具屍體，却沒留下一絲綫索。

因爲，那十三具屍體，都是人高馬大的北方人，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出身來歷。

同時，百萬兩餉銀不是一個小數目，出事之後，官府的反應也很快速，立卽封鎖水陸通道，實行地毯式的搜查。

但事情就是那麼不可思議，地毯式的搜查，毫無所獲，封鎖的水陸通道，也毫無發現，那情形，就好像是那百萬兩餉銀，自己長有翅膀，飛離了這個三不管的地區。

第二宗案子，不！其實該說是第一宗才對。

因爲，那是發生在百萬兩餉銀被刦案的前一個晚上。

那是一宗兩屍三命的姦殺案件，被害者是一對姊妹花，而且還都是具有一身不俗武功的武林中人，做姊姊的還懷有三個月的身孕，所以是兩屍三命。

慘案發生的地點，就在距茶洞約莫半里的山道旁，也就是與百萬兩餉銀被刦的現場同一地點。

兩屍三命，自然也是大案子，但與次夜發生的百萬兩餉銀，八十條人命的案子一比，份量方面，就輕得太多了。

所以，本來是第一宗大案，就變成了第二宗。

當然，這第二宗慘案，也沒留下任何綫索。

也由於連續發生兩宗大案而沒法破案，使得隣近這三不管地區的三位縣太爺革職留任，三位捕頭的家小押在大牢，作爲限期破案的「抵押品」。

× × ×

朱天佑含笑反問道：「妳又如何能一口氣咬定我是爲了那兩宗案子而來？」

白君玉嫣然一笑道：「別問我爲何能一口咬定，先囘答我，我所問的問題，有沒有錯？」

「沒有錯。」

「你是新任湖南省的總捕頭？」

「也沒錯。」

「跟兩屍三命案的那兩個女的頗有淵源？」

「不僅是頗有淵源，因爲，她們本來就是我的兩位堂妹。」

「跟在百萬兩餉銀一案中損失五十條人命的虎威鏢局局主是世交？」

「不錯。」

「所以，於公於私，對於偵破這兩宗大案，你都義不容辭？」

「其實，我根本就是爲了這兩宗大案，才出任這個總捕頭職位的。」

「這個，我也了解，威震三湘的『洞庭公子』，當然不會是爲了五斗米而折腰的名利中人。」

說起這位「洞庭公子」，可眞是一位集俠客、浪子於一身的的傳奇人物。

沒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眞實姓名叫朱天佑。

他沒有家，也好像沒有甚麼要好的朋友。

在洞庭湖中，他擁有一艘豪華的巨型樓船，所以他自號「洞庭公子」。

那艘豪華的巨型樓船，大概就算是他的一個能游動的家吧！

他的「家」中有些甚麼人，沒人知道，因爲，三湘地區中，從來沒人被邀請去過他的「家」。

他年輕，俊俏，吃、喝、嫖、賭，樣樣都會，也樣樣都精，出手又大方，好像有用不完的銀子。

因此，在洞庭湖沿岸的各大城市中，都有他的風流韻事，「洞庭公子」的名號也相當响亮，當然，也很受歡迎。

但那時候的洞庭公子，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或者是一個浪子而已。

如所週知，一個出手大方的花花公子或浪子，會受人歡迎，却並不受人尊敬。

所以，以前的「洞庭公子」，就是一位受人歡迎，却並不受人尊敬的人物。

直到約莫三年之前，他接連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之後，他這個浪子才獲得了受人尊敬的俠客身份，而「洞庭公子」的名號，也就不脛而走，不到一個月，不但轟動三湘地區，也轟動了整個武林。

那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都發生在岳麓山的附近。

第一件是湘、川、黔、桂、粵，五省的黑道巨擘三十九人聯手向住於岳麓山邊的「瀟湘劍客」彭玉林尋仇。

由於事出意外，也由於衆寡懸殊，使得業已封刀歸隱的彭玉林力戰身亡，全家七十餘口無一倖免。

也不知是「洞庭公子」朱天佑與彭家有甚淵源，或者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於無意中獲得消息後，立卽兼程馳援。

但不幸的是，還是遲了一步，當他趕到時，彭家已成一片火海。

悲怒交迸之下，於是他大奮神威，大開殺戒，將那三十九個黑道巨擘盡殲於劍下。

第二件是發生在彭家慘案之後的三個月。

當時，岳麓山中出現一條千年巨蟒，不時下山吞噬人畜，一個月不到，附近居民已被吞掉十八名，其餘家畜被吞者不計其數，一時之間，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當地官府只好發動獵人和民衆，甚至商請當地駐軍協助圍捕。

但由於那千年巨蟒碩大無朋，刀劍不入，不但一般圍捕的獵人，兵勇莫可奈何，連一些自告奮勇，參與圍捕的武林高手，也束手無策，不但束手無策，莫可奈何，而且，每一宗的圍捕行動，都會損兵折將。

一籌莫展中，湖南省的布政使（明代的布政使，相當於現代的省主席）懸賞白銀萬兩，徵求殺蟒勇士，同時也接受幕僚的建議，敦請由於彭府的慘案而俠名不脛而走的「洞庭公子」共襄義擧。

結果，「洞庭公子」隻身獨劍，以將近半天的工夫，將那巨蟒殺死，那一萬兩賞銀，也捐贈給當地受難的民衆。

× × ×

有着這麼一段光榮歷史的朱天佑，誰能說他是會爲了五斗米而折腰的名利中人哩！

× × ×

朱天佑笑了笑道：「現在，該我問問妳了吧？」

白君玉嬌笑道：「免啦！我不問你的出身來歷，你也別來問我，我是野女郞，你是浪子，烏鴉棲在煤堆上，誰也莫嫌誰黑。」

朱天佑咧嘴笑道：「野女郞這名號，是誰給妳取的？」

「跟你那洞庭公子一樣，我是自己取的。」

「有意思。」

「也許沒甚麼意思，只不過由於我有點兒野，算是名副其實而已。」白君玉含笑接道：「現在，我再問一聲，苗志和這個人，我有沒有抓錯？」

朱天佑道：「妳可以一問再問，却不許我發問，公平嗎？」

「是不公平，但我暫時只問這一件，其餘的，以後再說。」

「好！我可以告訴妳，這個人並沒抓錯。」

「那麼，人已交給你了，如何處置，你自己看着去辦吧！」

「多謝！但我有一句話，必須要問你的。」

「只問一句？」

「不錯，也跟妳一樣，其餘的，以後再談。」

「好！問吧！」

「妳怎麼會知道苗志和是我要抓的人呢？」

白君玉不答反問道：「這問題對你很重要？」

朱天佑含笑說道：「是的，因爲，妳不但野，也太神秘，妳對我知道得太多，而我對妳却一無所知，在目前情况之下，有這樣的一個人在我身邊，是會使我感到不自在的。」

白君玉嫣然一笑道：「好像很有道理，現在，我也回答你一句話：我是趙局主的內侄女。」

「哦……」

白君玉口中的「趙局主」，也就是三個月以前，因爲萬両餉銀案，在茶洞丟了五十條人命的虎威鏢局局主趙公明。

朱天佑與趙家是世交，其臨時出任湖南省的總捕頭，自然是受到趙家的影响，臨行之前，也必然跟趙公明研討過案情。

白君玉既然是趙公明的內侄女，那麼，她對朱天佑的了解，也就不足爲奇了。

目前的問題是：趙公明既然有這麼一位俏皮、刁鑽、美艷而又身手奇高的內侄女，而且也要到茶洞來，爲甚麼不事先知會他一聲？

白君玉又補上一句：「明白了嗎？」

朱天佑道：「還沒完全明白。」

「是哪一點不明白？」

白君玉一臉似笑非笑的神情。

這也算是朱天佑的聰明之處，如果他直接再問一句，白君玉可能又放刁。因他已說好只問一句的。

現在，他話說半句，將問題抛向對方，就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他，劍眉一蹙道：「既然妳也要到這兒來，當時，趙伯伯爲甚麼不事先知會我一聲？」

白君玉仍然是似笑非笑地道：「我姑丈怕我涉險，不許我來……」

「那妳是私自前來的？」

「不錯。」

「簡直是胡鬧！」

「哎喲！好像是一位大哥哥的口吻嘛！對了！從現在起，我叫你朱大哥，好不好？」

她語聲才落，又沉聲喝問：「外面是誰？」

自己在撒嬌說話之間，還能察覺外面有人來，這一份精明與高明，不由地使得這位從來不輕易讚許人的「洞庭公子」，也暗中點頭讚許。

門外傳來胡伯倫的語聲，道：「在下胡伯倫，打擾二位。」

白君玉打開堂屋大門，迎着對方冷笑道：「胡大捕頭，還記不記得，在客棧大門外所做的承諾？」

胡伯倫滿臉歉笑道：「當然記得，所以，在下特地前來道歉，並解釋其中的原因。」

「不是前來替小雜種討情？」

「不是，白姑娘已經給過我一次面子，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應該知足。」

「那麼，說吧！要解釋一些甚麼？」

胡伯倫抖落身上的積雪，想舉步進入堂屋，但白君玉雙手叉腰，傲立門口，一點也沒有讓他進來的意思。

此情此景之下，胡伯倫只好僵立門口，抬手向躺在堂屋中三合土地面的苗志和一指，苦笑道：「這位苗公子之所以前來捋虎鬚，是受了翁大元的慫慂。」

白君玉冷笑道：「他老子不知道？」

胡伯倫道：「事前不知道，現在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樣？」

「不怎樣，他遵照白姑娘的吩咐，決定明天中午前來拜訪。」

白君玉又冷笑道：「照你這麼說，苗亮這個土皇帝，好像並不怎麼霸道呀！」

「白姑娘，那些傳說，並不是一定眞實的。」

「是嗎？現在，你已解釋清楚，可以走了。」

「這個……」

胡伯倫尷尬地一笑之間，朱天佑含笑說道：「大妹子，讓他進來吧！」

一聲「大妹子」叫得白君玉眉開眼笑，美目中異彩連閃地道：「遵命。」

接着，又向胡伯倫笑道：「在我朱大哥面前，你這位大捕頭，可變成小捕頭了哩！」

胡伯倫微微一怔之間，白君玉已讓開正面，側身擺手做肅客狀，道：「請！」

胡伯倫緩步進入堂屋，向朱天佑拱手行禮，道：「見過朱公子。」

白君玉搶先嬌笑道：「應該說：參見總捕頭。」

朱天佑含笑說道：「胡兄請坐。」胡伯倫正容說道：「總座面前，哪有卑職的座位。」

朱天佑道：「別這麼說，姑且撇開公事不談，咱們過去都是江湖人，所以，最好是不拘俗禮爲妙。」

胡伯倫道：「總座既然這麼吩咐，卑職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朱天佑道：「這才不愧是江湖男兒的本色。」

雙方分賓主就座之後，白君玉也在朱天佑身邊坐下來，並向胡伯倫笑問道：「胡捕頭，你知不知道我朱大哥的來歷？」

胡伯倫苦笑道：「不知道啊！」

白君玉道：「那麼『洞庭公子』這個名號，總該聽說過？」

胡伯倫說道：「『洞庭公子』不但是名震三湘，也威鎭武林，在下早已如雷貫耳……」

說到這裏，怳然大悟地「啊」了一聲，道：「難道總座就是『洞庭公子』？」

白君玉點點頭，道：「正是。」

胡伯倫苦笑道：「『洞庭公子』雖然威震武林，却難得有人知道他的眞實姓名，如非是白姑娘及時示知，在下這一個怠慢上司之罪可不輕哩！」

朱天佑含笑說道：「俗語說得好，不知者不罪，這問題，胡兄請莫再提。」

「多謝總座大人大量！」胡伯倫也含笑說道：「早已傳說省垣會派大員前來督導，却想不到這位大員，還是一位威震武林的大俠哩！」

朱天佑正容說道：「兄弟臨時承乏本省總捕頭一職，是匆促之間說定的，所以，省垣致此間三位縣太爺的訓令，也由兄弟親自帶來。」

邊說邊探懷取出三個公文封，遞了過去，道：「另兩封訓令請胡兄轉交宋、李二兄，分別轉呈貴上。」

「是！」胡伯倫雙手接過三封公文，展顏笑道：「現在好了，有着總座這樣的高人前來坐鎭，這兩宗拖了三個多月的大疑案，已經是指日可破了！」

白君玉挿口笑道：「其實，到目前爲止，已經算是偵破一宗了哩！」

胡伯倫目光爲之一亮，道：「啊！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接着，又向朱天佑笑問道：「總座已經偵破的，是哪一宗？」

朱天佑道：「就是那宗兩屍三命的姦殺案。」

胡伯倫道：「兇手是甚麼人？」

「苗志和！」

這「苗志和」三字，就像是三根鋼針刺進胡伯倫的耳朶之中，使得他身軀一震之後，苦笑道：「這實在是太意外了。」

「是嗎！」朱天佑漫應道：「我想胡兄一定有很多話要問，但現在必須請胡兄忍耐一下，只等明天中午，苗亮到達之後，案情就可大白了。」

接着，又苦笑道：「但我了解，事實上恐怕今宵咱們都難以安枕。」

胡伯倫道：「那該不會吧！據卑職所知，苗亮這人，平常是很識大體的，無論如何，他也不致于大膽到與王法對抗。」

「可惜這兒不是講王法的地方。」朱天佑忽然岔開話題，道：「胡兄與宋、李二兄，是否都住在八方客棧中？」

「是的。」

「現在，請胡兄將宋、李二兄請來，分住這兒的左右廂房，苗志和就暫時押在堂屋中。」

「是……卑職馬上請他們二位來。」

白君玉笑問道：「朱大哥，你將左右廂房都分配給三位捕頭了，我住哪兒？」

朱天佑抬手向右邊的房間一指，道：「妳住那一間，咱們大家提高警覺，但願我的估計不正確，咱們能安安靜靜的渡過這一宵。」

他們能安安靜靜地渡過一宵嗎？答案是否定的。

若論情理法　公私兩難全

事實上，當胡伯倫將宋治平、李俊二位捕頭找來，剛剛安頓好，苗亮的大批人馬，已經將這棟獨院團團圍住了。

不過，儘管雙方劍拔弩張，暗中殺機四伏，但表面上却還能保持相當的自制。

朱天佑固然是一副處變不驚，泰然自若的姿態，苗亮也由于自己的兒子在對方手中，投鼠忌器的暫時不敢輕舉妄動。

雙方僵持了片刻之後，夜空中傳出了一串蒼勁語聲道：「胡伯倫，這兒是誰做主？」

此人對一縣的捕頭，呼名道姓的，其氣燄之盛，令人側目。

小院內傳出胡伯倫的語聲道：「苗老，這兒是由朱總捕頭做主。」

原來那語聲帶勁的人，就是這三不管地區的土皇帝苗亮。苗亮對胡伯倫呼名道姓，而胡伯倫却尊之爲「苗老」，地方惡勢力之囂張，好像古今中外，都是一樣。

苗亮又沉聲說道：「那麼，老夫請朱總捕頭答話。」

胡伯倫道：「朱總捕頭有請苗老入內待茶，但只限苗老一位。」

苗亮冷笑一聲，大步向走獨院門前。

此時，地面已有四五寸的積雪。

雪光反映下，看得很清楚，苗亮是一個身裁高大，顯得不怒自威的老人。

鬢髮斑白，紅光滿面，雙目精芒四射，也顯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他剛剛走到獨院門前，大門已「呀」然而啓，瀟洒飄逸的朱天佑，當門而立，抱拳長揖，含笑說道：「苗老別來無恙。」

連朱天佑也尊苗亮爲「苗老」，這實在是令人驚詫的事，連他身邊的白君玉、胡伯倫二人，也爲之現出一片困惑神情。

不但白君玉、胡伯倫二人困惑不解，連苗亮本人，也當場爲之一楞，道：「你認識我？」

朱天佑笑容可掬地，道：「是的，而且，苗老還是我的救命恩人。」

兒子是兩屍三命姦殺案的主犯，而老子却是總捕頭的救命恩人，這以後的戲，可有得瞧的了。

也怪不得當晚時分，朱天佑在客棧大門口見到苗志和時，曾經雙眉深鎖，對白君玉問他的話，聽如未聞的現象。

苗亮又是一楞道：「可是，老夫實在

想不起來，曾經在何時何地，救過像你這樣的一位貴人。」

朱天佑道：「這兒非談話之所，且請入內待茶，再做詳談。」

進入正廳堂屋，分賓主就座之後，苗亮的精目環掃，並沉聲問道：「我的兒子呢？」

別的不問，先問自己的兒子，父子骨肉連心，這也是人之常情。

當然！此刻的苗志和，不在堂屋，而早已移到另一房間中！

朱天佑含笑說道：「到目前爲止，令郎仍然是毫髮無損。」

苗亮道：「老夫先要見見他。」

朱天佑道：「話說明白之後，自然會讓苗老見到令郎。」

苗亮道：「好！說吧！我兒子犯的甚麼罪？」

朱天佑神色一正，道：「令郎是三個月前，兩屍三命姦殺案的主犯。」

苗亮震驚得幾乎要跳了起來，沉聲問道：「可有證據？」

朱天佑道：「當然有！像這種血案，豈可無憑無據，故入人罪。」

「好！拿來！」

「請瞧！」

朱天佑順手亮出一塊約莫三指寬四寸長，上面刻有龍鳳花紋的綠玉珮，注目問道：「這是不是佩在令郎身邊的東西？」

「不錯。」

「這算不算證據？」

「不算。」

「爲何不算？」

「我兒子人在你手中，他身上的東西在你手中，不足爲奇。」

「說得有道理，這好像有點兒故入人罪。」

苗亮冷地笑道：「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朱天佑仍然是笑容可掬地道：「但我還有人證。」

「好！叫他來！」

「現在沒有，必須明天中午才能夠到達。」

「那是甚麼人？」

「那人是獵戶，也是你的佃農，就住在姦殺案現場約莫箭遠之外。」

苗亮一怔道：「你說的是苗子碩？」

「不錯。」朱天佑含笑說道：「那是你苗家的人，總不能說我故入人罪吧！」

「爲何要到明天中午才來？」

「因爲，當他說明眞象之後，爲防萬一，我已將他送往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他主動向你告密？」

「不是，是我查到他身上去的。」

「那麼，你到這兒已經很久了？」

「也不算太久，到今天才十四天。」

苗亮沉思着問道：「苗子碩跟你怎麼說？」

「說來這也該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朱天佑輕嘆一聲，道：「當我經過多日的暗地偵查，毫無綫索可尋之後，終于想到現場附近的人家，而苗子碩却是距離現場最近的一戶。

「起初，他一口回絕，甚麼也不知道，經我一再曉以大義並保證他的安全了後，才將眞象說出來。

「他說：『當時天黑不久他由山上打獵回來，剛好看到這一慘案的尾聲！』」

苗亮截口冷笑道：「有點不對吧！」

朱天佑笑問道：「哪兒不對？」

苗亮道：「假設你是兇手，當你察覺自己的秘密被人發現之後，你不會一不做，二不休地殺人滅口？」

「好像很有道理。」朱天佑含笑接道：「如果當時的苗子碩換上你苗老，你會貿然走近去送死嗎？」

苗亮沒接腔。

「在那種情況之下，除非是自信武功足以當場擒兇，否則，只要是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明哲保身，遠遠地隱身，靜待兇手離去。」

苗亮仍沒吭氣。

「事實上，當時的苗子碩，就是這麼說的，他，一直等兩個兇手離去之後，才繞道回家。」

苗亮注目問道：「你是說有兩個兇手嗎？」

朱天佑道：「是的……」

「另一個兇手又是誰？」

「也是你手下的大將黑虎。」

「好！繼續說。」

「當苗子碩繞道回家時，就在現場約莫三丈之外，檢到這塊玉珮。」

苗亮道：「苗子碩也知道這玉珮是我兒子身上的？」

「不錯。」

「我兒子身上的東西，怎會在現場三丈之外。」

朱天佑道：「這一點，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當令郎施暴時，被對方抓下來扔出去的，事後，由于令郎臉上的創傷也不太輕，並急於離開現場，也就想不到那塊玉珮了。」

苗亮忽然頓足嘆道：「這該死的小畜生！」

朱天佑正容說道：「苗老還有什麼疑問嗎？」

苗亮答非所問地，恨聲道：「這小畜生，他瞞得我好苦！」

朱天佑訝問道：「苗老對這件事情居然一點都不知道？」

「事實如此。」

「那麼，他臉上的傷痕，是如何向你解釋的？」

「他說是追獵一隻豹子時，不小心被樹枝劃破的。」

「你居然也會相信？」

「我根本沒有想到他會幹下這種壞事的。」

「但樹枝劃破傷與刀劍之傷是有分別的，你這個老江湖，應該看得出來。」

苗亮苦笑着一嘆道：「當時，他已上了藥，包紮好了，自然看不到。」

朱天佑也輕輕一嘆，道：「現在，大錯已成，我就是想週全也週全不了。」

苗亮目光一亮，道：「你眞的有意週全？」

朱天佑正容說道：「大多數的執法者，都會盡可能替犯人減罪、開脫，除非這個犯人惡性重大，罪證如山，那才愛莫能助。」

接着，又苦笑道：「很不幸，令郎的情形，剛好使我愛莫能助。」

苗亮精目環掃，壓低語聲說道：「朱總捕頭，這兒都是你的自己人，我想跟你打個商量，怎麼樣？」

「噢……」

「有道是，公門之中好修行……」

「這道理，我懂得。」

「那麼，只要你能放過我兒子一馬，任何條件我都接受。」

朱天佑神色一正，道：「如果我能放令郎一馬，絕對不談任何條件，還記不記得剛才進門時，我曾經說過，你曾經是我的救命恩人。」

苗亮目光爲之一亮，道：「不是你再提起，我差點忘記了。」

朱天佑沉思未語。

苗亮又笑問道：「那究竟是何時何地所發生的事？怎麼我一直也想不起來。」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約莫是十年以前，在雪峯山中，你曾經由虎口中救下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還記得嗎？」

苗亮抬手拍拍自己的額角，「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那天正好也下着很大的雪。」

「正是。」原來朱天佑也是西湘地區土生土長的人。

也由於他是湘西地區土生土長的人，自然精於附近地區的方言，因而他目前負責承辦茶洞地區的兩大疑案，能駕輕就熟，事牛功倍之效。

當他十四歲的那年冬天，在雪峯山中被一頭餓瘋了的老虎躡上，生死一髮之間，剛好被正在行獵的苗亮一箭射中那老虎的右眼，及時將朱天佑由虎口中救了出來。事後，朱天佑由苗亮的隨員中獲知救他的人是茶洞地區的土皇帝苗亮。

從那時起，苗亮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裏生了根。

從那時起，他暗中立下了報恩、揚名的宏願。

從那時起，他開始闖蕩江湖，到處訪求名師，勤練絕藝。

光陰似流水般的過去，一晃就是十年了。

皇天不負苦心人。

他這十年的光陰並未白費，儘管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知他的武功來歷，但事實上，他已練成了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也闖出了威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的名號。

現在，他已有力量報恩了。

而目前，也正是他報恩的機會。

但不幸的是：目前這情況，是任何想報恩的人所不願碰上，也極難處理的。

朱天佑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他說過「正是」之後，仍然是一臉的苦笑。

苗亮好像已經忘去目前的煩惱，拈鬚微笑道：「眞想不到，十年前的毛頭小伙子，今天居然官拜湖南全省的總捕頭。」

白君玉插口嬌笑道：「總捕頭算不了什麼，威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的名號，才神氣哩！」

苗亮目光又爲之一亮，「哦」了一聲，道：「原來朱老弟就是新近崛起，威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眞是失敬得很。」

朱天佑仍然是不自然地笑道：「那是江湖朋友抬愛，苗老請莫見笑。」

也由于朱天佑的「放不開」，使得才暫時忘了目前煩惱的苗亮，又回到現實中來。

只見他，突然神色一黯，長嘆一聲，道：「你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如果不告訴我這些，不是可以放開手脚，公事公辦嗎？」

朱天佑正容說道：「告訴了你之後，我還是公事公辦。」

苗亮冷笑道：「你不打算報恩？」

「恩也要報，」朱天佑侃侃地說道：「俗語說得好，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何況我所受的，還是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功同再造。」

「是的，如果不是你十年之前救了我，我早已葬身虎口，又哪有今天！像這樣的再造之恩，如果不報，那我還能够算人嗎？」

苗亮又冷冷笑道：「如向你求情都不接受，那你這個恩，又打算如何一個報法呢？」

朱天佑道：「在不背天理、不違王法、不悖人情的原則下，我想是有法子可以兩全的。」

苗亮沉思了一下，才冷哼一聲，道：「別拐彎抹角，直截了當說吧。」

朱天佑道：「好！我的意思是令郎必須依法嚴懲，我也知道，苗老只有這麼一個獨子，又沒孫子，這是一個難題……」

「難道你打算做我的義子？」

「我正是這個意思，或者由以後我所生的第一個兒子繼承苗家的香火也行。」

苗亮冷笑道：「你眞是仁至義盡，天理、王法、人情，面面俱到，公事有了交代，自己也報了恩，還可以繼承我苗家的財產……」

朱天佑臉色一變，道：「苗老，我的話還沒說完。」

「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刺傷你了。」

「我不在乎這點刺傷，我問心無愧，也自信此心可表天日。」

「好像很有點兒慷慨激昂的味道。」

對于對方的冷嘲熱諷，朱天佑好像一點也不在乎，仍然是侃侃地說道：「我要補充說明的是：我只管分出一個兒子繼承苗家的香火，却不接收一文錢的財產，所有苗家的財產……你可以在生前捐做慈善事業，或者捐獻給官府都可以。」

苗亮截口冷笑道：「朱大俠，朱總捕頭，別替我瞎操心了，我的兒子一定會好好地活下去，活到一百歲，你信不信？」

朱天佑臉色微微一變，說道：「打算抗命？」

「抗命？笑話！」苗亮沉聲說道：「在這兒，老夫就是王法，也就是天理，誰

夠資格命令我？我又去抗誰的命令？」

朱天佑正容道：「苗老，你要是一意孤行，吃虧的一定是你。」

苗亮又冷笑一聲，說道：「老夫已經一意孤行大半輩子了，從來沒吃過虧，也決不相信，你這毛頭小子能夠資格給我虧吃？」

朱天佑沉思不語。

苗亮又道：「當然，老夫也不是不通人情的人，只要你能好好的送給我兒子，除了以往的一筆勾銷，兩不相欠之外，老夫還會感激你一輩子。」

朱天佑苦笑道：「如果我能這樣做，也就不必費那麼多的唇舌了。」

「這是說，咱們之間，已沒甚好談的了。」

「好像是的。」

「很好，」苗亮臉色一沉，道：「既然談不攏，那就只好以武力解決……」

朱天佑也沉聲喝道：「苗老，請冷靜一點！」

「老夫一直都很冷靜，」苗亮冷冷地一笑道：「朱天佑，聽着，現在，咱們各憑眞本事，搏一個强存弱亡，同時，老夫爲了避免恃恩要挾之嫌，也爲了免除你面對恩人放不開手脚，老夫鄭重聲明，過去的一切，都一筆勾銷。」

朱天佑苦笑道：「事實就是事實，不是一句話就可以勾銷的。」

苗亮道：「還有，當年老夫救你是無心的，是湊巧，也算是你小子命大，老夫也早就忘記了，所以，你大可不必耿耿于懷，現在，別再婆婆媽媽的了。小子起步，咱們放手一搏！」

說完，虎地站了起來。

朱天佑只好站起來苦笑道：「這兒地勢太窄，不便施展，咱們到外面去……」

接着，又扭頭向白君玉道：「大妹子，煩請看好苗志和。」

白君玉笑道：「放心，他跑不了。」

外面的小院，約莫十丈方圓，雖然還是不夠寬敞，却已勉强夠這兩位高手活動的了。

朱天佑右手持劍，左手揑訣，做了一個起手式，並含笑說道：「苗老請！」

苗亮使的也是劍，他可一點也不客氣，一聲「接招」，手中長劍已「刷、刷、刷」地攻出了十三劍。

朱天佑也決不含糊，從容暇豫地，揮動着手中的長劍，不，那不算揮動，嚴格說來，就像是一個完全不懂得用劍的人拿着長劍在胡亂地比劃着，既不像攻，也不像守，好像很從容，也好像有點兒手忙脚亂。

但事實上，他這種看似不成劍法的劍法，却是每一招都將對方的攻勢恰到好處地封了回去。

所以，儘管朱天佑不過是牛刀小試，却使得苗亮暗暗心驚。

苗亮號稱「茶洞王」，屹立在這三不管地區近三十年，决非倖致。

實際上，他那套七十二式的風雷劍法，也確已進入爐火純青之境，使將起來，那一份快、狠、準，都沒得話說。

但目前，他的又快、又狠、又準的劍法好像是走了樣，接連十三式快攻，竟然連對方的衣袂都不曾碰上。

這情形，又怎能不叫他暗暗心驚。

但心驚歸心驚，他的風雷劍法還是源源不絕地使出，同時，也隱隱地傳出越來越激烈的風雷之聲。

朱天佑仍然是漫無章法地在比劃着，並朗聲笑道：「下雪天還會打雷，眞夠意思……」

苗亮厲聲叱問：「小輩，爲何只守不攻。」

朱天佑苦笑道：「苗老，你這是趕鴨子上架，我可沒反擊的理由呀！」

苗亮冷笑道：「那你就乖乖地領死吧！」話落，突然劍化千鋒，幻成一片晶幕向朱天佑兜頭罩落，並爆出三聲霹靂響。

這是風雷劍法中的最後三招，也是最精彩的連環三絕招，名爲「雷電三式」。

苗亮自出道以來，使出這三絕招的機會，連這一次在內一共才十八次。

在以往的十七次中，他的對手都死在他的劍下，而且都死得很慘。

所以，這「雷電三式」，等於是苗亮的看家本領，不是功力特强的對手，決不施展。

無可懷疑，以往死在這連環三絕招之下的十七位高手，也都是响噹噹的角色。

但這一次，竟然大出他意料之外失效了。

當他滿懷信心地使完這三招之後，朱天佑居然毫髮無損地卓立當場，而且，氣定神閑，笑容可掬地，抱劍長揖道：「多謝苗老賜招！」

這是朱天佑的厚道之處。

如果換上一個稍欠厚道的人，很可能會說出略含譏諷意味的「多謝苗老手下留情」的話來。

但事實上，儘管朱天佑厚道，苗亮的老臉却仍然大大地掛不住，而爲之一陣青、一陣白地，默然不語。

朱天佑臉色一正，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道：「苗老，武力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咱們還是平心靜氣地，再坐下來談吧。」

室內的白君玉忽然發出一聲驚呼：「朱大哥，苗志和失踪了……」

苗志和失踪了，而且還失踪得非常神秘。

苗志和本來是安置在正廳的堂屋內的，於苗亮進入堂屋之前，才移置於朱天佑自己的房間內。

當時朱天佑還特別對白君玉交代過：「大妹子，小心看好苗志和。」

而白君玉也曾很自信地說過：「放心，他跑不了。」

當時，白君玉也曾打開房門察看過，苗志和還是好好地呆在房間中，門窗也關得好好的。

但現在，苗志和竟然神秘地失踪了。

門窗也還是關得好好的，室內也毫無異狀，而在門外的白君玉也沒聽到可疑的聲音。

也許由於方才外面那一場精彩的惡鬥，使得白君玉分了神而影响她的聽覺，但

以白君玉的功力之高，這情形也好像不太可能。

但事實上，苗志和是那麼神秘地失踪了。

偌大一個大男人，竟像是突然之間，在空氣中消失了似地。

這一意外的變化，使得朱天佑瞠目結舌，也使得苗亮暴跳如雷地怒叱道：「朱天佑，你好卑鄙！好陰險！」

朱天佑並沒生氣，只是一臉苦笑道：「苗老認爲是我玩的花槍？」

「不是你難道是我？」

「此時此地，苗老認爲我有玩花槍的必要嗎？」

「你自己心裏明白！」

白君玉插口說道：「苗老，可以讓我說幾句話嗎？」

苗亮冷然地道：「你們是一個鼻孔出氣的同黨，說不說都一樣。」

「不一樣，而且絕對不一樣。」

「噢……」

「由於你對我不曾有過救命之恩，我毋須顧忌，也毋須禮讓。」

「這麼說來，妳的朱大哥，好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事實如此。」

「那麼，就由妳說吧！妳可以暢所欲言。」

「多謝苗老！」白君玉嬌笑道：「如果我『暢所欲言』時有甚冒犯之處，尚請多多包涵。」

苗亮道：「只要有理由，老夫不會介意。」

白君玉笑問道：「苗老，以方才那一戰來說，如果你不是我朱大哥的救命恩人，那會是怎樣的結果呢？」

苗亮默然無語。

白君玉又道：「所以，我朱大哥沒有在你面前玩花槍的必要，再說，令郎苗志和是惡性重大的犯人，朱大哥身爲執法人員，依法拘捕他，更沒理由玩甚麼失踪的花槍。」

苗亮默然點首。

白君玉道：「苗老沒反駁，這表示我說的話頗有道理？」

苗亮「唔」了一聲，沒否認，也沒承認。

白君玉道：「所以，眞要有人玩什麼花槍的話，以你苗老的嫌疑最大。」

苗亮冷笑道：「好！說妳的理由。」

白君玉道：「第一，這獨院外圍，都是你苗老帶來的人。」

「妳見到我的手下進來過嗎？」

「沒見到。」

「那不是廢話！」

「不是廢話，因爲……這是第二，這兒是茶洞的八方客棧，而你苗老是茶洞之王，對這兒的一切都會瞭如指掌……」

「瞭如指掌又如何？」

「這個嘛……」白君玉意味深長地一笑道：「我認爲，這獨院中可能另有秘密通道。」

這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

朱天佑、苗亮二人都同意白君玉的見解。

經過他們三人合力仔細搜查之後，終於發現朱天佑房間的雕花大床背後，有一道暗門。

那暗門與牆壁顏色一致，加上蚊帳遮蓋，故不易被發現。

暗門外的一條約莫二十丈長的地道，一直通達客棧圍牆外的排水溝中。

而且，那刦走苗志和的人，也好像料定他們終於會發現這一條秘密通道，而在出口處留下一紙便箋。

便箋上的字跡很秀氣，顯然是出於女人的手筆。

而便箋上的語氣也很托大，是命令式的：

字付「洞庭公子」朱天佑，明夜三更正，獨自前往鎭北山神廟聽訓，附帶通知苗老兒，不許暗中前往窺伺，否則，最吃虧的是他的兒子。

箋末沒署名，也沒甚麼表記。

這便箋的語氣固然大得驚人，而其所具有的輕功，也同樣的驚人。

因爲，此刻的地面，已有深達六七吋的積雪，那人帶着一個苗志和，居然沒在雪地上留下一絲痕跡。

× × ×

這情形，好像已經證明了朱天佑、苗亮雙方都是沒玩花槍。

因此，他們雙方的爭執，也就不了而了。

但苗亮却將一口無法發洩的怨氣，轉向客棧的主人。

同時，朱天佑也很自然地站在苗亮的一邊。

八方客棧的主人複姓東方，單名一個正字，是一個五短身裁，屬於短小精悍型的中年人。

當東方正被苗亮派人叫到獨院中來，厲聲質問爲何這獨院中有秘密通道時，東方正顯得誠惶誠恐地說道：「苗老，這情形，小的也是現在才知道啊！」

苗亮冷笑道：「如果你是我，你相信嗎？」

東方正道：「苗老說的固然是理，小的身爲客棧老闆，說是不知道客棧中有秘密通道，是難以令人相信，但小的說的是實情，苗老也知道，小的接手經營這八方客棧，才不過一年多一點，而這秘密通道，却顯然不是最近一兩年內所開闢的，關於這一點，苗老、朱公子、白姑娘都可以看得出來。足以證明，小的說不知情，決非信口胡言。」

他說的也的確有道理，使得苗亮一時之間，也找不出反駁的理由來。

朱天佑却向苗亮問道：「苗老，以前那位客棧主人是甚麼人？」

苗亮苦笑道：「是個外地人，早已走了。」

白君玉插口說道：「這兒過去顯然是黑店，難道以往苗老沒有聽到過一點兒風聲？」

苗亮苦笑無言。

朱天佑笑道：「大妹子，妳好像還是太嫩了一點。」

白君玉道：「是我問錯了？」

「沒問錯……」

「那麼……」

「只是不該問。」

「爲甚麼？」

朱天佑侃侃地道：「妳想想看，這秘密通道的出口，在山深林密的後山，再遠一點，又有一道人跡罕見的千仞絕澗，如果這兒眞是黑店，做案之後要毀屍滅跡，實在是太方便了，別說是身爲『茶洞王』的苗老難以知道，卽使是土地公恐怕也察覺不到。」

白君玉仍然是不服地道：「難道沒有苦主請求官府偵查？」

朱天佑道：「經過這兒的都是萍踪不定的異鄉人，苦主又不知道他是在哪兒出的事，能向哪一個官府去告發？」

白君玉嬌哼一聲，道：「我不跟你抬槓。」

朱天佑笑道：「這不是抬槓，我說的是理。」

苗亮却向朱天佑苦笑道：「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朱天佑也苦笑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且等明宵見過那人之後再說吧！」

苗亮頹然一嘆道：「看來也只好暫時如此了……」

這位不可一世的「茶洞王」，好像突然之間蒼老了十歲。

× × ×

還是下雪天。

今宵的雪花兒比昨宵更大、更密，北風也比昨宵更勁、更狂，也更冷冽。

大地已成一片銀白，地面至少已積雪三尺以上。

所以，儘管是三更半夜，但在地面積雪反映之下，視界却是相當淸晰。

風雪中，朱天佑輕捷地飄落山神廟的滴水簷前，朗聲說道：「我來了。」

這座山神廟，顯然是由於年久失修而呈半廢棄狀態，連兩扇大門都不見了。

黑黝黝的大門內，有一位幽靈似的白衣人當門而立，並嬌笑道：「朱公子好守時。」

那幽靈似的白衣人邊說邊緩步走向門口。

那是一位花信已過，却絕對沒超過三十歲的美艷少婦。

論姿色，她可能只够七分，但由於她那天賦的特殊媚勁，加上那濃得頗爲適度的化粧，却予人以十分美艷的感覺。

她的身裁也是恰到好處，仍然具有少女的美妙綫條，却比少女更具有一股成熟美。總而言之一句話：這是一個對所有男人都具有强烈誘惑力的天生尤物。

還有，像目前這等冰天雪地的天氣，她居然穿着一襲絲質的白色羅衣而了無寒意，不但了無寒意，而且由於强風的吹拂，更使她那美妙胴體若隱若現地，顯得格外撩人遐思。

朱天佑一雙星目很放肆地在對方的週身上下掃視着，一面笑道：「佳人有約，理當準時報到呀！」

白衣少婦笑着，就地以舞蹈姿勢轉了一圈，道：「你看我還算過得去嗎？」

朱天佑道：「妳是很過得去，但對我這個臭男人來說，妳這樣子却使我非常過不去。」

「過不去又怎樣？」

「妳敢讓我想怎樣就怎樣嗎？」

白衣少婦「格格」地媚笑道：「想到就說，單刀直入，你，不愧是名震三湘的浪子。」

朱天佑道：「這也算是盛名之下無虛士。」

白衣少婦退後五尺，也就是退到大門門檻內，美目流盼，抿唇微笑道：「在這廢棄的山神廟中約見你這位大捕頭，實在不成敬意。」

朱天佑緩步踱向屋簷下，一面抖落身上的積雪，一面笑道：「反正我是來聽訓，不是赴宴，甚麼場所，都無所謂。」

「你認爲我那張便箋的語氣太過托大嗎？」

「難道妳自己不覺得？」

「你知道我是甚麼人？」

「我正想請敎。」

白衣少婦仍然是一臉媚笑道：「我叫上官玉，當今天子寵妃兼貼身侍衞，兼查辦百萬餉銀被刼案的欽差大臣。」

朱天佑披唇一哂，道：「失敬。」

「你好像不相信？」

「是不相信。」

「爲何不信？」

「因爲我沒聽說過。」

上官玉笑道：「你不過是一名省級捕頭，怎會知道朝廷大事……」

她一頓話鋒，又道：「何況，這還是最機密的軍國大事，卽使是朝廷大臣和封疆大吏都不知道哩！」

說完，她探懷取出一幅黃綾，嬌笑道：「這是聖旨，但現在，咱們都是江湖人的身份，可以不必跪接。」

那的確是聖旨，而且是永樂皇帝朱棣的御筆——

「茲派上官玉爲查辦百萬餉銀案特命全權欽差大臣，文武官員，江湖豪傑，一體凛遵，接受節制，欽此！」

黃綾上，不但蓋有「受命於天，旣壽永昌」的傳國玉璽，還加蓋了朱棣的小官章。

朱天佑目光一掃之下，蹙眉不語。

上官玉將聖旨揣入懷中，笑問道：「還不相信？」

朱天佑道：「已經相信了，但還有疑問。」

「好！問吧！」

「百萬兩餉銀被刼，固然是一宗大案子，但却還不至於嚴重到要當今皇上親自過問的程度，妳說是嗎？」

「有道理，如果還有甚麼疑問，請一併問出來，然後我再一一解答。」

「很好！妳貴爲當今皇上寵妃，爲何沒有護駕人員？」

「繼續問下去。」

「妳暗中刼走苗志和，原因何在？並爲何會知道，我所住的獨院中有暗道？」

「還有嗎？」

「暫時到此爲止吧！」

上官玉笑道：「你提出的疑問，表面上是三個，實質上却是一個問題，現在，請聽我做一個綜合性的解釋。」

她一頓話鋒，接着却反問道：「朱公子，你到這兒來，已暗中活動半個月了，除了已偵破兩屍三命的姦殺案之外，對那百萬餉銀案，已獲有多少綫索？」

朱天佑道：「到目前爲止，還沒甚麼顯著的綫索，但我斷定與苗老父子必有牽連。」

上官玉道：「眞是智者所見略同，明乎此，那麼，我暗中刼走苗志和的理由，也就明顯了，那就是免得你在苗老兒面前左右爲難，也預防他們父子倆有串供或節外生枝的機會。」

「這麼說來，倒是我錯怪妳了。」

「本來就是。」

「那麼，關於那秘密通道……」

「因爲，我所住的獨院中，也有一條同樣的秘道，我就住在品字形獨院的最上面一幢。」

「哦……」

「我有八名錦衣衞護駕，另外還有兩名經過我特別調敎的宮女。」

「他們也都住在那獨院中？」

「兩名宮女自然跟我住在一起，但八名錦衣衞却只有兩名在身邊，而且都化裝成老僕。」

「那其餘六位呢？」

「他們分別以各種不同身份，住在別的地方。」

朱天佑沉思了一下，道：「未入禁宮之前，你也是江湖人？」

上官玉道：「不錯，我跟今上結識，是在今上以燕王身份，發動『靖難』之役的軍旅之中。」（所謂『靖難』之役，也就是朱棣以燕王身份，趕走乃侄建文皇帝，自己登上皇帝寶座的那一仗。）

朱天佑道：「如此說來，妳也必然替今上立過不少的汗馬功勞？」

上官玉嬌笑道：「這也是事實。」

朱天佑道：「現在，好像只有一點還沒解釋明白了。」

「你是說，就是爲何這案子會驚動皇上的原因？」

「不錯。」

上官玉笑問道：「對於建文帝下落的傳說，你聽說過多少。」

朱天佑道：「只聽說他在武當山當和尙。」

「沒有聽到別的傳說？」

「沒有！」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一個最大的秘密，百萬餉銀被刼案的幕後主持人，就是建文帝的老部下，也是他的死黨。」

「啊……。」

「你感到很意外？」

「是很意外，也很遺憾，同時，也敎我這個客串的捕頭很爲難。」

上官玉黛眉一蹙，說道：「此話又怎講？」

朱天佑不答反問道：「妳方才所說的消息，是否十分眞實？」

「絕對眞實。」

「這是說，建文帝的忠實部下仍想捲土重來，刼掠百萬餉銀，是做爲軍費的一種手段？」

「不錯。」

「所以，當今皇上必須暗中拔掉這個眼中之釘才能安心？」

「這也是情理中事，」上官玉接着笑問道：「這些又怎會使你遺憾並爲難？」

朱天佑苦笑道：「這個道理說來很簡單，當今天下是朱家的天下，不論永樂皇帝也好，建文皇帝也好，都是朱家子孫，爲了爭奪皇帝寶座而骨肉相殘，令天下生靈塗炭，影响所及，又豈僅是令人遺憾而已。」

上官玉嬌笑道：「你知道說這些話的後果嗎？」

朱天佑笑道：「我知道後果足以戚族，但現在，妳我都暫時是江湖人的身份，所以，我一點也不用担心。」

上官玉道：「那麼，所謂『爲難』又怎麼講？」

朱天佑道：「因爲，我不是官場中人，目前却有一個半官方的身份，對于今上的家務事，管下去吧，有違我的良心，不管吧，又好像沒法交差，如果妳是我，會不會感到爲難呢？」

「這倒是實情。」上官玉嬌笑道：「看情形，你好像很同情建文帝？」

「同情弱者，這也是人之常情。」

「話是不錯，我也很替你爲難，說實在的，你的運氣並不怎麼好，目前兩件案子，都使你左右爲難。」

朱天佑劍眉一揚，却沒接腔。

上官玉又道：「但你也該明白，目前，你已成了象棋盤上過了河的卒子，不能後退了。」

「我明白。」

「明白就好，我也明白，如果我以官家的身份命令你跟我合作，可能會收到相反的效果……」

「不是可能，是必然。」

「我知道，所以，我只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請求你協助我。」

朱天佑笑問道：「你想我如何一個協助法？」

上官玉道：「只要帮我追回那百萬兩餉銀就行了，其餘可以不必過問。」

朱天佑道：「很好，其實，我也正是這麼想。」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因爲，這也是我此行的任務。」

「我還以爲你爲了同情建文帝，不肯插手了呢？」

「我同情建文帝，也更同情刼鏢案中那八十個枉死的寃魂。」

上官玉輕嘆一聲，道：「是的，那些人的手段也實在太殘忍了，如果再讓他們興兵作亂，眞不知道還有多少黎民百姓要遭刼哩！」

「不錯，」朱天佑侃侃道：「老實告訴妳，我也是想到這一點才決定不半途抽身，同時也心安理得，不再感到左右爲難

了。」

上官玉嬌笑道：「好！這才不愧是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的一代大俠。」

「別灌迷湯，」朱天佑神色一正，道：「現在，請告訴我，妳所知道的那位幕後主持人，究竟是個怎樣厲害的人物。」

上官玉道：「此人複姓淳于，單名一個仲字，曾經是建文帝貼身的三品帶刀侍衞，身裁中等，面目平凡，並精于易容術，現在，約莫是五旬上下年紀。」

「出身來歷呢？」

「沒人知道。」

「妳見過他？」

「沒見過。」

「妳就這樣斷定他目前窩在茶洞？」

「是的。」

朱天佑苦笑道：「照妳這說法，即使咱們當面碰上他，也沒法認出來。」

上官玉也苦笑道：「不錯。」

朱天佑蹙眉沉思未語。

上官玉又道：「這個案子，表面上看來，好像很困難，但實際上，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而且可以說，我們已經勝券在握。」

朱天佑仍未接腔。

上官玉笑問道：「你好像不相信？」

朱天佑道：「我是相信事實。」

上官玉道：「好，我說事實，苗家父子就是一條很好的綫索，必要時，咱們可以嚴刑逼供。」

「這不是上策。」

「我也沒說這是上策，但我已猜測到淳于仲的秘密巢穴，而且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同時我也相信，你也一定想到過那個地方。」

朱天佑道：「妳說的是那鬼屋？」

上官玉笑笑道：「這眞是英雄所見畧同。」

所謂「鬼屋」，也就是最古老的八方客棧，離山神廟約莫半里以上，離茶洞市區當然就更遠了。

那是一幢比現在的八方客棧還要宏偉得多的建築物。

據傳說，那是以前的茶洞鎭的菁華地區，由于若干年前，整個茶洞鎭毀於一場大火，居民死亡一半以上，以後重建的茶洞鎭才遷移到現址。

也由於那老八方客棧大部份是以花岡石建成，所以，儘管附近的原有建築物已杳無踪跡可尋，而這古老的八方客棧的斷瓦殘垣，却仍然能供人憑弔。

一片荒烟蔓草中的古老廢宅，自然會引起附近居民的遐想，何況，那地區還曾燒死過那麼多的人。

於是，時間一久，鬼屋之名，也就不脛而走。

甚至有人繪聲繪影，說是于夜間聽到附近淒厲的鬼哭，也見到過恐怖的鬼影。

於是，膽小的人，連白天也繞道而過，而這個地區也就更加籠上一層神秘而又恐怖的陰影。

× × ×

很不幸地，最近發生在茶洞地區的兩屍三命姦殺案，和百萬兩餉銀被刦的現場，都距這幢鬼屋不足一里之遙。

也因爲這原因，前此，官府中人在茶洞地區實行地毯式的搜查那百萬兩餉銀時，也曾搜查過那鬼屋。

甚至連朱天佑也曾暗地搜查過，而且還不止一次。

但那些搜查，並未發現甚麼可疑的蛛絲馬跡。

× × ×

現在，上官玉等于是「舊話重提」，因此，朱天佑苦笑道：「我已經暗中查過三次，兩次是夜間，一次是白天。」

上官玉道：「沒有任何發現？」

朱天佑說道：「連鬼影子都沒見到一個。」

上官玉道：「你才去過三次，算得了甚麼，我已經去過八次了哩。」

「成績如何？」

「比你要好一點，我已經有兩次見到過鬼影子。」

「妳很幸運，結果呢？」

「見到鬼影子，當然不會有甚麼結果，我想，如果有兩個人分頭攔截的話，結果一定不同。」

朱天佑笑問道：「妳是希望我跟妳一道去抓鬼？」

上官玉媚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朱天佑「唔」一聲，道：「半夜三更，正是鬼物活動的時候，也正是抓鬼的好時光。」

「那麼，馬上就走。」

「請……。」

兩道人影長身飛射而起，閃了一閃，消失于漫天風雪之中。

× × ×

朱天佑、上官玉二人才離去，山神廟內又走出一道幽靈似的人影。

而且，無獨有偶，廟前十多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柏中，也捷如飛鳥地飄落一名白衣人。

那一位白衣人眞箇是：「反穿皮襖裝羊」。

他，生得五短身裁，約莫六旬開外年紀，鬢髮都已經白了。

可能是爲了便于雪夜行動，不但頭上纏着一塊白布，也將一襲羊皮裏的長袍反過來穿。

白衣人由參天古柏上瀉落的同時，那由山神廟中出來的人影，已長身而起——

白衣人沉喝一聲：「玉丫頭回來！」

那已經長身而起的人，急打「千斤墜」，瀉落白衣人身前，訕然一笑道：「姑丈！」

原來這人就是白君玉。

由白君玉的稱呼中，也可以知道，這位白衣人就是虎威鏢局局主趙公明。

趙公明是百萬餉銀被刦案的苦主，所以，他的出現在這兒，也不足爲怪。

他，目光如電，在白君玉週身上下一陣掃視之後，才蹙眉問道：「妳也要去鬼屋？」

白君主居然以撒嬌的語氣說道：「姑丈，您一向都很疼我嘛！」

「現在不是撒嬌的時候，聽着，」趙公明板着臉，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必須跟在我身邊，未經許可，不許出手。」

白君玉俏皮地一笑道：「遵命……」

「跟我走！」

趙公明、白君玉二人離去之後，山神廟前的積雪中又冒出一個人來。

那也是一個「反穿皮襖裝羊」的白衣人，不過，他是一身短裝。

皮膚白皙，三十上下年紀，面貌也頗爲清秀，但臉上却是一臉的濃厚得化不開的憂鬱。

他雙眉緊蹙，目注趙公明、白君玉二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語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說完，只見他一挫鋼牙，也長身飛射而去了。

一批跟着一批，這是否也算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 × ×

風怒號。

雪狂舞！

鬼屋——老八方客棧的斷瓦殘垣，也不例外地淹沒在漫天風雪之中。

冒着狂風大雪，聯袂前來「抓鬼」的朱天佑、上官玉二人，到達之後，雙雙站在一道最高的牆壁上，舉目四顧。

目光所及，盡是一道道的由花岡石砌成，目前却被皚皚白雪覆蓋，高矮不一的牆壁。

儘管還可以約略地辨別出大小不一的房間的輪廓，却不見一絲木料，這也就是說，整幢鬼屋，由外表看來，只是一片光禿禿的石質牆壁。

就當她們二人舉目四顧之間，夜空中忽然傳出一聲難聽已極的呼號聲。

那呼號聲搖曳長空，不知其所自來，也分辨不出究竟是出於人口還是野獸的口中，但那一份難聽，却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因此，上官玉俏臉一變，並樧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也下意識地挨上朱天佑身邊。

朱天佑笑道：「咱們是來抓鬼的，妳怎麼反而怕起鬼來了？」

「我不是怕鬼，」上官玉索性將嬌軀偎向他胸前，仰臉媚笑道：「這叫做有機可乘呀，難道你不珍惜這飛來艷福？」

朱天佑道：「飛來艷福固然值得珍惜，但我更珍惜自己的性命……。」

「你怕我將你一口吞下去嗎？」

「那倒不是。」

「那是爲甚麼？」

「因爲，妳是當今天子寵妃，具有娘娘的身份。」

「但我現在是江湖人……」

她是得寸進尺，手臂也已圈上他的腰間。

但朱天佑像是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對於對方的投懷送抱，一點也無動於衷，而且，還眉峯一蹙，道：「即使妳是江湖人，現在也不是談這個的時候。」

上官玉媚笑道：「我知道，現在是抓鬼的時候。」

朱天佑道：「謝天謝地，妳總算還沒忘記。」

「此等大事，怎可忘記？」

「嘖」地一聲，她驀地在他的俊臉上親了一下，道：「這也算是工作不忘娛樂，風流而不下流。」

媚笑聲中，她已由墻頭飄落地面。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也跟踪飄落，並正容說道：「這一間的下面有地下室。」

上官玉道：「而且是一連三間。」

「不錯。」

「是否曾有甚麼發現？」

「有蛛網、有骷髏、有老鼠，還有一個女人的足印。」

「是的，那是我的足印，我也曾發現過一個男人的足印，現在，我已想到，那是你的足印。」

「好！咱們再下去瞧一下。」

× × ×

地下室的入口就在壁爐的前面，掃除積雪，石質的地面上現出一個銹蝕斑剝的鐵環。

朱天佑握住鐵環輕輕一提，一塊圓形石板隨手而起，現出一個可容一人出入的圓形洞口，並笑道：「這出入口是公開的，看情形，原先這地下室，並非是做爲黑店用的。」

上官玉漫聲應道：「誰知道哩。」

朱天佑晃燃火摺子，當先循梯而下。

上官玉也緊隨而下。

梯道僅十五級，地下室約莫四丈見方，三間並列，有門相通，但木門已倒塌並腐蝕。

由於長年密閉，一進入，一股霉腐氣味，令人觸鼻而欲嘔。

他們兩人在三間石室中巡視了一遍，一如以前所見，除了蛛網、骷髏、和七八隻由於見了生人、火把而驚惶得「吱吱」尖叫，四處亂竄的老鼠之外，並無別的發現。

上官玉苦笑道：「鬼叫聲是聽到了，却沒見到鬼影子。」

朱天佑道：「妳以前見到鬼影子，是在甚麼地方？」

「在外面，像一個幽靈一晃而逝。」

「那鬼影子逃向何處？」

「後山。」

「當時，妳沒追查？」

「是的，但白天我曾經查過三次，除了原始森林之外，甚麼都沒見到……」

「大白天，那些鬼物怎麼敢公然現形哩！」

上官玉給了他一個嬌媚的白眼，道：「你還好意思取笑。」

朱天佑目注牆角，蹙眉未語，牆角下正有一隻老鼠，目光灼灼地注視着他。

上官玉媚笑道：「這隻老鼠一定是母的，也看上你這位洞庭公子了。」

朱天佑聽如未聞。

上官玉美目一轉，「咦」了一聲，道：「好奇怪啊！」

朱天佑笑道：「是很奇怪，妳居然一眼斷定這隻老鼠是母的，也斷定牠是看中了我。」

上官玉輕輕擂了他一拳，道：「人家在說正經話。」

朱天佑笑問道：「怎麼正經法？」

上官玉道：「你想想看，這地下室密不透風，這些老鼠由何而來？又是如何生存下去？」

朱天佑道：「但這些鼠輩的存在是鐵的事實，牠們決不是鬼影子。」

「方才，你就是在想這問題？」

「不錯。」

「你認爲——」

「這地下室三面都是人工砌成的花崗石壁，老鼠不可能通過，所以，有問題的一定是那面天然岩石的石壁。」

上官玉一怔，道：「天然岩壁的那一面，是通往山腹的呀！」

朱天佑笑道：「如果山腹中有天然石洞，不也是很平常的事嗎？」

朱天佑的研判沒錯，經過細密的查察之後，終於發現那唯一的一面天然岩壁上的最下端，有一個可容老鼠出入的小窟窿，而且還有微弱的涼風透入。

由於那天然石壁斑剝不平，而那個小窟窿又剛好隱藏在一片突出而彎曲下垂的鐘乳狀的石塊後面，所以，不是有心人，實在不易察覺。

這一發現，已證明天然岩壁的那一邊，一定有山洞，否則，何來涼風。

上官玉俏臉上充滿興奮神色，道：「現在，咱們怎麼辦呢？」

朱天佑道：「第一件事，是如何打開這兒的門戶。」

他是即說即做，立即抽出長劍，在天然岩壁上敲敲打打起來。

經過仔細的敲打辨別，終於發現最左邊一間地下室的天然岩壁傳出了異樣的迴聲。

上官玉色然而喜，道：「大概就是這兒了。」

朱天佑苦笑道：「眞絶，以前的三次，我也敲過這些天然岩壁，就剩這一間沒敲過。」

上官玉道：「可是，如何找出控制門戶的機鈕，還得另下工夫才行。」

朱天佑道：「既然已找到門戶所在，以後的問題就簡單得多了。」

接着，又在天然岩壁上一陣輕敲細打之後，忽然歡呼一聲道：「就是這兒。」

他所說的「這兒」，是天然岩壁上突出的一個剛好能一把握住的形如鐘乳狀的玩藝。

由於經過僞裝，又加上太多的塵埃，因而由外表看來，一點也沒甚麼特殊的地方。

上官玉目光一凝，接着問道：「何以見得？」

朱天佑道：「因爲，它是鐵質的。」

在迴聲不同的天然岩壁上，有這麼一個鐵質的玩藝，其理由自可不言而喻了。

因此，上官玉立即說道：「那……趕快試試看。」

朱天佑並沒立即「試試」，卻出人意外地一掌將上官玉推得倒在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髏上，並橫身攔在她身前，頭也不回地沉喝一聲：「不要動。」

朱天佑這極端意外的行動，自然使得上官玉大吃一驚，而驚呼出聲。

但她也只驚呼半聲，又被朱天佑的話聲打斷了：「妳瞧瞧剛才站着的地方。」

上官玉剛才站着的地方，有甚麼蹊蹺呢？

那是兩條長約五尺，全身墨黑，粗如拇指的鐵綫蛇。

兩顆高高昂起的三角形蛇頭，紅信伸縮，「噓噓」怪叫，做擇人而噬狀。

上官玉看清楚之後，又驚呼一聲，並顫聲說道：「快……快打死牠。」

朱天佑苦笑道：「要打死牠，談何容易。」

上官玉訝問道：「此話怎講？」

朱天佑問道：「妳認不認識這種毒蛇呢？」

上官玉道：「不認識。」

朱天佑道：「這是毒蛇中最毒，也最難纏的一種，名爲鐵綫蛇，一般的鐵綫蛇，已具有刀劍難傷的特性，目前這兩條長達五尺，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生命，要殺死牠，就更加困難了。」

「難道已成了精。」

「雖然沒成精，卻已具有靈性，否則，牠不會只是虛張聲勢而不進攻。」

「牠怕你？」

「不錯。」

上官玉一聽鐵綫蛇會怕朱天佑，不由半信半疑，寬心略放地輕吁一聲，轉動一下嬌軀，這才發覺自己躺在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髏上，禁不住又是一聲驚呼。

朱天佑笑道：「別怕，王侯白骨，紅粉骷髏，人死後都是一樣的。」

「我……我可以起來吧！」

「可以，但站在原地別動，也該向那位仁兄道道歉才對。」

朱天佑口中的「那位仁兄」，指的就是被上官玉壓散的那具骷髏。

上官玉怯生生地站了起來，並未向「那位仁兄」道歉，却狠狠地白了朱天佑一眼，道：「你還好意思取笑人家。」

朱天佑手中的火摺子忽然向那兩條鐵綫蛇一指，沉叱一聲：「孽障找死。」

原來就當上官玉怯生生地站起的同時，那兩條蛇首高揚的鐵綫蛇，已作勢要向上官玉飛撲過去，却被朱天佑一聲沉叱制止住了。

上官玉入目之下，禁不住嬌笑道：「看情形，牠們是眞的怕你哩！」

朱天佑道：「妳以爲我是吹牛，老實告訴妳，如果不是我朱天佑的確有兩把刷子，咱們兩個，早已橫屍就地了。」

「你會驅蛇？」

「雕虫小技，算不了甚麼東西。」

「也很會吹牛？」

朱天佑沒接腔，只見他口中唸唸有詞，自注那兩條鐵綫蛇，沉叱一聲：「孽畜，還不給我滾回去！」

眞邪門，隨着朱天佑的這一聲沉叱，那兩條鐵綫蛇，立即掉轉身軀，魚貫地消失於那個有涼風透人的窟窿中。

朱天佑笑道：「牛皮不是吹的吧！」

上官玉媚笑道：「佩服佩服。」

朱天佑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洞庭公子朱天佑，天賦異禀，迭獲異人指點，雖然談不上功參造化，學究天人，但上至天文地理，星相醫卜，下至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懂得那麼一點兒。」

上官玉「格格」地嬌笑道：「够啦！我的公子爺，再吹下去，我都會替你臉紅哩！」

就這說話之間，朱天佑斷定那可能是暗門的天然岩壁內忽然傳出一陣機關開動的「軋軋」之聲，並傳來一串冷笑道：「死到臨頭還在打情駡俏，肉麻當有趣。」

語聲是由暗門的那一邊傳來。

由于還隔着一道石門，也由於混和着那機關開動的「軋軋」之聲，因而聽起來，顯得很模糊，也更是增添一份神秘的氣氛。

也剛好在那時候，朱天佑手中的火摺子也「油盡燈枯」，地下室中，頓成一片漆黑。

不知是由於女人天生膽小，還是又認爲有機可乘，上官玉又投懷送抱，偎入朱天佑的懷中。

朱天佑左手輕擁她的纖腰，笑道：「今宵，咱們收穫的不錯，已經聽到鬼說話了。」

這時，那道暗門已徐徐地向地下室的這邊打開，現出一條可供兩人併肩而入的通道。

目光所及，通道中每隔五丈，置燈一盞，燈光慘綠，不但通道中一片慘綠色，倍增恐怖，連還在地下室中的朱天佑、上官玉二人、也成了全身慘綠的怪人。朱天佑，上官玉二人由暗窺明，對通道中的一切，自然是一目了然。

那通道完全是天然石洞的本色，門口較窄，但越深入越寬大，可惜的是：他們只能看到三盞綠燈的深度，也就是約莫十五六丈的距離。

上官玉嬌笑道：「這鬼地方，眞有點兒像是陰曹地府，只是，爲何沒見到鬼影子呢？」

石洞中又傳來一聲冷笑道：「這兒雖然不是陰曹地府，但你們兩個，馬上就要變成死鬼了！」

朱天佑心中一動，說道：「你可是苗亮？」

那神秘語聲道：「不錯，你小子耳朵够靈敏。」

朱天佑苦笑道：「苗老，你這是何苦來？」

苗亮的語聲道：「少廢話，老夫已經開門迎客了，爲何還不進來，」

朱天佑劍眉緊蹙，沒再接腔。

苗亮的語聲又道：「放心，老夫不屑用毒，這慘綠色燈光，不過是唬唬愚夫愚婦的小玩藝，騙不過你這位技通三教九流，見多識廣的洞庭公子。」

朱天佑沉聲說道：「我知道，即使你用毒，我也不怕。」

苗亮的語聲道：「那你還等甚麼，那百萬両餉銀，就在這山洞中呀！」

朱天佑以行動代替了答話，與上官玉二人並肩大步走入通道中。

由於那綠色燈光的作用，他們兩人，進入那山洞中，身上的綠色也更形加重而顯得格外令人恐怖。

上官玉邊進邊苦笑道：「這鬼燈光，可眞有點邪門。」

苗亮的語聲笑道：「上官玉，深宮內苑的榮華富貴不享受，却跑到這窮鄉僻壤來送死，老夫眞替妳可惜。」

仍然是聞聲而不見人，上官玉冷笑一聲，沒接腔。

當他們走到那第三盞綠燈處時，通道向右折轉，視界也豁然開朗。

那是一個寬度足可容納二三百人活動的天然石洞。

洞中成北斗狀，安置了七盞綠燈。

由於洞內甚爲寬敞，那成北斗狀的七盞燈彼此間的距離也拉得很長，因此那慘綠色的燈光，也顯得幽暗而更增恐怖感。

洞的四週，有大小不一的五處通道，由於那些通道中沒有燈光，黑黝黝地不知究竟有多深。

在暗淡而慘綠的燈光照映之下，不見一絲人影，但那些洞頂下垂的石鐘乳，地面的石筍，好像都幻成了猙獰可怖的妖魔鬼怪。

視覺上雖然令人不舒服，但是空氣却相當清新，比在地下室中，感覺上要舒服得多了，而且，由于深處山腹，顯得溫暖如春。

朱天佑一面遊目四顧，一面沉聲說道：「苗老，我已經進來了。」

「老夫已經看到。」苗亮的語聲仍然是聞聲而不見人：「你我之間，不必再說廢話了！」

上官玉搶先說道：「至少你該亮亮相呀！」

苗亮的語聲道：「只要你們能通過這七星劍陣，自然會見到老夫。」

上官玉道：「聽你這口氣，好像已經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了。」

「不錯。」

「苗亮，別忘了，你那寶貝兒子，還在我的掌握之中。」

苗亮的語聲道：「老夫已經想通了，老夫寶刀未老，還可以再生，所以，對那個不成材的兒子的生死，老夫已不在乎，你可以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上官玉扭頭向朱天佑苦笑道：「這老小子够狠，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要了，現在只好看你的啦！」

朱天佑也苦笑道：「妳是欽差大人，妳都沒咒唸，我這個臨時客串的小捕頭，有甚麼辦法。」

上官玉道：「先闖他的七星劍陣。」

「然後呢？」

「這老小子說過，通過他的七星劍陣，他會亮相，到時候，由我來收拾，免得你左右爲難。」

「好！就這麼說。」朱天佑沉聲說道：「苗老，將你的七星劍陣亮出來吧！」

苗亮的語聲冷笑道：「老夫的七星劍陣早就擺好了，只怪你有眼無珠，視而不見。」

一語提醒夢中人，朱天佑恍然中鑚出一個大悟來。

那成北斗七星狀的七盞綠燈，不就是一個現成的七星劍陣嗎！

那七名劍手就是七個燈枱。

由於那七名劍手穿的都是一身黑衣勁裝，燈在他們頭頂上，燈光慘綠而又黯淡，加上距離又遠，因而如非是特別注意，誰也不會想到綠燈之下會有人。

朱天佑精目環掃，冷笑道：「玩這種玄虛，我認爲沒有甚麼意思。」

苗亮的語聲道：「老夫也沒說它有多大意思，只不過是先給你們一點精神上的威脅而已。」

話落，火光連閃，四週亮起二十四枝松油火把，七盞綠燈却同時熄滅。

也就在這同時，七名黑衣劍手已縮短距離，將朱天佑包圍在七星劍陣之中。

朱天佑與上官玉之間，好像已經有默契。他們兩人本來是並肩站在一起的。那七星劍陣合圍時，也顯然有將他們兩人一起圍住的企圖，但事實上，却只圍住朱天佑一人，而上官玉却已閃過五丈之外。

在二十四枝松油火把照耀之下，可以看得十分淸楚。

手持松油火把的，一律是腰跨單刀的彪形大漢。

至於那佈成七星劍陣的七名劍手，却都是年約三旬上下的壯年人，一個個左手揑訣，右手持劍，沉穩得有如嶽峙淵停。

當然，由於鬼火似的綠燈熄沒並大放光明，方才那種陰森恐怖的氣氛，已一掃而空。

朱天佑屈指輕彈劍葉，一陣清越龍吟聲中，淡淡地一笑道：「苗老頭眞有辦法，居然連武當派的鎭山絕藝七星劍陣也搬過來了。」

上官玉搶先說道：「這跟苗亮不相干，這七個，是淳于仲的死黨。」

朱天佑問道：「淳于仲是不是出身武當？」

上官玉道：「不知道，但很可能。」

朱天佑道：「妳也認識這七位？」

上官玉道：「不錯，他們本來是伏牛山的七個强盜頭兒，心狠手辣，武功也很不錯。」

苗亮的語聲冷笑道：「朱天佑，你們的廢話有沒有完？」

朱天佑笑道：「苗老別急，我保證他們七個見不到明天的太陽就是……」

話落，沉叱一聲：「接招！」

話出招隨，一式「笑指天南」，攻向七星劍陣的「天樞」。

「天樞」位是七星劍陣的樞紐，只要消滅「天樞」位的劍手，七星劍陣算是瓦解了一半。

朱天佑一出手就攻向「天樞」，這表示他是大行家，同時也表示他的速戰速決的主意。因此，他的劍勢一出，對方的七星劍陣也有如走馬燈似地快速侈動，七枝長劍同時攻向他全身七處不同的要害。

但朱天佑固然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他那一式「笑指天南」却是虛招。招發一半，已改爲「橫掃千軍」，同時，左手一記「金剛指」，點向「開陽」位上劍手的眉心。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也傳出一聲驚叫，那是「開陽」位上那名劍手的驚叫，危機一髮之間，他避開要害，却掉了一隻左耳。

朱天佑「聲東擊西」之計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心頭一凛之間，對方已展開連綿不絕的快速攻勢。

單身入虎穴　連環破三案

所謂「七星劍陣」，就是能在對敵之間，始終保持北斗七星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下，可以分進，可以合擊，可以互相換位，也可以互相支援，變化萬千，威力無匹。七個人可以分成七股力量，被困入陣中的人，除非是懂得陣勢的變化，而功力也至少跟七個人的總和相等，才有脫困的希望，否則，那就只有死路一條。目前，構成七星劍陣的七名劍手，其個別功力都很高，對陣法之變化也很純熟。

因此，一經發動快攻，朱天佑即陷入壓力奇重的綿密劍幕之中。

一時之間，但見一片走馬燈似的人影、一片令人目眩神迷的晶幕、一陣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之聲、却沒法看清楚被圍在陣中的朱天佑究竟是佔了優勢，還是處於劣勢之中。

這緊張激烈的情形，連一旁掠陣的上官玉，也好像爲之悠然神往地楞住了。

就當上官玉悠然神往之間，「茶洞王」苗亮却像幽靈似地飄落她身邊。

跟在苗亮背後的，還有「不倒翁」翁大元，和苗亮的寶貝兒子苗志和，還有一個年約二十四五、皮膚黑得發亮的短裝漢子。

上官玉的警覺性很高，苗亮等人才飄落她身邊，立即扭頭嬌笑道：「你老兒終於亮相了……」

緊接着，又俏臉一變，目注翁大元冷笑道：「苗志和是你救出來的？」

翁大元微笑道：「苗公子由老夫手中失陷，當然也該由老夫手中救出來。」

「你很了不起。」

「過獎。」

「我的三個手下，也給你殺了？」

「這也値得大驚小怪？」

「是不値得大驚小怪。」上官玉冷笑一聲，「但你必須替他們三個抵命……」

一聲慘呼，打斷了她的話。

原來這時候的七星劍陣中，已發生驚人的變化。「開陽」位上那名倖逃一命却失去一隻左耳的劍手，心懷失耳之痛，急於報復，趁着已可發動快攻，而朱天佑也好像是鬧得手忙脚亂之際，貪功躁進，擅自脫離了陣法的正常運行，一劍刺向背後空門大開的朱天佑的「靈台」大穴。

由於他對時機的掌握稍微慢了那麼一點點，也由於他擅自行動，失去同伴的掩護，朱天佑一個電旋之下，不但避過了他那要命的一擊，也盪開了另外的六枝長劍，同時左手順勢一掌，擊中他的前胸。

朱天佑是何等功力，這當胸一掌已註定那名「開陽」位的劍手必死的命運。



更絕的是．也不知是巧合，還是朱天佑的手法妙到無以復加之境，那名被一掌震得飛了起來的劍手，竟然迎向「搖光」位上那名劍手的劍尖，算是「槓上開花」地被一劍穿胸。

像目前這種驚險而又激烈的戰況，雙方爭的都是一瞬即逝的先機。

像朱天佑這種絕頂高手，自然不會放過已經掌握住的先機。因此，那名將自己同伴一劍穿胸的「搖光」位上的劍手，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已經被朱天佑飛起一脚，踢得向「天權」位上的劍手激射而去，嚇得那名「天權」位上的劍手，忙不迭地橫移五尺。

七星劍陣「搖光」、「開陽」，兩名劍手慘死，「天權」劍手又被逼離本位，等於已瓦解了一半，說得實在一點，這個七星劍陣已經不成爲劍陣了。

打鐵趁熱，朱天佑一聲清嘯，騰身而起，精虹所至，首當其衝的「天權」、「玉衡」位上的兩名劍手，已身首異地。

片刻之間，七名劍手已去其四，剩下的「天樞」、「天璣」、「天璇」等三名劍手，儘管心胆俱寒，却仍然頑强地做困獸之鬥，三個人成「品」字形，重新向剛剛飄落地面的朱天佑展開一串快攻。

這三個，也許是沒奉到他們主子的命令，不敢逃命，也可能自知逃也逃不了而冒險做死裏求生的打算，因而這一陣快攻儘管沒有陣法的妙用，而人數也少了四個，但由外表上看起來，也並不比方才那七星劍陣的威力差上了多少。

這時的朱天佑是暫時採取守勢，也由於朱天佑的暫時只守不攻，更加襯托出那三名劍手的攻勢，顯得無比的凌厲。

就在這當兒，只見一道黑色人影以身劍合一之勢，快如電掣地射向朱天佑的上空，以雷霆萬鈞之勢凌空下擊。

朱天佑朗笑一聲：「來得好……」

朗笑聲中，精虹暴長，首當鋭鋒的三名劍手已於慘叫聲中濺血橫屍。

緊接着，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那個想撿便宜，乘機突擊的黑衣人凌空一個觔斗，飄落三丈之外。

不難想見，那名黑衣人不但沒撿到便宜，反而促使三名劍手提前送命。至於他本人，儘管沒受傷，却也受了一場虛驚，頭上的髮髻已被削去，只要朱天佑方才那一劍略爲偏下三寸，他的腦袋就只剩一半了。

誰都明白，腦袋被削掉一半之後是怎樣的後果。

所以，那黑衣人臉色煞白，額頭上沁出汗珠。

朱天佑的臉色也有點兒蒼白，額頭上也有輕微的汗珠。

很顯然，那黑衣人是驚定思驚，給嚇出來的冷汗，而朱天佑的汗珠却是累出來的熱汗。

朱天佑之所以累成這個樣子，不難想見，方才那七星劍陣的威力，是如何的强大。

在旁觀者的表面看法中，朱天佑方才破解那七星劍陣時，好像很輕鬆。

但實際上，當事人的朱天佑却心中有數，這是他自出道以來最艱苦的一戰，即使是三年以前，在岳麓山邊，一舉殲滅三十九名黑道巨擘，和搏殺千年巨蟒的那兩次惡鬥，也沒付出目前這一戰的那麼多的精力。

其實，這道理也至爲明顯。

對方既然將他列爲第一號强敵，自然會以自己認爲最堅强的陣容來對付他。

不特此也，而且還乘他體力消耗太多之際，另派高手加以突襲。

但名震江湖的洞庭公子，畢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到目前爲止，對方的如意算盤都落了空。

×　×　×

一時之間，石洞中靜得落針可聞。

朱天佑手橫長劍，凝注那黑衣人，冷

然一哂，道：「你，不是淳于仲？」

那黑衣人却反問道：「你認識淳于仲麼？」

「不認識。」

「那你怎能斷定我不是淳于仲？」

「我想，淳于仲不該這麼差勁。」

上官玉揷口嬌笑道：「這廝本來就不是淳于仲。」

朱天佑向那黑衣人揮揮手道：「去叫淳于仲自己來。」

那黑衣人冷笑道：「但願你命長，能見得到咱們的淳于大哥。」

說完，飛身射入左邊一條通道中。

朱天佑目光向苗亮那夥人一掃，抬手指着那個黑皮膚的短裝漢子問道：「你就是黑虎？」

那短裝漢子傲然點首道：「不錯。」

朱天佑「唔」了一聲，點頭道：「很好……」

上官玉揷口笑道：「是很好，該來的都到齊了。」

黑虎、苗志和二人是兩屍三命姦殺案的主兇，而百萬餉銀案的主犯也顯然在這石洞之中，所以，上官玉才有此一說。黑虎冷笑一聲：「到齊了又怎樣，妳還能將老子的鳥咬掉！」

一句髒話使得上官玉眉宇之間閃過一片殺機，但她沒發作，只是冷冷地一笑，道：「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要來。」

朱天佑輕輕一嘆道：「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上官玉却注目笑問道：「朱公子，咱們的君子協定，還記得嗎？」

朱天佑一楞道：「甚麼君子協定？」

上官玉道：「咱們說好的，收拾苗老兒，由我代勞。」

朱天佑「哦」了一聲，道：「當然記得。」

「記得就好。」上官玉轉向苗亮笑問道：「苗老兒，你是自動就縛呢，還是要我親自動手？」

「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苗亮怒叱一聲：「妳算是甚麼東西？」

上官玉冷笑一聲：「出口傷人，你這一大把年紀活到狗身上去了！」

「嗆」地一聲，已亮出肩頭長劍。

那是一枝三尺七八的銀色寶劍，通體銀白，連劍柄和護手都是白金鑄成，劍身上並刻有兩條栩栩如生的飛龍。

劍一出鞘，一股森寒劍氣，使得遠在兩丈之外的苗亮、翁大元二人臉色爲之一變，功力較差的苗志和、黑虎兩人，並禁不住連打兩個寒噤。

此情此景，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那是一枝吹毫斷髮、削鐵如泥的寶劍。

上官玉右手持劍，以左手的食、中二指輕撫劍身，像是爲別人介紹，也像是自語似地說道：「此劍名『白龍』，是皇宮中珍藏的最佳寶劍，其鋒利程度，絕不遜於前古名劍『干將』、『莫邪』。」

接着，抬眼向苗亮笑問道：「苗老兒，你信不信？」

苗亮神情漠然，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沒接腔。

朱天佑揷口正容說道：「苗老請聽我一言。」

苗亮冷笑道：「你我之間，已沒甚可說的了，你大可不必記着我過去對你的救命之恩，儘管公事公辦。」

朱天佑道：「但我仍然要說。」

苗亮氣虎虎道：「有屁就放，沒人阻止你。」

朱天佑道：「你有沒有想過，你所犯的是要誅九族的滔天大罪？」

「老夫知道，」苗亮咧嘴笑道：「老夫也知道，成功之後，可以封爲一字並肩王……」

朱天佑截口笑道：「別做夢了，你自己也該明白，憑你們這點力量想造反，等于是蜻蜓撼石柱……」

苗亮也截斷他的話道：「我們不是造反，是幇助建文皇帝奪回原有的江山。」

朱天佑道：「苗老，不論是當今皇上或建文帝當權，江山都是朱家的……」

「不錯，但皇帝身邊的文武百官就不一樣了。」

「苗老，王侯白骨，紅粉骷髏，即使你獲得了一個一字並肩王的封號，等到兩眼一閉，雙腿一伸，那一切還不都是別人的。」

苗亮呵呵大笑道：「老夫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要多，還用你來說教！」

朱天佑正容說道：「那你何苦受別人利用，企圖掀起令生靈塗炭的戰爭。」

苗亮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不必再談下去了。」

朱天佑道：「但我必須進最後一次忠告，我不但希望你自己能懸岩勒馬，也希望你能勸導淳于仲及時回頭，只要繳回餉銀，解散徒衆，並毀去功夫，我可以一肩承擔，請求今上，不再追究。」

苗亮冷笑道：「你想得眞美。」

朱天佑苦笑說道：「我，好話已經說盡，你一定要執迷不悟，那眞是沒有辦法的事。」

「多謝你的好意。」

「有還，你對我的再造之恩，我也一定有適當的補償。」

苗亮笑問道：「是不是準備殺了老夫父子之後，以孝子之禮，在老夫靈前披蔴戴孝？」

朱天佑正容點首道：「不錯，而且，我也將以我的第一個兒子，繼承你苗家的香火。」

苗亮怒笑道：「別說夢話了，今宵，死的一定是你們這兩個小輩！」

朱天佑長嘆無語。

上官玉却嬌笑道：「朱公子，你已經仁至義盡，既然良言逆耳，頑石不肯點頭，你也該死了心，靜觀我的表演吧。」

手中寶劍輕輕地一揮，劍尖上冒出尺許長的炁芒，向黑虎沉聲喝道：「匹夫！還記不記得你自己方才說過的髒話？」

黑虎距上官玉在三丈以上，又自恃有苗亮、翁大元等高手撐腰，因而有恃無恐地邪笑道：「當然記得，妳是不是想照我

的話實行呢……」

黑虎方才所說的髒話是：「……妳還能將老子的鳥咬掉。」

試想：如果照這句話去「實行」，那成何體統！

因此，黑虎的話聲未落，上官玉的俏臉上已湧現一片殺機。

黑虎又火上加油地邪笑着做了一個下流的動作道：「來吧……」

同一瞬間，翁大元、苗亮二人同聲大喝：「黑虎快退……」

但他們的及時警告並沒發生作用。

黑虎是否曾經「退過」，也已經沒法攷究。

因爲，在銀虹飛閃中，已當場陳屍兩具。

兩具屍體中，其中之一自然是黑虎，另一具却是苗志和

苗志和是身首異地，黑虎却是全身被斬成無數塊，只有一個腦袋是完整的，可以說是慘不忍覩。

上官玉的殺人手法，算得上是既殘忍，又快速，快速得使那近在咫尺感到情況危殆的苗亮、翁大元二人，也來不及搶救，兩個死者，更是連發出慘呼聲的機會都沒有。

× × ×

朱天佑直皺眉頭。

翁大元呆若木鷄。

苗亮更是臉色一片鐵青，鬚髮怒張，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上官玉却是若無其事地嬌喚一聲：「胡捕頭，還不將那兩顆人頭撿起來。」

一聲恭應，胡伯倫飛身向前，將苗志和、黑虎二人的人頭拾了起來。

原來就這片刻之間，胡伯倫和宋治平、李俊等三位捕頭都已到達入口處，另外還有三名手執彎刀的中年勁裝漢子。

上官玉又嬌笑着吩咐道：「這是你們朱老總銷差的證物，可得好生保管啊！」

胡伯倫又恭應道：「是！」

上官玉向朱天佑媚笑道：「朱公子，兩屍三命姦殺案，算是已經完結了。」

朱天佑似乎正陷入沉思之中，只是微微點首道：「謝謝妳。」

現場中又恢復一片死寂。只有那四週的松油火把發出不規則的「辟拍」之聲。

苗亮的激動，好像已經平靜下來，但他那握住劍柄的右手手背上，却是青筋鼓起，雙目中神光如電，凝注着上官玉。

這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眼看一塲石破天驚的惡鬥，即將展開。

驀地，石洞深處傳來一聲清越而急促的嘯聲。

只見苗亮、翁大元二人臉色一變，翁大元並立即一個倒翻，飛身而起——

同時，四週的松油火把，也一齊熄滅了。

陡地一暗之下，只聽上官玉嬌叱一聲：「留下命來！」

黑暗中看不到動作，只聽一聲慘呼之後，接着是人體倒地之聲。

朱天佑的語聲隨即響起，問道：「殺的是苗亮？」

上官玉的語聲道：「不錯。」

「一劍畢命，高明！」

「過獎！」

「我是言出由衷。」

「多謝！」

火光一閃，上官玉已點燃火摺子，並嬌笑道：「敵暗我明，諸位當心暗算。」

火光下，苗亮是被斜肩帶背，斬成兩段。

朱天佑目光一掃，禁不住長嘆出聲。

上官玉苦笑道：「你認爲我出手太辣麼？」

朱天佑道：「沒有，任誰要殺人，都是一樣的。」

上官玉笑問道：「你眞要實踐你的諾言？」

朱天佑道：「甚麼諾言？」

上官玉道：「就是要給苗亮披蔴戴孝的那回事。」

朱天佑道：「當然！」

上官玉道：「可是你忘了，他是朝廷欽犯？」

朱天佑道：「但是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上官玉道：「你眞迂。」

「不是迂，這是做人的原則。」朱天佑正容接道：「苗亮縱子爲惡，本身又企圖造反，其死固然是罪有應得，即使妳不代勞，我也會親手殺他，但由于他曾經救過我的命，即使是由我親手殺了他，我也須實踐我的諾言。」

上官玉嬌笑道：「好！恩怨分明，公私分明，眞不愧是年輕一代中的頂尖兒奇俠。」

「妳太誇獎，我只不過是盡我個人做人的本份而已。」朱天佑正容接道：「大敵當前，現在，閑話少說，還是辦正事要緊。」

上官玉點首，表示同意，美目環掃，不由蹙眉說道：「這石洞中支洞太多，你看——？」

朱天佑抬手一指一條較爲寬敞的通道，道：「方才，燈火熄滅的刹那，我看到翁大元逃入那兒，我想，即使對方是誘敵之計，咱們也只好硬闖。」

上官玉點首笑道：「對！這才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朱天佑探懷取出一顆大如鴿卵的夜明珠，道：「此時此地，只有這玩藝兒最管用。……」

說着，已將夜明珠嵌入頭頂的髮髻中，並含笑接道：「上官姑娘，請將火摺子熄掉。」

上官玉熄掉手中火摺子，道：「不錯，手中拿着一個火摺子，厮殺起來，是有點不方便……」

這時，整個石洞中，一片漆黑，只有朱天佑頭頂發出一圈並不怎麼明亮，却是很柔和的乳白色的光芒。

好在目前的八位中，除了朱天佑，上官玉二人是高手中的高手外，其餘的三名錦衣衞、三名捕頭，都不是庸手，也都練有夜視功夫，有着目前這一片並不怎麼明亮的光圈，已足夠應付了。

朱天佑道：「現在，我開道，上官姑娘斷後，其餘六位居中。」

上官玉道：「另外三位，要不要我先行介紹一下？」

朱天佑道：「不必，我知道他們三位是錦衣衞中的高手，且等事完之後再互相介紹，現在，大家隨我來。」

說完，他已當先走入那條最大的通道，緊隨他後面的是胡伯倫、宋治平、李俊等三名捕頭、三名錦衣衞，上官玉走在最後。

這條最大的通道中，蜿蜒曲折，怪石嵯峨，完全是天然石洞的本色。

最寬的地方，可以讓他們八人並肩通行，最窄處却只能容一個人俯身而行。

上官玉邊走邊嬌笑道：「朱公子，你的目標最顯著，等于是敵人的箭靶，可要特別小心啊！」

朱天佑道：「謝謝妳！我會特別小心的。」

此情此景之下，除非是自己活膩了，誰不特別小心哩。

一行人魚貫前行，邊走邊談，已深入了約莫半里以上，沿途除了鐘乳、石筍、和千奇百怪的嵯峨怪石，以及不時掠起一些蝙蝠、蛇、鼠之外，却沒見到一個敵人，也沒遇到甚麼兇險。

因此，上官玉禁不住又嬌笑道：「這鬼氣森森的鬼地方，眞有點像陰曹地府。

不遠處傳來一串陰惻惻的怪笑道：「是的，你們已經進入陰曹地府了。」

朱天佑朗聲笑道：「這也算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朋友，我們已經進來了，你也該亮亮寶相金身了吧？」

那陰冷語聲冷笑道：「我就在這兒，只要你能活着走到我這兒來，自然會見到我的寶相金身。」

「你就是建文帝駕前的淳于侍衞？」

「不錯。」

「翁大元已回到你身邊？」

「唔……」

「方才，我跟苗亮所說的話，翁大元應該已經轉告你了？」

「不用別人轉告，方才的一切，我都是親自耳聞目覩。」

朱天佑苦笑道：「高明、高明！也使我慚愧……」

朱天佑的言外之意是：對方已耳聞目覩方才的一切，而自己竟然不知道。

淳于仲的語聲笑道：「別替我戴高帽子，你也不用慚愧，你我都心中明白，方才的情形是：我在暗裏，你在明裏，對不對？」

朱天佑道：「聽你這幾句話，你好像是一位很明理的人？」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明理的人。」

「很明理的人，似乎不可能做出不明理的事情來。」

「不錯，所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情合理的。」

不等朱天佑接腔，又反問道：「現在，我計劃替故主奪回原有的江山，你說，是哪一點不合情，不合理？」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這麼說來，你對我方才向苗亮所說的話，完全不予攷慮？」

「我爲什麼要攷慮？」

「那麼，你我之間，好像沒甚好談的了。」

「本來就是。」淳于仲的語聲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來吧！我再說一遍，只要你能活着見到我，我一定給你公平一戰的機會。」

朱天佑長嘆一聲，道：「晨鐘暮鼓，驚不醒迷夢中人。」

他一面嘆息，一面也在暗地忖想着：由語聲判斷，對方好像還在百來丈之外。

淳于仲的語聲又道：「別貓哭耗子假慈悲了，來吧！」

朱天佑冷笑一聲：「好！縱然是劍樹刀山，我也要闖上一闖……」

說完，大踏步向前走去。

目前這一段通道，甚少曲折，也頗爲寬敞，一行人「沙沙」的脚步聲，淸晰可聞。

說來這也算是一個奇異的行列，在危機莫測的天然石洞中，一團微弱的光圈下，八個人默默地魚貫而行，像一隊幽靈，顯得既神秘、又恐怖。

約莫又前行了三十丈之後，通道忽然由寬變窄，窄到只有丈五左右的寬度。

據說，丈五左右的石洞，不能算窄，但這一段的石洞有點兒特別。

那就是洞頂和地面，佈滿了大小不一、奇形怪狀的鐘乳和石筍，尤其是地面的石筍，密密麻麻地，一個接一個，難得有一點空隙，所以，儘管通道的寬度有丈五左右，但能通行的空間，却是少之又少。

朱天佑停下來，悄聲說道：「對他們來說，這兒是很好的奇襲陣地，諸位要格外當心。……」

他的話沒說完，「颼」地一聲，一枝激矢朝他疾射而來。

朱天佑左手抓住箭矢，順手甩了回去，並冷笑一聲：「還給你！」

一聲慘呼遙遙傳來，在石洞中聽來，格外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很顯然，那發射暗箭的人，已死在朱天佑的一記甩手箭中。

緊接着，弓弦連响，破空之聲大作，密如飛蝗的激矢，集中射了過來。

朱天佑沉喝一聲：「大家當心……」

沉喝聲中，手中長劍翻飛，八成以上的箭矢都被他的長劍格落，剩下的極少部份，也被他後面的人的兵刃所格落。

朱天佑揚眉冷笑道：「淳于仲，這些玩藝也敢拿出來獻醜，我眞替你臉紅。」

淳于仲的語聲遙遙傳來道：「別急，這不過是一段前奏曲，精彩的還在後頭，老夫保證，決不教你失望就是。」

朱天佑僅僅冷笑一聲，沒接腔，扭頭向後面的七人沉聲說道：「諸位各自當心啊……」

說完，立即當先進入石筍陣中，其餘七人，也仍然各自戒備着魚貫相隨。

約莫進入二丈左右之後，但見寒芒連閃，兩劍一刀，悄沒聲地，一齊攻向朱天佑的下盤。那陡地出現的兩劍一刀，不但悄然無聲，也沒見那使刀劍的人，因爲，那使刀劍的人，是藉石筍做掩護，只見石筍不見人，乍見之下，就好像那些石筍都會使刀弄劍似地。

朱天佑長劍一揮，劍尖上冒出尺許長的劍烎，就這麼漫不經意地信手一揮，那攻向他的一刀二劍，已於慘呼聲中「嗆」然掉落。

緊接着，寒芒再閃，四把鬼頭刀以合擊之勢閃電攻到，同時，「颼、颼」連响，二十七把柳葉飛刀，也一齊向朱天佑疾射而來。

以朱天佑的身手，對付四把鬼頭刀，絕對是輕鬆得很。但于對付四把鬼頭刀的同時還要對付二十七把柳葉飛刀，可就不簡單了。

而且，目前的情況，內行人都知道，那四把鬼頭刀不過是想分散朱天佑的注意力，攻擊的主力，却是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朱天佑是大行家，自然能一目瞭然。

所以，他對那四把鬼頭刀，好像視如未見，一雙精目只是凝注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

當然，朱天佑對那四把鬼頭刀「好像視如未見」，也只不過是「好像」而已。實際上，他不但已經見到，也注意到，並已有快速的行動。

只見他左手順手一撈，抓住其中一把，借力使力，借刀攻敵，寒芒一閃之間，四聲慘呼幾乎是在同一瞬間發出。

很顯然，那四把鬼頭刀的主人，已經濺血橫屍。

慘呼聲才落，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已到達朱天佑身前約莫八九尺處。

朱天佑仍然卓立原地，有如嶽峙淵停一般。

事實上，朱天佑連誅七個頑敵，除了雙手動過一下之外，他的身軀一直不曾挪動過。

現在，他手橫長劍，目射神光，凝注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身子紋風不動。

眞絕，那疾射而來的二十七把飛刀，竟然好像被朱天佑的威態給嚇住了，就在距朱天佑身前約莫八九尺遠時，那激射之勢忽然一緩，而發出一串「叮叮噹噹」的悅耳之聲。

柳葉飛刀絕不可能被朱天佑的威態嚇住，而是那發射飛刀的人的手法，已臻化境。

那二十七把飛刀，本來是分三行，每行九把，成直綫疾射而來的，由於前頭飛刀疾射之勢忽然一緩，後面的飛刀撞在前面的飛刀上，不但發出「叮叮噹噹」的悅耳之聲，也使得原先那「三行縱隊」的「陣法大亂」。

因此，剎時之間，那二十七把柳葉飛刀，像一羣黃昏出洞的蝙蝠，也像是一羣被剛剛桶掉了巢的馬蜂，縱橫交錯，左右環飛，像具有靈性似地，由各個不同的角度，一齊向朱天佑圍攻。

朱天佑一臉肅容，全神貫注，頭也不回地沉聲說道：「飛刀的目標是我個人，諸位請就地蹲下，以免誤傷，並謹防其他暗算……」

「嘘、嘘」連响，其中兩把飛刀以交剪之勢，攻向朱天佑的前胸，另兩把却以「海燕掠波」之勢，攻向他的背後。

朱天佑身形仍然紋風不動，右手長劍輕搖，左手反手凌空點了兩下。

他這劍指兼施，雖然將四把飛刀擋了回去，却並未將其擊落，不但未將其擊落，而且，「嘘、嘘」銳嘯中，分別劃了一個半弧，又激射而來。

同時，其餘的飛刀，也是三把一組，五把一批，分由前後左右，不斷地輪番攻擊。

朱天佑劍指兼施，儘管不曾受傷，却一直沒法擊落其中任何一把飛刀。

不特如此，那些柳葉飛刀，經過朱天佑的劍指反擊之後，不但不曾被擊落，反而好像加强了它環飛激盪的活力。

這情形，對朱天佑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由於一時之間，還沒想出一個破解那批柳葉飛刀的辦法來，所以，儘管他表面上表現得很從容，可是心中却不由地焦急起來。

淳于仲的語聲又道：「朱天佑，老夫這一手，還算過得去嗎？」

朱天佑笑道：「高明……高明……想不到這還是你的親手傑作。」

淳于仲的語聲道：「過獎！雕虫小技，倒教你這位名滿江湖的洞庭公子見笑了：嘿嘿！」

朱天佑道：「本公子是言出由衷。」

淳于仲的語聲道：「是嗎！老夫更高明的手段還在後頭哩！」

朱天佑接道：「好好！本公子拭目以待。」

他口中沒閒，劍指也照樣在忙着，但僵局仍然沒法打開。

這時，上官玉突然揷口道：「朱公子，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朱天佑剛好腦際靈光一閃，想出了破解柳葉飛刀的方法，因而含笑答道：「盛意心領，待會再說吧！」

說話之間，左手順手在身邊的一枝石筍上抓下一把石屑，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撒了出去，並朗聲笑道：「淳于大人，朱某人這一手，也不算賴吧？」

他這一手，的確是不賴。

因爲，他這麼順手一撒，已有十二把柳葉飛刀失了踪。

其實，那十二把柳葉飛刀也不是失了踪，而是被他手中的石屑，以「順風相送」的方式打得嵌入了兩旁的石壁中。

這是他急出來的靈感。

這一陣子的經驗，使他頴悟到，既然劍指的格拒只能收到反效果，那麼，爲甚麼不順着對方發出飛刀的特殊巧勁，來一個以巧攻巧呢？

果然，這一招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也足證他的暗器手法，也同樣的妙不可言。

可惜的是，他方才那順手向石筍上一抓，只抓下十二粒小石子，如果能多抓下幾粒，那戰果一定更加輝煌得多。

不過，僅僅目前這戰果，已足以使在暗中頑抗的淳于仲深感震驚的了。

因爲，淳于仲並未答話。

淳于仲不答話，並不影响朱天佑的行動。

他一擊奏功之下，依樣畫葫蘆，接連兩把石屑撒出，剩下的十五把飛刀，也全部嵌入了兩旁的石壁中。

也直到那批柳葉飛刀全部「失踪」之後，才傳來淳于仲的語聲道：「高明……高明……」

朱天佑笑道．「高明二字是不敢當，朱某是婢學夫人，請莫見笑。」

淳于仲的語聲道．「閣下不要太謙虛，平心而論，你的暗器手法，決不在老夫之下。」語聲略爲一頓，又道．「現在，諸位可以放胆前行，在見到那百萬餉銀之前，不會再受到任何狙擊。」

上官玉搶先笑問道．「見到那百萬餉銀以後呢？」

淳于仲的語聲道．「那也就是你們的死期，所以，你們如果想多活幾年，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朱天佑接口笑道．「現在回頭？咱們冒險犯難，所爲何來？」

淳于仲的語聲冷笑道．「老夫是實話實說，既然你們都活膩了，就快點前來領死吧！」

× × ×

朱天佑也冷笑了一聲，仍然由他當先開道，繼續向前深進。

那段滿佈石筍的通道，約在五十丈以上。

通過石筍陣之後，通道變得更窄、更矮，寬度不足五尺，高度也在七尺以下。

但這段既窄又矮的通道並不長，最多不過三十來丈。

然後，視界再度豁然開朗。

現在，以朱天佑爲首的八人，是站在一間頗爲寬敞，而且顯然是經過人工修飾的石室前。

石室中有四枝巨大的松油火把，而且，顯然是剛剛才點燃的。

在四枝松油火把照耀之下，石室內明如白晝，一切盡收眼底。

石室正中，很規律地堆砌着一堆小形木箱，那就是于半年前被刦的百萬兩餉銀的木箱，木箱外面蓋着官府大印的封條還是完整如初，此外，石室內不見別的東西，也不見人踪。

當朱天佑等八人站在石室外凝神打量時，石室的另一通道口傳來淳于仲的語聲道．「朱天佑，老夫沒騙你吧？」

這間石室，一共只有兩處通道，也就是一個進口，一個出口。

現在，朱天佑與淳于仲之間，隔着一間石室，分別站在進口與出口處，雙方距離，最多不過五丈左右。

五丈左右的距離，在燈光通明之下，自然雙方都覺得很清楚。

呈現在朱天佑眼前的淳于仲，是一名身裁瘦高，身着黑色長衫，鬢髮斑白的年約五旬出頭的精壯老人．一張馬臉上，嵌着一雙三角眼，一隻鷹鈎鼻，和一張血盆大咀，那長相雖然令人不敢恭維，卻具有一股無形的懾人的威嚴。

朱天佑答非所問地笑道．「閣下就是建文帝的三品侍衞淳于大人？」

淳于仲傲然點首道．「不錯。」

朱天佑又笑道．「在下橫看豎看，都看不出閣下具有甚麼一字併肩王的相格來哩．」

上官玉也附和着嬌笑道．「他本來是短命相啊！」

淳于仲冷笑道．「死到臨頭，還敢調侃老夫！」

上官玉嬌笑如故地道．「吃吃你的老豆腐又何妨。」

「你就是朱棣的妃子上官玉？」

「是啊！」

「很好！」

「甚麼很好？」

「待會妳就知．」淳于仲轉向朱天佑道．「朱天佑，答我所問！」

朱天佑含笑反問道：「就是方才那句你沒有騙我的話？」

「不錯．」

「這句話很重要？」

「是的，對你，對你們八個都很重要的。」

「但我想不起來，你有沒有騙我．」

「方才你們由石筍陣到這兒，沿途有沒有受到甚麼狙擊？」

「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不錯，方才你是沒有騙我。」

淳于仲冷笑道．「方才沒騙你，現在老夫也不騙你，你只要胆敢進入這石室，必然是有死無生。」

朱天佑笑道．「眞的？」

淳于仲道．「眞的假的，進來試試，不就知道了嗎？」

朱天佑扭頭向上官玉笑道：「上官姑娘，看情形，這位淳于大人說的不假。」

上官玉一笑，問道．「那你要不要進去？」

朱天佑道．「當然要進去，我這個人，就是受不得激，所以，明知有死無生，也非得闖一闖不可。」

上官玉媚笑道．「看來，請將不如激將這句話，是有點道理。」

朱天佑道：「不只是有點道理，是大有道理，不過，只我一個人進去，你們七位不必冒險。」

上官玉道．「那怎麼行？咱們既是一道進來，自然是禍福同享，生死與共。」

胡伯倫也附和着道：「對！我們相信總座神功無敵，算無遺策，必然是有驚無險，逢凶化吉……」

朱天佑截口笑問．「所以，你們也都要進去？」

「對！」

「你們要明白，兵凶戰危，未來變化，誰也沒法預料的。」

「我們知道，不論如何，我們都要追隨在總座左右．」

朱天佑精目環掃，沉聲問道．「諸位都要進去？」

那七個人同聲答道．「是的。」

「不後悔？」

「決不後悔！」

「好！諸位跟我來……」

朱天佑說完，一馬當先，大步進入石室中，其餘七人也魚貫地跟進。

淳于仲拇指雙翹地笑道：「諸位視死如歸，佩服，佩服！」

朱天佑冷笑道．「淳于仲，別說廢話，有甚麼鬼蜮伎倆，儘管使出來。」

他的話聲才落，「轟」地一聲巨震過處，石室的進出口都被一道粗如兒臂的鐵柵封死．

淳于仲站在鐵柵外呵呵大笑道：「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朱天佑披唇一哂，道：「你以爲這區區鐵柵能困住我們？」

「老夫當然這麼認爲．」淳于仲冷笑道：「現在，除非你會五行遁法，否則，即使你插上翅膀也絕對飛不出去。」

朱天佑道：「我不需要插翅，也不必使五行遁法，但我斷定你這鐵柵，絕對封不住我們。」

「老夫不信！」

「你知不知道，上官姑娘手中，有一口削鐵如泥的白龍寶劍？」

「老夫知道。」

「知道還敢信口吹牛。」

「不是吹牛，老夫有不讓她使用白龍寶劍的辦法。」

朱天佑扭頭向上官玉笑道：「這老小子越說越玄了！」

上官玉也嬌笑道：「我倒要看看他如何不讓我使用白龍寶劍。」

說完，大步走向進口的那道鐵柵前。

淳于仲促聲大喝：「上官玉，妳不想活了！」

由于淳于仲的語氣又急又沉，顯得無比的嚴重，使得正待揮劍砍向一根鐵柵的上官玉心頭一凜之下，不得不半途中止，並轉身冷笑道：「你鬼叫些甚麼？」

淳于仲冷冷一笑道：「妳且瞧瞧，在老夫身邊的人手中拿的是甚麼？」

淳于仲的身邊，已多出三名勁裝漢子，其中一個手持一枝已經點燃的綫香，另兩個每人手中捧着一個比鵝蛋還要大的黑色圓球，圓球的一端，還垂着一根長約尺許的白綫。

朱天佑目光一觸之下，臉色爲之一變地搶先問道：「那是鐵球？」

淳于仲傲然點首道：「不錯。」

朱天佑接口問道：「那裏面裝的是火藥？」

淳于仲冷笑道：「你很識貨！」

鐵球中裝滿火藥，其一端的白綫，當然是引信，再加上旁邊那枝已經點燃的綫香，其危險性，已經是非常明顯了。

因此，朱天佑蹙眉無語，其餘七人也都一個個臉色陰晴不定，都沒吭氣。

沉寂了少頃，淳于仲才得意地笑道：「上官玉，即使妳以寶劍砍斷了進口的鐵柵，妳自信能逃過老夫這玩藝嗎？」

上官玉起初也是臉色爲之大變，但當她看到朱天佑于臉色一變，又立即恢復鎭靜的情況之後，好像變了感染似地也鎭靜下來，並含笑反問道：「既然你那麼自信，爲何還不施展？」

淳于仲也含笑反問道：「方才，當我問明妳的身份之後，曾經說過『很好』二字，還記不記得？」

「記得。」

「當時，妳也問過『甚麼很好』的話，是嗎？」

「不錯。」

「現在，新舊兩個問題，老夫倂做一次解答，妳好細聽着。」

上官玉淡淡地一笑道：「我在聽。」

此刻的朱天佑臉色，神態，都是一片安祥，靜靜地卓立當地，完全像是一個局外人。更格外予人以莫測高深的感覺。

這情形，當然也使淳于仲起了疑心，于是向朱天佑深深地盯了一眼之後，濃眉一蹙，却是欲言又止。

上官玉對朱天佑的神態，也同樣有莫測高深之感，但同時也因而有一份安全感，乃抿唇微笑着。

淳于仲冷笑着自語似地說道：「我不相信，煮熟了的鴨子會飛掉。」

言爲心聲，由這句話，已足以證明淳于仲的內心已深感不安了。

上官玉笑道：「這可說不定哩！」

淳于仲冷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我也是這麼想。」上官玉含笑接道：「淳于仲，我提醒你一聲，你還沒解答問題。」

「老夫沒忘記。」

「那就快點說吧！」

淳于仲冷笑道：「妳知不知道，這玩藝兒使用之後，是怎樣的結果？」

上官玉道：「那結果自然是血肉模糊，玉石俱焚。」

上官玉也眞是妙人，此刻，她的神態居然跟朱天佑一樣的安詳，語氣更是無比地平靜，那些想像中可能發生的血肉模糊的慘景，好像跟她完全不相干。

淳于仲又冷笑一聲道：「你們這些人，都是死有餘辜，死不足惜！但其中有一個人，老夫却捨不得讓他玉石俱焚。」

上官玉居然媚笑道：「那個人一定是我。」

淳于仲笑道：「妳眞的够聰明！」

上官玉道：「這算不了甚麼，好美色是男人的天性，我這個人沒別的特長，只有姿色方面還有點自信，如果有一個男人見了我而不動心，那這個男人一定不是正常的男人。」

「老夫絕對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這一點，我已了解。」

「還有，妳手中的白龍寶劍，也跟妳這個人一樣，不能讓它玉石俱焚。老夫都必須完整無損的得到，所以，老夫決不能讓妳動手去砍那鐵柵。」

「我一動手砍鐵柵，你就要祭出你的法寶？」

「不錯，老夫得不到的東西，決不能讓別人去享受。」

「雖然太自私了一點，但美人、寶劍，畢竟是可遇難求的珍品，所以，你的自私，是可以原諒的。」

淳于仲笑了笑道：「我想，我這樣解答，已經够明白了。」

上官玉也笑了笑道：「這一點，我有同感。」

「那麼，方才的問題也就不須再加解釋了？」

「我同意。」

「也同意做我未來的王妃？」

「抱歉！我手中的寶劍不同意。」

淳于仲臉色一變，道：「妳想死！」

上官玉嬌笑道：「我現在正是花樣年華的人，爲甚麼要想死？」

淳于仲氣得臉色鐵青，目光移注朱天佑，沉聲問道：「朱天佑，你爲何裝聾做啞？」

朱天佑含笑反問道：「是不是想請我替你那未來的一字並肩王王妃，做個現成的大媒？」

淳于仲居然楞了一下，才苦笑道：「高明，居然能一口道破老夫的心事。」

朱天佑道：「這一次『高明』二字，我自己也認爲是實至名歸。」

「那麼，你是否願意做這個現成的大媒呢？」

「不願意。」

淳于仲臉色一沉之間，朱天佑又含笑接道：「我早已說過，你老兒不是一字並肩王的相，而上官姑娘却是現成的天子寵妃，我又沒吃錯藥，爲甚麼要一位現成的天子寵妃，下嫁你這位八字還缺少一撇的一字並肩王哩！」

淳于仲老臉鐵青，厲聲叱道：「朱天佑，今宵，你們都死定了！」

朱天佑安詳地笑道：「不會，絕對不會，來此之前，五殿閻王曾經跟我拉過手，他說，我還有九十年的陽壽。」

淳于仲冷笑道：「閻老五算老幾，老夫要你死，你就必須要死……」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打斷了他的話，只見翁大元向他飛奔而來。

淳于仲臉色微變，沉聲問道：「甚麼事？」

翁大元悄聲說道：「洞口有强敵侵入，敵勢甚强。」

「是甚麼人？」

「黑暗中沒法分辨，其中有一個女的，好像是白君玉。」

淳于仲精目中厲芒一閃，沉喝一聲：「劉彪，點燃引信！」

「點燃引信」，也就是點燃那些鐵球上的引信，這表示淳于仲已顧不得保全美人、寶劍，而要「祭出他的法寶」了。

這刹那之間，鐵柵內的八位，除了朱天佑仍然像局外人似地平靜之外，其餘七人全都臉色爲之大變。

上官玉並于臉色大變中促聲喝道：「且慢……」

淳于仲冷冷一笑道：「現在已經太晚了。」

的確是太晚了，因爲已經有一枚鐵球的引信被點燃了。

鐵球上的引信不過是尺許長，一經點燃，就必須扔出才行。

所以，目前的危機已到了間不容髮的程度。

但也就在這危機間不容髮之間，翁大元忽然閃電出手，一下子點熄了引信上的火花，也制住了持綫香的劉彪，和那兩個手持鐵球的勁裝漢子的穴道，並順手一掌擊向淳于仲的前胸。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意外，也太快速了。

因此，不但淳于仲措手不及，幾乎挨了一掌，連鐵柵內的人，也一個個目瞪口呆地怔立當場。

但仍然有一個人例外，那是朱天佑。

朱天佑還是若無其事地笑道：「這下子，眞的是燒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 × ×

淳于仲「幾乎挨了一掌」，是表示他那一掌並沒挨上。

以翁大元的身手之高，又是近在咫尺，猝然發難的情況之下，未獲一擊奏功，淳于仲的身手之高，已不難想見。

翁大元不但未能一擊奏功，而且還受到對方快速而又凌厲的反擊。

「呼、呼、呼，」接連三掌，翁大元被迫退三大步，他手中那根特大的旱烟桿，居然碍手碍脚地施展不開，而被迫得險象環生。

上官玉好像被方才的意外變化和目前的驚險惡鬥給震驚得呆住了，竟然忘記利用自己的寶劍破圍助陣。

朱天佑只好含笑說道：「上官姑娘，請借寶劍一用。」

上官玉這才好像大夢初覺似地，訕然一笑，道：「怪不得你方才那麼鎭靜，原來……」

這檔口，翁大元總算在全力反擊之下，勉强穩住頹勢，但也還是處于「挨打」的情況中。

淳于仲一面加强搶攻，一面冷笑道：「翁大元，算我瞎了眼睛，誤將敵人當做朋友，現在，我一定在十招之內，教你這個『不倒翁』濺血橫屍……」

朱天佑沉聲喝道：「上官姑娘，請快將寶劍借我一用。……」

上官玉嬌笑道：「還是讓我自己來，寶劍雖利，削斷鐵柵還是要消耗很多眞力的，你是主將，應該保持眞力去對付淳于仲……」

話聲中，精芒連閃，已砍斷了兩根鐵柵。

只聽淳于仲厲叱一聲：「翁大元，這是第十招，納命來……」

朱天佑已由鐵柵缺口中仗劍飛身而出，振聲大喝：「翁老休慌，我來帮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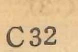
淳于仲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左手抓住翁大元的旱烟桿，右掌全力印向對方胸膛之際，朱文佑的劍尖距他的背部已不足一尺。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淳于仲繼續攻敵，翁大元固然難逃一死，他自已也必然被朱天佑一劍穿胸。

一命換一命，儘管淳于仲對翁大元恨之入骨，他還是覺得不化算。

所以，危機一髮間，他身形一偏，收回右掌，抓住對方旱烟桿的左手順勢向裏一拉。

收掌、偏身、回拉、三個動作于同一



刹那間完成，不但避過了朱天佑那要命的一劍，也使得翁大元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迎向朱天佑的劍尖。

這情形，說險可說是險到了極點。

也幸虧朱天佑在劍上的造詣已臻收發由心的化境。

於危機一髮間，右手長劍一偏，左手托住翁大元迎上來的身子，輕輕一送，送到丈二之外。

翁大元才脫險，淳于仲手中已持着一把緬鐵軟刀，向朱天佑飛撲過來，並怒聲叱道：「朱天佑，今宵有我無你。」

朱天佑一面長劍揮洒，從容應付，一面笑道：「淳于仲，吹牛不管用，還是將你那壓箱底的本領快點使出來吧！」

淳于仲發動快攻，一連三十六刀，將朱天佑迫退八尺，並冷笑道：「這不是壓箱底的本領，還不賴吧？」

「好像平常得很。」

朱天佑朗笑聲中，立還顏色，接連八招快攻，也將對方迫退八尺。

一時之間，你來我往，戰況形成拉鋸式地，好像誰也奈何不了誰。

好在這一段石洞相當寬敞，足够兩大高手週旋。

這時，翁大元正以衣袖在揩拭額頭上的冷汗，以上官玉爲首的七人也都已到達鐵柵之外。

上官玉向翁大元訕然一笑道：「翁老，非常抱歉，方才我不知您是自己人。」

翁大元苦笑道：「事情已經過去，上官姑娘請莫再提。」

「多謝翁老大人大量！」上官玉接問道：「翁老是否受朱公子之托，在這兒臥底？」

翁大元目注正在龍爭虎鬥的現場，口中漫應道：「其實，應該說是受趙局主的囑咐才對，老朽跟趙局主已有二十五年的交情。」

「翁老說的是虎威鏢局的趙局主？」

「不錯。」

「趙局主也到了茶洞？」

「是的，他現在正和白姑娘在洞口力戰淳于仲的得力手下。」上官玉「哦」了一聲，道：「怪不得這兒只剩下淳于仲一個人。」

翁大元輕嘆一聲道：「老朽是不中用了，在淳于仲手下，竟然不堪一擊。」

上官玉嬌笑道：「翁老，淳于仲當年進入皇宮之前，就是北六省中的第一高手，所以敗在他的手中，不能算丟人。」

翁大元苦笑了一下道：「上官姑娘，妳看，朱公子能制住淳于仲嗎？」

「對朱公子，我有絕對信心。」上官玉含笑說道：「如果連朱公子都奈何不了淳于仲，那麼，當代武林中，就難得有人能制服淳于仲了。」

翁大元訕然一笑道：「上官姑娘，老朽不放心洞口的戰況，現在去打個接應，這邊請多多費心，必要時助朱公子一臂之力。」

上官玉道：「那是我義不容辭的事，翁老請放心，也儘管請便。」

「那麼，偏勞上官姑娘了。」

翁大元說完，向洞外疾奔而去。

朱天佑與淳于仲的戰況，仍然是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

上官玉目注鬥場，俏臉一片似笑非笑的神情，默然無語。

沉思少頃，她才將三名錦衣衞叫到身邊，悄聲交代了幾句，那三名錦衣衞連連點頭，也循着翁大元離去時那條通道疾奔而去。

現在，現場中除了正在殺得難解難分的朱天佑、淳于仲二人之外，已只剩下上官玉、三名縣捕頭，和三名已被翁大元制住穴道的勁裝漢子等七人。

通道出口處，已隱約地傳來激烈的叱喝聲和兵刃相擊的金鐵交鳴之聲。

朱天佑與淳于仲的激戰，似乎已進入決戰的階段。

只見兩道人影像走馬燈似地迴旋着、交織着，快速得令人分辨不出誰是誰，也令人沒法分辨出究竟是誰佔了上風。

沒有兵刃相擊之聲，只有連續不斷的令人入耳心驚的勁風呼嘯聲。

很顯然，他們雙方的招式還未用老，也就是說，雙方都是招發一半，一看對方已有破解的可能，又立即半途改變招式。

沒有人替他們計算招數，但以他們那招式的快速，在這一段工夫中，至少也該已交手四百招以上了。

忽然，金鐵交鳴之聲大作，在朱天佑的凌厲搶攻中，淳于仲被迫退五大步，朱天佑並朗聲笑道：「淳于仲，你已經驢黔技窮了。」

淳于仲冷笑道：「老夫的玩藝，還多着哩！」

話聲中，「唰、唰、唰」地一連攻出二十七刀。

但那既快又狠的二十七刀，都被朱天佑從容地接了下來。

接着，他又再度朗聲笑道：「淳于仲，你已成了強弩之末，我有把握，十招之內一定生擒你。」

「作夢。」

朱天佑沒答話，長劍翻飛中，又將淳于仲迫退五大步。

接着，「噹」地一聲，淳于仲緬刀落地，雙臂下垂，並駭然訝問道：「你……你是大理段家門下？」

朱天佑搖搖頭，道：「不是。」

淳于仲奇道．「但你會使段家的一陽指。」

原來，淳于仲是敗在朱天佑的指力之下。

在方才那等無比激烈的惡鬥中，能夠以指法淩空點穴，制住像淳于仲這樣的超級高手，其認穴之準與手法之奇，眞是神乎其技了。

朱天佑淡然一笑道．「我所使的指法，也不叫做一陽指。」

接着，又笑問道．「我說十招之內要生擒你，沒吹牛吧？」

淳于仲道．「你爲甚麼不殺我？」

朱天佑道：「因爲你是欽犯，我必須將你交給欽差大人上官姑娘。」

緊接着，向上官玉笑道．「上官大人，卑職現在可以銷差了吧？」

「現在還不行啊！至少你也該帮我將餉銀護送到長沙才行。」

上官玉邁着春風俏步，扭動着水蛇腰，走近他身邊，媚笑道：「這一戰，你一定消耗了太多的眞力，瞧！額頭都沁出汗珠了。」

說着，並掏出一條香馥馥的絲帕，替他輕輕地揩拭着。

最難消受美人恩。

此情此景，這位一向醇酒美人，有「浪子」之稱的「洞庭公子」，好像得其所哉地有點兒渾陶陶了。

他，像是有點兒丑表功地笑道．「不錯，這是我自出道以來，所遇到的第一個最難纏的高手。」

淳于仲挿口笑道．「多謝誇獎！」

朱天佑笑道：「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

說着，他忽然身子搖幌了一下，道：「咦！奇怪？」

上官玉一把扶住他的肩頭，笑問道：「是不是有點頭暈？」

朱天佑苦笑道．「是啊！」

上官玉道．「全身有點發軟，但頭腦還很清醒？」

朱天佑又「咦」了一聲，道．「妳怎麼會知道這些？」

上官玉媚笑道．「因爲，我才是你所遇到的第一個最難纏的高手。」

說着，扶住他肩頭的手臂一收，朱天佑已被她「軟玉溫香」抱滿懷。

朱天佑臉色大變。

他極力想掙脫對方的擁抱，却是力不從心。

這一意外的變化，連一旁的淳于仲也爲之雙目中異彩連閃地笑道．「高明！高明！」

上官玉根本不理會淳于仲的訕笑，她「嘖」地一聲，在朱天佑的俊臉上，吻了一下，道．「乖一點，也請放心，我不會殺你。」

朱天佑道．「爲甚麼不殺我？」

上官玉得意洋洋地道．「因爲，第一，我捨不得殺你，第二，我還有借重你的地方。」

朱天佑苦笑道：「我還能有利用的價值？」

「不是利用，是借重。」

「好！借重就借重吧！只不知是怎樣的一個借重法？」

「辦法是利用你這省捕頭的身份，帮我將這百萬兩銀子運出茶洞，只要到達沅江中段，就沒你的事了。」上官玉臉含媚笑，又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道．「當然，你也不是沒代價的。」

「我能有甚麼代價？」

「這一路上，你有享不盡的艷福。」

「然後，就將我扔入沅江中餵魚？」

「如果你能好好的跟我合作，不會有那樣的結果。」

朱天佑苦笑道．「看來，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上官玉媚笑道：「爲甚麼要選擇，我給你安排的這條路，很不賴呀！」

「是很不賴。」朱天佑苦笑如故地道：「我之所以被制，是由于妳那條拭汗的香帕？」

「是啊！」

「妳……妳究竟是甚麼人？」

「我，也是複姓上官，名如玉，比你們那位欽差大人上官玉多了一個字。是湘、川、黔三省中專幹黑吃黑的女强盜。」

「怎麼我以前沒聽說過？」

「一舉成名天下知！」上官如玉嬌笑着接道．「從今以後，我就會名震江湖的了。」

朱天佑沉思了一下，道．「今宵，妳有很多暗算我的機會，爲何到現在才制住我？」

上官如玉笑道：「你眞是聰明面孔笨肚腸，想想看，有你這位武功卓絕的洞庭公子替我開道，我爲甚麼不樂得坐享其成哩！」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老實說，對于淳于仲這頭老狐狸，我還沒把握制服他，所以不得不偏勞你。」

朱天佑苦笑無言。

上官如玉又道．「怎麼不說話？」

朱天佑道．「我還能說些甚麼呢？」

上官如玉道．「比方說，像那位欽差上官玉姑娘和她的手下人的生死下落，難道你不關心？」

朱天佑道．「我當然很關心，但我毋需過問。」

「你斷定他們都死了？」

「不！我斷定他們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已經到這兒來了……」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吳一腿

混沌書生

吳志達者，翩翩濁世佳公子，性好武，能屈一足，作商羊舞，故里人多以吳一腿名之，某年應試入都路經魯地，水道阻隔，遂舍舟登陸，崎嶇山谷，步履維艱，因之大有行路難之歎，一日薄暮，金烏將墜，吳猶躑躅道中，四顧寂寥，無可投宿，正躊躇間，遙見燈光，隱逗林薄，乃蹩躠前行，抵其地，正一客店，喜甚即求寄宿，店夥導入廂房，沽酒小酌，店夥問需何物下酒，吳曰肉可矣，又問曰，糠豬肉歟，抑米豬肉歟，吳思天下豕類未聞有食米者，脫有之，其味之佳，當逾常品，乃答曰，米豬肉，少頃，店夥以朱盤盛米豬肉進，吳恣意大嚼，自爲生平快意，不復數過屠門時矣，食畢和衣而睡，久之轉輾不寐，忽聞中庭有人私問曰，今日捉得米豬否，一人應曰，唯，曰，幾頭，曰，一頭耳，吳聞之大驚，知投身匪窟命在垂危，且如此僻野，即竭力號救，勢亦無幸，三十六著走爲上著，無如門已下鍵，起捫四壁，厚不能洞，正危急間，忽星光娟娟，微露屋頂，諦視之，彷彿若有字，揉升而上，矚之乃放生椽三字也，蓋當時築屋之匠人，因知主人底蘊，特於此椽，不加固定，可以扳而去之，吳既得其故。遂盡力拆去此椽，屈腿一躍竟脫重羅，然亦險矣。

這時，通道中的打鬥聲已停止，代之的是，越來越近的步履雜沓聲和笑語喧嘩聲。

上官如玉臉色微變之間，朱天佑已欠身而起。

而且于欠身而起的同時，已出指如電，點了上官如玉的「雙臂井」和「七坎」等五處要穴。

上官如玉駭然驚呼間，胡伯倫、宋治平、李俊等三名縣捕頭，居然也一齊悄沒聲地向朱天佑飛撲過來。

片刻之間，這三名縣捕頭都好像被眼前的意外變化震驚得怔楞出神，不言也不動。

但目前這一驟起發難，所顯示的身手，可相當高明哩！

不過，不論他們如何高明，三個加起來也抓不上半個淳于仲。

只見朱天佑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毫光！」

冷笑聲中，電疾揚手，凌空連點，三名縣捕頭立即變成了木頭人。

現在，輪到上官如玉苦笑了．「你……你居然不怕我的迷魂香帕？」

朱天佑抬手一指嵌在他髮髻間的夜明珠，含笑問道：「知道這顆夜明珠的名稱嗎？」

「不知道。」

「它名叫『辟毒』……」

「啊！那就怪不得啦！」

「有它在我身邊，任何劇毒，都奈何不了我，區區的迷魂香帕，又能有甚麼作用。」

「那麼，方才你爲甚麼要故意裝成已被迷倒的樣子？」

「讓妳先高興一下，不也是很有意思嗎！」

上官如玉輕輕一嘆，道：「是我太大意，方才我該趁機加點你的穴道。」

朱天佑笑道．「那也沒有用，妳一開始走向我身邊，我就施展移筋易穴的功夫了。」

「高明！」上官如玉苦笑如故地道：「看來，你早就知道我這個上官玉是假的了。」

朱天佑道：「不錯，我不但早知道妳這個上官玉是假的，也早就知道三名縣捕頭是經過改裝易容的冒牌貨。」

「既然早已知道我是假的，爲何一直到現在才揭穿我？」

「因爲，我要讓妳在毫無警惕的情況之下，才便于趙局主和白姑娘營救欽差大人的工作能夠順利完成，且能收事半功倍效果。」

上官如玉沉思着道．「我自信我的行動絕對謹慎，上官玉那夥人中了我的暗算，已一網打盡，不可能走漏消息……」

朱天佑截口笑道．「妳太低估當今皇上了，妳作夢也不曾想到，除了上官玉那批人之外，皇上還派了另一名心腹高手暗中保護，而那個人，連上官玉也不知道的哩。」

朱天佑口中的「那個人」也就是方才在山神廟前，由積雪中鑽出來，緊躡在趙

公明、白君玉後面，那位滿臉憂容的短裝漢子。

此人姓胡，名剛，是永樂皇帝朱棣駕前的三品帶刀侍衛

由于他奉命暗中護駕的上官玉神秘失蹤，儘管已請來朱天佑這樣的高手；但兵凶戰危，未來吉凶難卜。

所以，他當時的憂容滿面，也是很自然的事。

×　×　×

上官如玉「哦」了一聲，道：「那個人一見他所暗中保護的人失了踪，立即向京城求援？」

朱天佑道：「不是向京城求援，而是向湖南省的都指揮使李將軍求援，由于發生在這兒的兩屍三命姦殺案的苦主與我淵源極深，我正準備暗中插手，于是，在趙局主的協調下，我這個江湖浪子就臨時客串起湖南省的總捕頭來了。」

上官如玉道：「你到茶洞才不過半個多月，就將兩大奇案的來龍去脈都查得這麼清楚？」

「不！如果連欽差失踪一案算上，應該是三大奇案。」朱天佑含笑說道：「至于時間方面，我認為半個多月，已經是浪費太多了。」

上官如玉冷笑道：「你認為趙公明那批人，一定能完成任務？」

朱天佑道：「當然，由于妳認為軟禁上官欽差的地方很秘密，看守的人實力也較差，所以，我斷定他們一定能完成任務。退一步說，即使他們不能完成任務，我已制住妳，也等于是完成了任務：：」

白君玉的嬌笑聲，已在十多丈外傳過來。

朱天佑揚聲喝道：「白姑娘，當心暗算，通道中還有三個強敵。」

朱天佑口中的「三個強敵」，也就是不久以前上官如玉支走的那三名假冒的錦衣衛。

朱天佑話聲未落，金鐵交鳴之聲連傳，只聽白君玉冷笑道：「鼠輩找死：：」

前後也不過是喝一杯熱茶的時間，三聲慘號相繼傳出，便一切歸于靜止。

接着，只見白君玉一馬當先，首先出現。

接着，趙公明、翁大元也快步走了過來。緊隨後面的是一名冷艷無雙的少婦，兩名青衣使女、八名勁裝大漢。

那美艷少婦就是永樂皇帝的寵妃兼欽差大臣上官玉——眞正的上官玉。

兩名青衣使女是宮女改裝。

八名勁裝大漢，也自然是正牌的錦衣衛高手。

白君玉首先嬌笑道：「朱大哥，這兒都解決了？」

「是的，都解決了。」朱天佑轉向上官玉笑問道：「我該叫妳欽差大人，還是叫妳師姊呢？」

上官玉白了他一眼道：「你還好意思調侃我！」

白君玉一雙美目睜得大大的，瞧瞧上官玉，又瞧瞧朱天佑，口中卻訝問道：「你們還是師姊弟？」

「難道不可以。」朱天佑含笑接道：「這也是我管這宗閑事的另一主因啊！」

接着，又向上官如玉一笑，道：「師姊，不是我又調侃妳，江湖人是不適合在官場中混的，像妳，如果不是貴為皇帝的寵妃，又何至于減低警覺，而導致陰溝裏翻船。」

上官玉嫣然一笑，道：「你這是教訓我？」

「豈敢！」

「我要罰你，你服不服？」

「那，倒要看妳如何罰法了。」

「罰你同我進京面聖，也讓你嚐嚐官場中的滋味。」

「謝啦！師姊。」朱天佑連連搖手笑道：「我的責任已完，善後事宜，恕我不再帮忙，再見：：：」

他邊說邊退，說完，陡地一個車轉，向洞外疾奔而去。

白君玉揚聲嬌呼道：「朱大哥，等一等啊！……」

趙公明一把拉住拔腿就追的白君玉，笑道：「痴丫頭，別急，他走不了的。」

白君玉掙扎着頓足嬌嗔道：「還說走不了，人都不見了呀！」

趙公明道：「妳知不知道，茶洞王苗亮父子都已伏誅？」

「怎麼不知道，方才翁老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妳也知道苗亮是妳朱大哥的救命恩人？」

「哎呀！人家急都急死了，您怎麼儘問些廢話！」

趙公明道：「我老人家不是說廢話，妳想想看，以妳朱大哥的為人，他是不是該去主持苗家的喪事，並協助辦理善後事宜？」

一語提醒夢中人。

白君玉「哦」地一聲，焦急的俏臉上，浮現一片喜色。

趙公明又道：「所以，妳只要守在苗家附近，我老人家敢保證，妳一定能找到他。」

白君玉抿唇微笑，沒有接腔。

上官玉握住她的柔荑，笑問道：「大妹子，妳眞的那麼愛他？」

白君玉一聳瑤鼻，道：「才不哩。」

上官玉笑道：「我是過來人，女兒家口中說『不』，就是表示已經愛得要命了，是不是？」

白君玉低垂螓首，俏臉上一片酡紅，默默不語。

趙公明呵呵大笑道：「這下子可說到妳心坎裏去了。」

上官玉又含笑說道：「我那師弟已經是老大不小的了，但他一向就是一匹脫韁的野馬，沒人管得了，大妹子，妳的心事，包在我的身上完成，但妳必須先準備一套功夫，以便以後好好的管束他……」

白君玉頓足嬌嗔道：「你們都尋我開心，我不來啦！」

說完，猛地一掙，掙脫上官玉緊握着的她的左手，一溜烟似地向洞外跑去。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黑幫（上）

楊威·文
盧令·圖

遠來異鄉客　金陵訪友

于福赤手空拳走進金陵。

人不可貌相，對于福來說正是這樣。

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二十四五歲上下，不算矮也不太高，衣着平常，像貌普通，言行舉止也和常人無異，他的一切都不易令人注目！

混在人羣中，人家不會發覺他的存在，因為太普通了，所以，大家極易忽略過去！

這是最了不起的隱身法！

他不快不慢，混在人羣中，在大街上走。

「平安鏢局」是一塊金字招牌，二十年來，在大江南北通行無阻。

趟子手老趙，在鏢局裏資格最老，從開張到現在，他沒有請過假，平安鏢局威震綠林，有今天的地位，他也感到有份殊榮！

這時候，他正在昂首闊步，好像皇帝巡視屬國，顧盼自豪，氣概不可一世！

突然，他看到于福已朝着平安鏢局走去！

「呔，站住！」老趙嗓門兒又響又亮，到也威風十足。

于福依言站好，怔怔地望住老趙吶吶道：「大爺，是叫小的麼？」

這口吻，好像是做慣下人，老趙本來神氣十足，這時更加威風凜凜，喝道：「幹什麼的，在街上亂闖。」

「小人是送信的！」于福依然是恭敬有加。

「嗯！」老趙心內感到很滿意，語氣立即緩和多了，問道：「可是送到平安鏢局！」

「正是！」于福答應了一聲，似乎想到什麼，立即道：「你老是平安鏢局的大鏢頭！」

老趙聽了，心內有點不是味道，趟子手與大鏢頭似乎還有段距離，以他如今所扮演的神態，只好來個默認，含糊道：「你找那位！」

「鐵筆神判俞德先俞鏢頭！」于福恭敬道。

「哦，老俞呀，好，交給我好啦！」

趟子手老趙只好暫時連稱呼都改了。

于福神色越發恭敬，伸手從懷內掏出一封信，呈上老趙手內，口內忙道：「有勞，咦，還未請教大鏢頭尊姓。」

「我姓趙！」趟子手老趙心內暗自嘀咕，這小子日後來到鏢局，拆穿西洋鏡，那可有點尷尬。

「原來是趙大鏢頭，日後可要多多照顧小的！」于福恭敬道。

「沒有問題，隨時找我！」趟子手老趙沖口而出，他自己也感覺到眞個威風八面，是個人物了！

「好，趙大鏢頭一定很忙，小可不敢多打擾，再見！」于福恭敬行禮後，轉身走開。

「有空來鏢局坐坐！」趟子手老趙隨

口敷衍。

「一定！」于福的聲音在前面响起。

鐵筆神判俞德先，是平安鏢局的皇牌鏢頭，除了總鏢頭震三關宣化仁及子母乾坤錘左雲軒，平安鏢局二十名大鏢頭，要算他武功最扎實。

像他這樣的武林高手，在江湖上自然是名頭响亮，遠近知名。

所以，像今天這樣，朋友送封信來，自然是普通不過的事情。

趙子手老趙這時，恭恭敬敬的將信交付後，望住這位四十來歲的鐵筆神判俞德先，希望他賞點什麼或嘉獎幾句，到底人家是大鏢頭，說句話已够你趙子手享用不盡了，所以老趙今兒心情極愉快。

拆開信封，鐵筆神判俞德先抽出信紙，不知上面寫的什麼，鐵筆神判俞德先面色大變，隨即放入袋中。

「俞鏢頭，有什麼不對麼?」趙子手老趙低聲問。

「沒有什麼！」鐵筆神判俞德先口內如此說，面色依然掩飾不了心內的激動，像他在江湖上闖過，那怕是龍潭虎穴，刀山劍樹，也未露過怯意，今兒一封信，難道有什麼兇險不成！

趙子手老趙跟這班老江湖二十年，察言辨色，也知道事不尋常，莫非是江湖上的仇家尋來此處，以鐵筆神判俞德先一身卓越武功，還怕誰去！

由於以往事事順利，即使有幾個黑道好漢尋仇，也是落個灰頭土臉逃去，趙子手老趙暗自思忖，也就算了！

鐵筆神判俞德先竟自出門，直往關帝廟走去。

在金陵，這關帝廟可算得是鬧中帶靜，鐵筆神判俞德先自然很熟悉，但對方不知是什麼來歷，只在信上寫明關帝廟、午時。沒有下欵，只將他鐵筆神判俞德先寫上，這封信透着古怪，看來不是好路道。

但是，鐵筆神判俞德先闖蕩江湖，橫行大江南北二十餘年，未嘗敗蹟，自然不會害怕，故而他未將此事告訴鏢局其它人，竟自單槍匹馬赴約！

只個把時辰，他已走進關帝廟。

他裝着若無其事，緩緩走進廟門。

靜蕩蕩的，廟內沒有一個人。

鐵筆神判俞德先不動聲色，像遊覽古蹟一樣，在大殿上轉了一圈，然後往後殿緩緩走去！

表面上若無其事，暗中已在全神戒備，江湖上什麼人都有，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不能不小心。

但是，整個關帝廟走完，未遇見一個人，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可能是人惡作劇，開玩笑吧！」鐵筆神判俞德先心內如此想，立即想打道回府。突然院子裏有了一人，不知他從那裏冒出來，當先毫無徵兆，以鐵筆神判俞德先一身武功，聽覺何等靈敏，竟未發現此人由何而來，這是何等令人驚駭之事！

「俞大鏢頭，你果然來了！」

鐵筆神判俞德先仔細辨認，院中這人年紀很輕，二十四五上下，像貌平常，毫無異處，相信以前從未見過，當下抱拳道：「閣下似乎面生得很，何事見召？尚乞明示！」

「哦，小可于福，只不過一名下人，奉主人之命，約俞大鏢頭來此一談！」于福笑道。

「貴主人是……」

「平安鏢局在大江南北，二十年未出過事，這是何等難得之事，敝主人知道，這是鐵筆神判威名所致！」于福和婉道。

「閣下還是說出你主要目的，還等好聽的話俞某不願與聞！」鐵筆神判俞德先莊容道。

「很好，到底與常人大不相同，小可只好直說了！」于福笑笑道。

雖然如此，仍然未說出此行目的，鐵筆神判俞德先雖然尚未知道對方來歷，但多年的積歷經驗，知道此人必然非同小可，所以全神戒備，凝神靜聽。

于福神態依然絲毫未變，看起來像酒樓上的小二，也像做生意的老闆，無論你心內怎樣想，他都相像，僅只此點，已令得鐵筆神判俞德先心內越來越震駭！

「這地方很幽靜，我想先討教幾招，然後再說吧！」于福從容道。

「比試拳脚呢，還是較量兵刃?」鐵筆神判俞德先平和問道，如果在平時，他決不會隨便與人動手，今天已落入人家算計中，不知道對方有何打算，所以只想在武功上摸摸對方來歷，然後再說。

「隨便吧，客隨主便，俞大鏢頭作主好啦！」于福仍然很平和回答，臉上那慣常的微笑，令人看來倍感親切，像一位多年老友相逢，喜氣洋洋。

俞德先一生時間，全部化在判官筆上，依理說，他不能動兵刃，但今日他感到這少年人的平和笑容內，蘊含着殺機，可想而知，對方決非庸手，必然是一位絕頂高手，俞德先一生謹愼小心，自然不會意氣用事！

好半晌，鐵筆神判俞德先反覆思考，才開口道：「本來比拳脚比較好，但俞某一生，只學過幾招判官筆，沒有辦法，只好拿來獻醜！」

「鐵筆神判，在當今武林中，威名赫赫，今日有緣領教神筆絕招，也算是三生有幸，請！」于福抱拳爲禮。

俞德先一向沉得住氣，這時見對方竟然想以空手過招，的確心內暗怒，鐵筆神判在江湖上，二十多年，未逢敵手，多少武林名家，也不敢輕視，這小子莫非初出道，不知天高地厚。

不管俞德先心內如何想，于福依然微笑站着，似乎等待對方出手。

鐵筆神判俞德先極其愼重取出判官筆，暗吸口氣，將全身眞力提到十二成，口內一聲：「有僭！」身形微幌，判官筆輕點，完全是試招性質。

于福連眼皮都未撩一下，那笑容令人看起來，不知有多可恨，鐵筆神判俞德先仍然不敢用狠招，只是在防守上全神戒備，雖然對方可能是絕頂高手，但也可能是初出道的弟子，自己如果易失，傷了對方，惹起對方師門尋仇，那可得不償失。

五十招過去，二人依然在遊鬥！

于福完全未採取攻勢，即使有攻勢，那也是爲了防守上的需要。

鐵筆神判俞德先越來越難過，對方的武功，看不出什麼門路，但在相應的提高

，自已攻勢越強，他的反應也強，自然而然，令人有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好！」這一來，鐵筆神判俞德先激發了好勝心，大喝一聲，絕招源源施出，只聽見嗤嗤之聲不絕！

于福臉上的笑容依然未變，身形在密如驟雨般判官筆招式下遊走，絲毫不現凝滯呆痴，從容應付，遊刃有餘，更氣人的是尚未全力反擊！

鐵筆神判俞德先心頭火發，暴喝如雷：「再試試這招！」判官筆上絕招全力施出，「巧取豪奪」、「繁星滿天」、「千重波濤」，這一來，頓時殺氣漫天，大有風雲變色，鬼哭神號，天地充滿了肅殺！

鐵筆神判俞德先威震江湖，果然有其不凡造詣，判官筆下，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集中焦點，往于福冲擊，下手絲毫不容情。

突然，于福身形一凝，臉上笑容不見了，他整個人變了！

誰也想不到，一個人的變化有那麼大，于福就只那麼微微一凝神，整個人立即像天神一樣，威勢赫赫，有股莫能抗拒之氣勢！

鐵筆神判俞德先大驚，但他全力施爲之下，有進無退，而且去勢極快，電光火石之下，判官筆已雨點般猛擊過去！

于福右手伸出，很簡單，很清楚！

可是，鐵筆神判俞德先那雙判官筆已經主客易位，落在于福手中！

這是什麼武功，鐵筆神判俞德先雖然親身經歷，仍然不相信，他有點迷惚，這是做夢麼！

于福又恢復了那平庸的神態，臉上又露出慣常的微笑。

過了好半晌，鐵筆神判俞德先才回過神來，他猛力搖了搖頭，好像能把這不合理的事實，從腦袋裏趕出去，事實上，他已清醒過來，知道這不幸的事實，經已不容易改變。

他的失敗也註定了！

在江湖上，本來是刀口上混的生活，成與敗、生與死本不算什麼，鐵筆神判俞德先當然知道草莽中奇人異士，不知多少，他看得很開，早已有了心理準備，所有今天面臨敗蹟，並無多少傷心感覺！

「俞鏢頭！」于福這時輕輕叫了聲，臉上露出很誠懇的神色，沒有絲毫笑容。

「閣下有什麼事，儘管吩咐！」鐵筆神判俞德先頹然道，對方武功太高，即使反抗，也無法可想，不如光棍點，反而好些。

于福從懷內取出一張紙，雙手呈上。俞德先心內滿腹疑雲，接過紙張，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于福是我好兄弟！」下首署着烟酒散人。

這時候，鐵筆神判俞德先神情激動，一把抓住于福右肩急道：「你爲何不早說，既然是與他老人家有關，怪不得小兄弟有此神技，我輸得不冤枉！」

「我這是不得已，假如俞兄不清楚我的武功深淺，許多事很難進行！」于福莊容道。

「好，今日能見識到兄弟絕世神功，那也算開了眼界，兄弟有話只管吩咐！」鐵筆神判俞德先高興道。

「烟酒散人的心意，諒來大哥一定明白，我只不過代他執行，三日後，我們再在此處相集，詳細商討對策！」于福緩緩道。

「好，就這樣辦，再見！」鐵筆神判俞德先爽快地答應，立刻由後門走出。

如果在平時，鐵筆神判俞德先少不免要請于福上酒樓，痛痛快快喝上三斤酒，但今天却不能够，他們要做的事實在太過兇險，所以二人行動，自然要秘密些好。

于福望住俞德先離去的空間，心內又泛起烟酒散人的面容，這到次金陵，就是他老人家的心意，只是此行任務兇險無比，雖然于福習得一身上乘武功，想想對手，實力仍然是相差太過懸殊！

但是，于福既來金陵，就抱定幹到底的主張，對方勢力越大，害人愈多，自己既然知道，一定要盡力去同對方拚個明白！于福正在沉吟着，如何着手進行，突然，三條人影凌空降落，其中一人正是趙子手老趙！

「正是他！」趙子手老趙指着于福叫道。

于福定神望去，另兩人都是五十歲左右年紀，神態威武，氣度非常，看來不是簡單人物！

「在下宣化仁，這位是子母乾坤錘左雲軒，朋友落足金陵，是否與敝鏢局有關呢！」

于福暗道，原來是平安鏢局的總鏢頭及鏢頭，他們大概懷疑自己來意不善，會陷害鐵筆神判俞德先，所以趕來相救！

趙子手老趙此時仍然神氣十足，怒喝道：「我們總鏢頭問話，小子，你可聽到麼！」

「于某到金陵，與平安鏢局完全無關！」于福抱拳道。

「俞鏢頭呢，他走進廟門，並未走出去！」趙子手老趙怒道，似乎認定是于福害死了。

「我怎知道他到那裏去了！」于福也來個不認。

「嘿嘿，好小子，你早上交給俞鏢頭一封怪信，約他來關帝廟相見，俞鏢頭一見，立即趕來，我見他愁容滿面，才知不對，找到那封信，立即知會總鏢頭，俞鏢頭就不見了，看來你小子定然施出鬼計害死了！」趙子手老趙手指幾乎指到于福鼻尖上。

「俞鏢頭已經回去，你們到鏢局就可以見到他！再說，鐵筆神判是何等人物，我怎能對付得了他！」于福笑道。

這話不錯，在場之人心內的確有信心，于福外表平常，毫無特級高手風範，再說，鐵筆神判俞德先一身武功，二十年行走江湖未逢敵手，豈是容易給人害死！

「嗯，你小子鬼鬼祟祟的一定不是什麼好路道，我們總鏢頭及左鏢頭在此，你老實的說明來意，免得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時懊悔就來不及了！」趙子手老趙神氣道。

「大鏢頭越說越過份了，你們好像審賊似的，我到底犯了什麼罪，總也有證據才行！」于福笑道。

趙子手老趙這時臉上一紅，大鏢頭三字令他有點受不了，而且當着總鏢頭面前

，更加受不了！

「好，這位老弟，看來也是武林中人，今日既然碰上，也算是有緣；恕左某冒昧，想討教老弟幾手絕學！」子母乾坤錘見言語上套不出對方底細，決定用武功試試深淺，這小子許多地方透着邪門！

「看來，我不答應也不行，只好捨命陪君子！」于福微笑道，絲毫未露怯意。

「哈哈！」子母乾坤錘仰首打了個哈哈，緩步上前，心內也暗暗驚疑不定，對方外表看不出有武功模樣，此時氣定神閒，令人莫測高深，莫非眞是位絕頂高手不成，口內仍然平和道：「閣下是藝高人胆大，左某就討教幾手拳脚功夫吧！」

「請吧！」于福這回連客氣話都懶得說了。

子母乾坤錘左雲軒心頭暗怒，他認爲于福只不過是剛出道的後輩，只是學了三招兩式，在他這樣老前輩面前，也應該謙虛點才好，誰知對方竟然客氣話也沒有一句，就準備交手，這如何不氣！

兩人對峙着，約有半盞茶時分，仍然毫無動靜，于福臉含微笑，毫無緊張神色，似乎等待對方先出手。

這一來，令得乾坤錘左雲軒更火，他決定給這不知天高地厚小子一點厲害，喝道：「看掌！」右掌倏劈，不待招式用老，改劈爲指，幻起六道指影，罩住對方上盤十二大穴。

于福雙眼盯着手指，似乎在看把戲，笑容絲毫未退，似乎不當一回事！

乾坤錘左雲軒心內大怒，暗中催動勁力，去勢更快，已經沾着衣襟，正是胸前膻中穴。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于福上身微微往前仰去，看去極慢，只是時間拿捏得巧妙，在間不容髮之中，避開了致命一擊！

「好功夫！」乾坤錘左雲軒吼叫如雷，雙掌有如疾風迅雷，狂風暴雨般全力出擊！

于福身形搖擺不定，正像狂風中的弱草，任憑摧殘，毫無還手之力！

五十招過去，只不過霎眼時候，在塲幾人，除了趙子手老趙，震三關宣化仁及乾坤錘左雲軒二人，心裏暗自震駭，這少年雖未還手，僅此身法，已是武林中從未見過的絕學，看來對方大有來歷！這到底是誰人門下呢！

「雲軒，用兵刄！」震三關宣化仁出聲道。

「好！」子母乾坤錘左雲軒正中下懷，這少年身手極高，在拳脚上想勝他，只怕很難，所以用兵刄，或有可能勝過三兩式，那時也可趁機收手！

颼颼颼，子母乾坤錘果然不同凡响，雙錘破空飛出，威勢赫赫。

于福那套身法實在太好了，在子母乾坤錘攻擊下，仍然游刄有餘，從容閃避！

這時，子母乾坤錘左雲軒已經騎虎難下，全力攻擊既不能制勝，想停手吧，實在是羞刀難收！

于福似乎抱定宗旨，就是不還手！

「小子，你就只學會了逃避的功夫，不敢還手麼！」趙子手老趙叫道。

「朋友，施展幾招絕學，也好叫我左某人輸得心服口服！」子母乾坤錘左雲軒大聲叫道。

「好吧，你們一定逼我，只好獻醜了！」于福淡淡道，臉上笑容絲毫未變。

這句話聽來很平常，但在子母乾坤錘左雲軒耳中，不下於晴天霹靂，對方出手，一定不是好吃的果子，當下急採守勢，子母乾坤錘全力施展，將全身要穴，守護得風雨不透！

于福微微一怔，隨即踏前兩步，左手緩緩抬起，似乎看準了目標，伸手過去！

颼颼颼，子母乾坤錘迎胸十二錘，只要有一下中招，非死即傷，左雲軒已在捨命了！

于福那隻手仍然緩緩逼進，先頭還不怎樣，十二錘攻擊中，那隻手連姿勢都未變一下，就像有形無質，乾坤錘明明打中，就沒有碰着！

「呀！」趙子手老趙驚叫。

震三關宣化仁一生中經歷過多少怪事，但像今天這樣，似乎碰到位鬼怪，武功竟然失去效用，見左雲軒形勢危急，叫道：「快退！」

于福身形欺近去，已抓了乾坤錘，左雲軒正想用力往後拉，于福却沒有用力，趁機放手，微笑着，若無其事站在原地。

這時候，左雲軒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敗在這少年手中，實在無話可說，只是自己太過，以爲年少可欺，誰知是這樣的結果呢！

震三關宣化仁又何嘗不是暗自震駭，這少年看來是剛出道，竟有此絕世奇技，自己下場，一樣無法取勝，平安鏢局經過許多大風大浪，今日莫明奇妙，敗在這少年手中，不知是運數所致還是其它原因。

「朋友，如今左某認輸，有什麼過節，可以說了！」乾坤錘定了定神，立即說話，探明對方到底有何用意。

「我們根本不相關，是閣下一再相逼，才動上手，什麼過節不過節，我根本不懂！」于福怔怔答道。

震三關宣化仁與子母乾坤錘左雲軒二人，彼此望了望，心內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回事，心念急轉，震三關宣化仁抱拳道：「既然如此，宣某只好告罪，日後有空，請來平安鏢局，沒其他好招呼，水酒三杯，請閣下喝個痛快。」

「多謝總鏢頭，我一定去叨擾！」于福拱手爲禮。

「後會有期！」震三關宣化仁微一抱拳，立即轉身朝前殿走去。

子母乾坤錘左雲軒及趙子手老趙也相隨走出。

于福望住二人匆匆離去的背影，面含微笑，似乎心底已有了計較。

金陵是一個繁華地方，于福自由自在在城中遊覽，佳餚美酒，任意吃喝。

第三天，便已感覺到有人跟踪，反正要與對手接觸，自然不怕什麼，只是覺得太慢！

一直過了十天，仍不見什麼動靜，于福暗笑，對方沉得住氣，大概不願招惹強敵，自己必須再給他們幾下狠着，才能激出他們的火！

他們不動，自己可以採取主動！

黃昏，夕陽照得半邊天都染成血紅，歸鴉的叫聲顯得特別悽切哀苦。

于福施施然走到一所大院子前面。祗見前後左右躲在暗中的人頓時緊張起來。

于福溜了兩個圈子，又折向左邊的小路上，看來好像是散步，只不過碰巧來到此處而已！

大院子裏的人，一片劍張弩拔緊張神色，全神戒備，整晚不敢睡覺！

兩天後，大院內的人才稍放鬆，他們一致認爲，于福在門口的出現，只不過是偶然，並非有意！

武功無敵手 深入虎穴

五更，大廳上燈火輝煌，坐在上首的大漢，看來就像座鐵塔，他正是武林中威名赫赫的泰山石敢當魯才；左手邊的老者，滿頭白髮，臉色紅潤，說起這老者的來歷，他就是三十年前，就橫行關內關外，未逢敵手的雪山神魔。今日也在這大廳裏，可想而知，這座大院，定然是個非同小可的龍潭虎穴！

左手並排的四人，襄陽四虎，來金陵只不過三個月光景。

他們坐在大廳上，似乎商討什麼大事，個個神色凝重，憂心忡忡。

「震三關宣化仁及子母乾坤錘左雲軒的話，是否言過其實，這小子二十幾歲，怎會有此神乎其技的武功，我實在不大相信！」泰山石敢當魯才道。

「平安鏢局在我們羽翼下，二十年未出事，他們就是有天大胆子，也不敢故意危言聳聽，只是摸小子來金陵，究竟有何目的，至今還是個謎，令人摸不透！」雪山神魔緩緩道。

襄陽四虎老大，飛天虎胡子明站起來道：「我們兄弟初到金陵，反正無人認識，由我們出面，試試這小子深淺，兩位前輩可以在一旁觀看，多少總可以看出這小子到底是何門派弟子！」

「嗯，這倒是個辦法！」雪山神魔點頭道。

「我不贊成！」

這聲音來得突然，大家急循聲望去，正是于福，屹立在大廳中間，面含微笑。

「你是怎麼來的！」泰山石敢當魯才怒喝。

「由大門進來的！」于福笑笑口道。

「大門口！」泰山石敢當魯才實在不相信，在此風聲鶴唳中，戒備何等嚴密，別說是陌生人，即使一條狗，也不容踏進大門半步，這少年說是由大門口進來，豈非令人奇怪！

「閣下既能在嚴密戒備中，進到此處軍機重地，無論是武功或智慧，當然是超人一等，我們最想知道，你今日來此目的，是友是敵，可以明確告訴我們！」雪山神魔到底是年紀經驗比較豐富，開口即問到重心。

「是友是敵，目前尚未知，我這方面很簡單，但你們這面如何，就有很大的商討地方！」于福笑道。

「照這樣說，閣下來金陵，尚在找尋適當棲身之處，老朽可有說錯！」雪山神魔臉上已露出笑容。

「正有這麼個意思！」于福微笑道。

「天下各家各派，門戶極多，閣下怎會選擇我們這個小門戶，莫非有緣！」泰山石敢當魯才道。

主人這話的意思很明白，于福的投入，可能是敵人潛入臥底，在一家帮派主人來說，這種顧慮是理所當然的事！

于福臉上依然掛着那慣常的笑容，聞言之下，轉頭望了後面一下，喃喃道：「我好像是個犯人，沒有坐位，站着給法官審訊，恐怕就要定死罪吧！」

「哦，失禮，失禮！看座！」泰山石敢當魯才大聲叫道，宏亮的聲音在大廳內迴蕩。

兩名大漢，瞬息抬來一張太師椅，放在客位上，然後低頭退出。

「請坐！」魯才伸手肅客。

「謝啦！」于福口內敷衍兩個字，施施然坐上去。

大廳內頓時靜下來，靜得連根針跌下都聽得到。

「閣下這身本領，只要是武林中的帮派，沒有不想羅致，今日先到我們這小地方，自然是歡迎還來不及，只是閣下要求的條件，一定也是相當高，不知我們是否付得起，這點希望閣下先說出來，我們斟量斟量！」泰山石敢當魯才宏聲道。

「我的條件很簡單，揚名立萬，待名成利就之際，已得到我的東西，目前我還未有所建樹，自然不能先開口說什麼！」于福笑笑道。

「很好，我代表盧三太爺先答應下來！」泰山石敢當魯才豪爽道。

說起這位盧三太爺，表面上是金陵鄉紳，德高望重，平生交結官府，暗中羅致江湖好漢，在金陵一帶，偏門財路，幾乎全在他統率之下。

平安鏢局二十年未出事，固然總鏢頭震三關宣化仁及二十幾名鏢師，都有關係，最重要就是盧三太爺的關照，黑道上的朋友賣上幾分面子，所以才會如此順利。

表面上，盧三太爺無帮無派，但在大江南北武林中，尤其是黑道上，具有極大勢力。

于福深明究竟，當日施展蓋世神功，將震三關宣化仁及子母乾坤錘左雲軒打敗，消息早已傳入盧三太爺耳中，自然而然，于福的身價相應提高！

盧三太爺頒下嚴命，遇到于福，不可會戰，今日于福親到門上，說明要投靠盧三太爺，泰山石敢當魯才雖然在此坐鎮，仍然不敢決定，只是敷衍着而已。

「來人！」雪山神魔突然高叫。

後廳立即有名管事，來到雪山神魔面前躬身道：「風老有何吩咐！」

「擺宴，我們好好慶賀一番！」雪山神魔道。

泰山石敢當魯才這時心內才放下一顆石頭，他雖然是此處坐鎮，掌管三家賭塲，兩家妓院，但雪山神魔才是眞正作主的人，有他一句話，等於是盧三太爺的口諭，于福的問題，無論收取與否都不是他能決定，但又不能不決定，眞個進退兩難。

如今，雪山神魔吩咐擺宴，自然是應許于福的加入，魯才心內才算透了口氣！

「慢來！」這聲音突如其來，令大夥兒駭了一跳，定睛看去，正是襄陽四虎的老大，飛天虎胡子明。

「胡老大，有何見教！」泰山石敢當魯才有點不高興，沉聲相問。

「這位于老弟，武功極高，兄弟自不量力，想討教幾手拳脚功夫，不知可否！」飛天虎胡子明抱拳道。

雪山神魔及泰山石敢當魯才，心內暗自大喜，雖然震三關宣化仁說過，這于福一身武功高絕，但沒有親眼看到，心內總是將信將疑，如今這飛天虎胡子明要試拳脚，正好看看對方底細。

飛天虎胡子明一說完，大廳內所有的人，全以希冀的眼光望住了于福，看他如何答覆！

于福緩緩站起來，微微笑道：「這是應該的，買貨的先看貨樣，這是天公地義的事！」

「哈哈！」泰山石敢當魯才打了個哈哈道：「于老弟，聽說你有一身極高明的武功，誰都想見識下，就以你老弟剛才神不知鬼不覺進入大廳重地，就不是平常人可以做到，如今相試，可不是考你，只是想開開眼界，可別見怪！」

「那裏話！」于福淡淡笑道，不以爲忤。

此時早有人將桌椅搬開，空出中間地方，可作比武之用！

飛天虎胡子明口內道了一聲：「請！」立即歛氣凝神，繞着對方緩緩的游走起來！

于福只是隨隨便便站着，根本不當一回事，臉上仍然掛着慣常的笑容。

飛天虎胡子玉心內暗怒，當下大喝一聲：「打！」右掌暗藏小天星掌力，往對方背心全力猛擊。

大夥兒眼睛全注意着于福，看他如何應付，誰知他沒事一般，絲毫不理！

這一掌如果打實了，別說是人，只怕一塊鋼板也要給打彎，他不閃避，是何道理。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于福上身微微搖幌了下，飛天虎胡子明那威力絕倫，奔勢奇快的一招竟自落空！

根本沒有人看清楚，于福如何閃開，表面上他好像未動過，飛天虎胡子明一掌落空，簡直是奇跡。

颼颼颼，飛天虎胡子明改變戰略，拳脚像狂風驟雨般密集打出，此時他只想打中對方，再不用重手法傷人，看他是否閃避得了！

但是，怪事發生了，于福屹立在狂風暴雨中，有如風荷擺柳，搖曳不定，飛天虎胡子明的手脚全給閃開了！

時間一久，大夥兒全看出，于福這套身法，已是武林從未見過的絕學，瞧他那種若無其事神態，眞個令人大開眼界。

百招過去，仍然是老樣子！

襄陽四虎中老二突然叫道：「姓于的，怎麼不還手，你只會閃避逃走麼！」

「好，我要出手了！」于福微笑道。

這話一出，飛天虎胡子明立刻緊張起來，攻擊的招式全部停頓，採取守勢。

于福右手緩緩伸出，一寸寸往前移動，那種慢法，只怕連烏龜也捉不到，更別說一位武林高手。

開始很平常，看不出奧妙，但是到後來，那隻手，將飛天虎胡子明所有退路，全部封住，無論往那裏逃，都無法閃避！

「呀！」襄陽四虎義結金蘭，其餘三兄弟見了這情況，忍不住驚叫起來。

就這樣莫明其妙，飛天虎胡子明胸前膻中穴，給于福掌心印了一下。

雖然沒有受傷，飛天虎胡子明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全部澈底崩潰，「托！」跌坐地上，垂頭喪氣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

「好功夫！」雪山神魔首先站起來鼓掌！

其它的人也跟着鼓掌。

但是，看得清其中變化的，只怕沒有超過三人。

襄陽四虎其餘三人，趕緊上前扶起老大胡子明，低聲問道：「老大，受了傷沒有！」

「我沒有事！」飛天虎胡子明頹喪地道。

「這小好莫非會妖法！」老二低聲問道。

「不是妖法，那是眞正的武功，當今天下，像這小子的武功，只怕不會有三個。」飛天虎胡子明頹然道。

「大哥，這小子如此狂妄，我們與他拚了！」襄陽四虎其餘三兄弟憤憤道。

在江湖上，只許勝不許敗，襄陽四虎老大今日敗在人手，在盧三太爺手下，實在無臉混下去，所以他們才會想到拚命！

「哈哈，襄陽四虎請坐下喝酒，這位老弟武功，實在太好，別說你們，即使老朽，一樣會敗，來來來，俗語說，一山還有一山高，心內別存着芥蒂，喝杯酒消消氣！」雪山神魔笑笑道。

襄陽四虎本來沒臉留下，但雪山神魔是何等身份，他都這樣說，飛天虎胡子明失敗，那簡直不算一回事，四人立即感到滿臉風光，心情也舒暢多了！

泰山石敢當魯才立即上前，伸手拉住于福右臂慇勤笑道：「今日你是主客，請上位！」

于福沒有顯出洋洋得意神色，平緩道：「還有這四位也是新到的客人，這位老人家齒輩俱尊，坐上座嘛，我決沒有這個胆！」

雪山老魔心內舒暢，襄陽四虎臉上也有了笑容，所有能上桌喝酒的人全感到風光！

在衆人一致推崇下，于福坐了上座。

三天，于福像鳳凰一樣，給人捧上了天。

于福心內知道，他們已派人知會盧三太爺去了。同時對他的身世也頗有懷疑。

這天晚上，大廳內也擺上豪華酒宴，主要對象就是于福。看來他們很重視這位年青高手。

酒足菜飽下，于福裝着微醉問道：「你們在金陵一帶，可有什麼對手！」

「哦，這個……」泰山石敢當魯才吶吶不敢回答，朝雪山老魔望去，希望他解答這難題！

「老弟問這個，眞是一言難盡！」雪山神魔似乎觸動滿腹心事，唏噓不已！

「風老這話是什麼意思？」于福愕然問。

「唉！」雪山神魔長嘆一聲，像受了無限委曲，半晌才道：「盧三太爺心存仁

厚，處處讓人，那班不開眼的混帳以爲我們好吃，得寸進尺，我們呢，又不敢違犯盧三爺心意，只好是打落門牙全血吞，一味死忍！」

「噢，誰這麼橫？」于福愕然問。

雪山神魔搖了搖頭，意思不想說。

「風老，于兄弟也是自己人，告訴他沒有關係！」泰山石敢當魯才低聲道。

「柳新城！開如意賭場的柳新城！」飛天虎胡子明道。

「老弟，你新到金陵，千萬別惹事，雖然武功高，但江湖上什麼花樣都有，防不勝防，別叫我們担心！」雪山神魔鄭重道，一副關心神態。

「多謝風老厚意，我知道！」于福笑笑道。

其實，盧三太爺恨極了柳新城，只是雙方旗鼓相當，勢力均等，幾次硬碰，都是落得兩敗俱傷，折了許多大將，依然是個不勝不敗局面。

在盧三太爺及其親信心目中，最好能有人出頭，給對方一場沉重打擊！

現在，于福的出現，正是最理想的人物，于福的武功太强，只要他出手，如意賭場好手一定會受嚴重挫折，不說全軍覆沒，最少也會傷亡一半！

再說，于福的來歷，也令人懷疑，只要他肯出手打擊如意賭場，最少可以相信，他不是對方派來的殺手，因種種關係，雪山神魔等都想攢掇于福去做殺手！

表面上，他們却在做戲，大唱反調。

于福心底早有打算，此時却裝着年青人爭强好勝，一定要去幹一場的模樣。

雪山神魔等人幾乎由心底笑出聲來！

第二天，又是黃昏時分，于福施施然走上大街上。

他好像在遊蕩，漫無目的地東跑跑，西幌幌，其實是向着如意賭場走。

前後左右，許多武林好手，雖然裝着若無其事，于福知道，他們是盧三太爺派出來的殺手！

毫無疑問，如意賭場是一座極其豪華的賭場！

于福一走進門，立即感染了賭場中的熱烈氣氛，賭徒們的眼睛全盯在骰子上、牌九上。

贏的人滿臉喜色，輸的人失意頹喪，好一副衆生像，于福暗暗嘆息，賭博害人不淺，多少人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全是賭場的害人原因！

在賭場內轉了一圈，于福最後停在骰子賭桌前。

「下注！下注！買大賠大！買小賠小！」寶官神氣的大聲吼叫。

看了三次，于福準備下注。

許多人立即緊張起來，如意賭場似乎也感覺到，賭場中似乎有了殺氣。

「一千兩買大！」于福微笑道。

「好，要得，買金賠金，買銀賠銀，下注！下注！」寶官整個人的精神全投入賭博中！

十次落注，每注一千兩，積累起來，是一萬兩，于福已受人注意！

他本人贏的錢有限，其它賭徒跟風，那才是一筆大數字！

二十注過去，賭場方面所賠出的數字，已相當可觀，其它賭枱的人漸漸湧過來，於是賠出的銀子更多，寶官的聲音已經嘶啞，雙手捧着寶盅拚命搖。

巡場的打手早就注意到！

但是，于福只是規規矩矩的賭，而且下注不大，外表上也是很平常，他們也就忍住沒有動手！

可是，時間愈長，問題愈嚴重！

于福的下注，從不落空，這是何等可怕的事實，再不採取行動，賭場只怕負担不起了！

他總是一千兩，很平靜，很穩定放下去！

突然，有幾名新的賭客湧到，贏了五記，其中一人猛地叫將起來：「你偷我銀子！」

衆人不由愕然，爭吵的正是新到賭客，高頭大馬，威風凜凜，顯然橫行慣了的人。

于福微微一笑，平靜道：「朋友，我只帶了一千兩銀子，下注二十四次，連本帶利，共二萬伍千兩銀子，有多一兩就算我偷的！」

這話一出，衆人暗驚，這少年莫非是神仙，只帶一千兩銀子，那是有十成十把握，才會如此下注：這大漢可能是賭場派來的人！

「好小子，你偷大爺的銀子，還要說謊，待俺好好教訓教訓你！」大漢說時，醋鉢大的拳頭迎面擊去！

于福紋風不動，大馬金刀坐在原位，拳頭正好擊在前額。

衆賭徒一陣騷動，以爲于福這下總會昏倒過去。

「哎喲！」反而那大漢叫苦連天。

「什麼事！什麼事！」幾名巡場打手匆匆趕來。

「這小子偷我銀子，還要打人！」那大漢惡人先告狀，反說于福打他。

「好大的胆，到如意樓來撒野，拿下他！」其中一名巡場喝道。

于福知道他們的圈套，懶得多說，只是望住他們，微笑不語。

衆賭徒立刻鼓噪起來，七嘴八舌叫道：「這傢伙胡說八道，賴人偷銀子，先動手打人！」

百把個人齊聲喝罵，聲勢極爲雄壯！

于福在大夥兒心目中，無異是財神爺，給人冤枉，自然帮着他說話，而且眞正的冤枉，衆賭徒當然會說一句公道話了！

「誰能證明這人清白，跟我到後邊去講！」一名精瘦漢子沉聲喝道。

很多人認得，這精瘦漢子正是如意賭場的打手，鬼影童子路如風，站在他旁邊的兩人，亡命鬼張宜，喪門神陸海山，左右兩邊，全是如意賭場的打手！

大夥兒看到這陣仗，知道不是好路道，許多人心底也漸漸明白，于福令賭場輸了錢，他們就想法子對付，這根本就是鬼計，講道理毫無用處！

尤其是鬼影童子路如風，要證人到後台，那就是要用强橫手段的意思！

試想，誰不怕死，錢固然好，命更重要！

沒有證人出來，衆賭徒漸漸走開，只剩下于福一人孤零零的站在衆打手中間。

「好小子，把偷的銀子吐出來！」亡命鬼張宜吼道。

于福微微一笑，和氣道：「要花頭，太麻煩，你不直接了當，痛痛快快做你們想做的！」

「好，給我打！」鬼影童子路如風喝道。

「颼！」一條人影疾衝入場，正是喪門神陸海山，悶聲不响，穿心脚直劈，存心要人命！

于福慣常的笑容，絲毫未減退，望住那穿心腿，好像在看着一朵花，帶有欣賞的意味。

但是，呼呼勁風中，穿心脚巳踢中胸口，眼看于福就要一命歸天。

「呀！」衆賭徒驚叫。

于福右手伸出，優雅而緩慢，輕輕推開那隻脚！

所有的人，不相信于福能逃脫這次刧難，那隻手想推開那麼有勁的一脚，似乎是做夢！

怪事立即出現，像魔術般，那麼緩慢，軟而無力的手指，在空中有效的阻止了那穿心一脚！

事情還不止此，喪門神突然像中了邪一般，翻身倒地，「哎喲！」之聲不絕！

像他這樣武功修爲的人，忍痛力比較强，瞧他額頭冷汗直流，似乎是痛澈心肺，受創極重！

這不可能的事，竟然發生了！

鬼影童子路如風心頭疾震，喪門神陸海山是受了內家絕頂氣勁傷害，想不到這少年貌不驚人，竟是武林高手，而且是絕頂高手！

「你小子弄鬼，試試俺的刀法！」亡命鬼張宜身形如風，欺前五尺，右手巳握着匕首，往前猛刺！

于福這回沒有讓，右掌揮出，亡命鬼張宜給打得飛了起來，「砰！」地聲响，撞在根柱子上，整個屋子都在搖幌，這一撞之力可想而知！

如意賭場衆打手才知道，于福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絕頂高手！

「好！」衆賭徒轟然喝采。

鬼影童子路如風只好挺身而出，緩緩抽出單刀，沉聲道：「朋友，請賜招！」

「不要客氣，盡力施爲！」于福笑着道。

「颼！」這一刀倏劈下來，勢疾勁足，最少有二十年以上的火候，原來鬼影童子路如風一身武功，也不是等閒可比！

于福連眼皮都未撩一下，待單刀劈至面前，右手微抬，食指及中指，巳夾住那柄刀刄！

這是什麼樣的武功，如意賭場的打手，自然識貨，他們眞不肯相信，鄉下佬的土小子，竟有如此不可置信的神奇武功！

「我們退！」鬼影童子路如風喝道，首先跑開，其餘打手也作鳥獸散！

「好呀！」賭客們高聲歡呼。

于福淡淡一笑，絲毫不以爲意，緩步朝門口走去，他以爲今日在如意賭場戲弄羣魔，也算是給對方一個小小教訓！

突然，後廳湧出二十名弓箭手，一言不發，颼颼颼射出密如驟雨的强勁箭枝！

于福不由大驚，身形展處，有如脫兎，朝前疾衝，雙手憑空一陣亂抓，令人不相信，漫天箭羽，一枝不漏的抓在手中！

弓箭手仍在繼續射箭！

于福悶哼一聲，雙手疾揚，手中箭羽紛紛飛出，無巧不巧，又將第二輪箭羽擊中，不僅阻住去勢，而且反回頭疾射，二十幾名弓箭手臂部中箭！

「哎喲！」「哎喲！」之聲不絕！

弓箭落地聲份外刺耳！

于福大怒，對方太過卑鄙；對自己個人用箭，還情有可原，但這班平常賭客，毫無武功，對方也毫不容情，一併射殺，可想而知，平時手段必然殘忍毒辣，今日好好給他們一個教訓！

大廳內衆賭客巳經呆住了！

一方面是駭呆了，另方面是于福的武功太過驚人，他們震驚中滲有極度與不相信情緒，所以都呆若木鷄般站立不動！

于福直衝入後廳，毫不留情，放手施爲！

只要碰到人，伸手就打，如果是武功平常的，將他打昏就算了；如果是武功比較好，立即廢去武功！

這時，于福全力施爲，雖有幾人，可以抵擋兩招，但也無濟於事，最後還是一敗塗地！

如意賭場後邊地方極大，經過一重院子，于福想放棄繼續攻擊，正要回身時，前面又有人呼喝，像是正在拚鬥之狀！

于福急循聲跑去，數十人正在作對兒厮殺，其中一部份正是盧三太爺的手下，本來沒有標幟，但襄陽四虎却是認識！

突然，于福內心又有了計較！

「于老弟，我們接應來遲，你沒有事吧！」飛天虎胡子明大笑道。

「多謝胡兄厚愛，我沒有什麼！」于福笑着回答。

「這是風老及魯大哥吩咐，說了老弟性子，一定是來如意賭場，立即派我們接應！」飛天虎胡子明朗笑道。

「你們好毒的心！」鬼影童子路如風拚命抗拒，但巳遍體鱗傷，看來遲早會死在飛天虎胡子明手下。

于福突然說道：「胡兄，放他們走吧，我們也應該早點回去，免得風老他們担心！」

「好，兄弟，我們聽你的，走！」飛天虎胡子明說停就停，招呼同來的殺手，班師回朝。

這一次，盧三太爺大獲全勝，如意賭場一敗塗地，其中最重要因素就是于福！

從此，在盧三太爺心目中，于福巳佔有極重要地位，如果佈眞心歸附盧三太爺，金陵巳在掌握中，即使大江南北，也可呼雲喚雨，爲所欲爲！

于福的忠心，仍然沒有澈底明白！

所以在盧氏屬下，對于福的一切，仍是表面上的禮貌而巳！

于福內心當然明白，他仍然裝着年少不懂事，行動上好像很輕率，毫無機心一般！

這天，于福獨個兒到大街上去溜躂溜躂！

他走着走着，肚內有點餓，於是走進家比較好的酒樓上去！

「于爺，請到貴賓房！」一身長袍馬

褂的帳房，恭而敬之在前面迎接，那神態，似乎在叩見皇上！

于福微微一怔，隨即處之泰然，跟着帳房走，連話都懶得問，架子擺到十足！

那眞是個好地方，寬敞、舒適而高雅，而且一面臨江隔水；室內擺了盆蘭花，益發襯出素淨脫俗！

一名十四五歲的女孩子，站立伺候！

三樣菜，一壺酒，于福不理它三七二十一，放開心懷吃喝，他似乎蠻有信心似的！

酒足飯飽，一壺杭州雨前龍井，那陣清香，令人實在感到愜意！

那小姑不僅聰明，而且十分美麗；不須吩咐，侍候得于福極端滿意！

這時，她悄悄退出去。

于福好像變了個人，連客氣話也沒有一句，好像這是應該的。

好半晌，他仍然不捨得走，這環境令人流連忘返，于福默默閉上眼睛，享受片刻的寧靜！

「于相公！」這聲音好甜、好美！

突如其來，令于福駭得跳將起來。急睜眼看時，房中巳站着位絕色少女，看樣子總有十八九歲，體態婀娜，神情靈秀清逸，確是人間難得一見的絕色美人！

那女孩子見于福呆頭呆腦的樣子，忍不住「噗哧！」一笑起來！

這一笑，就像春花初放，更加明艷不可方物，于福簡直不知人間何世，巳忘了世上的一切。

女孩子咬緊牙根，好像是拚命忍住笑，竟自在一張椅上坐下來！

好半晌，于福才定下神，心內暗罵自己糊塗，見了美麗女孩子，就這樣失神落魄的，成何體統！

那女孩子似乎看透于福的心思，這時才微笑道：「于相公在金陵很得意吧！」

「哦，窮忙，很無聊！」于福恢復了神智，立即回答。

「小妹藍天芳，今日見到于相公，可說是我們二人的幸運！」

于福實在聽不懂這話，茫然望住對方那雙明如秋水的妙目，希望從眼神中多了解些！

「前日大鬧如意賭場，于相公的大名巳在金陵傳開，江湖上也震動起來，大江南北，于相公巳是大名鼎鼎的少年英雄，可喜可賀！」少女藍天芳侃侃而談，似讚揚，神色中又好像諷刺！

于福臉上一紅，赧然道：「不是我多事，他們也實在太霸道了，所以才發生爭執，這種打架拚命的事，我最討厭，那天是逼不得巳！」

藍天芳噗哧一笑，媚態橫生，妙目望住于福，不言不語，過了好半晌，才嘆口氣道：「于相公，你的想法錯了，爭强好勝，打架拚命，那是匹夫之勇，可是鋤强扶弱，匡扶正氣，這正是除妖降魔的行爲，像你這樣胸懷正氣，身負絕頂武功傑出之士，應該全力施爲，伸張正義！」

這姑娘說得義正嚴詞，于福感到很慚愧，不知如何回答好！

「江湖上的險惡，于相公可能知道些，恐怕了解得還不够澈底，」藍天芳說到此處，略爲頓了一頓，又繼續道：「在金陵來說，如意賭場殺人不見血，而盧三太爺所作所爲，實在還要毒辣三倍！」

于福愕然，一位姑娘家，怎會說這話，莫非是盧三太爺派來試探他的吧，想到此處，立即笑道：「在江湖上混生活，各有各的方式，如意賭場也好，盧三太爺也好，大家爲自己飯碗，各施奇謀，也不算什麼過份呀！」

「哼，你的想法我明白，等會你跟我去瞧瞧，包你不敢爲盧三太爺說話！」藍天芳說到這裏，臉色頗不好看，心內似乎並不痛快呢！

于福暗自忖道：「難道盧老頭不法行爲，她眞知道一些內情麼！」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藍天芳說時，立刻站起身，不容于福說什麼，當先往外走去！

以往，于福從未像今天，享受過這樣好的飲食，看來藍天芳定然是有錢人家出身，才懂得這些！

既然吃了人家的，還有何話說，只好跟着去，跟班似的跟着，直往城外走去！

大約兩個時辰，地勢越來越偏僻，于福突然心頭一震，他巳聽出有人跟踪，而且是絕頂高手，在金陵，還未見過這樣的高手，到底是誰，莫非是一個陷阱？

嘿嘿，看看他們攪什麼把戲！

「颼……」一條人影越過，攔在路前面。

定睛看時，一名少年，神色冷傲，雙目神色充溢，顯然內家功夫頗有火候。

「你！你想……幹……什麼！」藍天芳見了這少年，臉色大變，巴巴結結道。

「嘿嘿嘿，你想逃走了！」少年冷峻道。

「我爲什麼逃，又沒有犯法，逃什麼！」藍天芳說時，眼淚直流。

正在這時又有十幾名漢子趕到，個個都有一身武功，于福暗自奇怪他的來歷，一時尙未清楚，所以站在旁邊不發一言！

「給我拿下！」冷傲少年喝道。

「小姐，你還是回去吧！」一名老者越衆而出，對藍天芳很客氣，但冷傲少年是主人，他的命令不能不聽，老者似乎感到爲難，所以希望說服藍天芳，免得動手，看情況，這巳是不可能的事！

「那有這麼多的廢話！」冷傲少年巳自不耐，又出言喝道。

「得罪！」老者不敢抗命，右掌箕張，往藍天芳右肩抓去，下手極有分寸。

藍天芳銀牙暗咬，一言不發，身形微矮，右掌疾劈，直擊老者心口，下手毫不容情。

但是，那老者右手去勢不變，左手趁勢拍出，奇快無比，堪堪扣住藍天芳的寸關。

于福冷眼旁觀，好像一個木頭人似的，無動於中。

「你逼良爲娼，强搶民女，早晚會遭雷劈！」藍天芳又哭又叫。

「嘿嘿，你不再聽話，那時，只好又要送到怡香院，懊悔就來不及了！」冷傲少年冷笑道。

于福本來不想理，他自己有目標，不願旁生枝節，開頭聽了藍天芳的話，將信將疑，此時經冷傲少年自己口內證實，他

們果然幹了這令人髮指的事，當下大怒，但仍然按下心頭怒火，決定辦完自己事，再來找他們。

「二少，我們回去吧！」老者低聲說道。

「嗯，將這小子廢了丟在陰溝裏！」冷傲少年說時，人已轉身往來路走去！

在他以爲，于福不過是一名鄉巴佬，還有什麼話說，殺了算啦！

于福抬頭四望，這地方十分荒僻，沒半個人影，正合自己心意。

正在這時，三名壯漢衝來，他們連話都懶得說一句，手中鬼頭刀猛劈，的確存心要命來的！

砰砰砰，三下响聲不大，但牛高馬大的壯漢全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咦！」冷傲少年及其餘衆人，這時才知于福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忍不住奇怪叫了起來。

「好小子，竟敢逞强惹盧二公子，嘿嘿嘿，今天要你知道死才是你最幸運的事！」又是那老者出馬。

于福暗自震駭，對方竟是盧二公子，這如何是好，反正事已至此，索性幹到底，當下立定主意，望住老者一言不發。

所有的人全圍上來，他們知道于福有一身武功，自然要來動手拚鬥。

「殺！」老者陡地一聲大喝，颼颼颼，鐵索揮動，全是毒辣已極的殺着！

于福雙臂疾振，手掌橫劈，那種快法，簡直無法看清楚，「拍！」地聲响，老者胸口中了一掌，往後就倒，等到人躺在地上時，口中才噴出鮮血。

「呀！」衆壯漢大感意外，忍不住叫了起來。

于福一言不發，身形疾展，下手極重，還不到幾個照面，壯漢全躺在地上，沒有一個活着！

只有盧二公子一人，仍然滿臉傲氣站着。

藍天芳大喜，她此時已脫離魔手，死裏逃生還不說，最高興是于福的出手，說明了他是一位俠義道人士，那才是最好的正義力量！

于福望着盧二公子，由於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根本無絲毫轉圜地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二人對峙着，沒有出聲，山風呼呼，天地充滿了肅殺之氣。

藍天芳死裏逃生，站在一旁，望住戰場上二人，心內好像打翻了調味瓶，酸甜苦辣，不知是什麼滋味！

場中二人，全是內外兼修的特級高手，定力與氣勢控制，也比一般武林高手强，所以二人雖未動手，形成的殺氣卻愈來愈强！

于福本來很有信心，但盧二公子的氣勢，却像排山倒海的波濤，挾着不可抗拒的衝擊力，迎面衝到！

吸吸口眞氣，雙脚却釘在地面上，于福表面上平靜安詳，絲毫不爲所動！

在武學上，這已到了歸眞返璞的境界，簡直立於不敗之地！

盧二公子向來自負，觀天下英雄如草芥，想不到今天碰到對手，心內也暗自震駭！

兩隻麻雀由南方飛至，投入二人身前空中，猛然間劇震了三四下，細小的身軀如隕星落地，渾身羽毛向下飛散，滿空飛舞！

「嗤！」一道燦爛輝煌的寒光沖霄飛起，漫天劍氣縱橫，盧二公子此時，已抽出柄寶劍，二尺七八寸長短，劍身是碧綠色，陰森可怕！

于福身形如風荷擺柳，搖曳不定，盧二公子手中劍輕靈飄逸，已深得上乘劍法奧秘！

三十招過去，劍招愈急，攻勢愈强，于福心內劇震，盧二公子此時所施展的，正是武林失傳已久的絕學——天禽劍法，威力絕倫，于福全力施爲，才保持不敗。

盧二公子心內更加震駭，天禽劍法，已施展出十成功力，當今劍道名家，相信也不容易與之抗衡，面前這鄉巴佬少年，還是赤手空拳，竟然從容應付，這是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雙方纏戰中，藍天芳只看得眼花繚亂，面前兩名少年，武學修爲已不在武林名家之下，一正一邪，勝負却影響極大！

時間久了，只怕要節外生枝，藍天芳暗自焦急，苦於無能爲力，只好站在旁邊乾睜眼望着！

于福似乎也看出危險，暗自一咬牙，決定施展出師門絕學！

「颼！」身形微頓，退出七尺，屹立地上，冷峻地望住盧二公子！

藍天芳也看出生死一瞬，正是二人決勝負之時！

于福臉上神光湛然，有種神聖不可侵犯神色！

盧二公子知道對方要施殺着，但他此時箭在弦上，不容不發，暗一咬牙，也施出天禽劍法中絕着——「鸞鳳和鳴」、「百鳥朝凰」、「足亂浮雲」，漫天劍氣，嗤嗤之聲不絕。

突然，于福雙掌微微抬起，穩定而緩慢推出，大約半尺光景，手掌幻出一層光影，是那麼令人不可置信，神妙無方，透過層層劍影，欺近身去！

盧二公子怪聲連連，拚命抗拒，但是，于福那隻手，就像有質形無，不受任何物質影响，盧二公子感覺上，就像待宰羔羊，無法逃生！

「噗！」那隻神奇的手掌輕輕拍了一下，盧二公子的心口衣襟跌下一片，大小正和于福手掌完全相合。

「你……！」盧二公子左手指着于福，搖搖幌幌，往前走了五六步，還想往前走，但已抬不起脚，「砰！」整個人跌倒，灰沙飛揚中，寶劍落地！

于福深深透了口氣，好像脫了力！

藍天芳趕緊上前扶住，柔聲道：「于相公，你可曾受了傷！」

「沒有！」于福茫然道。

「那我們快走吧，被人見了，又惹是非！」藍天芳見盧二公子及其手下，在于福手下全軍盡墨，這是保守秘密的最好法子，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乃是上上之策，所以出言提醒。

在于福來說，趕盡殺絕，對盧家人，不算過份，但他生性仁慈，心內實在不忍，所以此時十分沉痛！

藍天芳拉着他的手，在荒野中疾行，經過大約十里路左右，才到一處濃密樹林中。

「姑娘到此，莫非有什麼事！」于福此時心已定下來，見藍天芳對這地方很熟悉，此時又小心翼翼，怕給人發現似的，忍不住低聲問。

「這是盧家做的缺德事證據，你不妨小心看看！」藍天芳低聲道。

「好吧，聽你的！」于福此時已知藍天芳，不是盧家派來的奸細，而且聰明小心，江湖經驗十分老練，所以決定由她安排行程，反而好些！

藍天芳點了點頭，躡手躡脚往前走！

大約經過五十丈左右，隱約聽到人聲，藍天芳也停下步來，臉上已露出不安神色！于福一伸手，已抱住藍天芳，騰身躍到一株濃密樹葉的大樹上，撥開樹葉，往前觀望。

那是座極大院落，圍牆總有三丈高，外面很難看到裏邊的東西，但于福此時是站在大樹上，所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安全！

院內很多女孩子，十幾歲以至二十上下，全是姿色艷麗的少女，此時正在忙碌着。有的唱歌，有的跳舞，還有彈琵琶，吹簫，旁邊站着四名大漢，手提皮鞭，誰如果偸懶，皮鞭就抽下去，可憐那般花容月貌的少女們，飽受摧殘蹂躪。

「這是什麼？」于福問藍天芳。

「這些女孩子，就是盧老頭訓練的妓女，目前金陵第一流的妓院，首屈一指的妓女都是這兒訓練出來的！」藍天芳道。

「什麼！」于福叫起來，聲音不小！

「別這樣大聲，此處有獵狗，感應十分靈敏，我們雖然不怕，但此時尚不宜打草驚蛇！」藍天芳道。

「待我去救她們出來！」于福說着，就想跳下樹去，將那班豪奴們打個落花流水！

「慢來！」藍天芳急忙攔阻，「目前你尚不能洩漏身份，雖然這班女孩子受苦，仍然無生命危險，短時間仍然不會有問題，儘可把其它事做妥，今日我帶你來，只是證明盧家人做的事，滅絕人性，你千萬要認清楚才好！」

「唉！」于福嘆了口氣，道：「好吧，我們回去再說，別看了心內難過！」

兩人縱下樹來，緩緩走出樹林。

突然，三名黑衣人出現在前面。

「你們自盡吧！」爲首的黑衣人冷峻道。

于福定睛望去，此人又高又瘦，簡直是一枝竹竿，偏又黑又乾，雙手就像殭屍手爪，在幽暗林中，更加顯得陰森可怕！

藍天芳到底是女孩子，見了這怪人，心內自然而然產生怯意，縮到于福身後躲着！

于福心念動處，已知對方來歷，當下冷笑道：「湘西乾屍門，雲氏兄弟，也做了龜奴，眞叫人想不到！」

「殺！」高瘦子叱道，已當先殺到。

于福知道乾屍門弟子雙手奇毒無比，只要給沾着點，性命難保，當下不敢怠慢，攔腰抱住藍天芳，往旁閃出七尺，右脚倏彈，已將其中一人擊中，只聽得骨胳破碎聲，那人半句聲未出，顯然已眞去做鬼了。高瘦子微微一怔，似乎爲于福驚人武功震住，像個鄉巴佬的少年，臉上掛着淡淡的笑容，只一擧手，已將一名武林高手殺死，若非親眼看到，又有誰相信。

乾屍門剩下的二人，彼此望了一眼，心意相通，知道該怎麼做！藍天芳定下神來，小心四下觀望，一方面是防衛，另方面搜尋敵踪，她知道今日之事，至關重大，稍有錯失，那是有死無生的結果！

四下靜蕩蕩的，沒有半個人影！

颼颼颼，高瘦子雙手疾揚，乾屍門的黑虎釘，破空飛出，直往二人身上打。

他們知道黑虎釘的威力，奇毒無比，只要沾着邊兒，已在閻王殿報到，所以他們不需要認準頭；可想而知，這暗器之霸道之處了！

「嘿！」于福悶哼一聲，雙手拍出，手心發出一股强勁無匹的勁風，朝前捲去，黑虎釘一下子便碰在銅牆鐵壁上，猛地停住去勢，反向回頭疾射，去勢更快！噗一聲，已射入乾屍門的兩名高手體內。

乾屍門中弟子，登時身亡。

環視一周，看看沒有破綻，于福低喝道：「快走！」拉住藍天芳往左方疾馳。

回到金陵城內，于福與藍天芳約定，以後見面時，可到慶天樓相見，除非有急事，否則，還是少見爲妙，待盧家伏法之後，那又當別論！二人雖然見面只不過半日，心底下，已深深印下對方的形影，雖說是江湖兒女，這情的感受上，仍與古往今來的英雄豪傑一樣，依依不捨！

雖然沒有什麼親熱動作，但那悽迷的眼神，已說明彼此的心意！

到最後，于福咬緊牙齦，猛一頓脚，身形如輕烟般消失在林中。

回到大院內，仍然受到熱烈歡迎，雪山神魔風亭及泰山石敢當魯才頻頻慰問。

「老弟，今日玩得開心吧！」魯才笑問。

「燈紅酒綠，衣香鬢影，簡直是人間天上！」于福裝作鄉下佬入城，一副不勝嚮往神色。

「過幾天，待老哥陪你去逛逛，金陵好玩的地方，不是你們門外漢可以找到的！」泰山石敢當魯才笑道。

「哈哈，俺兄弟四人也可作嚮導！」飛天虎胡子明也露出神秘笑容。

「多謝幾位大哥好意，我一個到處逛逛，反而自在些；譬如說，要吃塊糖吧，你們在一起，我就不大方便，待玩熟了，那時你們再帶我去，比現在好多了！」于福隨便發表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見。

「哈哈……」幾人倒相信了，暢快地放聲大笑。

「明天，」泰山石敢當魯才突然神色一整，莊容道：「盧三太爺要見你！」

「哦，什麼時候？」于福心頭一跳，今天殺了盧二公子，以及十幾名高手，盧三太爺要是知道，那時就有好戲看了！

「中午時分！」魯才道。

「這是老弟的運氣，盧三太爺一定要親自見見，像老弟的英雄事蹟，他老人家讚不絕口，說要重賞，到時老弟別忘了我們才好！」泰山石敢當魯才道。

「我會麼！」于福急道。

哈哈……笑聲在大廳內迴蕩揚溢。

（下期續完）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著
培新・圖

名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驀然於途次巧遇言小語，兩人原是舊好，客邸相逢，在悱惻纏綿時，言小語的丈夫連環突然而歸，見此情形，亦不責備，因連環與李驀然是總角之交。翌日，分道揚鑣，李驀然來至月老祠，以前他曾與言小語在此對神盟誓，互訂終身。如今舊地重臨，佳人已屬沙咤利，面對月老神像，正在興嘆之際，突遭一蒙面人暗襲，在猝不及防下，左肩受傷，但他仍奮起反抗，卒將蒙面人打退，追至岸邊，終於不支昏倒。當他甦醒過來，發覺竟躺在綉榻上，且有大夫為他療傷，女婢為她照料，囑他安心養傷，大夫與女婢退出後，依稀遙見一美人在室外徘徊……

月黑風高夜　古剎救佳人

曲盡舞停人已醉

才七天，李驀然已完全痊癒，傷得雖然重，但是他內力深厚，加上服用的全都是珍貴的藥物，所以康復得很快。

窗外烟雨迷濛，簷前水珠點滴，李驀然負手窗前，望着窗外迷濛的烟雨，心頭一陣難言的惆悵。門開處，香香丁丁一捧着新衣鞋襪，一捧着食盤走了進來，看見李驀然不在床上，忙將東西在桌上放下，一齊走上前。

李驀然已回過身子：「兩位姑娘……」

香香搶着問．「公子，怎麼你不在床上休息。」

「是啊，公子帶傷在身，這樣站在窗前，吹了風，很容易又病倒。」丁丁隨即將窗戶關上。

李驀然感激的望了兩婢一眼，笑笑。「我已經全好了。」

「話是這樣說，還是要多些休息。」香香接一牽李驀然衣袖。「來，趁熱吃一些早點，那是我家小姐親自吩咐廚房弄的……」

李驀然心頭一動。「是了，你家小姐現在在那兒？勞煩引我去，好讓我……」

「不用了——」丁丁立即搖頭。「我家小姐並不是那種施恩望報的人。」

「那我怎過得意去？」李驀然方待再說什麼，丁丁話已經接上。「看公子也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人，又何必斤斤計較形式呢。」

李驀然只有苦笑。

× × ×

這一天也就在靜寂中消逝，那兩個侍婢進出了好幾次，侍候得無微不至。

李驀然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過得這樣舒適，反而非常不慣，他實在很想一見她們口中的小姐。香香與丁丁却絕口不提。

——是不是那天夜裏以手加額的那個人。

此念一動，李驀然眼前不由又出現那烟霧一樣迷離在燈光中的倩影來。

經已數天，印象却仍是那麼的深刻。

× × ×

更深人靜，月冷風清。

李驀然披着月光獨坐在書案旁邊，一卷在手，却總是看不入心。

夜風透過窗紗，吹來了一陣琤琮的琴聲。

李驀然從未聽過這曲調，只覺得琴聲悠揚悅耳，却透着一股濃重的哀愁，目光不由移向窗那邊。

窗外月色如銀，不遠處的一座小樓上隱約有燈光透出。

琴聲繼續，李驀然傾耳細聽了一會，終於忍不住將書放下，站起身子，移步到門前。

門外沒有人，李驀然將門拉開，步出走廊外，往琴聲來處走去。

× × ×

琴聲也就是由那座小樓傳出來。

很精緻的小樓，月光下有如一個婀娜的佳人，纖腰一束，楚楚可憐。

石階素白，垂在門前的那道珠簾月光斜照下，亦有如淚珠般閃亮，彷彿隨時都會滴碎在地上。

李驀然在石階上呆立了一會，終於上前將珠簾掀起，走了進去。

珠簾後是一個精緻的廳堂，每一樣陳設，顯然都經過一番心思。

香烟在廳堂中繚繞，濃淡適宜，令人嗅來心曠神怡。

那是龍涎香，燒在一個泥金猊內，金猊放在琴台旁邊的小几上。

彈琴的是一個白衣女人，玉手晶瑩如玉，那一頭金髮却是烏黑發亮，瀑布般披下來。

她面向庭院，背對李驀然，幽幽然坐在那裏，輕理琴絃，彷彿並不知道李驀然的進入。



燈光迷濛，烟香繚繞，月光正瀉在她的身上，使得她看來就像是那烟中月，水中花，那麼的美麗，那麼的迷離。

李驀然目光及處，一種熟悉的感覺就湧上心頭。

——這不是那次夜裏出現那個女人？

心念方動，琴聲已停下，那個女人隨即一聲歎息。

「縱使有花兼有月，可憐無酒更無人——」她的語聲比琴更動聽。

李驀然趨前一步，「姑娘若是要喝酒，那怕千百里，在下也賓夜趕去替姑娘買回來。」

那個女人應聲緩緩回過頭來，李驀然總算看到了她的容貌，那剎那心頭不由怦然一跳。

那個女人的美麗，實在是他平生僅見，言小語已經美麗的了，但是與那個女人比較還是要遜三分。

也許言小語年青一些，那個女人的那份成熟，却足以打動任何男人的心。

她笑笑。「你的傷怎樣？」

「全好了。」李驀然一頓接問。「姑娘相信就是這裏的主人。」

「公子可以稱呼我鉉姬。」

「在下李驀然，多謝姑娘的救命……在下……」

鉉姬截口道：「香香她們說得不錯，公子果然是一個很拘束的人。」

「姑娘既然這樣說，在下也就不客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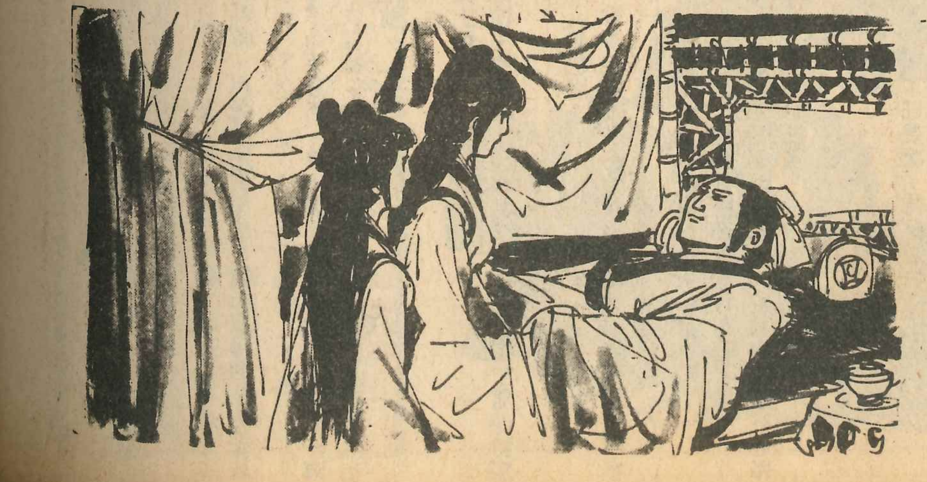
「這裏本就不是一個客氣的地方。」

「打斷了姑娘彈琴的雅興……」

「又來客氣了。」鉉姬又一笑！

李驀然轉問：「不知這附近那兒有酒賣？」

「這裏藏的酒，相信酒量最好的人，三年也未必能够喝完。」鉉姬悠然站起身，只可惜公子重傷方癒，否則必邀公子一醉！」



李驀然朗笑：「那並非傷在內腑，即使未癒，喝酒也沒有影响。」

鉉姬笑望着。「你很想喝酒？」

「很想。」李驀然不覺歎了一口氣。

「看來你也有很多心事。」

李驀然沒有作聲，鉉姬移步走到水晶**簾前，舉手一拉簾邊的一條繩子，**「叮叮」的一陣清脆的鈴聲立時响起來。





香香丁丁應聲出現簾外。「小姐有何特別吩咐？」

「備酒。」鉉姬吩咐一聲，回轉身來，動作之輕盈美妙，非筆墨能夠形容。

× × ×

晶瑩的玉杯，芬芳的美酒。

三杯再三杯，鉉姬酒量不在李驀然之下，**雙頰飛紅，看來就更美了。**

香香丁丁將酒放下便退了出去，也沒有再進來騷擾李驀然鉉姬。

兩人一見如故，酒喝多，話也多了。

「公子氣宇非凡，是必出於名門。」

「家師幽山古柳。」李驀然並沒有隱瞞。

「古柳瀟洒脫俗，有似公子。」

「姑娘莫非認識家師。」李驀然甚感詫異。

鉉姬搖頭。「只是聽說。」

李驀然目光一轉。「這裏住的人大概並不多。」

「除了我就是香香丁丁幾個侍婢。」

鉉姬替李驀然添一杯。「這已經夠了。」

李驀然點點頭。「我也是不喜歡太熱鬧。」

鉉姬輕「哦」一聲。「你令我想起了一個朋友。」

「是什麼原因？」

「我與他也是這樣認識。」鉉姬微喟。「你若是也能夠爲我劍舞一曲，就更像了。」

李驀然目光一落。「可惜我的劍在昏迷之前已經失去。」

「這裏有劍。」鉉姬痛盡一杯，站起身來，移步東牆摘下掛在牆上的長劍。

那是一支古劍，李驀然才接下，就感覺一股寒氣從手心透上來，心頭一跳，將劍拔出。

劍鋒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銳利，却是毫無光澤，一望也不起眼，可是一映燈光，鑄在劍鋒上那七顆星紋彷彿都有光芒射出來，李驀然看在眼內，脫口一聲：「好劍！」

他一抄衣衫，接將劍舞動，琴聲亦同時响起。

鉉姬顯然已經有醉意，可是指法一些也沒亂，而且姿態看來更美妙，目光落在李驀然面上，越來越矇矓。

曲始盡，舞亦停，鉉姬扶醉而起，**脚步踉蹌，李驀然忙將她扶住。**



「姑娘，你醉了。」李驀然也一樣醉眼矇矓，只是脚步仍然穩定，扶着鉉姬走到床前，鉉姬的雙手很自然的繞在他的脖子上。

她的雙頰透紅，就像黃昏前天邊的落霞，噓氣如蘭，媚眼似絲，李驀然溫柔軟肉抱滿懷，心神俱醉。

矇矓中看來，鉉姬更就變成了言小語，青梅竹馬的戀人，十載相思，李驀然那片刻心情激動到極點，鉉姬顯然也激動得很。

兩人終於相擁着倒在床上。

× × ×

一夜纏綿，鉉姬矇矓醒來的時候，天色經已大白。

燈光淡如水，鉉姬那赤裸的肌膚天色燈光之下，晶瑩皎潔，就像以白玉彫刻出來。

昨夜的醉意已經全消，可是當她的目光落在旁邊睡着的李驀然身上，兩頰不由又紅暈湧現。

呆了好一會，她才拉過衣衫披在赤裸身子上，歎了一口氣，輕移脚步，走到銅鏡之前，整理鬢髮衣裳。

此刻，樓外即時傳來了一聲輕呼。「小姐——」

鉉姬應聲回頭，稍作沉吟，起身走了過去，掀開簾子。

侍婢香香立在簾外，雙手捧着一封信，神態非常特別，看見鉉姬出來，欠身道：「有人送來一封信，要我們立即交給小姐過目。」

「哦？」鈸姬目光落下．「那是什麼人？」

「沒有說，不過，相貌兇惡，一些也不像好人。」

鈸姬淡然一笑，將信接過，以指甲挑開，抽出信箋一看，面色大變。

香香看見奇怪，正待問，鈸姬已揮手叫退下．「這兒沒你的事了。」

香香只有退下，鈸姬目光再落在信上，怔在那裏，好一會，才有所決定的將信納入袖裏，轉過身子，將簾子掀開，立時又一呆。

李藁然就站在簾後，輕呼一聲：「鈸姬──」

鈸姬笑笑．「醒來了。」眉宇並未開展。

李藁然盯着鈸姬．「香香大清早來找你，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鈸姬一頷首，輕咬嘴唇，又沉吟了一會才說道：「我一個老朋友的女兒給人抓去了。」

「目的何在？」

「迫他現身。」鈸姬沉吟着．「我相信是他的仇敵所爲，找他不到，就抓住他的女兒，要我通知他前去了斷。」

「他又是什麼原因躲藏起來？」

「不是躲藏，是隱居，倦厭了以前那種生活。」

「他那些仇敵必定已查出你們是好朋友。」

「這本來也是一個秘密。」

「事情到這個地步，你總得給他一個通知……」

「可惜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隱居在什麼地方。」鈸姬苦笑．「下月初十，他必須親到赤松林，否則就殺掉他那個女兒。」

李藁然劍眉一剔．「時間並不多，看來只有一個辦法了。」

鈸姬接着道．「在初十之前將人救出來。」

「不錯──」李藁然一頓．「這件事就交給我好了。」

鈸姬垂下頭．「我正要求你……」

李藁然截道：「姑娘待我恩深義重，又何況路見不平，本就該拔刀相助。」

鈸姬輕歎．「你既然這樣說，我若是推却，反顯得小家了，問題却是在，不知道他們將人藏在什麼地方。」

「有一個人相信是可以帮忙我們查出來。」

鈸姬忙問．「是誰？」

「鴿子──」李藁然精神一振．「一個江湖上出名的探子，手下有很多人。」

「這個人我也聽說過。」

「是了，你那個朋友叫什麼名字？」

鈸姬沉吟起來，李藁然鑑貌辨色，笑接。「這其實知道也沒有什麼作用，倒是必須跟香香談一談。」

「你要問清楚送信來那個人的相貌特徵。」

「鴿子雖然消息靈通，手下衆多，能够有些綫索，却是更好。」

鈸姬點頭，走進去將昨夜李藁然仗之而舞的那支劍捧了出來。「這支劍你拿去用。」

李藁然拔劍一看。「有此好劍爲助，一定不會令姑娘失望。」

鈸姬的眼中同樣充滿了信心。

× × ×

天色蒼茫，古松虬結，李藁然立在山坡上，古松下，亦不禁有些蒼涼的感覺。

這是他找到鴿子之後的第七天。

鴿子吩咐他七天之後等待在這裏，所以他大清早就到來了。

雖然「花劍鋒」一事，鴿子給他一個錯誤的消息，他並不懷疑鴿子的能力。

能够找到那座「花劍館」並不容易，那座「花劍館」表面看來也不像沒有人住的地方，他只怪去得實在不是時候。

去得甚至也許遲了很多年。



可是花劍館的弟子爲什麼要封閉花千樹死亡的消息？這就是鴿子也覺得奇怪。

對於王十騎的話鴿子並不表懷疑，因他很清楚王十騎的確是花千樹的好朋友。

× × ×

山坡上風急，吹起了李藁然的衣袂，他仰首向天，終於看到了一點鴿影。

鴿子的消息，當然就是由鴿子送來。

不過片刻，一隻灰白色的鴿子已飛近，羽翼拍擊聲中，竟就向李藁然飛投。

李藁然伸手將鴿子接下，從鴿腿縛着的銅管中抽出一卷紙條，攤開一看，喜形於色。看來鴿子果然沒有令他失望。

古刹風雲

夜色肅沉，古刹荒涼。

到處都是頹垣斷壁，大殿的一角甚至已倒塌，這座古刹非獨年代久遠，而且已經荒廢多時。風從斷壁中吹進，吹舞着大殿中燃燒着的那堆火焰，閃動的火光中，仇歡的面容更加地恐怖。

他的笑聲却充滿歡樂，一面喝着酒，一面吃着烤在火上的牛肉。

火堆周圍還有七八個黑衣人，一樣大杯酒，大塊肉，吃喝得很開心。

脚步聲响處，兩個大脚婦人從後殿走了出來，手捧着木盤，上放着飯菜。

仇歡目光一轉，笑問道：「那個女娃子還是不肯吃東西？」

兩個大脚婦人一齊點頭，仇歡笑接道：「由得她，待我們料理了那個老頭子，再尋她開心。」

「到時候她一定後悔怎麼不吃東西。」一個黑衣人應道。「那最低限度不致手脚無力，任由人怎樣處置。」

另一個黑衣人接道：「老大豈非就要她如此。」

仇歡大笑，神態邪惡之極。

他笑着搖頭。「別再胡說八道了，那個老頭子打遍天下，要對付他談何容易，



公子的目的也只是在他的劍。」頓一頓又道，「我們的目的也只是在錢，有了錢，那會沒有女人？」

衆人轟然笑應，方待再喝下去，一聲驚呼突然傳來：「失火了！」

這一聲尖而高，驚破靜寂長空，衆人循聲望去，只見偏殿那邊火舌飛揚，院中的荒草亦被波及，幾條火蛇也似向這邊游竄過來。

衆人大驚而起，仇歡喝酒的興趣亦頓散，反手將酒杯擲碎在地上。「是那一個這樣不小心？」

一個黑衣人忙道：「附近就只有這個地方可以藏身……」

「我知道──」仇歡一揮手。「大家一齊動手去將火救熄。」身形忽一動，當先掠了出去。

其他人忙動身，偏殿那邊，亦先後掠來了幾個黑衣人，都是仇歡指派值夜的手下。

眨眼間，大殿的黑衣人就走得一乾二淨，只剩下那堆火繼續在燃燒。

東面窗戶風聲倏一響，李藁然狸貓一樣從簷下穿窗竄進來，直入殿側走廊，急摸向那後殿。

走廊上只有兩盞燈籠照明，兩個黑衣人急步轉出，正與李藁然相遇。

「什麼人？」一個黑衣人的喝問，另一個黑衣人已大呼：「有……」

一個「有」字才出口，李藁然已如箭撳入兩人之中，雙掌一翻，刀一樣左右切在兩人的穴道上！

兩人悶哼一聲，一齊倒了下去。

李藁然身形不停，急掠上前，才轉過去，「颼」的錐子一樣的一支劍就迎面刺來！

李藁然似乎意料之內，間不容髮之間一偏身，讓開來劍，雙手一登，疾印在那個人的胸膛上，「噗」一聲，那個人倒飛半丈，撞向一道門戶，爛泥般倒下，李藁然身形同時拔起，凌空一脚「砰」地將那

一道門戶踢碎了，奪門而入。

那相信是這座古刹最完整的一個房間，一個紅衣少女就被繩子縛在當中的柱子上。

她已經聽得聲響，抬頭望向門這邊，形容雖然憔悴，一雙眼睛仍秋水般明亮。與李驀然照面，她立時一呆，李驀然同樣詫異。「石頭兒，怎麼是你？」

那的確是白石鎮客棧不辭而別的石頭兒，應聲驚喜道：「雨點兒，你來這兒幹什麼？」

「救你！」李驀然這句話出口，不由得苦笑一下。

「哦？」石頭兒奇怪。「你怎會知道我在這兒？」

李驀然苦笑着道：「不要多說了，我先替你將繩子割掉！」

他隨即以最迅速的動作將那些繩子割斷，石頭兒吁過口氣，揉着被縛痛的手臂咒罵道：「我一定要一個個殺掉他們！」

語聲一落，立即奔出，脚尖一勾，將倒在門外那個黑衣人的劍挑起來，接在手中。

她的動作並沒有以前的敏捷，劍接在手中亦顯得有些吃力。

李驀然看在眼內，上前忙勸阻。「石頭兒，你餓了這麼多天，實在不適宜這時候與他們交手。」

石頭兒一聽這說話，雙脚就不由有些發軟，走廊那邊脚步聲亦同時大作。

李驀然忙叫道：「我們快走。」

「我不走——」石頭兒仍然是那麼倔強。

說話間仇歡已當先衝進來，一見李驀然，新仇舊恨一下子全都湧上心頭。「好小子，又是你！」

李驀然冷笑。「這麼多人欺負一個小姑娘……」

石頭兒突插口說道：「你說誰是小姑娘？」



李驀然一怔，仇歡已接道：「你知道什麼？」

「就是不知道才要問清楚。」李驀然是眞的想有一個清楚明白。

仇歡悶哼道：「好一個好管閒事的小子，好一條調虎離山之計。」

「還不算太好。」李驀然身形倏一退，一脚將地上的一扇門戶踢起來。

「轟」一聲，那扇門撞在屋頂上，撞塌了一片瓦面，李驀然接抓住石頭兒手臂。「先上去瓦面！」

石頭兒俏臉一紅，並沒有掙開，李驀然用力一送，立時將石頭兒送上了丈高。

石頭兒借勢一翻，由缺口翻上瓦面，仇歡同時衝進來，彎刀急斬向李驀然的脖子。

李驀然斷喝一聲，古劍出鞘，封住了來刀，接一引，反刺向仇歡面門。

劍尖未到，森寒的劍氣已迫人眉睫，仇歡心頭一凛，連劈十三刀，才將那一劍劈開！

李驀然劍勢迅速接上，喝叱聲之中，一連百七十二劍，將仇歡硬硬迫出門外！

那些黑衣人已經趕至，左右立即湧上，錐子般的劍配合仇歡新月般的彎刀飛斬急刺李驀然！

破空聲亂響，震人心魄，李驀然長劍急劃，一片寒星洒出，身形又再飛退！

這一退已到了牆壁之前，他左手一翻，抓住了撞破屋頂墮回地上的那塊門板，疾向刺砍來的刀劍迎去！

「篤篤篤」一陣亂響，劍盡刺在門板上，那塊本已破爛的門板立時四分五裂，彎刀飛旋，當中斬過，繼續斬向李驀然要害。

李驀然身形已經拔起，從屋頂缺口竄了出去！

仇歡一聲：「追！」人刀亦向上飛射，那些黑衣人亦一齊往上拔起來！

「嘩啦啦」聲中，瓦礫橫飛，灰塵瀰



漫，那爿瓦面，先後出現了七八個破洞，仇歡等一個個箭一樣穿洞射出！

他們的動作當然以仇歡最快，但其他的也並不怎樣慢，李驀然雖然有心在瓦面上襲擊，相信亦不知如何着手，他們的位置事實無一相同，李驀然若是留在原地未走，定必陷入他們的包圍之中。

李驀然却已在三丈外的屋脊上，拖着石頭兒往前急掠！

仇歡一咬牙，疾追了過去。

× × ×

瓦面上當然風急，急風中一聲喝叱，一個黑衣人從暗影中竄出，錐子般的劍當胸向李驀然刺到！

李驀然一聲冷笑，劍一翻，接住了來劍，只聽「錚」一聲，那支錐子一樣的劍竟被削去了半截！

那個黑衣人只覺右手一輕，再看劍已經兩斷，不由大驚，右肩同時一痛。

李驀然的劍已乘他分心那刹那刺入空門，刺在他的肩頭上，再一絞，他的人立時被挑下了瓦面，一股血飛虹一樣洒過瓦面，洒落在地面之上。

仇歡迅速追到，練子刀飛舞，一陣陣「錚錚」聲響中交錯刺下！

李驀然左手將石頭兒拉到身後，右手劍「嗡」的彈出一重劍影，截住了來刀，欺身搶刀，接連七劍，將仇歡那柄彎刀連住的練子削成數截！

仇歡心頭一凛，倒退三步，李驀然並不追擊，牽住石頭兒的手飛掠到另外的另一爿瓦面。

兩個黑衣人緊追上前，身形方落下，李驀然劍已刺到，「錚」的將左面一人的劍劈斷，硬硬震飛下瓦面，接一劍，奪地刺入右面那人的胸膛！

劍拔血濺，那人倒下去，墮向地上。

仇歡都看在眼內，怒極，目光轉落向斷散在瓦面上的練子，心頭不禁寒起來，他的武功本來就不敵李驀然，現在李驀然還有一支削鐵如泥的劍在手，無疑如虎添翼，不是他們輕易所能夠留得住。

那些黑衣人看見仇歡呆在那裏，亦停了下來，目光集中在仇歡面上，只等他吩咐。

仇歡的面色很難看，一頓足。「憑我們還留不住那小子，算了。」

「這如何交待？」一個黑衣人忙問。

「就這樣交待，也怪不得我們，技不如人可不是我們的錯。」仇歡目光一閃。



「問題却在，那小子怎會找到這裏來。」

「莫非有人走漏了消息？」

「也許——」仇歡的臉色沉下去。

說話間，李驀然石頭兒已經走遠，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 × ×

走出了很遠，李驀然才緩下，石頭兒已累得伏倒在他的肩上。

她喘着氣問：「你要到什麼地方？」

李驀然一皺眉。「那到底是什麼地方我也不大清楚。」

「哦？」石頭兒奇怪之極。

「這地方並不安全，你若是支持得住，我們再趕一段路。」

「你放心。」石頭兒咬着櫻唇。「我可以支持下去。」不待李驀然回答，就舉步前行。

這個女孩子實在很堅强。

× × ×

清晨。

第一綫陽光還未從東山雲層中射出來，鴿子已開始他一天的工作，他也想多睡一會，可是曙色才亮，那些鴿子便已吵成一片，不少還飛撲到他身上。

他就是不給吵醒，也得給啄醒。

鴿子飛進來，飛出去，鈴聲叮叮噹噹的不絕。羽翼拍擊聲，鴿叫聲，更就蘊斥着整個大堂，突然風都靜下來。

鴿子沒有在意，突然在意，目光落處，只見所養的那些鴿子彷彿受了很大的驚嚇，閉上嘴，不住的來回走動。

——奇怪。

（未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偷心賊（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畢基和宋太太因汽車而受傷入院，在院中宋太太又遇一位殺手用毒針把她殺斃，畢基在隣房見有可疑人影在對面天台閃過，畢基立即追踪那人，雖追上了，但因他傷勢未愈而讓兇手逃去……另一方面，柳青青的心形巨鑽失去後，將得到保險公司的賠償，但偷竊者却驗出鑽石是假的，他們又計劃去偷竊眞正的心形巨鑽……一天夜晚，海邊起火，柳氏父女急忙把別墅內財物運走之時，幾名大漢攔路刦貨，柳氏父女財物盡失，欲哭無淚……柳青青在醫院中會見畢基，請求畢基帮她把失物尋回。

作繭自縛　作法自斃

密令

劉福帶了一些資料，到畢基的病房中來。

「看來這一次我做了一宗虧本生意。可不是麼？委託我辦事的宋太太，人都死了，去那兒收費？」劉福對畢基苦笑。

畢基道：「我看你也不是斤斤計較的人，何況待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之時，我也決不會虧待你這位老朋友。」

畢基又以期待的目光，盯住他的占士邦式手提箱：「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關於你的，早向你交代過了，槍手的鞋印和彈殼都巳交給胡德警司。」劉福道，「至於宋浩的，他果然另有所戀。」

「此乃意料中事。」畢基又問：「那女人是個什麼人？」

「她叫莉莉，看來也不是個什麼正經女人，比宋太太年青，你見了大概也會心動。」

「有她的照片麼？」

劉福打開手提箱：「在遠距離偷拍了一幀。那是她家居的照片。」

「既然如此，你當然也有她香閨的地址。」

「當然有。電話號碼和地址都有。」

劉福把莉莉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都寫在照片後面。

畢基接過了之後，又對劉福道：「今天較早時，我無意中發覺了一名襲擊我的人的照片。」

「他是誰？」

「一名有案底的積犯，當時胡德警司一名助手正將大疊照片讓在此留醫的抗賊英雄金必多辨認。凑巧我在他房中。」

「那積犯就是襲擊過你的人？」

「是的，我不是早巳告訴過你，有二名大漢到郊外茶座，當住宋太太面前找我麼？後來，我帶他們到門外交手。」

「嗯，後來你們又在返回市區途中，被人用長程來福槍射擊，但槍手非常聰明

，槍法也厲害，所以，你們的汽車輪胎被擊破，你雖不致立即變爲輪下之鬼，也傷重入院。於是你心有不甘，叫我們代你查明其中眞相……」

「好了好了，」你以爲我叫你唸書麼？」畢基道：「你猜那人叫什麼名字？」

「我怎麼知道？不過，不管他是誰，亦有可能就是中途伏擊你的神槍手。」劉福分析說：「憑常識和常理忖測，一定是二名大漢打不過你之後，便在中途埋伏，企圖讓你死得不明不白，豈料你死期又未到。」

「他叫洪深，綽號食水深。」畢基道：「有辦法替我找找這個人麼？」

「讓我回去打聽打聽。」

「還有，今天晚上，我還有一件事要你帮忙。」

「什麼事？」劉福有些不耐煩，「你的事情可眞多得很！」

畢基的病房門半掩着！

他彷彿發覺門外有人偷聽，因此他故作神秘地說：「今晚是宋太太回魂之夜。我想你替我購備一些香燭，到宋家去代表我拜祭她！」

「怎麼？連你也相信這些迷信的事？」劉福差些兒忍不住笑了。

「迷信？」畢基很認眞地說，「別的事你可以不信，回魂的事你可千萬不可不信，目前就是外國科學家也深信人死了之後，靈魂尚在；尤其是像宋太太這些死不瞑目的人，更加會陰魂不息。今晚是她的回魂夜，我倒眞的希望她來會我一會！」

「嘿！瞧你！眞多情啊！」

「不是多情，你以爲我跟宋太太有什麼私情麼？」畢基說，「不過，我看見她實在死得寃枉，警方又沒有破案的綫索，如果你替我拜祭她時，記得叫她自己去找兇手。」

「什麼？叫她自己去找兇手？」劉福忍不住格格地大笑一陣。

「我不理會你怎麼想，總之，如果你照我方法，在她的靈前稟明一切，保證有奇蹟出現！」

「好！好！你就把方法告訴我吧！」

畢基於是附耳對劉福說了。

只見劉福的表情很古怪，似笑非笑的，忽然變得很認眞，言聽計從地點着頭；忽然又見他直瞪瞪的望住畢基。

看他們的表情，眞的是只有他們二人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 × ×

「鈴鈴鈴……」電話響了。

「誰？」接聽電話的，是個裝上了義臂的彪形大漢，「你找誰？」

「鐵鈎嗎？」

「嗯——是的，老闆，原來是你。」

「鐵鈎，你小心點聽清楚了，這件事非常之重要。現在你先告訴我，洪深在何處？」

「他剛出去了。」

「你把他殺了！」

「什麼？」

「我叫你小心聽清楚，你要把食水深殺掉，而且要做得乾淨一些，不能留下任何綫索，明白了嗎？」

「嗯——明白了，老闆，不過——」

「我知道你一定問我爲什麼要殺他，是不？告訴你，警探正在四下裏找他，我們不能讓他落入警方之手，否則，我們都完了。」

「好吧！我會照你的話去做的，老闆！」鐵鈎又問：「你幾時回來？」

「快了！給些耐性，千萬別露出破綻，否則我們就會前功盡廢！」

「是的，老闆。」

電話掛斷了。

鐵鈎立刻召集幾名大漢，向他們傳達了「老闆」要他們殺人滅口的密令。

鞋印

「警司，這就是洪深的詳細資料。」一名助手對胡德警司說着，把一疊文件放在辦公桌之上。

胡德警司的辦公室之內，除了警司的警探助手之外，便是私家偵探劉福。

胡德和劉福都同時知道，洪深就是畢基提及的一名打手。

因此，胡德警司除了四下派人去找他之外，便是要盡快知道有關洪深的一切。

由助手送來的資料中顯示，洪深未加入黑社會之前，竟然是一名退休警員。

洪深入過警校受訓，而且還是一名十分出色的神槍手。

他服務於警隊的時候，雖然立過功，但也犯過規；他有聚賭的案底。

後來他被辭退了。

他做過經紀。但不久之後即被黑社會中人看中，變成黑社會中的打手，因傷人而被捕入獄。以後亦有過多次犯罪入獄的紀錄。

最近這些日子以來，他似乎規矩了許多，但沒有人知道他靠什麼生活。

警方罪案組與情報組的人，也沒有接觸過洪深許久了。

因此，現在一下子要找這個人，的確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

劉福一邊向胡德警司轉達了畢基的意思，一邊又告訴他一些「笑話」——那是畢基要他購備香燭拜祭宋太太回魂的事。

胡德警司笑了一陣。

不過，他也知道畢基不是個迷信的人；畢基這樣做，自有道理。

胡德又告訴劉福：「你還記得那個鞋印麼？」

「那個石膏模？」

「對，就是你和女助手在公路不遠處的山丘上印下的又長又大的鞋印。我當時將你製成的石膏模取了回來。後來我們驗出那是一雙亞迪氏牌的加大碼運動鞋。」

「亞迪氏牌運動鞋動輒二三百元一對，並非一般人可以買得起。」

「對了，尤其是加大碼，更加少人購買，甚至還要預訂。所以，我們巳分頭派人到各運動商店查探。當還未有結果之前，又發現了同一鞋印出現於巨刦案的現場的地上。」

「巨刦案？」劉福怔了一怔！「你是說，昨天晚上發生的珠寶巨刦案？」

「不錯，就是柳氏父女被刦的案發現場，小路旁邊的泥地之上，竟然留下了同一鞋印，鞋印又多又複雜，決不止一個人

的，但奇在這傢伙也出現在其中。」

「是同一牌子的鞋印，還是同一對鞋的鞋印？」劉福問。

「你交給我的鞋印模只有一個，就是那一隻，完全一模一樣，經化驗證實了同是一隻左脚的鞋底印出來的。」

「那就是說：暗算畢基和宋太太的槍手，昨夜竟然也參加巨刧案。」

「不錯。」胡德警司道，「所以我們更加急於要找到這個人。」

「嗯——想不到兩件事竟然會連在一起。」

「最低限度也是同一帮人做的。」

「這樣說來，洪深的確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劉福又站了起來，指指案上的電話，「我可以借用你的電話麼？」

「當然可以。不要客氣！」

劉福是要用電話通知偵探社的助手們，吩咐各人立即去找洪深。

三路人馬都要找的人

「看見『食水深』那傢伙麼？」

「不！今天未見過他。」

「見到他就說我找他，叫他立刻來見我！」

「是的，大哥。」

鐵鈞來到一間下等酒吧之內，對每一個他所熟悉的人，都發出同樣的問話。

但是，當鐵鈞在酒吧裏問到最後一人時，他幾乎立刻就要離開那間品流複雜的下等酒吧！

鐵鈞最後要查問的，是一名黑社會綫人阿志。

阿志告訴鐵鈞：「奇怪！為什麼你們不約而同的，利那間都要找同一個人，而且又是找得那麼的十萬火急呢！」

「你說『你們』，到底還有些什麼人要找『食水深』那傢伙？」鐵鈞又担心，又焦急！

阿志告訴他道：「便衣警探，還有私家偵探，他們都願意出高價收買洪深的消息。」

「便衣偵探和私家偵探為什麼都在找他？」鐵鈞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尤其是當他想起了他「老闆」的命令時，便更加為之焦急不已！

但是，他查問了許多人，竟然也沒有人知道洪深的消息。

鐵鈞之所以被人稱呼為「鐵鈞」，是因為他手上那一條義臂之末端，安裝了一個鐵鈎，就像碼頭苦力運貨時所用的鐵鈎差不多。

不過鐵鈎義臂上的鐵鈎並非要來運貨用的，是要來打架的。

他為人已經够兇狠了，加上這鐵鈎就更加厲害無比，所以許多認識他的黑道中人，都尊稱他為「大哥」。但叫他「大哥」的人，却又未必就是他的同黨。

鐵鈞向幾名心腹手下示意：只要找到「食水深」——洪深，就格殺勿論！

最初當鐵鈞聽了他「老闆」的電話之後，也感到十分突然。

因為他覺得「老闆」的決定未免太過沒有人情味了。

但是現在他聽綫人阿志說：三方面的人不約而同地要找洪深。他知道事情果然絕不簡單：「老闆」要殺他，顯然為了大衆的安全起見。

因此，鐵鈞要他自己領導的人，切實執行「老闆」的命令！

× × ×

「喂！站住！」一名便衣警探在一處街頭，突然吆喝了一聲！

前面有個身裁高大的男子，只回頭一望，立即拔足飛奔。

他們之間，隨即展開了一次街頭追逐戰！

那名警探已認得他就是洪深。

洪深却有如驚弓之鳥，一步也不敢停留。

警探已拔出了他的佩槍，揚聲道：「洪深，你聽着，再不停步，我就殺你！」

但是洪深却當作沒有聽到。

他拚命的跑！

由於他身裁高大，每跑一步，幾乎等於那警探兩步。

因此，那警探根本就沒有辦法可以追得上他。

警探越追越急，終於忍不住開了一槍！那一槍只是向天開，目的是警告性質；他以為這樣可以令洪深止步！

但事實是不可以。

洪深只有加速逃走的脚步，越走越快！警探的槍聲雖然不可以阻止洪深逃走，但却可以引來其他警務人員的注意；包括巡警以及在附近經過的便衣警探。

只要有其他警務人員注意，加入協助，洪深一定逃不了。

那名在後苦苦追來的警探明白了這點，洪深本人更加明白。

因此，槍聲響過了之後，洪深更有點失魂落魄了。

突然間有一輛車子在洪深的身邊停了下來！

洪深吃驚地瞥了車中人一眼！

他幾乎不敢望，因為他想像中，那可能是警探。

但事實上那只不過是自己人。

「快上車！」

車子裏叫出來的，是小利——鐵鈞的另外一名手下。

洪深大喜過望，迅速搶登了小利的汽車！

「砰」然一聲！

槍聲響過，子彈擊中了小利汽車後窗的玻璃，幸好車內的小利和洪深都俯伏着頭部，彎下了身子。

玻璃碎片撒滿了車內的座位。

小利拚命開車，頭也不敢回。

「砰！砰！」

又是兩聲槍響！

毫無疑問，目標一定也是小利這一輛小型房車。

但是，小房車很快巳拐了彎。

小利開始把速度稍為減慢，以免引起其他交通警員的注意。

車內的洪深，却是驚魂未定，不斷回首張望。

× × ×

「總部嗎？我是情報組探員區威，剛才我在西區見到正被我們通緝的洪深。」

曾經拔槍追捕洪深的探員，因為連開數槍亦未能阻止洪深和那神秘汽車逃走，只好把握第一時間，用電話及時通知了總部。

他看不清楚那車子的編號，却說得出它的車型、顏色和逃走的路綫。

他希望總部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各單位及時兜截那車子。

× × ×

果然，有一輛巡邏中的警車，於收到警方無綫電台的報告之後，看見一輛黃色小房車，剛在前面掠過；車子後面的玻璃破碎了。

於是立即拉响起警號，追過去！

那小房車十分機靈，速度加快，如箭離弦，迅速拐了彎。

警車一步也不放鬆，一邊通知總部，知會其他巡邏警車接應，一邊則加速追上去！

但是，警車拐了彎之後，竟然失去了那小房車的下落。

警車上的警員大吃一驚！

因為那條街道很長，照理不可能逃得太遠；即使是跑車，也不可能一下子走完那條長長的街道。

警車上的警員正在四處張望之際，有人叫道：「那邊有個地牢停車場！」

是的，那邊的確有個停車場位於一幢大厦的地牢之內。

那兒是路口。

警車從斜路直駛入地牢去！

黃色小房車果然打横停在斜路的最後入口處。

警車被它阻住去路，車上的警員惟有紛紛落車。

衆警員紛紛拔槍在手，在車場之內，展開包圍。

正當各人在地牢車場內展開連串搜索之際，外面又傳來槍聲卜卜。

原來聞訊趕到現場來的另一輛警車上的警員，已發現二名可疑男子由大厦衝出，跨上一輛停在路邊的電單車逃走，於喝止無效後，警員立即開槍追捕！

警車儘管開得很快，但電單車的速度也不慢，加上它體積小，轉出了繁盛的大馬路時，便佔盡了上風！

因為大街上車多人衆，警車再快也沒有用，因為塞車的關係，他們只好見着那電單車左穿右插，在車縫之間迅速通過無阻。

警車唯一最佔優勢的，就是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

透過那些無綫電系統，可以迅速讓其他警務人員也知道洪深和在逃的不知名人仕，已改乘一輛電單車。

× × ×

前面就是十字路口。

紅燈！

所有車輛都停下來！

那輛載住洪深的電單車本來可以一直衝過去，因為「衝紅燈」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小利却趁住這時候，示意洪深落車。

小利自己也下了車，讓電單車停在斑馬綫之前。

他們迅速拉開一輛街車的車門。

街車正在營業中。

車中有客！

但車內的人客和司機，都給小利和洪深二人强行拉下車去！

紅燈變綠！

小利立刻就將街車狂衝！

街車司機見狀，只好示意乘客坐上那輛電單車去！因為他的街車被奪，這是最快捷的追踪方法。

× × ×

警方已紛紛在各處檢查來往車輛。

在各處街頭設立的臨時檢查站，尤其注意一輛電單車的下落！

果然，一輛電單車之上，載有二名男子。

警員一邊示意停車，一邊拔槍戒備！

其實那只是企圖追回失去街車的司機和乘客；等到他們解釋清楚時，那輛被刧的街車，轉眼又不知所踪！

至此，警方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迫住又要改變了口風，叫大家注意一輛街車的下落。

但是，大街小道之上，街車多至難以勝數，要一一加以注意眞的是談何容易？

× × ×

「好了，總算有驚無險！」小利把大門閉上了之後，回頭對剛抹了一額大汗的洪深說道。

「嗯！這是什麼地方？」

洪深驚魂甫定，四下裏張望。

小利道：「這是我女友的家。」

「為什麼我們不逃返老巢？」

「你也看見了，我們再跑多一段路，相信也會落入警方之手……」

外面警車聲响個不絕！

洪深嚇得立即又撲向窗前！

窗簾落下了。

洪深和小利，分別揭開少許罅縫，俯視街道上的情形。

警車一輛輛的匆匆而過，却未見有任何一輛在屋前停下來。這是唯一足以令他們稍覺安慰的。

其實他們應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一條十分傾斜的馬路上端！

小利不久之前，將街車由這路上滑行下去。在決定棄車之前二人巳跳車逃了出來，然後就急忙躲進了這屋子的二樓來。

街車沿住斜路滑下去！越行越快，風馳電掣的，狂衝而下！

「轟隆」一聲！街車終於撞倒了下面一座電話亭。還好那條路平時行人不多，只有鄰近幾個小販攤檔的人受了驚！

他們聞聲走避及時，也總算避過了大難！鄰近店舖中人，於是致電報警！

當警方趕到現場時，發覺那是一輛空車；他們並未想到這是小利的詭計，只以為車中人及時逃了出去而巳！但警員仍在附近展開一連串的搜索。

甕中鼈

「現在我們怎麼辦？」

「別担心，等一下再說。」小利安慰着比他高出了半個頭的洪深。

洪深担心遲早會搜到這裏來。

小利道：「如果就這樣出去，只有送死！不如先讓我撥個電話給大哥，看看他有沒有辦法可以救我們出去！」

洪深一直在窗前俯視，他看見警員在附近穿梭似的來來去去。

小利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大哥——鐵鈎！

小利只是偶然之間救了洪深，却不知道鐵鈎也正在找洪深！

所以，當鐵鈎收到那個電話之後，登時喜不自勝地問：「你們現在那裏？」

「就在我女友家中。」小利將逃亡過程約略地說了一遍。「但目前我女友仍未返家，所以只有我和洪深在這裏。」

「小利，你小心聽着！」鐵鈎忽然又問：「現在洪深是否在你身邊？」

「不！他在窗口那邊，監視着街道上的情形。」小利照實說了。

「那麼，你要記住：由現在起，洪深已不是我們的人，他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我們已奉到老闆的密令，非殺他不可！」鐵鈎又在電話中說：「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在我們未趕到之前，你必須小心哄着他，直至到我們來到為止！」

小利在電話中唯唯諾諾！

鐵鈎又問了他這裏的地址以及電話號碼等等，都一一記下了。最後才把電話掛斷！

「大哥怎麼說？」洪深一邊放眼望街上，一邊問過來。

「嗯——他——」小利正在胡思亂想，當然就分了心！「他叫我們等在這裏，他正想辦法救我們出重圍！」

洪深雖然也感覺得到小利的神色有異，他却未想到自己的處境原來如此危險！

假如他早已知道自己的同伴正在奉命追殺他，他一定會讓警方抓去，又何必拚命地逃？

甚至直到了現在，他仍希望鐵鈎他們有辦法把他救出去。

小利反而莫名其妙！

他是眞的想不通！為什麼「老闆」要殺死像洪深這種人才？

洪深的確稱得上是個人才！

他不但槍法奇準，孔武有力，身裁也高人一等！

再說，洪深的人緣也不錯。

同時，過去他也為「老闆」立過了不少汗馬功勞。

「老闆」為什麼一定要他死？

小利儘管想不明白，也不敢向鐵鈎反問。

鐵鈎在電話中把洪深說得十分可怕，但現在，小利實在看不出洪深有什麼危險存在！

也許只是一場誤會吧？

小利心裏想。

洪深在那邊說：「我眞担心警方遲早會搜到這兒來呢！」

說實在話，小利也非常担心。

小利不但要顧慮外來的壓力，也要小心他身邊的「炸彈」！

聽過了鐵鈎的電話之後，洪深在小利的心目中，就有如一枚計時炸彈。

他也走到了窗前，俯視街中的情形。

果然滿是警員和警車。

警員正向路人查問，檢查來往車輛。

警方人員為什麼都留下來呢？

難道是他們已經知道了小利和洪深二人躲在這裏麼？

屋內二人感到如坐針毡，坐立不安。

× × ×

「大哥，似乎有些不對。」負責開車的費大成說，「前面有警車，我們的車子不能再往前駛過去了。」

鐵鈎望向遠處，果然是軍警林立。

所有車輛到了那處路口之後，都要停了下來！讓軍警檢查。

鐵鈎當機立斷：「大家就在這兒落車，五分鐘後回來。」

他們分頭到附近一帶去了解情況。

前面就是小利女朋友居住的地方了，但他們為小心謹慎計，不敢開車過去！

五分鐘後，各人梟然回到了原來的車子裏集合了。

「軍警已將附近一帶街道封鎖。」

「來往行人和車輛，均受注意。」

「我們不能冒險，否則一鑊熟！」

「但是，老闆一定要我們殺死他！」

「小利已經證實了洪深就在他女友家中。」

各人紛紛滙報。

鐵鈎總結：他們先與小利再用電話連絡一次，了解情況後，才決定如何進行。

總之，他們一定要殺死洪深為止！

× × ×

警方是憑目睹交通失事的坊衆的口供而作出是項決定的。

有人見到一輛街車自斜路高處俯衝而下，但車內無人。

車子後來撞倒一個路邊電話亭而停下來，但是，並沒有任何人逃出。由此可見，那失事街車之內，的確沒有人。

為什麼會這樣？

負責追踪洪深二人的警員，以及街車原來的司機，都證實這就是被小利和洪深刦去的街車，因此警方立即採取行動，包圍現場。

另一方面，已有人通知胡德警司。

胡德從各方面的綜合所得，肯定洪深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又從情報組處知道，有許多人急於要找洪深！

因此，胡德警司親自趕到了現場，指揮一切。

警方將那幾條街道封鎖，由便衣警探和軍裝警員，分頭進行訪問坊衆和路人。

憑着坊衆的口供，胡德警司更加肯定他們要找的人，就躲在附近，讓空置的街車俯衝落斜坡，分明是引開了追踪者的注意力。

於是警方召來了警員，進行了一次地毡式大規模搜索。

警方將範圍逐步縮窄，一切都進行得非常小心謹慎。

洪深和小利二人變了甕中之鼈。

× × ×

鐵鈎經過一再視察，了解了現場實況，又與小利通過了電話之後，決定以下各種緊急步驟：——

第一，派人到附近大廈的天台監視，那兒可以俯視小利女友的家門。

第二，派人去找小利的女朋友麥蓮。麥蓮乃歡場女子。聽說昨夜在姊妹家中賭通宵，今天小利還跟她通過電話，所以找她不難。

第三，派人混入看熱鬧的人羣中，見機行事。總之無論如何，也不可以讓洪深落入警方的手中，一定要及時將他殺死。

第四，與屋內的小利保持連絡。

第五，將配備有遠程瞄準器的來福槍，秘密運到現場來應用。目的自然又是為了針對洪深，必要時在遠距離把他射殺。

第六，物色一個臨時總部，方便行事。終於有人提供了黑社會幾人阿志的家。

原來阿志就住在附近一幢多層大廈之上，其中一個居住單位之內。

難得的是：那兒有個窗口居然可以俯視小利女友的家門，比他們最初選擇的天台更方便得多！

鐵鈎也考慮到最重要一點。阿志是黑社會幾人之一，對他們來說，這是致命傷，無論是事情進行中，抑或事後，阿志都可能出賣他們。

但是，為了澈底消滅洪深這個生口，為了不讓警方將他們一網成擒。

他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

他們決定要脅住阿志的妻子和兒子作為人質，必要時將他們一家三口都殺死，反正阿志在他們的心目中也是一種障碍。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 × ×

麥蓮終於被找到了。

她早已知道她的男朋友小利是什麼人，所以當她被鐵鈎的手下找到時，一點也不會感覺得奇怪。

鐵鈎要她回到她的香閨去。

鐵鈎還要她帶一支手槍回去，偷偷交給小利使用，因為小利雖然已經知道了彼此的關係形勢，無奈洪深比他强，要小利對付洪深，非用手槍，無法可以制勝。

那是一支配上了滅聲器的無聲手槍。

鐵鈎所以這樣做，是不想守株待兎，他要比警方的行動搶先一步。

麥蓮為形勢所迫，不得不答允下來。

滅聲手槍就綁在她的大腿內側。

她穿的新潮的鬆身衫裙，又是現場的住客，坊衆都認得她，現在她返家去，應該不會太過受人注意才對。

警方雖然已包圍了現場，却為了方便坊衆，不能百份之百的進行封鎖。

尤其是天堂的居住環境，小小一幢住宅大厦，隨便住上一千幾百人，如果警方進行水洩不通的封鎖，勢必引來諸多不便，令到居民怨聲載道。

因此，警方只可以對現場出來的人，進行盤問，對進入現場的人，稍加留意。

因為他們還無法確定洪深躲進了那一幢大厦，所以那一段街道都在監視範圍之內。

儘管是短短一段街道，也不知道住上了多少人。所以不准居民出入，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他們已確定了洪深之所在。

× × ×

小利和洪深都感到納罕。

雖然鐵鈎有過電話給小利，但是，他們似乎還沒有什麼具體辦法來救他們出去。尤其是洪深，他已開始感到有些奇怪，為什麼鐵鈎大哥只叫小利接聽電話？

這裏雖然是小利女友的家，但在他們的組織中，他的地位比小利高出了許多。

儘管如此，洪深仍然未知道身處險境，原來雙方面都對他不利。

他們已肯定警方包圍了這一帶，衝出去惟有送死而已。

小利的女友家中又沒有後門，不過即使有後門又有何用？

他們由後窗望落街上，見到也佈滿了警員。

他們澈澈底底的被包圍了。

洪深故意問小利：「大哥還說了一些什麼？」

「他叫我們忍耐一下，切勿冒險出去。」小利已經很小心說話。

「奇怪，為什麼他老是叫你，却不叫我聽電話？」洪深瞪住小利。

小利急忙解釋道：「我告訴他，你負責在窗後監視街中的情形，誰聽都是一樣的。」

「他們是否派人來？」

「我想是的。」

「看外面警方的部署，他們遲早也會搜上來。」洪深又焦急地說：「有電話可以找到大哥嗎？我要跟他談談。」

「他們已在街上，」小利說道：「也許就在附近，正想辦法救我們出去。」

洪深握拳痛擊，來回踱着方步，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小利看見這情形，也担心不已。

現在小利不但要担心來自警方的威脅，還要小心洪深。

只要洪深知道他是被殺的對象，相信首先受害一定是他——小利。

小利眞的寧願不知道這許多了。那樣，他還可以和洪深站在一起，集中力量對付警方，那自然事半功倍。

「鈴鈴！」

洪深有如從睡夢中驚醒，衝近電話几旁邊去！

他早下定決心，要親自跟鐵鈎談談。

但是，小利告訴他：「那不是電話聲，是門鈴的鈴鐘响了！

洪深也很快知道不是電話响，電話鈴聲是很有秩序的，只要未執起聽筒，就會不斷响。

但門鈴只响了兩下。

這一來他們更加緊張了。

小利撲到門後。

洪深心裏既巳生疑，自然也不會讓他單獨行動。

洪深也走了過去。

同時低聲問：「誰？」

小利湊至門眼：「是麥蓮。」

「讓我看看。」洪深開始不相信任何人，他顯得十分緊張。

出現門外的，果眞是個女人——小利的女朋友，麥蓮。

小利開門讓麥蓮入來。

小利未介紹他們認識就問：「警方有沒有向你問話？」

「有。」麥蓮說，「他們只問我是否住在這裏，然後就讓我返家。」

麥蓮因為受過鐵鈎的教唆，所以很會說謊，也很會演戲。

她束眉瞪住洪深：「他是誰？」

小利道：「我的好朋友，叫他阿深可以的了。」

「嗯——」麥蓮乘機對小利道：「你跟我入房。」

這是一個細小的居住單位，只有一廳一房，此外就是洗手間和廚房。

小利很有默契，回頭對洪深道：「女人眞痲煩！你小心監視街外警方的活動，我很快就出來。」

洪深也眞的湊近了窗後去。

於是小利跟隨着麥蓮，進入屋子裏唯一的房間去。

他們進去之後，立刻就把房門關上。

洪深難免感到奇怪！

× × ×

「這是鐵鈎給你的，他要你一定幹掉他。」

麥蓮一邊低聲說，一邊將綁在大腿上的滅聲手槍解下，交到小利手上。

小利道：「我們快出去，別引起他的懷疑。」

困獸之鬥

小利首先走出了那間房。

他突然見到刀光一閃，急忙躲避。

屋子裏只有三個人，小利和麥蓮在房內，那麼持刀的人當然就是洪深了。

洪深因爲心中生疑，偷偷到門外竊聽，豈料不聽猶自可，一聽之下，登時嚇得一跳。爲求生存，他抓過了一把餐刀！

想不到就在這剎那間，房門開了！

洪深一刀落空，小利已拔出了那支由麥蓮轉交給他的手槍。

說時遲，那時快，洪深已迅速閃入房內！

正在房內的麥蓮，還未弄清楚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已被洪深利刀架頸。

小利匆匆撲到門前。

只見洪深人躲在麥蓮的背後，刀子却伸到前面，刀鋒向住她的咽喉，麥蓮的一條手臂則被扭到背後。

小利呆住了。

洪深却冷冷地說：「好傢伙，我早感到有些不對勁了。」

刀鋒迫得麥蓮的粉頸隱隱作痛，她在不住的發抖。

小利道：「不關我事，這是大哥的命令，我也是剛知道的，你快放開麥蓮。」

「放她？可以啊？」洪深道：「只要你把手槍扔過來，我就放她。」

「不，我不會給你要脅，快放她，否則我立即開槍。」小利又說，「你那刀子不可能殺人。麥蓮，你不要怕他。」

「好，不能殺人也好，能毀容吧！」

洪深刀鋒向上，劃向麥蓮的臉皮。

麥蓮的臉頰出現了一條血痕，痛得她直叫起來。

小利很生氣！

他眞的想開槍，但不可以，因爲麥蓮遮擋了洪深的大部份身體。

「開槍啊！」洪深有恃無恐地嚷道，「那是滅聲手槍，不會驚動警方的，試試吧，蠢才，爲什麼不敢？」

小利是眞的不敢。

他不想傷及他的女友麥蓮。

麥蓮的面上在流血，也在流着淚，樣子怪可憐的。

電話忽然又响起來。

這一次肯定不是門鈴了，因爲它响了一次又一次！

小利本來雙手握槍，只有雙手才可以保持得穩定。

但是現在，他要騰空一隻手，只可以用另一隻手握槍。

因爲他必須接聽電話。

洪深也知道他一定會這樣做，電話他是非聽不可的。

這是洪深唯一最好反抗的機會。

他是個很有經驗的打手，他自然了解到，只要錯過了這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就會處於下風。最後終會死在對方的槍下。

他很會把握時機。

就當小利將手槍全交到左手，同時又騰出右手去接聽電話時，洪深拚盡了全身的氣力，將麥蓮當作皮球一樣，往前用力一推。

小利右手也是剛剛將電話聽筒取起來，已發覺了洪深的行動。

他想開槍。

但是他却担心錯殺了麥蓮，因爲麥蓮正朝住他狂衝而來。

一個人只有一條心，在最不應該分心的時候，小利偏偏就給那個電話分了心。

現在他連電話也不能聽了，因爲麥蓮有如一個大沙包，被狠狠地扔過來，撞向他的身上，撞得他的身體也失去了平衡。

電話聽筒跌掉了。

聽筒中隱隱傳出「喂喂」的招呼聲。

電話不知是誰打來的，聽筒就懸掛在那裏，搖搖擺擺的。

小利被麥蓮壓住！

他明白到此時此地的處境，因爲他現在面對的是一名比他强大的對手。

他隨時會死在這對手的手中，所以他匆匆開了一槍。「仆」的沉聲一响。

子彈擊中了洪深。

但是却無法令到洪深就此倒下去。

子彈只傷及他的手臂。

他左臂受了傷，動作却並不因此而停止，反而發狂似的，衝了過來。

小利還來不及放第二槍，握槍的手腕已被洪深緊緊握住！

洪深不但體型比小利高大，氣力也比小利强大了許多。

加上麥蓮又身不由主的，與小利撞個滿懷，撞得七昏八暈，終於令到小利迅速處於下風。

他的滅聲手槍易了主。

× × ×

奪得了滅聲手槍的洪深，如虎添翼。

小利和他的女友麥蓮，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那是一支實彈手槍，既然可以傷及洪深，當然亦可以傷及別人，這點小利和麥蓮都十分明白！所以他們乖乖的不敢動。

洪深是個受過訓練的槍手，不但有經驗，也有膽識！

他一隻手握槍，另一隻手去拿過了聽筒聽那個電話，兩隻眼睛則盯實小利和麥蓮二人。

「喂喂……」對方是鐵鈎，他仍在不斷地招呼小利：「小利嗎？」

「是的。」洪深想看看對方有什麼話要對小利說。

「嗯——你……你似乎不是小利吧？」鐵鈎在那邊當然也聽到了打鬥的聲音，那是由電話聽筒中傳過去的。

「那你以爲我是誰？」洪深冷峻地反問。

「你是食水深？」

「不錯，鐵鈎，聽說你找我找得好急啊？到底什麼事？」

「嗯——剛才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你以爲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打架似的，很吵。」

「小利說，你叫他殺我，是不？」

「不！不！絕對沒有這回事。」

「那麼，麥蓮帶進來的滅聲手槍，又是要來用作對付警察的吧？」

「嗯——我知道你們被困，希望助你突圍——」

「鐵鈎，事到如今，我想我們不妨開門見山的談談吧！殺我是否爲了滅口？這是否老闆的主意？還是你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問來幹甚麼？」

「你不說我也沒有辦法，但是，較早時我已聽人說有許多方面的人都急於找我，包括警方、私家偵探和你。」

「我找你是爲了你的安全，老闆想你避到外地去一個時期。錢、證件都預備好了。」

「眞要多謝你，鐵鈎，別裝蒜了，告訴我，你在何處？」

「我和弟兄們就在附近，你等着，我們總有辦法把你救出來。」

「不，你省回氣力吧，我去找你，你立即告訴老闆，我們一小時後分贓，我不能再等，一小時後，在老巢見。」

洪深把電話掛斷了。

小利和麥蓮高舉着雙手，雙雙在洪深面前呆立着，動也不敢動一下。

洪深的食指扳住了槍的機掣，如果知道此人歷史的，絕不會懷疑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小利哀求着說：「洪深，我們到底是一場兄弟，放過我吧！」

「是的，我們一場兄弟，所以必須互相帮忙，才可渡過難關，對嗎？」洪深說：「現在我就要你爲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你現在就慢慢的走到窗後去，再聽我下一步的吩咐。」

小利不敢不從。

但他却問：「你想由窗口跳下去。」

「不！我只想知道街上的情形，看看警方是否搜近這裏，然後我才決定我們應該如何離開這裏。」

小利於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移近窗口。

他輕揭簾子，往下俯視。

突然之間，「砰」的一聲。

玻璃窗粉碎了。

小利頭部中彈，身不由主地，倒了下去。

麥蓮固然吃驚，就是洪深也感到萬二分吃驚，因爲只有他才明白，槍不是他開的，他的滅聲手槍並未由他開過一槍。

麥蓮在這剎那間，也以爲是洪深開槍射殺他的男友。但事實上那不是滅聲手槍，是十分响亮的槍聲，所以迅速驚動了街上的警方人員。

警探們並不知道屋子裏發生了什麼事，只見窗子的玻璃驀地粉碎，又有槍聲傳來，知道一定有事發生，於是各人一湧而上。

人質

二名身穿避彈衣的警探，撞開了大門，讓各人一湧而入。

但是，最先入內的警方人員，剎那間都呆住了一陣。

地上一灘血。

一具男屍，雙眼朝天，死狀十分可怖。屋子裏，客廳一角，却有一雙男女，女前男後，呆立屋角，正面對住剛進來的警探們。

洪深的手槍指住麥蓮的太陽穴，冷冷地警告：「誰過來，她立即死去。」

麥蓮面孔仍在流血，淚水連連，樣子十分可憐。

警探之中，已有人認出持槍要脅人質的正是各方面都急於要找的「食水深」——洪深。

因此巳進入屋內的警探，警告門外的同僚：「不要入來，派人通知胡警司，洪深就在這裏。」

洪深態度異常冷靜：「想不到貴爲警司也正在四處找我。」

他冷笑一陣。

一名警司的助手，道：「你冷靜點，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何况，我們知道，你不是一連串案件的主謀，只是受人利用而已。」

「無論如何，你們也太過殘忍！」洪深仍不知道小利之死與警方無關。

那警探望望小利的屍體，道：「他是誰？你爲什麼殺他？」

「不是你們殺的？」

洪深突然恍然大悟。

警探道：「我們從未開過槍。」

「那就奇了。」

洪深正在喃喃自語。

一名警探站近窗口，順手想扯開那幢窗簾，豈料簾子一動。

驀地又是「砰」然一聲。

子彈擊中了玻璃窗，「嘩啦」連聲。

衆警探嚇得紛紛閃避。

洪深這才明白，他的想法不錯，一定是鐵鈎等人的傑作。

剛才他們一定以爲小利就是洪深。

警探們立即傳話出去，叫外面的人追查開槍的人。

其實街上的警方人員，早巳看清楚了來龍去脈，因爲除了街上有大批警方人員之外，若干高處也有神槍手把守。

埋伏在高處的警方人員，巳知道附近一幢多層大厦有人開槍！

於是他們立即採取行動！

× × ×

屋內屋外陷於僵局之際，鐵鈎和他的手下們，也迅速被警方的神槍手們包圍。

鐵鈎以爲射殺了洪深。後來看見窗口的簾子仍在動，於是又再開了一槍！不管躲在窗後的是小利也好，洪深也好，他們只抱住「寧枉毋縱」的心理。

但是他想不到他們所處的位置，竟然與警方派往各處高處埋伏的神槍手爲隣。

鐵鈎等人將注意力集中在小利女友的香閨遠處，反而疏忽了左右隔隣。

當他們陷入警方神槍手的包圍網之後，才後悔莫及。

既然勢成騎虎，他們也惟有背城借一。於是屋內的黑社會綫人阿志的妻子以及一個兒子，立即變成鐵鈎他們的人質。

警方不想傷及無辜，於是這一邊的「屋內屋外」一時之間也陷於僵局——與麥蓮香閨那邊同一情形。

收場

天色已黑！但是，警方仍無法解決那兩個共有三個人質被要脅的僵局。

消息迅速傳遍全城。人們議論紛紛，很少人知道幕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正在醫院中留醫的金必多和畢基也知道了這件事。

他們曾經討論過，尤其是金必多，他曾「英勇抗賊」，偏偏二宗挾持人質的事，據講又與「珠寶大刼案」有關。因此，他們份外留意事態的發展，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金必多傷勢未愈，他躺在床上，觀看電視台的「即場實地轉播」。

突然之間，電視綫路似乎出了問題。

螢幕的畫面在扭曲、跳動！

金必多正想調校一下畫面，豈料螢幕穩定後，却出現了宋太太的遺容！

金必多像見了鬼似的一凜，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他想關掉電視機，但那些機掣彷彿都已經失靈了。

金必多忽然想起畢基提過：今夜是宋太太的回魂夜。

他不禁毛骨悚然。

他一向不信鬼神，但現在他又肯定自己不是發夢。

他以爲眼花，揉揉雙眼，宋太太的遺照消失了；畫面却變得活動起來。

剛才那好像是靈堂的佈置，宋太太的遺照則在鮮花之中。

現在却彷彿變了一個地獄。灰暗之中，有個人影；一個女人在對住鏡頭笑，就像對住金必多笑一樣。

那是一個穿白袍的女鬼。

無論輪廓、身形，都與宋太太歌娜差不多，令到金必多更加吃驚。

螢幕中人的咀唇在蠕蠕而動，但金必多却聽不到她說什麼。

後來金必多才想起，他關了遙控掣上的聲浪控制。

經過調校之後，電視機傳出了一個女子的陰森聲調：「……還我命來……我死得冤枉……還我命來……」

金必多再也無法忍受。

他棄下遙控器，衝出了病房。就在門前，他與一個人撞個滿懷，那是畢基。

「發生了什麼事？」畢基問。

金必多氣喘喘道：「報警，報警，快……快……」

走廊那邊，出現了一股人潮，爲首一個正是胡德警司。

畢基問金必多：「爲什麼要報警？」

金必多道：「再不報警……我會瘋癲了！」

胡德警司走過來，由助手向金必多正式宣讀警誡詞。

金必多被拘捕了。

他的罪名是謀殺、械刧、藏械、毆打等，因爲，鐵鈎和洪深等人均先後棄械投降。

他們已招出了幕後人就是金必多。

× × ×

金必多病房中的電視機根本沒有壞過，只是事前被人做了手脚。

暗中佈局者，主謀是畢基。

畢基打從認人開始，覺得金必多可疑之處甚多，又想起在郊外茶座中見過金必多和柳青青同 出現過。

當時正有二名大漢要教訓畢基。

原來金必多要柳青青目擊畢基被侮，以報舞會中被奪舞伴之仇，想不到請來的竟是二名膿包。

因此，金必多把心一橫，下令洪深埋伏公路，造成交通意外似的，可惜畢基又命不該絕，居然沒有死去。

他覬覦「心形巨鑽」，所以才借「競投」、「做善事」爲名，親近柳青青，藉機將巨鑽偷去，交給女拍檔宋太太帶出會場外。

宋太太當晚是接賍後，把巨鑽放入胸圍之內帶走。

但事後因發覺是贋品，而引致金必多懷疑她從中做了手脚。

宋太太名目上托畢基偵查丈夫在外行動，實則是有雙重作用：——

第一，讓金必多知道，她與畢基是好朋友，切勿以爲她是個女流而欺侮她。

第二，必要時她也實實在在只有向畢基求助，假如金必多迫得她太緊的話。

想不到「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此一來，反而加速了金必多取去她的性命！

畢基要求延遲一天出院，就是爲了要和好朋友劉福合作進行當晚這計劃。

螢幕上的「鬼魂」只是錄映帶，電視機的綫路已被劉福悄悄接駁；總控制就在畢基的病房內。

金必多無話可說。

尤其是經洪深指證後，他更是百詞莫辯。

金必多以爲表面追求柳青青，又作了護花使者而受了傷，更可置身事外，想不到就是「認人、認相片」時，露了破綻，給畢基冷眼識穿了。

到頭來作法自斃。

金必多敗得無話可說，心服口服。

另一方面，柳氏父女用假巨鑽在衆目睽睽下，騙了保險費。

但是，到頭來雖然大批珠寶失而復得，也蒙上了「訛詐、行騙」的罪名。而且，從此名譽掃地！

一代珠寶大王，落得如此收場，也實在令人嘆息！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槍手刀客（一）

馮嘉・文　盧令・圖

摸黑進發　閃電出手

那列火車在鐵路上進行得非常之快，好像一顆長條形的子彈。火車是行駛在風景如畫的原野上，然而景物倒退得那麼快，根本無從欣賞，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就已經過去了。

多數乘客都是在座位上閉目養神。

但那個男人却站在走道的窗口，看着外面的景物，也許他的眼睛特別靈敏，能够欣賞到那些快速移動着的風景吧，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茶色鏡片的太陽眼鏡，身上穿着新穎而名貴的衣服，頭髮也是經理髮師細心修飾過的。

他是一個相當富於吸引力的男人，反正現在也不流行美男子了，男明星通常都是怪模怪樣的，根本上現代的男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型格。

女人方面則改變得少一點，現在的美人兒，以上一代的眼光來看着仍然是美人兒。

走到他身邊來的那個女人就是這樣。別人看見他們在一起，會以爲他們是一雙情侶或者一雙夫婦了，他們站在一起很配合。

他是看見她的，雖然並未回頭，他從玻璃倒影看見。「你在看什麼？」她問。

「風景。」他說着，並沒有轉過來。

「你的眼睛眞的那麼好嗎？」她問：「我根本看不出風景來，就像看一部本來很好的電影，可惜放映機的速度却是比正常快了十倍。」

「那你又在看什麼？」他問。

「我在看你。」那個女郎說。

他笑起來了：「我更沒有什麼好看了，就像看一部很好的電影，可惜放映機却停住不動了。」

「還是很好看。」她說。

他祗是微笑，沒有回答。

「怎麼了？你對我沒興趣？」她說。

「我現在沒有空。」他說。

「忙着在看風景？」她問。

「不，」他說：「我是在等人。」

「假如是在等太太，那我還是快點走好了！」她說。

「我沒有太太，」他說：「我等的也不是一個女人。」

「生意上的朋友？」她問道。

「對了。」他說。

「你是做什麼生意的？」她問。

「我是一個殺手，」他說：「我的職業就是殺人！」

「你也許希望我以爲你在開玩笑，」她說：「不過我不以爲你是在開玩笑，我知是眞的，不然你身上怎會帶着刀子？」

「什麼？」他猛的轉過來，第一次眞正看她。

「一把在左邊腰間，」她說：「一把在右邊的褲管裏。」

他的臉忽然漲紅起來：「現在是你在開玩笑了。」

「我不是開玩笑，」她說：「我猜你正在等着一個帶着槍的人吧？」

他深吸了一口氣，戒備地看着她：「你究竟是誰？」

「我是一個對你感興趣的人。」她說道。

「在哪一方面感興趣？」他問。

「我是你正在等的人。」她說。

「你——不可能是。」他說。

「你怎知道你等的一定是一個男人而不是女人？」她問。

「不可能是女人。」他說。

「爲什麼？」她問道：「難道女人就不能拿槍嗎？刀客在等槍手，槍手現在來了。」

「你？」也還是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我猜想你需要一點證明才能相信吧？」她微笑。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說：「我當然是最需要證明了。」

她打開肩上的手袋，從裏面取出一張一千元面額的鈔票來——祇有一半的。不過這並不是很值錢的一千元，因爲這祇不過是安日幣而已，從中間撕開了的。

他也從袋裏掏出錢包來，掏出另一個半張，接過她那一半來，湊在一起，就成爲一張了，那參差不齊的撕，是完全脗合的，這是一種無法假冒的方式，雖然是陳舊了一點，然而却是很有效的，許多陳舊的方式都是有效的，所以舊也還是常常用了。

他把鈔票捏成一團，搖着頭：「一個女槍手，我還是不大相信！」

「那是因爲我是那麼美麗！」她問。

「這是部份原因，」他說，「但是主要原因還是——」

「因爲我是一個女人，」她說：「現在是什麼時代？婦解時代嘛，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都可以做。」

他格格地笑起來：「是嗎？那麼你能够站着小便？」

「你不開口的時候還相當可愛，」她說：「但是一開口，印象就大打折扣了，假如我能够做這件事，你也不會有機會看見的，林烈先生。」

「眞的嗎？」林烈咧咀微笑。

「以後看看就知道了，」她說：「現在，我們既然已經見面了，我們到你的房間裏談談如何？」

「很好，」林烈說：「跟我來吧。」

這是長途火車，頭等的車廂就等於是酒店的私家房了，祇是窄小得多。

他們進入房間，坐下來，林烈關上了門，說：「我還沒有知道你的名字。」

「叫我瑪莉好了？」她說。

「這不是眞的名字吧？」林烈問。

「是眞的，」她說：「那是因爲我沒有那麼出名。」

「這不大公平，」林烈說：「我不知道你是誰，你却知道我是誰？」

「總得有一個知道對方是誰的，」她說：「不然我們怎麼會面，反正，你也是名人了，那不如我不知道你勝過你知道我了。」

林烈一攤兩手：「有道理，不過，我還是不認爲這件工作需要兩個人做。」

「大男人主義，」瑪莉皺皺鼻子，冷笑道：「多一個帮手不好嗎？我又不是要把你的酬勞分掉一半。」

「我祇是怕愈帮愈忙。」林烈說。

「你怎能够馬上就肯定我是會拖累你的呢？」瑪莉說。

林烈聳聳肩：「我是一個用刀的人，你知道爲什麼我喜歡用刀嗎？因爲在許多地方，帶着刀是並不犯法的，但是帶着槍而不犯法的地方就甚少甚少了。」

「殺人也是一種犯法的職業，」瑪莉說：「祇要你不給捉住就行了，帶槍祇要不給搜出來，那犯法與否，又有什麼重要呢？」

「你有把握不讓你的槍給搜出來嗎？」林烈問。

「你猜猜看我的槍是收藏在什麼地方吧？」她說。

林烈從頭到脚打量了她一遍，覺得她的身上似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藏下一把手槍的，她那麼講究的打扮，身上那套衣衫很稱身，看來衣服下面很難收藏着一把槍的。他說：「在手袋裏？」

她把手袋遞給他，他接過來，提着帶子：「不像，太輕了。」

「也許是一把輕金屬的小手槍。」瑪莉說。

他把手袋打開來看看，裏面並沒有槍，他的視綫回到她的腿上，說道：「也許是縛在兩腿之間吧，既然你是穿着一條裙子。」

她把裙子拉了起來，林烈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一雙綫條非常優美的腿子，下面一條猩紅色的三角褲，是粗魚網質地的，所以祇是一件裝飾品而不是一件遮蔽物，祇在最重要的部份有一個小小的不透明的紅心，但也不能完全遮住，黑影隱約可以在紅色的周圍散開，他看見腿上也是沒有縛着槍。

她把裙子放回了，美好的景緻又給遮沒了。

林烈說道：「你是槍手，那麼你的槍呢？」

「我需要用的時候我就可以拿出來了。」瑪莉說。

「也許是收藏在你的房間裏？」林烈問。

「也許吧。」瑪莉說。

「你看，這是帶槍的不方便了，」林烈說：「假如現在有人襲擊你呢？」

「誰會襲擊我呢？」瑪莉說。

林烈慢慢伸出一隻手去，慢慢地把她的裙脚拉起來。

他狡猾地微笑着說道：「我很欣賞你在下面那件小衣服。」

瑪莉沒有動，他揭起了裙子，又可看到那紅色的魚網，以及網內的陰影，他再伸出一隻手，向那光潔而滑膩的腿子觸過去，但就在他觸到之前，她的手就忽然動了，左手把他的手撥開，右掌「劈拍」地在他的臉頰上摑了兩記，把他打得連黑眼鏡都半跌下來，人也倒回廂房的一角落。

她的動作是那麼快，而摑得又是那麼勁。但是打人莫打臉，尤其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的開玩笑態度變成了殺氣騰騰，他的動作也是非常之快的，手向下面一摸，便從襪管裏拔出來了一把刀子，正如她所講的，他的刀子就是收藏在那個地方，刀尖在燈光之下閃閃耀眼。

她舉起雙手，連忙退後，退到另一個角落。

林烈猙獰地微笑着，扶好眼鏡：「你看，我早對你講過，刀比槍方便得多了，要用的時候馬上就可以到手，現在，你得聽從我的指揮了，剛才我不過是開玩笑，現在却是當眞了，脫下來——」

他估計錯誤了，她舉起的兩手並非表示投降，她的右手舉起來，就剛好是伸到他的廂房中上格的床頭，手伸進枕下，再出來時已拿着一把扁扁的小手槍。

林烈要挺刀撲前已經太遲了，她是那麼快，槍咀已經對着他了。

「不要動，」她柔聲說：「舉起手來，我也不是開玩笑的！」

林烈不得不把雙手高高舉起，刀也許方便一點，但是對着手槍的時候，同一時間，就吃虧得多了。

「轉過去，雙手按住牆壁，腿子張開來！」她命令。

林烈也照做了，他覺得也許他是還有一綫希望的，因爲她並未叫他把刀子丟掉，他當然也不把刀子丟掉。

但這一綫希望是沒有用的，她迅速上前，一隻膝蓋就從他張開着的兩腿之間穿上去，撞着了那裏的軟軟的一團。林烈叫出了半聲，就整個人縮了下來，在地上扭作一團，因爲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部份，就像整個身體分佈着炸藥，而這裏是個引爆的中心，引爆中心給撞着，就發生爆炸了。

痛苦傳到全身，而林烈就祇叫得出半聲，另外一半就給胯下的劇痛拉了回去，也可以說是給半途截住了。

自然他此時就非把刀子放掉不可，而事實上他亦不知道刀子是在什麼地方了。

眼前浮動着青黑色，這青黑色就像是一張幕，隨時要把世界遮蓋起來似的，他必須極力保持着神智，面子已經丟够了，假如再暈過去，那就更是丟足了面子。

他通過那陣青黑色可以看到瑪莉正在哈哈大笑，但祇是看到而已，聽不到，痛苦使他的耳朵正在雷鳴着。這種痛苦也是祇有男人才有資格領畧，女人沒有那件東西，因此也沒有機會領略[illegible]那種痛苦了。

她好像一部恐怖電影中的女妖，在歪曲的鏡頭中出現，人也變了形，正在搖幌，正在哈哈大笑。

林烈閉上了眼睛。

沒有什麼辦法，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就祇能够讓痛苦慢慢地退下去了，他已經變成了一塊俎上之肉似的，人家要怎樣宰割，就怎樣宰割了。而這一部份的痛苦又是退得那麼慢，就像潮水在退似的，潮退也是慢到看不見的，你看着就覺察不出潮水是正在退，祇有當你把眼睛移開，過一陣再看才會察覺到水綫是比剛才低落了。

後來，他除了痛苦之外也有別的感覺了，他可以感覺她到正在把他從地上扶起，讓他躺在床上。

他仍然得要把身子蜷曲着，因爲痛苦就像一條強力的彈簧，在控制着他的身體，把彈簧拉緊，痛苦就再增加了。

他必須把身體蜷曲着，才能使彈簧盡可能處於鬆弛狀態中，他全身都在冒着冷汗，而他覺得很冷。

瑪莉把一張毡子蓋到他的身上，又用一條手帕替他擦着臉上的汗。

「眞對不起，」瑪莉說：「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一點了。」

林烈閉着眼睛，長長的呼出了一口氣，這個玩笑的確是開得太大一點了，不過現在既然她已經變得溫柔下來，他就感到安慰了。

瑪莉溫柔地替他抹着汗，有時又輕撫他的頭髮，那條手帕散發着一股很好聞的香味。

終於，林烈復原過來了，他可以坐了起來。

「現在你覺得怎樣了？」瑪莉問。

林烈苦笑着聳聳肩，說道：「想喝一口酒。」

瑪莉拉開床頭的一隻小抽屜，拿去一瓶扁瓶的威士忌來，熟悉得就像是在她自己的房間裏似的，林烈接過來，打開瓶蓋喝了一大口，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大口酒的確是很有用處的。

他把瓶蓋蓋好了，說：「你搜過我的房間？」

「我不過是想進一步了解你吧了。」瑪莉說。

「而且你也把槍放在我這裏？」林烈問。

「我不是講過了嗎？」瑪莉說：「我的槍，當我想拿的時候就可拿得到手。」

現在，她則把她那把槍放進手袋裏，拉好了拉鍊。

「你果然證明了，」林烈說：「你的槍是神出鬼沒的。假如有人來搜的話，就變成是我私藏軍火了。」

「我是一個女人，」瑪莉說：「我這樣做比較方便一點，男人要這樣做的話，就沒有那麼容易，很抱歉我剛才做得過份一點了，但那是沒有私人原因的，我們不過是在切磋研究吧了。」

「謝謝你的道歉！」林烈說：「總之第一個回合，我是輸了。」

「怎麼計較起輸贏來了？」瑪莉說：「我們又不是敵人。我們是搭檔。現在，讓我們到餐卡去吃點東西吧，我請你。」

「好主意。」林烈說。

林烈拾回了刀子，插回襪管裏，與瑪莉一起出了房間。忽然之間他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當她與瑪莉在一起的時候，還是到人多的地方去好一點，單單兩個人在一起，他反而是缺乏安全感了。

他們在餐卡裏佔了一張桌子，兩個人都叫了一客晚餐，瑪莉還叫了一瓶酒——爲她自己的。

假如林烈認爲這是浪費的行爲的話，看瑪莉喝過第一杯就知道這瓶酒是不會有剩餘的了。瑪莉喝酒就像是喝水似的，他有點担心地說：「你不會醉嗎？」他的担心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瑪莉這個女人是一個難測的女人，而她的手袋裏有一把手槍，假如她喝醉了的話，誰知道她會用手槍做些什麼事情？

瑪莉笑了：「兩瓶我就沒有把握，但是，一瓶則不會醉，祇是會使我心情更好

吧了。」

心情好一點又會做什麼？林烈心裏有這個奇怪的想法，而當他這樣一想的時候，他又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了。

瑪莉酒果然喝得很多，而話則談得很少，後來林烈忍不住開口了，他問道：「瑪莉，像你這樣一個女人，怎會幹起這種事情來呢？」

「像我這樣一個女人幹起這種事情來就會值錢得多，」瑪莉說：「你明白嗎？因爲我不像那一類人。」

她這句話可以說是回答了這個問題，但亦可以說是答非所問的。

「我的意思是，」林烈說：「你一定有很多別的工作可以做，爲什麼你會選擇做這個呢？」

「因爲我喜歡殺人，這就是爲什麼？」瑪莉說，「難道你不是爲了這個原因而幹的嗎？」

林烈聳聳肩：「一半吧了，假如我有選擇的話，我也許是幹另一行了，但是，你在幹這個之前又是幹什麼的呢？」

「怎麼了？」瑪莉說：「難道你認爲我不及格，還要考慮我嗎？」

「不，」林烈說道：「我不過想了解你多一點吧了，既然我們是要在一起工作的。」

瑪莉對他作出一個嫵媚的微笑。「我不喜歡人家提起我的往事，所以你也別問我往事，你祇要知道我做不做得到這件工作就行了，而剛才，我似乎巳經證明了我是做得到的，至於了解的方面，我們在一起的機會既然多着，你還怕沒有機會好好地了解我嗎？」說着一隻脚在桌子下面伸過來了，在他的腿子上輕揩着。

林烈的心有一陣銷魂的急跳，也許瑪莉喝了酒，會在這方面心情好起來吧？假如是這樣，那倒是不錯的。

她的脚不時地在他的腿子上揩着，使他精神都無法集中了，跟她談起話來變成有點牛頭不對馬咀的，而且她所談的題材，林烈也感到不容易應付，有時她會談談電影，有時她會談談文學，有時她會談談古典音樂。

電影雖然不算是一種高深學問，但是林烈這個人沒有看電影的習慣，所以就不大扳得上了，他倒希望她改爲談談電視。至於其他那些題目，則是更加超越林烈的知識水準了。

他祇是懂得應對瑪莉的「脚語」。他也把一隻脚從鞋子裏抽了出來，伸過去，在瑪莉的腿上輕輕地磨擦着。但是他的脚不能太過份，因爲她雖然祇是穿着裙子，腿則是合緊着的，而他的脚稍爲伸得高一點，她的手就擋住了。

瑪莉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很快，林烈就忘記了她的危險性，而變得神魂顚倒了，他根本不記得吃過什麼下肚。後來，當瑪莉說巳經吃飽了，應該回到房間裏時，他就不禁大喜若狂。

他伴着她離開，一面吶吶着說：「我還沒有看過你的房間。」

她把手穿進他的臂彎裏，嫵媚地吃吃笑着說：「這有什麼分別呢？又不是我的家，在火車上，每一間房間都是差不多吧了。」

「我們……我想再跟你談談，」林烈說：「跟你談話眞開心，可增廣見聞！」

他祇是這樣胡說八道，想延長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吧了，不過他這句話却是說得了的，後來發生的事情就證實了。

「那麼我們到你的房間去好了。」她說着，又把他的手臂挽得緊緊的。

林烈一陣神魂飄盪，她喝過了酒，情形一定大大不同了。

他們回到了林烈的房間，林烈把門關上，下了鎖，這在他們的情形而言則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他們所談的事情也許是不为便別人闖進來聽到的，而且他們的身上又有武器。

她倒沒有坐下來，祇是在門上一靠。

林烈也靠在她的身邊。

「怎麼樣了？」她問道：「你還在痛嗎？」

「什麼痛？」林烈有點莫明其妙地看着她。

「剛才踢了一脚的地方，」瑪莉說：「我還是覺得抱歉！」這樣說着的時候，她的手就來了，輕輕搓着。

林烈說不出話來了，神經在最短的時間之內一彈而升上了高度興奮的水平。他實在也用不着回答，他的反應巳很明顯地告訴了她他現在的感覺如何了，她還是繼續呵護着，這並不是林烈預料的發展，也並不是理想的發展，因爲這與她的美麗和高貴不大配合。這不是高貴的動作，不過他到底是一個男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也很難計較高貴不高貴了。

他把她緊緊地擁進懷中，嘴唇就向她的嘴唇印下去。

「不……不要！」她躱避着他的嘴唇，但是手却沒有縮回來，這就簡直是等於用汽油去救火了。

林烈好像瘋狂了似的向她進攻着，她的嘴唇左閃右避，避得相當狼狽，但是她却能够避開，而他的手伸過來要撩起她的裙子，她亦是能够避開，一面用手把他的手擋開，一面扭身躱閃。

「不要……不要這樣，」她溫婉地說着：「我沒有心情這樣做！」現在她的手也不再做火上加油的動作了。

「你在開玩笑！」林烈說。

他把她擁得更緊，既然她不讓他吻咀唇，他就向她的肩深深地吻下去，而且也一隻手終於成功地進襲裙下的重要地方了，這一觸，雖然還是隔着一重尼龍，也巳經使他的心跳得幾乎難於控制了。

但是祇是一觸，跟着就是耳朵上傳來一陣劇痛。

他吻她的頸子時，耳朵就在她的咀邊，現在她就是一口咬住了他的耳朵，而且不是輕輕地咬，而是盡力咬下去，就像要把他的耳朵咬脫下來似的，林烈吐出一聲尖叫，什麼慾念都飛走了，連忙放開她，而她却仍然是咬着他不肯放，林烈也不敢動，這個可怕的女人，向人襲擊總是以最尷尬的地方爲目標，他不敢動，他知道一動的話，耳朵就可能給她咬了下來了，她是咬得那麼用力。

終於，她把他的耳朵放了，咭咭地笑着：「我早就對你講過了，我沒心情。」

林烈把她猛的用力一推，她跌到床上

去了。

林烈痛得眼前一陣紅色，就像隔了一層紅霧似的，不過他這一次的痛却不同了，並沒有使他痛到不能動作，祇是使他痛得滿臉怒火，他的手迅速地一揩上裝的鈕子，上裝便張開了，手上也出現了一把刀子。這把刀子則是他在腰間的刀子了。

刀尖在燈光之下閃耀着。他猙獰地冷笑着：「瑪莉，你很愛玩把戲，這次看看你又有什麼把戲吧！試試把槍拿出來！」

她的手袋現在是在床頭的几上，離開她的手相當遠，而且還要把手袋打開才能拿出槍來的。

「你想怎樣？林烈？」她還是軟軟躺在那裏說。

「你知道我想怎樣的，」林烈的刀子在手上拿得很穩，就像是拿在一隻木雕的手上似的。

「但是我巳經說過我沒有心情了。」瑪莉說。

「我却很有心情，」林烈說，「你開玩笑，現在是弄假成眞了！」

「以後，我會把你殺掉的！」瑪莉說，「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敢把我殺掉的，」林烈冷笑着搖頭，「你把我殺掉了，誰來做工作呢？你不能一個人去做，我們奉命兩個人去做的。」

「你也不能把我殺掉！」瑪莉說。

「但你可以受傷的。」林烈說。

「那你想怎樣？」瑪莉問。

「衣服，」林烈說，「脫下來，都脫下來！」

瑪莉又微笑了：「你這個人眞不懂情趣！」

「很對不起，」林烈說，「我不大明白你是怎樣才認爲有情趣的！」

「好吧！」瑪莉微笑着兩手伸到頭頂去，把兩隻髮夾拔了下來。林烈這時才覺到她有着一頭很長很厚的頭髮。她的頭髮盤成冠狀擱在頭頂，他先前並沒有感覺出來，現在髮夾拔下了他才看到。長而厚的頭髮披散了，好像一大團濃墨。

瑪莉還是在微笑着。這個微笑使林烈心理不大舒服。他知道他是在跟一個非常危險的人在玩着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但是他亦知道這個遊戲是不能中斷的，爲了他的自尊心，也爲了他生理上的需要。

跟着瑪莉的雙手又伸到頭髮下，一隻手把頭髮下的枕頭拿開，另一隻手就把枕頭下的手槍拿出來。

林烈看得見是槍的時候，槍嘴巳經對着他了。就是那麼快。不過她也加上了一些轉移視綫的動作。當她向枕下伸手的時候，她就把一條腿子提起來，一隻脚的脚底擱在床沿上，裙子好像帳幕似的給撐起了，他的眼光就不由自主地去窺看裙下的風光。也許就是這一分神，使他慢了一點吧。

總之他又輸了，他連忙放手，刀子跌在地上，他不敢肯定這個女人會不會眞的開槍，祇好急急表明態她度，讓知道他不打算抵抗。

「哈哈，」瑪莉說，「現在你又怎樣了？」

「你又贏了！」林烈苦着臉，「你究竟還在我這裏收藏着多少把槍！」

「祇是兩把，」瑪莉說，「這巳經够了。」

「好了，」林烈苦笑着，「玩笑巳開完了。你都贏了，澈底勝利了，恭喜！」

「還沒有玩笑，」瑪莉擺着槍說，「現在輪到我主動跟你玩了。」

「玩——玩什麼？」林烈吃驚的看着她。她這一個玩字，毫無疑問是比他那一個玩字强烈得多的。

「你剛才命令我做什麼？」瑪莉問。

「我……別開玩完，」林烈說，「別開玩笑。」

「但我們不就是要開玩笑嗎？」瑪莉坐起來，頭髮披在肩上，顯得更漂亮了，但是她的眼睛以及那把小手槍則是教他心寒的。

「你想怎樣？」林烈問。

「像你想我做的一樣，」瑪莉說，「脫下來！」

「別……別開玩笑！」林烈說。雖然一個美麗的女人要一個男人脫衣服，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這個美麗的女人就不同了，結果決不會預料中的那麼美滿。

「脫下來，」瑪莉說，「我雖然也不能殺死你，但是正如你所講，你也可能受傷的。」

林烈祇好動手脫衣服了。他正拉開衣襟。

「呃，呃，不行，」瑪莉說，「先脫刀子。你的脚上不是有把刀子嗎？動作慢一點，不要弄什麼古怪，爲你自己的幸福着想。」

林烈祇好先把襪子裏的刀子拔出來，棄在地上。然後，他就把衣服一件一件脫下來，直到沒有什麼可以脫了，除了脚上那雙襪子之外。

瑪莉欣賞地看着他：「呀！你也是一個很健美的男人，很有本錢呢，不過可惜現在垂頭喪氣！」

林烈的垂頭喪氣是理所當然的事。他雖然是一個男人，但是他也要講究情調的，現在就完全沒有情調可言，丈夫氣實在提不起來。

「可惜我現在沒有心情，」瑪莉說，「不然我會跟你試試的。現在，我就祇是想睡覺而巳。」

這對於林烈倒是一個好消息。他眞的很希望她睡覺去，一個人，遠遠離開他。

「晚安，」瑪莉這一次是終於如他所願了，「我要回房去了！」

「晚安！」林烈以哽塞的聲音說。

瑪莉開門出去了，又把門關上。林烈呼吸一口氣，連忙推上門閂，敲門聲却又在外面响了起來。

「誰？」林烈一半吃驚一半不耐煩地喝問。

「我，」瑪莉的聲音回答，「忘記了對你講一聲，我是在一〇二號，有事過來找我！」

「我知道了，」林烈說。但他心裏則是在想，除非是天塌下來，否則他也不會去找她的。

他匆匆把衣服穿回了，躺在床上，深呼吸是爲了氣憤難平。但是雖然一肚子是氣，林烈却並沒有存着報復之心。這個女

人，他已經跟她玩過兩次遊戲，而兩次都失敗了。他不想再跟她玩。祇要他不犯她，希望她不會跟他過不去。林烈雖然是一個殺手，却不是有很狂妄的頭腦，當他碰到一個自己鬥不過的人時，他是知道的，而且也肯承認。這個女人就是一個他鬥不過的女人了。而且，他對她也是連對女人的興趣都已經失去了。

他漸漸閉上眼睛，睡着了。而火車上仍像一顆長形的巨大子彈似的沿着路軌直射，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把他們帶到了很遠的距離之外。

第二天早上，他們從火車上下來的時候，果然就已經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了。但這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地。他們之所以登上火車，作用祇是在於相會而已。

他們下來的是一座大車站，一座大城市，站上是人山人海的，他們這樣一雙男女，在一座大城市的火車站上反而是最不惹人注目了。

他們走在人叢中間，林烈說：「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一部汽車！」

瑪莉挽着他的手臂，咭咭地笑起來：「我們去偷一部汽車？」

「我們不是去偷，」林烈說，「我們是去買！」

「偷部汽車不是更够刺激嗎？」瑪莉說。

「瑪莉，」林烈沒好氣地說，「我並不想和你爭論，但我們不是爲了找尋刺激而做這件事的！」

「乘機找點刺激不好嗎？」瑪莉說道：「我們反正是工作了！」她又咭咭地笑着。

「你決定吧，」林烈嘆口氣，「我不敢跟你拗，你有槍，不過我認爲偷車的危險性總是大一點，萬一給人家捉到了，不論槍是在你的身上還是在我的身上，總之我們是同在一部車子裏，我們就要有禍同當了。」

瑪莉在他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又在他的耳朵上輕輕一咬，咭咭地笑着：「你怎麼了？我不過是在跟你開玩笑吧了，你這樣認眞幹什麼？很好，我們安全一點，去租車吧！」

她的手臂把他挽得緊緊的，頭枕在他的肩上。那麼熱情，就像他們是一雙新婚夫婦，而在旁人的眼中，他們亦是很配合的一雙男女，不過林烈就是沒有那種甜蜜的感覺。對瑪莉，他不容再生起那種男人對女人的感覺了。

他們到達了一家租車公司，租了一部汽車，開走了，又沿着他們來時的方向駛去。自然，這汽車是比火車要慢得多了，似乎他們走的是寃枉路，假如他們早一站下火車，那就根本不必租車了。但是這不是他們做事的方式。而且他們有的是時間，他們不介意走寃枉路的，祇要事情做得順利。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駱得利，」林烈說，「沒有什麼異議吧？」

「別以爲我是抬槓專家，」瑪莉說，「現在最接近我們的人就是駱得利，我們當然是先向他們開刀了，不然我們何必在這裏下車？」

「我的計劃就是一到就動手，」林烈說，「事成了之後，馬上走，回來還車，就當我們根本沒有到過那個地方，有什麼異議嗎？」

「沒有，」瑪莉說，「很職業化的做法。」

「我們現在開車去，大約凌晨一時可以到達，」林烈說，「那也是最適合動手的時間了。在這之前，你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你何不先睡一覺呢？」

「我們昨晚才剛剛睡過一晚。」瑪莉說。

「但是總不能整天都是我開車的，」林烈說，「所以你最好先養養神，等到下午，就由你來開車，我睡覺！」

「好吧。」瑪莉也不反對。

她就這樣爬過椅子的靠背，爬到後座去。

很可惜她今天已經換了衣服，不再是昨天的裙子，而是T恤和牛仔褲了，爬過座位時並沒有什麼誘惑性的鏡頭。不過林烈實在亦不希望看到什麼誘惑性的鏡頭。與她在一起，能够保持水般的心情那是最好的了。

她倒是很容易就睡着了，就這樣橫臥在後座上。

林烈把持着車子，行駛了一整個上午。下午兩點鐘，他們在一家路邊小餐廳停下來，一起吃過了午飯，跟着就是林烈睡覺，而由她駕車。

林烈也是很容易就睡着了。他們都是這門生意上的職業好手，職業好手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非常强壯的神經，隨時都可以睡着。睡眠不足對精神和體力會有很大的影響，對神經亦會有很大的影響，本來有足够體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做不到，本來有胆量的事情也會不敢去做了。

瑪莉開着車子，直至天入黑時才停下來吃晚飯，因爲這件事是不由他們控制的，要到達有晚飯吃的地方他們才能够停下來吃晚飯。

這之後他們繼續上路，又輪到瑪莉睡在後座了。她是比林烈睡得多，因爲林烈是不會再有機會睡覺了。

後來，瑪莉給林烈輕輕搖醒。她張開眼睛，林烈說：「我們到了。」

瑪莉坐起來，看見車子的周圍是一片漆黑。

那裏是一座樹林之內，她雖然剛剛醒過來，也不像普通女人那樣松惺而迷惘的，她馬上就挪到左邊去。這也是正確的方向，左邊的遠處有點燈光。很遠，那是附近唯一的燈光了。

林烈把望遠鏡遞給瑪莉，莉瑪接過來，舉起，向燈光的來處望過去，看見那是一座孤獨的大屋子，在一大片草地上，附近有疏密不整的樹林。燈光是從屋子的幾個地方發出來的。第一個發燈光的地方就是屋子的門口，第二個地方，就是二樓的一個窗口，第三個地方則是三樓的一個窗口。

這是一座三層的屋子，並不是花園洋房，但是亦可以說是一座花園洋房，因爲附近都沒有別的屋子，周圍的草地和樹林也可以算是花園了——一座面積無限的花園。

瑪莉移動着望遠鏡，小心地看了好一

陣。之後他說道：「似乎沒有什麼人在守衞。」

「駱得利不知道我們要來，」林烈說，「而且他也不需要守衞，他自己就是一個高手，他對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假如形勢調轉過來，是他正在來找我的話，我也會睡得很不安寧了！」

「哈哈，一個高手！」瑪莉說，「我就是最喜歡看到高手失手！」

林烈的臉熱起來，而且也可能紅起來了，好在在黑暗之中，看不到。也許瑪莉不是有意的吧，但她簡直是在諷刺他。他就是兩次失手在她的手上了！她的確是很愛看到高手失手的。林烈說：「現在聽着，瑪莉，他可能已經睡着了，我們進去動手大概不會有困難，不過我們還是得預先訂好個計劃，首先，你有什麼提議嗎？」

「我嘛！」瑪莉說，「我的看法就是我們一起進去，你動手，我掩護着你。」

「爲什麼？」林烈問，「爲什麼我動手。」

「假如你不高興，那讓我來好了。」瑪莉說。

「不，」林烈說，「我的意思是，我以爲你會高興動手，所以我要先跟你說好吧了。」

「多謝你的好意！」瑪莉說，「我是比較喜歡看人家做這種事情的，而且，我的槍會發出聲音來，不大方便。你的刀子是沒有聲音的。」

「唔，」林烈說，「現在你也覺得刀子是比較槍方便了。」

「看情形而異吧了。」瑪莉說，「當你用一把刀對着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就不敢動了，但是當你用一把槍對着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却還是可能和你拚命！」

「這倒是眞的，」林烈說着又是覺得一陣熱。瑪莉所講的，在火車上也是曾經證明過了，他連忙改變話題：「我們動身吧？」

「從這裏步行過去？」瑪莉問。

「是的，」林烈說：「用不着担心，假如有人要追我們的話，他們也是非要步行不可，假如我們繞到屋子後面，那一邊就是不方便通車的，假設有人追來，我們徒步跑回來，上車就走，他們在這裏沒有車子，就追無可追了。」

「爲什麼我們要讓人追過來，」瑪莉說，「我們可以做到完全沒有人能够追來的。」

「不要殺太多人好不好？」林烈說，「我們要殺的不過是駱得利，其他的人沒有什麼理由需要死，而且我們亦沒有理由免費贈送。」

「哈哈！」瑪莉笑起來，「免費贈送這一句講得最好了，事實上也沒有人歡迎這種贈送的！」

「我們可以起程了。」林烈說。

他把身上的襯衣脫了下來，然後拿起身邊的衣箱，打開來，從裏面取出兩件長袖的T恤，一件交給瑪莉。他們都把T恤穿上去，瑪莉則沒有脫衣，祇是把T恤罩在原來那一件之上。

林烈把兩把刀子插在腰間的皮帶上，那皮帶是通花的，看上去祇是一種不太特別的花紋而已，不過，對林烈則很實用，他可以把超過十把的刀子插在這皮帶上。但是，他祇是帶了兩把刀子。假如懂得用，刀子就不需要那麼多了。一身都是刀子，給警察截住搜出來的時候實在難以自圓其說，但祇有兩把刀子就可以解釋得過去了。

瑪莉則祇是拿起了手袋掛在肩上，她的槍還是放在手袋裏的，他們推開車門下了車，就是兩個黑影，林烈本來穿的就是一條黑色的褲子，瑪莉那件藍布牛仔褲是深藍色的，在黑夜之中也等於是黑色了，加上上身的黑色，他們在黑夜的郊野之中就是兩個不容易看到的人了。

他們通過黑暗，步行着向那座遙遠的屋子進發。

看上去距離似乎並不遠，但是步行的速度則是慢到簡直接近痛苦的程度，他們到達那屋子時，已經是在兩小時之後了，林烈的計算果然是很準確的，正正是他預算的時間到達。

屋子的燈光在這兩小時內一直沒有改變。祇是二三樓亮着燈，樓上是漆黑的。

「我們不能從樓下進去，」瑪莉說，「樓下有四個人，雖然睡着了，我們進去可能吵醒他們。」

「你怎麼知道的？」林烈詫異地看着她。

「因爲事前我也作過了一些調查。」瑪莉說。

「那你有什麼好的提議嗎？」林烈問道。

「我們從天台進去好了。」瑪莉說：「駱得利是在三樓，二樓是沒有人的。」

「二樓沒有人爲什麼亮着燈？」林烈問。

「到上面去看看就知道了。」瑪莉說道。

林烈忽然頗感慚愧了。剛才他還在告訴瑪莉有關這間屋子的事情，原來瑪莉知道得比他還要多。在這個女人的面前，他實在是不能够隨便逞英雄的。

他抬頭望望，雖然已相當肯定了，但是爲了防備萬一瑪莉會有個更好的主意，所以又說：「我看我們可以沿着這水渠爬上去，你認爲如何？」他也不能够問瑪莉有沒有爬上去的本領，顯然瑪莉是有許多他所猜不到的本領的。

瑪莉點點頭：「我也是這樣想。你先上去吧，我跟着就來了。」

於是林烈先爬上去。他們當然是要分開的，一個先爬上去了，然後第二個才跟着上去，這樣，萬一先爬上去的一個失手跌下來的話，第二個也不會連帶而給撞下來。此外，分開兩個人上去，水渠的負荷重量沒有那麼大，危險性也是會較爲減低的。

林烈無驚無險地爬上了天台上了，證明他果然也是一個一流好手，他到了天台上之後，對瑪莉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她等一等，然後隱沒了，顯然是先要看清楚那裏的情形。幾秒鐘之後，他出現了，從腰間拉出一根繩子，垂下來，瑪莉讓他先上去倒是有好處的，這樣，她就不必爬得那麼辛苦，祇要拉着繩子爬上去就行了。

瑪莉也果然是拉着繩子爬上去，輕易就到達了，林烈伸手把她扶了上去，她的

兩臂在他的頸子上一圍，就把他緊擁住，而咀唇印在他的咀唇上，林烈的舌頭不由分說就給她吸了出來，他要極力掙扎才掙開了。

「你瘋了嗎？瑪莉？」林烈叫道。

瑪莉咭咭地笑着道：「我愛你嘛，林烈？」

「多謝你了。」林烈說，「你最好別在這裏愛？」他伸手一指。

天台上是有一間小屋子作爲樓梯間的出口的，而這屋子的門開着，可以看見門內有燈光，不過看不見人。

「沒有人在裏面，」林烈說，「我們可以沿着樓梯下去。」

「我們走吧！」瑪莉說。她把手袋在肩上掛好了，從手袋裏拿出兩把槍來，左右手各一把。

他們到達了那個門口，踏進去，仍看不見有人。

那亮着燈的樓梯是成疊起的「之」字形通到樓下去的，每一個「之」字末端就是一層樓的進口。這樓梯是一直都亮着燈的。他們一踏入去就聽見一連串的叱喝聲，使他們兩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步來了。

但是林烈揮揮手，低聲說：「不要緊，他祇是在練功吧了。」

駱得利是一個喜歡練功夫健身的人。但林烈又奇怪他是不是需要告訴瑪莉這一點，也許瑪莉也是早巳知道了的，她不是說過駱得利在二樓嗎？二樓大概是演武廳了。

他們沿着樓梯而下，到了頂樓，果然聽見那叱喝聲是來自二樓的。瑪莉指指頂樓之門，他們進入了一座大廳之中。

那座大廳是亮着燈的，廳中沒有人，裏面則是黑暗的，瑪莉快步走進走廊之內，用不着開口，這種事情雙方自然都有了默契，林烈在廳中把風，手中拿着刀子，那二把刀子則是拿着刀尖，準備擲出去的拿法。

瑪莉拿着槍進入走廊之內，到裏面的房間去視察，出來時仍然拿着槍，而那槍也沒有响過。

「沒有人，」瑪莉說，「他在下面，我們等他上來好了。」

「希望他快一點。」林烈說。

在下面，二樓，駱得利果然是正在揮拳弄腿，雖然說他的練拳是志在健身，但是對他的打架的本領是仍然有帮助的。一個年紀巳經不輕的，但是仍然顯得非常精壯，顯然是經常鍛鍊身體之功，事實上這個時間仍然在練拳，亦可見他的確是個很有恆心的人。

他現在是赤着肩膊在騰跳揮舞着，一身健碩結實的肌上，汗珠正在閃閃發光，這個年紀身裁仍然相當健美，可惜就是其貌不揚，假如拍電影的話，他去飾演狡惡的道人之類的角色，那倒是相當適合的。

他的氣力很充沛，一連作了好長一段時間的練習，在林烈和瑪莉巳經到達了半個小時之後，他才練習完畢。他拿了一條毛巾，抹着身上的汗，回到樓上去，經過亮着燈的大廳，一直走進睡房中。

伸手開亮了電燈，他就看見瑪莉斜倚在他那張大床上，對他露出一個嫵媚的微笑，瑪莉說：「先生，對我感興趣嗎？」

駱得利是一個重視健康的人、對於女色並不如何感興趣。

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亦當然不會感興趣。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這個女人究竟是來自何處。

「你是誰？」駱得利有點慌亂，但是並不太恐懼地喝問道。他認爲要動手起來的話，這個女人一定不是他的對手的。

「我問你，對我感不感興趣。」瑪莉還是嫵媚地說。駱得利憤怒地踏步上前。

瑪莉又來她那一套了，手從枕頭下面出來，手中一把槍就指住了駱得利。

「慢一點，朋友，」瑪莉說，「慢一點！」

駱得利僵住在那裏了。一把槍是他料不到的。一把槍，出現在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的手上。

「你——你幹什麼？」駱得利問。

「你站在那裏不要動，把手舉起來就行了。」瑪莉說。

駱得利祇好慢慢地把兩手舉起。他還是吶吶着說：「你不能開槍的，你開槍就逃不出去，槍聲會驚動我在樓下的人。」

「你說得對了，」瑪莉說：「我是不會開槍的。」

跟着就是「托」的一聲响，駱得利的身子震了一震，胸極力向前挺，而兩手極力要伸到背後去摸什麼似的，他的臉上充滿了痛苦的神情。

結果他並沒有抓到什麼，身子向前一仆，便撲面倒在地上，他的背上就插着一把刀子。林烈的刀子。他巳經死了，沒有機會看到林烈，不知道是誰擲這刀子的。

林烈踏入房門口，把刀子拔出來，在地毡上抹兩下，抬頭看看瑪莉，瑪莉還是斜斜地倚在床上，那把手槍則不再是處於作戰狀態，而是掛在一隻手指上轉動着。

「我們快走吧。」林烈說。

他們依着原來的路綫離開，果然樓下的人完全沒有受到驚動，在黑夜的掩護之下，兩個人又步行着向車子走回去。途中經過一條溪邊，林烈停了一停，把刀子取出來。那就是刺死駱得利的刀子，現在是用一條手帕包裹着。他把手帕和刀子都浸在溪水中，手帕被溪水沖走了。林烈這把刀子是特殊的，從刀尖到刀柄都是金屬的，而表面光滑，祇要洗一洗，就不會有血漬留下來了。刀柄的部份則是中空，因而重量也較輕，便於投擲了。他洗好了之後就把刀子插向腰間。這把沒有了證據的刀子仍然可以再用。

終於，他們又回到車子。

林烈在司機位上坐下來，微笑：「你倒是一個很理想的女伴呢，瑪莉。」

「到後面去吧，」瑪莉說，「這個女件還可以用車送你回去呢！」

「你支持得住嗎？」林烈問。

「我却担心你支持不住，」瑪莉說，「你不是巳經很累了嗎？你比我更需要睡覺！」

「好吧，」林烈說，「我聽你的吩咐好了，經過了今天晚上之後，我對你有十足的信心了！」他爬到了車子的後座，躺下來，瑪莉則把車子開動了。

瑪莉一直沒有把他叫醒。當他自動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天亮了很久了，陽光

照進車窗內。

他連忙坐起身來：「天！瑪莉，爲什麼不叫我！」

「我想你多睡一會吧了，」瑪莉說，「既然你昨夜爲我那麼努力，今天我也應該爲你努力一下！」

他們的車子在一家路邊的餐廳停下來，兩個人一起吃早餐，之後就是瑪莉睡覺，而林烈負責開車。

到晚上，他們巳經在火車上了。還是與他們來時所坐的火車一樣，不過則是向相反的方向駛去。

他們在火車上都睡了幾個鐘頭，然後趁餐廳關門前去吃了點東西和喝了點酒。他們沒有再提起駱得利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巳經過去了，結束了。他們也不相信有人追得到他們的身上。

他們吃喝完畢之後，林烈就把瑪莉送回房去。

「進來，」瑪莉說，「我們談談！」

林烈大爲高興地跟她進了房中。他是很希望進去的，正担心不知如何開口呢？

房門關上了，林烈把瑪莉擁進懷中。瑪莉却用兩隻手按着他胸膛，使他不能够太貼近。她溫婉地說：「你在幹什麼？」

「我在想，」林烈說，「我們現在可以眞眞正正地享受一下了！我們需要的是情調！」

「我却不認爲這是有情調的，」瑪莉說，「現在，我沒有心情了。」

「我——我不明白。」林烈惶惑地看着她。

「我還以爲你早巳明白了，」瑪莉說，「你不是說我是個瘋子嗎？你說得沒有錯，我祇是在殺人之後才有心情！」

「你一定是開玩笑！」林烈說。

「我不是開玩笑，」瑪莉說，「你强逼我，我就把你殺掉！你想我有心情，也不是很難，你替我殺一個人吧！」

林烈苦笑道着：「我們不能够這樣隨便殺人的！」

「那你就別亂打主意了！」瑪莉的手慢慢發力伸直，使他們兩個人之間保持更大的距離，而林烈也不敢抗議。

他祇是說：「那麼，你叫我進來幹什麼？」

「祇是跟你商量一下名單上的第二號人物吧了。」瑪莉說，「有心情嗎？」

「這是工作，」林烈說，「非討論不可的，當然有心情了。」

「那麼，」瑪莉說，「讓我們來計劃一下吧！」

× × ×

司馬洛站在駱得利的房中，看着地毡，駱得利死亡的位置。現在屍體巳經不在了，那地毡上祇是留下了一個白粉造成的人形，指出屍體本來所在的位置。

仍然有些警務人員在工作着，作着最後一些例行的手續。與司馬洛站在一起的則不是一個警務人員。也許他比警務人員更加神通廣大吧？工作可以說是相同，也可以說是不相同的。目標相同，但是方法則不同。

這個人就是一個情報組織的負責人之一莫先生，亦是經常僱用司馬洛的人。司馬洛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莫先生亦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不過能幹的範圍不大相同。一如他們的外表之不同。莫先生矮而胖，頭半禿，戴着一副金絲眼鏡，像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不過他却並不是經商的。司馬洛豐神俊朗，講究打扮，就像一個花花公子，但他亦不是一個花花公子。

司馬洛說：「有什麼綫索嗎？」

「沒有，」莫先生搖搖頭，「什麼都沒有留下來。看來是從水渠爬上來的，用刀子，行事之後連刀子也帶走了。步行了好長一段路，因爲地上留下泥土和草屑，是從鞋底掉下來的，大概是在山上停車，步行過來了。」

「這不是很多綫索了嗎？」司馬洛說，「還說沒有綫索？」

「這有什麼用？」莫先生說，「不知道行事的人是誰。」

「一個職業好手，」司馬洛說，「藝高人胆大，祇是帶一把刀子來。一個職業刀客。」

「職業刀客多的是。」莫先生說。

司馬洛聳聳肩：「駱得利死了，看來大屠殺是開始了！」

「是的，」莫先生聳聳肩，「很可惜，我們却不知道下一個死者是誰，亦不知道會在什麼地方出事。」

「我看要等下一次了，」司馬洛說，「下一次也許會有明顯一點的綫索。」

「你沒有綫索嗎？」莫先生問。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

「但你是認識駱得利的，」莫先生說，「他是你的朋友呀！」

「不是了，」司馬洛搖搖頭，「巳經不是了！」

「那麼，你對這件事是毫無所知了？」莫先生說。

「我祇知道大屠殺要開始了。」司馬洛說。

「那你打算怎辦？」莫先生問。

「等，」司馬洛說，「等下一具死屍出現！」

「你不能現在就着手偵查一下嗎？」莫先生問。

「不能，」司馬洛說，「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向駱得利問一些問題，可惜駱得利却巳經不能回答我了，他是一個孤獨的人，他有什麼心事，就祇是收藏在自己心裏，沒有親人，連心腹都沒有，我的問題找不到人問，也沒有人能回答我。但下一個也許與駱得利不同了！」

「那我們祇好等等。」莫先生嘆一口氣。

「是的，」司馬洛說，「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不必了，」莫先生搖搖頭，「我還要在這裏看清楚些，而且這裏也有車子送我走。」

「再見！」司馬洛說。他下樓，出了門口，登上了他那部流綫型的跑車，離開這個古怪而偏僻的地方。

× × ×

第二個目標就是一個名叫羌盈利的人。與駱得利有很大的不同。羌盈利是一個强壯然而肥胖的人，年紀是差不多的，但他不像駱得利那樣注重運動，保持身裁，因此他有一隻胖大的肚子。不過這隻胖大

的肚子却不會帶給他什麼不便，也不是健康衰退的象徵。事實上他是一個很強壯、精神奕奕、簡直精力過剩的人。不然他也不會那樣熱心於追女人了。

衣着很講究，臉色紅潤，有一雙善於脫走女人的衣服的眼睛，上唇還有兩撇的小鬍子，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種淫虫型的人物。

他的習慣就是在夜間開着車子兜來兜去，找尋他的獵物。很多時候他會有奇遇的。譬如有一次，他接截了一個跟男朋友吵了架的女孩子，她就任從他把她載到什麼地方去，任從他擺佈，也有時他載到的則是爲了錢的，但這並不要緊，祇要貨式是合意的，他亦並不介意付錢。

這天晚上，他遇到的則是奇遇中的奇遇了。他遇到了瑪莉。

瑪莉今天晚上則是穿着緊身T恤牛仔褲，揹着一隻大大的新潮手袋，看來像個飛女。

她是一個美麗出衆的飛女，羌盈利的欣賞也很夠高，馬上就斷定這是一個理想的目標——那是說，假如他能够得到的話。瑪莉正站在巴士站旁邊等巴士。

他把車子停在這個飛女的身邊，看一眼，經驗告訴他他不能够用太輕浮的態度。他說：「小姐，對不起阻一阻你，你可以告訴我椰林街是在什麼地方嗎？」

「這個——」瑪莉說，「你先轉左，一直去，再轉右，再——哎，這個說不清楚的，你最好還是——唔，平原街你知道嗎？你還是到了那邊去問人好一點。」

「平原街？」羌盈利說，「我也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他其實知道，也知道椰林街在什麼地方。就是因爲知道，所以他才提出來問。因爲他明知道這條街的所在是很難講得清楚的。

「這個——」瑪莉說，「那你先轉左，一直去，再轉右，然後問人好了。你可以多問幾次。」

「我就是問了兩次人，」羌盈利說，「結果却給指到了這裏來了。不如這樣吧，小姐，假如你不嫌我冒昧，你上車教我怎樣走好不好？我認得了路之後，我就可以把你送回你要去的地方了。」

瑪莉遲疑着。

「時間也不早了，」羌盈利說，「巴士的班次已經很疏，你在這裏也許要等很久的。」

瑪莉再遲疑了一下，聳了聳肩：「好吧！」

羌盈利打開車門，她上了車。在她的指點之下，羌盈利就把車子開去椰林街了。他在街的中段的路邊把車子停了下來。他祇是看着對街。

「你在幹什麼？」瑪莉奇怪地問。

「我不是來這裏探朋友的，」羌盈利說，「我祇是來看看那間屋子吧了。」

「那間屋子有什麼好看？」瑪莉奇異地問。

「這一幢樓宇要出賣，」羌盈利說，「我來看看地點如何吧了。」

「這裏？」瑪莉說，「這裏不大好住，這條街太靜了，交通也不方便。」

「我並不是打算自己住，」羌盈利說，「我是打算把它改建爲一座大廈吧。」

「哦，」瑪莉說，「你是做地產生意的？」

「對了，」羌盈利說，「地產和建築。你呢？還在唸大學？」

瑪莉有點歇斯底里地笑起來：「你看我的樣子還像是個學生嗎？」

「你很年輕！」羌盈利說。

瑪莉聳聳肩：「年輕而又美麗又有什麼用？」

「爲什麼這樣說？」羌盈利道，「有人對你這樣講嗎？」

「剛剛不久之前。」瑪莉說。

「那一定是個有眼無珠的傻瓜了。」羌盈利說。

「那正是一個有眼無珠的傻瓜！」瑪莉頗有憂鬱感地說道。

「呀，」羌盈利說，「讓我猜，剛剛跟男朋友吵了架？」

「我剛剛叫他去跳海！」瑪莉說。

「唔，」羌盈利說，「年輕人，這是常有的事情了。」

「這不是常有的事情，」瑪莉說，「我今後也不要再見他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羌盈利說，「一個人悶在家裏不是辦法，最好還是找個地方去散散心。假如你不是趕着回家的話，不如我請你去吃點東西吧！」

「你的肚子很餓嗎？」瑪莉問。

「不，」羌盈利說，「不過，我們也可以去喝點東西。」

「何必轉彎抹角呢？」瑪莉說，「我知道你是有目的的，你不會單單是爲了同情我而請我吧？」

羌盈利顯得大爲尷尬了。他吶吶着說：「希望你不要誤會得太深。我是——呃——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解釋。」

「帶我到一個靜一點的地方吧，」瑪莉說，「一個風景美麗，可停下車來談談的地方。我希望有人會欣賞我的美麗！」

「這個——行！」羌盈利大爲興奮地說，「我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

他忙開動車子，覺得自己眞幸運，居然可以釣到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爲了向男朋友報復，還不惜作賤自己。這樣一個女人，眞難以置信，她的男朋友簡直是一個白痴了！自然，難以置信就因爲這不是事實，上釣的其實是他自己，但他暫時是不會明白的。

羌盈利把車子開了上山，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停下來。從那裏向下望，可以看到城市的燈光像一顆一顆金石一樣，果然是風景優美的，雖然晚上到這裏來的男女，也很少是眞有心情欣賞風景的了。

羌盈利拉好了手掣，轉向瑪莉，一隻手臂就搭在瑪莉的座位靠背上，隨即又熟練地移到了她的肩上。

「等一等，」瑪莉說，「你要不要香烟？」

「我是不抽烟的。」羌盈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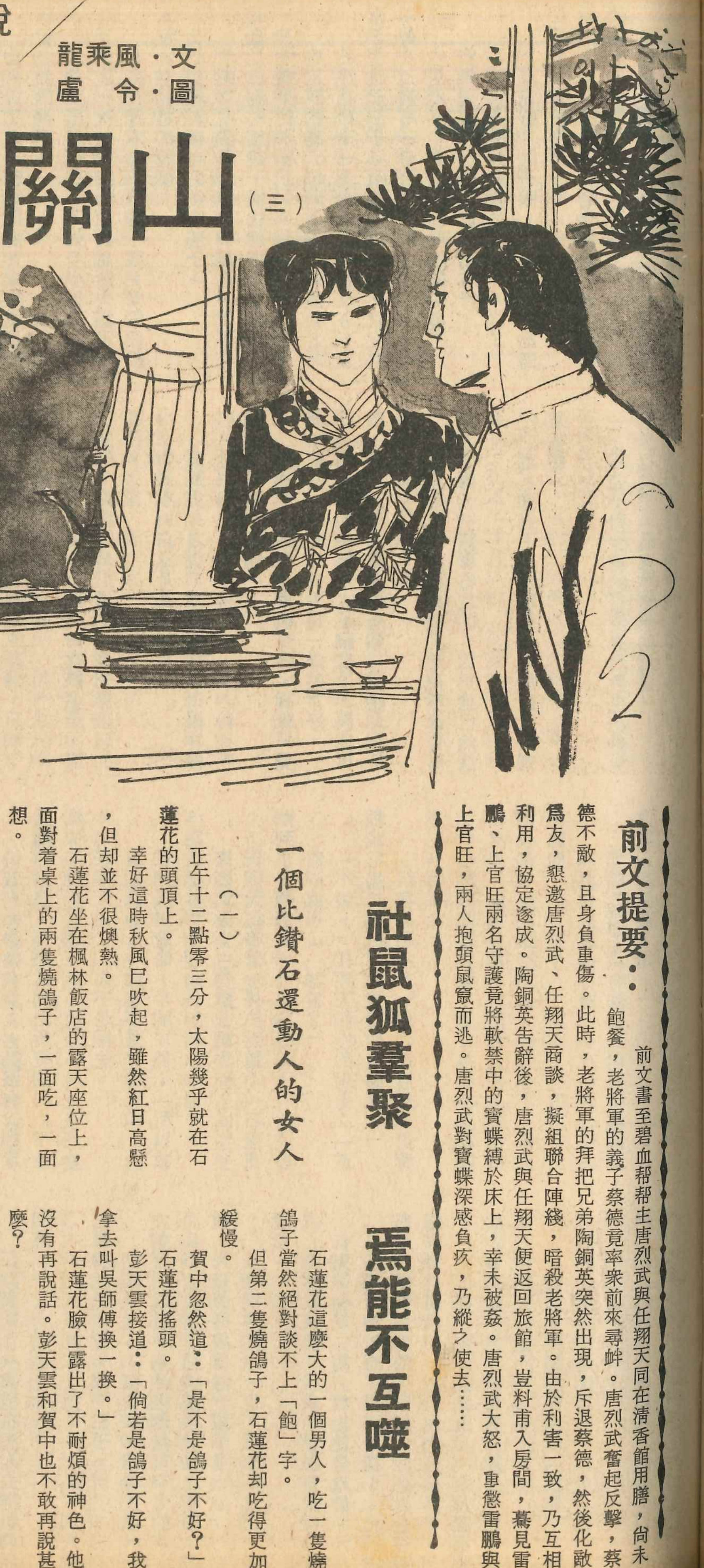
「那你得等我一等，」瑪莉說，「我要抽一根香烟。」

羌盈利頗有啼笑皆非之感。這樣一個女人居然是有烟癮的，這似乎大大破壞情調了，尤其是在不抽烟的男人的心目中。她的嘴巴瀰漫了香烟的臭氣，那豈不是太可惜了嗎？但是他亦不能反對。（未完）

俠義技擊鬥智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飛渡關山（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碧血帮帮主唐烈武與任翔天同在淸香館用膳，尚未飽餐，老將軍的義子蔡德竟率衆前來尋衅。唐烈武奮起反擊，蔡德不敵，且身負重傷。此時，老將軍的拜把兄弟陶銅英突然出現，斥退蔡德，然後化敵爲友，懇邀唐烈武、任翔天商談，擬組聯合陣綫，暗殺老將軍。由於利害一致，乃互相利用，協定遂成。陶銅英告辭後，唐烈武與任翔天便返回旅館，豈料甫入房間，驀見雷鵬、上官旺兩名守護竟將軟禁中的寶蝶縛於床上，幸未被姦。唐烈武大怒，重懲雷鵬與上官旺，兩人抱頭鼠竄而逃。唐烈武對寶蝶深感負疚，乃縱之使去……

社鼠狐羣聚 焉能不互噬

一個比鑽石還動人的女人

（一）

正午十二點零三分，太陽幾乎就在石蓮花的頭頂上。

幸好這時秋風已吹起，雖然紅日高懸，但却並不很燠熱。

石蓮花坐在楓林飯店的露天座位上，面對着桌上的兩隻燒鴿子，一面吃，一面想。

他吃的很緩慢，腦海裏想的事却太凌亂，也太多。

彭天雲和賀中仍然像以前一樣，每當石蓮花用膳的時候，總是一左一右的站在他的背後。

由於石蓮花是楓林飯店的常客，這種情況，飯店的伙計都已看慣，全都不以爲異。

× × ×

兩隻燒鴿子只剩下一隻。

石蓮花這麼大的一個男人，吃一隻燒鴿子當然絕對談不上「飽」字。

但第二隻燒鴿子，石蓮花却吃得更加緩慢。

賀中忽然道：「是不是鴿子不好？」

石蓮花搖頭。

彭天雲接道：「倘若是鴿子不好，我拿去叫吳師傅換一換。」

石蓮花臉上露出了不耐煩的神色。他沒有再說話。彭天雲和賀中也不敢再說甚麼？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都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匆匆推開飯店的大門，然後東張西望，終於朝着石蓮花走了過來。

這個美麗的女孩子，就是寶蝶。

（二）

在陽光下，寶蝶的臉色看來還是很蒼白。石蓮花看了她一眼，皺了皺眉。

寶蝶吸了口氣，說：「我回來了。」

「嗯，」石蓮花撕開了一隻鴿子腿，臉上的神態似乎很冷淡。

寶蝶又說：「我餓了。」

石蓮花連頭都沒有抬起，只是淡淡的說道：「這裏是飯店，妳喜歡吃甚麼都可以。」

寶蝶揮手，一個額上有顆大痣的伙計連忙走過來。

寶蝶也要了兩隻燒鴿子。

他忽然對石蓮花說：「你這半隻鴿子先給我吃掉行不行？」

她似乎是在撒嬌。

女人對男人適當地撒嬌，本來就是一種很有效的武器。

這種武器已征服了不知多少男人。

但這一次，寶蝶的撒嬌居然失靈了。

石蓮花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又好像根本沒有聽見她的說話。

他仍然自顧自的在吃鴿子。

他剛才吃鴿子的速度很緩慢，但現在却像是餓狗吃屎般，很快就把鴿子吃完。

寶蝶呆住了。

她忍不住嚷了起來：「你怎麼啦？」

石蓮花冷冷一笑，道：「我沒有不妥當，想吃燒鴿子必須要耐心等候，我沒空，妳在這裏等一會好了。」

他居然站了起來，就要離開這裏。

寶蝶覺得自己的臉已開始流汗。

「你爲甚麼避開我？」

石蓮花盯了她一眼，冷冷道：「妳爲什麼要纏着我？」

這句說話，彷彿是一桶冰水，向寶蝶迎頭淋了下來。

寶蝶的身子已在發抖。

「你……你不要我了，難道你忘記我們將要結婚？」

「結婚？」石蓮花冷笑一聲：「這件事妳就當我從來沒有向妳提起過好了。」

寶蝶的臉色剎那間變得比雪還蒼白。

「你……你說甚麼？」

石蓮花冷冷道：「我沒有說甚麼，妳就只當我從來都未曾對妳講過任何說話好了。」

他說完這兩句話之後，人已離開了寶蝶。

彭天雲和賀中也跟着他離開，只剩下寶蝶一個人在發楞。

在昨天之前，石蓮花對寶蝶還是柔情似蜜的，但現在却擺出了一副充滿厭惡的臉孔。

寶蝶不明白這是甚麼緣故。

直到很久之後，她才離開了這楓林飯店。她很傷心，傷心得疲累，傷心得連呼吸都有窒息的感覺。

楓林飯店的街道縱橫交錯，寶蝶只覺前路茫茫，不知道該去那一條路才好。

她胡亂的在街上走，臉龐上，淚痕斑斑。不少詫異的目光看着她，但她却似是渾然不覺。

就算她現在全身赤裸，她也不會覺得別人的眼光有甚麼特別的，因爲她已然麻木。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終於又回到羣香樓。

（三）

石公子對寶蝶的感情忽然發生變卦，居然也成爲「震驚本市」的消息。

唐烈武和任翔天也知道了。

唐烈武大惑不解，他問任翔天：「那姓石的小子怎會忽然對寶蝶棄如敝屣？」

任翔天嘆了口氣，却沒有回答。

唐烈武眉頭一皺，道：「你一定知道其中緣故的，你告訴我，好讓我爲她出一口氣。」

任翔天嘴角忽然露出了一種奇特的笑意：「你好像越來越關心這個小妮子。」

「正因爲她是個小妮子，我們做男人的不能不關心一點，」唐烈武的聲音很響亮：「倘若人人都欺負女人，又沒有人願意爲她們出頭，那麼世間上所有的男人不是懦夫，就是烏龜乇八！」

任翔天道：「你不是懦夫。」

唐烈武道：「你也不是烏龜乇八。」

任翔天瞧着他，半晌才道：「所以我一定要把其中的理由告訴給你知道？」

唐烈武道：「你應該說！」

任翔天沉吟着，終於說道：「石蓮花聽到了一個謠言。」

唐烈武消．「謠言？」

「不錯。」任翔天慢慢的說道：「這種謠言很可怕，而且還跟你有關係。」

「跟我有關係？」唐烈武忽然覺得背脊上一陣寒冷。

任翔天嘆了口氣，道：「在這個花花世界裏，能够分辨是非黑白的人，本來就不多，石蓮花雖然不笨，但却也不見得怎樣聰明。」

「謠言怎麼說？」

任翔天道：「有人說，你把寶蝶擄刦之後，就强姦了她。」

唐烈武瞪大了眼睛，滿臉都是驚詫、憤怒的神色。

他現在該是大發脾氣的時候。

連任翔天的心裏都已有了這個準備。

但他沒有大發雷霆的在咆哮，反而很快就冷靜下來。

「這是誰傳出的謠言？」

任翔天默然半晌，才道：「雷鵬、上官旺。」

唐烈武冷冷笑道：「果然是他們幹的好事。」

任翔天道：「我現在派人去把他們抓回來。」

唐烈武搖搖頭，道：「不必，別人愛怎樣說就怎樣說，我不在乎。」

任翔天道：「但寶蝶却清譽受損。」

唐烈武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而且石蓮花爲了這些謠言就棄之不顧，這種人又豈值得相信他一輩子？」

任翔天點點頭，也同意唐烈武這一番說話。

唐烈武接道：「我們現在要對付的人，首先是金城三霸，然後就是鬼僧。」

任翔天皺眉想了半天，道：「金城三霸是白帽快斧黨的死對頭，我想派金斧四絕去對付他們。」

「不好。」唐烈武道：「金斧四絕雖然本領不錯，但金城三霸却認得他們。」

任翔天一怔。

唐烈武立刻又解釋說：「我們下手對付他們的地方，是火車站。」

「不錯。」

「火車站內人潮如湧，與其明刀明槍的跟他們火併，不如卑鄙一些，出其不意

給他們來一個突襲。」

伍翔天微微一笑：「在我們黑社會的圈子裏，突襲本來就是家常便飯，你不去偷襲別人，別人也會來偷襲你，實在不必用到『卑鄙』這種字眼來形容自己。」

唐烈武勉強一笑。

他說：「金城三霸甚麼時候會到？」

伍翔天道：「可能就在明天。」

「可能？」唐烈武吸了口氣：「我們必須要有最準確的情報，要幹掉金城三霸，絕不能在時間上有分秒的躭誤。」

伍翔天的臉色微微一變。

他立刻回答：「在明早九點之前，我一定會把他們到達這裏的準確時間向你報告。」

唐烈武又長長的吐出口氣，忽然道：「我想喝點酒。」

「白蘭地？」

「不！」唐烈武咬着牙，冷冷道：「從現在開始，老將軍一天不死，我絕不會喝白蘭地！」

伍翔天默然。

唐烈武又道：「除了白蘭地，甚麼酒都不妨拿來。」

伍翔天忽然神秘一笑，壓低嗓子道：「除了酒之外，還要不要找個人陪伴陪伴你？」

唐烈武一怔。

他還沒有回答，伍翔天已帶着那種神秘的笑容離開了第三十七號房子。

（四）

夜風仍然是那麼輕柔。

唐烈武赤裸着上截身子，坐在三十七號房的露台外，欣賞着這美麗的秋夜。

天上雖無月，却有繁星點點。

每一顆星都在向他眨眼，每一顆星都在向他微笑。

他從「瘋豹子」變成碧血帮主，前後只不過是半個月左右的事。

但在這半個月以來，就連他都覺得自己有了很大的轉變。

在任翔天的扶助下，他這個碧血帮主居然也幹的頭頭是道。

任翔天是個老江湖，但也想不到唐烈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能適應這裏的環境。

而唐烈武的胆識過人，也是任翔天事前未能預料得到的。

× × ×

樽裏傾出了琥珀色的酒，那已是樽裏最後的一滴。

酒香濃，唐烈武的臉已在發熱。

房子裏只有他一個人，很清靜。

酒几上還有另一瓶酒。

唐烈武正準備把它弄開，房外忽然響起敲門之聲。

「誰？」

沒有回答。

唐烈武眉頭一皺，又叱道：「是誰在敲門？」

仍然沒有回答，而且又有幾下敲門的聲音響起。

唐烈武目中射出了野獸般的光芒，走到門前停下，細心傾聽了幾達半分鐘。

門外沒有半點聲音傳出。

唐烈武突然把門打開，他的眼睛也同時爲之一亮，就像是在黑夜中忽然看見一顆鑽石從天而降。

他看見的不是一顆鑽石而是一個人。

那是一個比鑽石還更令唐烈武心動的少女——「寶蝶？」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錯，是我。」她靜靜的站在他的面前，一雙眼睛比天上所有星星加起來還更明亮。

安排妙計

（一）

星光燦爛，他們坐在露台上，很久很久都沒有說過半句話。

唐烈武的臉在發熱，但表面上却還是和平時沒有甚麼分別。

他忽然斟酒。

在接近露台的那張矮几上，有酒、也有杯子。

但杯子只有一個，而這一杯也是他爲自己而斟的。

正當他想喝的時候，寶蝶忽然說：「我要這杯酒。」

「妳喝酒？」唐烈武顯然有點意外。

「你以爲只有男人才能喝酒？」寶蝶露出了一個跡近乎僵硬的笑容。

她的心情並不好，這一點唐烈武不難看出。

他猶豫了片刻，終於把杯子遞過去。更令他吃驚的，是寶蝶剛接過這杯酒，居然一下子就完全喝掉。

唐烈武一呆。

寶蝶一笑。「你是不是覺得我這樣子喝酒很沒禮貌？」

唐烈武聳聳肩。

「妳不必在我面前談『禮貌』這兩個字，」他淡淡的說：「因爲我們第一次碰頭的時候，我就已對妳毫不客氣。」

寶蝶輕輕地把杯子放在地上，然後說：「我們以往素未謀面，絕不該有甚麼仇怨，除非那是上一代的夙怨積聚下來，所以你才要找我報復。」

唐烈武搖頭。「絕不是這樣。」

寶蝶道：「我也知道不是這樣，你要對付的人本來就不是我，而是石公子。」

「不錯。」

「你們有仇？」

唐烈武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冰冷，他說：「他是老將軍組織裏的重要人物，唐敬文被殺，和他有極大的關係。」

寶蝶道：「唐敬文是你的甚麼人？」

唐烈武咬了咬牙，道：「我們是親兄弟。」

「所以你要爲他報仇？」

「倘若妳的大哥給人殺死，妳會不會這樣做？」

「我沒有哥哥。」對於這個問題，她避而不答。

唐烈武苦笑。

他忽然說出了幾句令寶蝶大感驚奇的說話。

他說：「我本來也沒有哥哥，但忽然間就有了，而且也在同一時間之內沒有了他，妳說這是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這幾句說話的確很滑稽，但他臉上的

表情卻一點也不滑稽，簡直就像是想哭出來一樣。

寶蝶靜靜的看着他，臉上忽然也出現了淒涼之意。

她終於明白了唐烈武說話的意思。「你們自幼就巳失散？」

唐烈武緩緩的點頭。

寶蝶眨了眨眼睛：「你是個孤兒？」

唐烈武又點頭，忽然問：「妳現在和石公子怎樣了？」

寶蝶沒有隱瞞事實，她說：「他巳不再喜歡我。」

唐烈武冷笑：「就是為了那些可惡的謠言，他竟然信以為眞？」

寶蝶點頭。

「混蛋！」唐烈武忍不住一拳重重擊在自己的大腿上，「這小子眞是個又蠢又可惡的混蛋，我若是妳……」

寶蝶截口說道：「你會在他的臉上揍三百拳，對不？」

唐烈武一怔，忽然大笑了起來，搖頭道：「我不會打他三百拳，因為他根本連三拳都挨不起。」

寶蝶冷冷道：「他不會站着任由你揍的，到時恐怕你連衣角都無法拈得着！」

唐烈武道：「妳太瞧扁人。」

寶蝶道：「總比你把自己瞧得比天還高好得多。」

唐烈武忽然緘默下來。

他拿起那瓶酒，整瓶的猛喝。

直到這瓶酒一滴不剩，他才說道：「妳為甚麼要來到這裏找我？是不是想找我算帳？」

「算帳？」

「當然是算帳！」唐烈武盯着她：「難道妳是來謝謝我不成？」

「不錯，我的確是來謝謝你的。」寶蝶臉上的神態很認眞，一點也不像是在說笑。

唐烈武反而笑了。

「妳為什麼要謝我？」他揮了揮手，道：「倘若不是我在攪風攪雨，你和石公子的感情就不會破裂。」

「不，」寶蝶搖搖頭，聲音漸漸變得有點激動：「石蓮花是個花花公子，為了幾句閒言閒語就把我甩掉，這種人根本就靠不住。」

唐烈武緩緩的點了點頭，道：「妳的說話很有理，他這個人的意志實在太脆弱，而且器量也是很狹小。」

寶蝶道：「所以我們的婚事告吹，對我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

「眞的？」

「我不必騙你。」

「那好極了，」唐烈武大笑：「來，讓我們為這件婚事的告吹乾杯！」

他又找到了第三瓶酒，而且還找到了另一隻簇新的杯子。

他斟滿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遞給寶蝶。

他忽然又問：「妳還能不能再喝？」

寶蝶笑了：「我為甚麼不能再喝？」

「妳不怕會喝醉？」

寶蝶搖頭。

她一口氣又把這杯酒喝光，然後才說：「我不怕醉，因為我以前從未醉過。」

唐烈武又有點意外：「想不到妳的酒量竟然這麼好。」

但更意外的，卻是寶蝶的下一句說話：「我以前根本滴酒不沾唇，又怎會有機會醉？」

唐烈武不但更意外，而且，還嚇了一跳。

寶蝶以前若從未喝過酒，這一次看來非醉不可。

她眞的開始醉了。

她忽然像一條蛇般纏着他，而這條蛇兒又彷彿是一團烈火化身出來的。

她的胴體是那麼柔軟，她的肌膚是那麼灼熱。

唐烈武一陣發抖。

「妳……妳醉了。」

「你就當我醉了罷……」她喃呢着，聲音甜膩得令人陶醉！

唐烈武彷彿也醉了。

事實上，他也曾喝酒，而且喝的比寶蝶還多得多。

他突然也用力的擁抱着寶蝶。

他抱着的，是一個足以令任何正常男人興奮的女人。

唐烈武是個男人，而且比許多正常的男人還更「正常」。

他無法抗拒這一刻間的誘惑，他畢竟還是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

寶蝶的笑聲更動人，窗外的星光也更燦爛。

（二）

本來是謠傳的事，現在巳有一半變成事實。

唐烈武巳佔有了寶蝶，但卻絕對不是强姦。

他們之間沒有勉强的成份在內，也不是一宗不見得光的買賣。

但唐烈武卻巳手心冒汗，甚至全身都巳發冷。

× × ×

當他冒出冷汗的時候，一切興奮和歡樂的時光都巳結束。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接觸女人，但卻只有這一次能令他事後感到震驚，甚至感到害怕。

他本是個「瘋豹子」。

人人都知道瘋豹子天不怕、地不怕，就算有兩頭猛虎、四隻獅子同時向他撲過來，他都絕不會害怕。

他是個不怕死的漢子。

連死亡都不害怕，還有甚麼事會令他感到害怕的？

× × ×

寶蝶蜷伏在柔軟的大床上，熟睡有如嬰兒。

她現在身上除了一張薄被之外，全身上下也是有如初生嬰兒，身無寸縷。

赤裸並不是一件邪惡的事。

他們這件事的本身也並不邪惡。

但唐烈武卻覺得很後悔。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已竟然會成為寶蝶的第一個男人。

（三）

酒瓶俱巳空。

唐烈武還想再喝。

就在這時候，看來巳熟睡了的寶蝶突然醒了過來。

窗外巳無星，東方更巳出現了魚肚白色。

黎明了。

寶蝶輕輕的嘆了口氣。

她穿好衣裳，忽然對唐烈武說：「我要走了。」

唐烈武緊緊握着她的手：「妳現在就走？」

寶蝶忽然沉下臉：「放開你的手。」

唐烈武臉色一變。

寶蝶冷冷一笑：「外面的謠傳，現在巳變成了事實。」

唐烈武吸了口氣：「我可沒有對妳動粗暴。」

寶蝶冷冷道：「但我現在巳是你的女人，你大可以憑着這一點，去氣一氣石蓮花。」

唐烈武的心突然沉了下去。

「妳昨夜這樣做，原來只是為了要利用我去氣一氣石蓮花？」

寶蝶咬了咬嘴唇，道：「不錯。」

唐烈武終於放開了手。

他呆呆的看着寶蝶，彷彿剛才聽見的說話，每一個字都變成一把刀子，狠狠地刺在他心上！

寶蝶卻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向外面走出去。

唐烈武突然像一隻豹子般躍起，又把她像兔子般抓了回來。

寶蝶昂起頭，冷冷的盯着他。

唐烈武渾身的肌肉都在顫抖，他厲聲道：「妳以為我是個甚麼人？」

寶蝶冷冷道：「我知道你是碧血幫的幫主，但這又有甚麼了不起？最少，你還不能征服我。」

唐烈武揚起了粗大的手掌，突然一個耳光打在她的臉上。

但寶蝶卻連眼都不眨一下。

她冷冷道：「你可以把我活活打死，你們本來就是視人命如螻蟻的惡賊。」

唐烈武喝道：「胡說！」

寶蝶在冷笑：「石蓮花固然是個豬狗不如的東西，你也是一樣。」

唐烈武的手又再揚起。

寶蝶挺直了身子，毫不畏懼。

唐烈武的手雖然揚起，他的心卻不斷的向下沉。

他突然整個人垂軟下來，就像個在遊戲中被人擊敗的小孩子，坐在地上。

「妳走！」他連說話都巳虛軟無力，「我本來就不配和妳在一起。」

寶蝶終於看了他一眼。

就只是這麼輕輕一瞥，她彷彿被一根無形的繩索套住了頸子。

無論怎樣，唐烈武畢竟是她畢生中的第一個男人。

但她只是看了一眼，就離開了唐烈武，離開了第三十七號房間。

× × ×

天色巳亮，但一團灰黯的雲層忽然遮住了太陽的光芒，最後還下起雨來。

（四）

雨茫茫，路上又濕又滑。

唐烈武和任翔天穿上了雨衣，戴着雨帽，在公園門外的一條小路上邊談邊走。

「金城三霸今天一定會到？」唐烈武問任翔天。

「倘若火車沒有意外，下午四點十九分就會到達，金城三霸就在這一列車廂之中。」

「他們以為是來發財，其實。是來送死。」

「但在火車站裏動手，必須要絕對小心。」

唐烈武想了想，忽然道：「刀疤老四絕不能參加這一次的行動，他臉上的疤痕太礙眼。」

任翔天道：「這一點我早巳知道。」

唐烈武道：「還有紅頭朱九，他也不能去。」

任翔天一怔，道：「他的刀很快。」

「雖然他的刀很快，但他的老婆卻快要生孩子。」

「你怕他會有所牽掛，下手的時候不夠狠？」

「不，」唐烈武搖頭，道：「這件任務畢竟頗具危險性，我不想他的兒女一出生就沒有了父親。」

任翔天點點頭，不表示反對。

唐烈武又道：「你也不能去，甚至連火車站附近範圍都不接近。」

任翔天一楞。

唐烈武嚴肅地說道：「你的臉孔他們太熟悉，你若出現在火車站，無疑是打草驚蛇。」

任翔天又答應了。

唐烈武道：「鄔小義是不是一眼就能認出金城三霸？」

任翔天道：「這一點絕對不成問題，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在金城住過兩年，這三個混蛋的面貌，他絕對不會弄錯。」

唐烈武目中射出了殘酷的光芒。

雨點仍然不停的洒落，他們穿過一塊巳枯黃了的草坪，來到了一座四四方方的亭子下。亭內早巳有人在等候他們。

這人正是毒蛇陶銅英。

× × ×

在這亭子內，陶銅英說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那是有關於鬼僧的下落。

重賞之下

（一）

下午四點二十分，車站裏人潮如湧。

火車巳準時到站，每一卡車廂裏都湧出了黑壓壓的人羣。

金城三霸是否也在其中？

唐烈武和他的四個手下，都巳經過精妙的化裝，混在人羣之中。

唐烈武現在的頭髮巳呈灰白色，顎下還有一撮山羊鬍子，看來就像個不折不扣的鄉下老頭。他的四個手下，也分別化裝成為街市上的小販、賣菜的老人，甚至有人化裝成為一個連走路都要用拐杖支撐着身子的老太婆。

誰也想不到，這個老太婆居然是一個年青伙子，而且那根拐杖還是一件極厲害的殺人武器。

在人潮如湧的火車站裏，他們的裝扮可說是絕不惹人注目，因為他們都已變成

了很平凡很平凡的人。

那個賣菜的老人，左腿微跛，他就是唐烈武一向都很看得起的鄔小義。

鄔小義曾經見過金城三霸，五人之中，也只有他才認識這金城三霸。

鄔小義站立的位置，正對準了車站的出口處，金城三霸一出現，他就會打出暗示，然後大夥兒就給他們突襲。

鄔小義聚精會神的在注視着。

忽然間，他背後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這位老丈，你的菜賣不賣？」

鄔小義一怔，轉頭望去。

颯！

一把半尺長的尖刀，最少已有四寸刺進了他的咽喉。

鄔小義連驚呼的聲音也沒有發出，整個人就已軟軟的垂了下去。

一個青衣人，一面冷笑，一面用一塊雪白的手帕，把刀鋒上的血跡抹乾，然後又把這塊雪白的手帕輕輕蓋在鄔小義的臉上。

車站大堂內立時大起混亂。

手持杖拐的「老太婆」立刻高呼：「不妙！逃！」

唐烈武臉色一變。

「老太婆」手揮拐杖，橫衝直撞的闖出車站。

但這「老太婆」剛闖出去，立刻又給人打了回來。

三個手持大刀的壯漢，殺聲震天的向「老太婆」無情砍殺。

「老太婆」初時還能勉强應付，但結果仍然無法抵敵得住，終於被砍殺於車站大堂之內。

唐烈武還呆在哪裏，突聽一人低聲叫道：「咱們中了埋伏，再不逃非要變成肉醬不可。」

唐烈武一凜，他已聽出那是任翔天的聲音。

任翔天畢竟還是來了。

他牽着唐烈武的衣衫，從車站一個厠所的窗外爬了出去。

這一次，他們是虧了老本。

（二）

金城三霸終於來了。

但他們却不是乘搭火車，而是騎馬而來的。

當唐烈武和任天翔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兩人的臉上都木無表情。

任翔天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這都是我不好，相信了一個錯誤的情報，以致連累了幾位兄弟。」

「這不關你的事，」唐烈武搖搖頭道：「你的情報沒有錯，錯的是我們沒有先把雷鵬和上官旺抓回來。」

任翔天一怔。

唐烈武冷冷一笑：「這兩個叛徒居然把我們要伏擊金城三霸的計劃洩露出去，還害死了四個兄弟！」

任翔天抽了口凉氣，道：「我看這件事未必和他們有關罷？」

「不是這兩個混蛋還會是誰？」唐烈武冷哼一聲，握緊雙拳咬牙切齒的說道：「無論怎樣，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抓回來再說。」

任翔天點了點頭，道：「假如這件事情眞的是他們所幹，那是本帮絕對不能容許的死罪。」

「不錯，」唐烈武目中燃着憤怒的火焰，道：「我要他們死！」

× × ×

碧血帮主的命令已發出，無論怎樣一定要把雷鵬和上官旺抓回來，治以應得之罪。

這命令一發出，碧血帮每一個人，和那些與碧血帮有關係的人，都到處打聽雷鵬和上官旺的下落。

兩天之後，唐烈武懸賞大洋一千塊要抓這兩人，就算只抓到其中一個，也可以獲得五百塊的賞金。

五百塊也好，一千塊也好，都已是一筆足以令人跳樓的財富。

所以，更多人更落力的去找尋雷鵬和上官旺。

（三）

牛正健是一個貨倉挑伕，今年已將六十歲。

牛正健只有一個兒子，已二十六歲了，還沒有討老婆。他知道兒子已有了意中人，但結婚的費用却一直苦無着落。

兒子不着急，但牛正健這個做老子的却焦急萬分。

老人家當然希望自己的兒子早些討個好媳婦，然後早些爲自己生幾個好孫子。

但連結婚的費用都無法籌得到，那麼這一切都是夢想。

牛正健以前還有喝兩杯酒的習慣，但這一年來連水酒都不喝了。

他要儘量節省，希望總有一天能够省下足够的錢，替兒子討老婆。

他已算過，三年之後就可以勉强湊足兒子結婚的費用。

× × ×

這兩天以來，牛正健已沒有在貨倉裏工作。他寧願少賺一些，也要去賭一賭自己的運氣。碧血帮懸賞大洋一千塊要抓雷鵬和上官旺，令到他大爲心動。

一千塊大洋，在牛正健的心目中，可說是一筆鉅額的財富。

就算只有五百塊，也是够他的兒子討老婆而有餘。

他決定要去碰碰運氣，到處找尋雷鵬和上官旺。他暗藏尺半尖刀，準備隨時爲這筆懸賞而拚命。

沒有喝酒一年的他，現在又再破例。

他喝酒是爲了要壯胆。

他的胆子雖然不能算小，但却也不能算是胆大包天。

他的心情可說是非常矛盾。

他很希望能找到雷鵬和上官旺，但又恐怕遇見這兩個惡漢的時候，非但不能把他們抓着，而且還會給他們殺害。

但他還是挺起胸膛，抬起脚步，到處去找尋雷鵬和上官旺。

爲了兒子的婚事，縱然拚了一條老命，他也是在所不惜。

（四）

黃昏，斜陽照在一條小路上。

小路兩旁，全是竹林。

牛正健幾乎已找遍了每一個角落，但仍然無法找到雷鵬和上官旺。

他的腿已酸軟不堪，而且也開始有點心灰意冷。

「這兩個混蛋可能根本就不在這裏，他們得罪了碧血帮主，豈會不遠走高飛？」他喃喃自語，一面不停的在嘆氣。

他的脚步越走越慢。

他已奔走了兩天，雖然喝了不少酒，但却只吃過一頓飯。

他實在太累了。

路旁有巨石，牛正健終於坐在這塊巨石上。

他把腿儘量伸直，閉目養神。

忽然間，他覺得自己的腿踢着了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牛正健越想越奇怪，終於忍不住望過去。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差點連肚子裏的酒都吐了出來。

他剛才踢着的竟然是一個人的頭顱。

（五）

每個人都有頭顱，頭顱本來並不是值得任何人懼怕的東西。

但當頭顱被切下來之後，那却是完全另一回事。

牛正健踢着的頭顱，早已被人割掉，只有一顆腦袋，下面的身子，全都不見跡影。

牛正健雖然胆子不小，而且又喝了很多酒，但仍然不禁被嚇出一身冷汗！

這種事畢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碰上，又怎能不令他爲之魂飛魄散？

對於這顆人頭，無論是任何人都會遠而敬之的。

牛正健也不例外。

雖然他雙腿早已酸軟不堪，但當他看見這顆人頭之後，連忙從巨石上爬了起來，連跑帶跌的向外面奔跑出去。

然而，當他跑出了幾步之後，忽然又把脚步停下。

他的目光忽然大亮。

「這顆人頭……怎麼這般面熟？」

他想了想，又喃喃道：「他似乎……就是——」

說到這裏，不禁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考慮了半晌，終於決定回去看個究竟。

他小心翼翼的把這顆頭顱放在巨石上，仔細的觀看。

「果然是雷鵬！」他突然脫口驚呼。

他又再向附近搜索。

不久，他又發現了另一顆血跡已乾，形態猙獰可怖的人頭。

「上官旺！」

牛正健儍住了。

他到處東尋西找，就是找尋雷鵬和上官旺這兩個人。

他以前曾經向這兩人借過錢，幸好清還得早，否則，單是利息就已要了他的老命。

自此之後，他再也不敢向這兩個吸血鬼借錢。

現在，他總算找到雷鵬和上官旺了。

但他很失望。

因爲這兩個人都已死去。

在他想像中，這兩顆人頭是絕對不值錢的。

但他考慮了很久，仍然決定把這兩顆腦袋帶走，送給唐烈武！

籠裏之鷄

（一）

兩顆血跡斑斑的人頭，放在猩紅柔軟的地毯上。唐烈武和任翔天相顧愕然。

牛正健站在他們的面前，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一口。

任翔天嘆了口氣，對唐烈武道：「想不到他們已遭遇到這麼悲慘的下場。」

唐烈武冷冷道：「他們死有餘辜。」

任翔天皺着眉，道：「是甚麼人下的辣手？」

唐烈武搖頭，隨即又道：「會不會是老將軍幹的？」

任翔天道：「照正常的情況而論，上官旺和雷鵬既然已背叛了我們，而且還向老將軍洩露我們突襲金城三霸的計劃，老將軍是不該用這種手法，來對付他們兩人的。」

唐烈武道：「但老將軍是個老狐狸，即使上官旺和雷鵬已背叛咱們碧血帮，他也未必會把這兩人錄爲已用。」

「不錯，」任翔天點點頭，道：「像雷鵬和上官旺這種人，本來就是不值得信賴的。」

唐烈武道：「他們以前曾否和老將軍的手下直接發生衝突？」

「有。」

「是多久以前的事？」

「不足半年，」任翔天想了想，道：「半年前，在楓林飯店門外，雷鵬和上官旺曾與老將軍的手下發生火併，結果對方有一人死在上官旺的刀下。」

「這就是了，」唐烈武冷冷道：「老將軍直到現在還是懷恨在心，雖然上官旺和雷鵬已背叛碧血帮，但他還是不肯輕易放過他們。」

任翔天長長嘆息一聲，搖頭道：「這是他們咎由自取，燈蛾撲火自尋死路。」

牛正健站在他們的面前，已有點手足無措的感覺。

他忽然說：「唐帮主，任先生，我可以走了？」

任翔天揮了揮手。「你走罷。」

牛正健正欲離去，唐烈武突然一手把他拉住。

牛正健嚇了一跳。

他忙說：「他們不是我殺的。」

唐烈武一笑。「我沒有說他們是你殺的，而且就算有人告訴我你是兇手，我也絕不會相信。」

牛正健的手在發抖。

唐烈武忽然把一叠鈔票塞進他的手裏。「這裏有一千塊，是你應該得到的。」

牛正健呆住了。

直到很久很久，直到他已離開了南來旅館，直到他回到家中看見熟睡中的兒子，他還以爲自己是在做夢！

（二）

夜深沉，石公館上壁鐘顯示的時間，是凌晨一點十五分。石蓮花雖然是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但平時在這個時候，他一定已在床上睡覺。

他認爲飲食和睡眠，必須要有規律。

但這一個凌晨，他還沒有睡。

他在搓痲將。

× × ×

石蓮花不常搓痲將，但經常一搓就是二十四圈。

他搓的痲將，賭注當然是不會細小，一萬八千，甚至是三幾萬贏輸都是常見的事。

能够陪他下場的人，當然也是頗有身份的人。

凌晨一點十五分，石蓮花糊了一手清一色。

這已是北風圈最後一手牌，石蓮花全憑這一手滿貫平反敗局。

牌局散了。

邱獨手是大贏家，贏了差不多兩萬。

他很少搓痲將，而且以往總是輸多贏少。

但這一次，他所贏的數目，簡直比他以往所有贏過的錢加起來還更多。

× × ×

邱獨手是大贏家，但石蓮花也沒有輸錢。

結算下來，他還贏了千多塊。

當然，在這種牌局上，贏千多塊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數目。

但那總比輸錢好。

輸錢的兩人，一個是甘興綢緞莊的甘大老闆，還有一個是三間大酒家的老闆段仁貴。

他們雖然輸的不少，但却一點也沒有發脾氣，牌品之佳，實在罕見。

甘大老闆和段仁貴告辭後，邱獨手對石蓮花說：「他們的風度實在不錯，手氣却未免太差一點。」

石蓮花悠悠一笑：「這兩個都是寃大頭，在痲將枱上，經常一敗塗地。」

邱獨手望着自己僅餘的一隻左手，緩緩道：「想不到邱某雖然只有一隻手，但運氣却比兩隻手的人還好得多。」

石蓮花默然。

邱獨手忽然露出了一種很奇特的笑容：「在牌局開始之前，我已有個預感。」

「甚麼預感？」

「我相信自己必然是個贏家。」

「你的預感已靈驗。」

「不錯。」邱獨手拍了拍石蓮花的肩膊，淡淡道：「你豈非也早已知道，我將會是個大贏家。」

石蓮花一笑，既不承認，亦不否認。

邱獨手哈哈一笑，道：「石公子，你果然有兩手，難怪你的手下，都對你死心塌地！」

石蓮花忽然低聲對他說道：「我要你辦一件事。」

「對付白帽快斧黨？」

「不。」

邱獨手目光一閃，露出了狡猾的神態，道：「邱某早就知道除了白帽快斧黨之外，你一定還有其他事情要咱們金城三霸去辦。」

石蓮花沉吟道：「你願意帮我這一個忙嗎？」

「當然願意，」邱獨手笑道：「石公子，你是個疏財重義的好漢，常言道良禽擇木而棲，只要公子吩咐下來，天大的事情都包在邱某的肩上。」

「好！」石蓮花輕輕喝采：「我總算沒有看錯人。」

邱獨手默然，靜靜的聽着石蓮花說下去。

只聽得石蓮花緩緩接道：「我想幹掉一個人。」

「誰？」

「毒蛇陶銅英！」

邱獨手目光大兇，臉上的神色變得很沉重。

石蓮花吸了口氣，道：「這兩年來，這姓陶的傢伙一直都在針對着我。」

邱獨手說：「側聞此人野心不小。」

「不錯，」石蓮花點點頭，道：「他這人心腸毒辣，而且器量狹窄，這兩年來老將軍待我很好，自然難免引起他的妒忌了。」

邱獨手道：「要咱們金城三霸去幹掉陶銅英，雖然並不容易，但也不見得全無機會，但問題是老將軍知道之後，咱們的罪名可不小。」

「這一點邱兄大可以放心。」

「哦？」

「實不相瞞，老將軍他老人家對陶銅英也甚是不滿。」

「眞的？」邱獨手正色道：「你可不要騙我。」

石蓮花嘆道：「在這種事情上，我豈敢瞞騙邱兄？老實說，若非老將軍暗示下來，要我找機會把陶銅英幹掉，我又豈敢貿貿然行事？」

邱獨手點點頭，道：「陶銅英工於心計，此人不除，對老將軍來說，始終是心腹之患。」

「正是。」石蓮花道：「老將軍雖然年紀已不輕，但對一切事情還是看得很透切，陶銅英近來行踪詭秘，而且秘密與其他黑道上的人有所往來，顯見心存不軌，有所圖謀。」

邱獨手道：「與其待他向自己發難，倒不如先發制人。」

石蓮花道：「我和老將軍都是這麼想，這件重要的任務現在就有賴三位去進行了。」

「石公子儘管放心，」邱獨手冷冷道：「三天之內，陶銅英不死，我死。」

石蓮花微微一笑：「邱兄言重了。」

邱獨手抬頭看看壁上的時鐘，道：「時候已不早，石公子也要休息了，邱某告退。」

「奉送。」

「不必。」

邱獨手脚步沉重的離開了石公館。

他的脚步沉重，也許是因爲他現在的身上，已增加了差不多兩萬塊的財富。

（三）

兩天後的黃昏，甘霖里盡頭的一個秘密賭塲，賭客漸漸增加。

到了晚膳時間過後，賭客將會更多。

這個秘密賭塲的規模並不算大，桌面上的賭注亦平平而已。比起金雲夜總會地窖下的賭塲，或者是蘭坪路的銷金窩，這裏的賭注當然是大有不如。

× × ×

符錫是一個賭徒，一個標準的好賭之徒。

雖然他賭的並不兇，注碼很細小，但却幾乎天天都要賭幾手，似乎有一天不賭博，就比沒飯吃還更不得了似的。

他是這座賭塲的常客。

他常贏，但更常輸，幸好無論是輸是贏，數目都不會太大，就算總結下來輸多贏小，他還是輸得起的。

他在城外有良田五百畝，單是靠租金已足够他的生活和賭本有餘。

但近個把月來他的賭性忽然改變了。

他以前的賭注很細小，但這些日子以來，他似乎有越賭越大的趨勢。

初時他曾贏過一筆巨欵。

但接着，他的賭運就開始不行了。

他在骰寶桌上輸得焦頭爛額，又轉移陣地，賭到牌九桌上去。

但賭博是一種極邪門的玩意，他的賭運不行就是不行，無論他怎樣賭，賭的是那一門，始終還是輸得一敗塗地。

他那五百畝良田，已在上個月輸掉，現在他的賭注又漸漸縮小了。

就算他想再賭得兇一點也不行了，因爲他已變成了一個破落戶。

× × ×

這一天黃昏，符錫向一個老朋友借貸了二十塊，又準備到賭塲裏碰碰運氣。

但他剛走進賭塲，立刻就給一個人拉了出來。

符錫認識這人，他就是冷面煞星任翔天。

（四）

賭塲不遠處，有一間小酒家。

符錫還沒有用晚膳，就匆匆趕着去賭塲碰運氣，其實他的肚子很餓了。

任翔天叫了六道小菜，又叫了一瓶花彫，符錫倒是大快朶頤。

「任先生，你有甚麼事情，儘管囑咐我去辦好了，你這麼客氣，倒讓我——」

「別再說，」任翔天截斷了他的說話，道：「吃飽了，我自然會告訴你是甚麼事。」

符錫又把酥皮鴨塞進嘴巴裏，然後又喝了一杯花彫。

「够了够了……我實在再也吃不下去了。」

任翔天凝視着他，忽然道：「你剛才是不是向老方借了二十塊？」

符錫一怔。

他呆了足足半分鐘之久，才點頭道：「不錯，怎麼你連這件事都知道得這麼清楚？」

任翔天淡淡道：「雖然你有很多秘密不爲別人所知，但想瞞過任某，却還是不大容易。」

符錫一凜。

任天翔忽然嘆了口氣，道：「在半個月之前，二十塊根本就連一口牌的抽頭錢都不够，但現在却已成爲你整天的賭本，這豈非太寒酸一點麼？」

符錫苦笑。

「我現已是個窮措大，能够有二十塊跑進去再碰碰運氣，已很不錯。」

任翔天忽然從袋中摸出一張支票。

符錫一怔。「這……這……」

任翔天的說話却很爽快的道：「這是你的。」

符錫接過支票一看，不由深深的抽了口涼氣。「一萬塊？」

「不錯，是一萬塊，」任翔天淡淡道：「只要等到明天銀行開始營業的時候，你就可以拿着這張支票兌現。」

符錫呆住了。任翔天沉聲接道：「你先把支票放好，我們慢慢再談。」

符錫猶豫半晌。

他當然知道，這一萬塊絕不會白白垂手而得，任翔天必然是有所企圖的。

但一萬塊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他終於把這張支票好好收藏着。

任翔天也喝了一杯花彫，然後才慢慢的對符錫道：「我要找一個人。」

符錫道：「任先生要找誰？只要我知道，一定奉告。」

任翔天臉上的表情忽然很嚴肅，他沉聲說道：「這個人的下落你現在一定知道，他就是你的舅父！」

「舅父？」符錫皺起了眉，道：「我的舅父不難找，而且人人都知道他是楓林飯店裏的大厨師。」

「不是你的二舅父，而是你的大舅父，知道嗎？」

「大舅父？」

「不錯，也就是鬼僧！」

甘大老板

（一）

聽見「鬼僧」這兩個字，符錫的身子居然忍不住爲之發抖。

他忽然把那張已袋好了的支票掏出來，道：「我不知道他在哪裏，這張支票我也不能要。」

任翔天突然一手按住他的肩膊，道：「這一萬塊你一定要收下，你大舅父的下落你也一定要說出來。」

「不！」符錫幾乎是在嚷叫。

但他只是叫出了一個「不」字，他的嘴巴立刻就給人掩住。

符錫吃了一驚。

在他背後，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身材健碩的黑衣人。

符錫轉過臉，就看見了一張充滿殘酷笑意的臉。

任翔天淡淡道：「他就是唐帮主，唐敬文的胞弟。」

符錫不斷的點頭。

任翔天冷冷一笑，接道：「現在你只有兩個選擇，你若不說出鬼僧的下落，就得死在這裏。」

符錫當然不想死。

任翔天冷冷道：「三十秒鐘之內，你不把鬼僧的下落說出，唐帮主就會揑斷你的頸子。」

唐烈武粗大的手已揑在符錫的頸上。

符錫忙道：「別殺我，我說……」

他喘了口氣，終於把鬼僧的下落說出：「他就是甘興綢緞莊的甘大老闆！」

「甘大老闆！」

「不錯，甘大老闆其實就是鬼僧！」

任翔天吸了口氣：「楓林飯店的大厨師叫甘雄志！」

符錫道：「甘大老闆的名字則是甘興

志！」

任翔天皺眉道：「這兩人果然是一對兄弟！」

符錫說道：「任先生要找鬼僧，是不是……」

任翔天冷冷道：「這一點與你無關，**你若把今天這件事洩露出去，我保證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符錫苦着臉道：「倘若大舅父知道我洩露了他的身份，恐怕不等到你們出手，我符錫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死人了。」

任翔天冷冷道：「你若怕死，明天到銀行提欵之後，立刻就遠走高飛，以後再**也別回來這裏。」**

符錫道：「你說得對！」

任翔天冷笑道：「你若聰明，最好就向蒼天禱告，別讓你大舅父再活在陽間爲禍蒼生。」

符錫渾身冷汗，終於連跑帶跌的離開了甘霖里。

等符錫離去後，唐烈武道：「一萬塊才買到這個消息，是不是太貴了一點？」

「當然貴，而且貴得要命。」

「但……」

「只有呆瓜才會用一萬塊去買消息，尤其是把這錢花在符錫這種人的身上。」

唐烈武總算明白了任翔天的手段：「那張支票不能兌現？」

「當然不能。」任翔天臉上露出了狡獪的微笑。

唐烈武默然。

他只是嘆氣，暗暗的在嘆氣。

（二）

晚上九點二十八分。甘興綢緞莊早已關門，但裏面仍然燈火大亮。

原來甘大老闆在綢緞莊內搓麻將。

今天陪他一起搓麻將的，全是女人。這三個女人，每一個都很年輕、很漂亮。

甘大老闆是家財百萬的鉅富，要找幾個女人陪伴陪伴，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這一場牌剛開始，甘大老闆就已和了一手詐糊。

他說自己老眼昏花，「四五七萬」居然看成「四五六萬」，所以才和了詐糊。

和詐糊的規矩，是向其他三家統賠滿貫。甘大老闆當然照賠，他一面大笑，說自己不中用，一面把籌碼如流水般數了出去。

他當然是不在乎錢的。他一面數籌碼，一面伸手在桌底下揑她們的大腿。臉上的神態可說是樂不可支。

假如有人說，這個「老尙風流」的甘大老闆，居然就是黑道上人人聞名變色的鬼僧，恐怕誰都很難相信。

但任翔天却相信。

鬼僧雖然被人稱爲「鬼僧」，但却不一定就是個和尙，他的臉孔也未必會長得比鬼還難看。

當他和唐烈武潛入甘興綢緞莊的時候，甘大老闆又出銃，輸了一手大三元。

他不但出銃，還要包牌。

甘大老闆毫不在意，照付。

他本來就是準備大撒金錢的。

在那三個女人的心目中，甘大老闆就是她們的財神爺，而甘大老闆也沒有讓她們失望。

（三）

牌局仍在繼續。甘大老闆的手氣仍然很差。他又再輸了一手清一色。

他喃喃笑道：「今天的牌眞大，俺輸不起了！」他說到這裏，忽然把旁邊的一張茶几一脚踢翻，弄得滿地俱是瓷碎片。

三個女人都嚇了一跳。

甘大老闆突然喝道：「你們統統滾進俺的臥室，這裏有刺客！」

三個女人同時發出一陣尖銳的叫聲。她們立刻向綢緞莊的西方奔跑。

這裏她們也不是第一次到訪，甘大老闆的臥室在那裏，她們比誰都更清楚。

甘興綢緞莊內，也同時出現了十幾個

神秘的蒙面人，他們的手裏，都有着各種不同類型的武器。

唐烈武和任翔天互望一眼。

任翔天冷冷道：「甘興綢緞莊，果然是臥虎藏龍之地。」

甘大老闆哈哈一笑。

「難得兩位賞光到此，俺豈可不盡地主之誼？」

任翔天瞳孔收縮，冷然道：「你就是黑道上人人聞名變色的鬼僧？」

甘大老闆點點頭，道：「不錯，俺就是鬼僧，任先生果然消息靈通，到底還是查到俺的身上。」

任翔天道：「天下間本來就沒有多少秘密是可以永遠不洩露的。」

「不錯，」甘大老闆冷冷一笑，道：「尤其是俺有一個嗜賭如命的外甥，他實在太令俺失望。」

任翔天神色不變。

「你以爲洩露閣下秘密的人，是你的外甥符錫？」

「不是他會是誰？」

「你錯了。」

「哦？」

「洩露你秘密的人，不是符錫，而是老將軍！」任翔天神色肅穆的在撒了一個大謊話。

「老將軍？」

「不錯，你以爲老將軍眞的很相信你？」任翔天冷冷道：「老實說，他早就知道你意圖不軌，要奪取他打出來的江山，取代他的位置。」

甘大老闆大笑。

「任朋友，你這種謊話也許可以騙得過別人，但却絕對無法騙得到俺。」

任翔天冷笑。

甘大老闆又道：「既然你已來到了這裏，俺不妨告訴你另外一個秘密。」

任翔天道：「只要你肯說，在下一定洗耳恭聽。」

甘大老闆嘿嘿一笑，道：「老將軍已決定在下個月就把組織裏最大的權力交給俺，他老人家要退休，到日本和他的兒子團聚。」

任翔天一凜：「日本？他的兒子？」

「不錯，」甘大老闆冷冷道：「老將軍有一個兒子，他的母親是日本女人。」

任翔天道：「他們在日本？」

「在東京。」

「老將軍眞的決定離開中國？」

「千眞萬確。」

「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

「俺有一個習慣，就是對快要去地獄的人，從不說假話。」

任翔天冷冷道：「你的確不會『騙死人』。」

甘大老闆悠然道：「你們現在已可以帶着這個秘密去死了。」

說完這句話之後，那十幾個蒙面人已開始襲擊的行動。

但他們剛動手，就有幾個人忽然慘呼，然後就倒臥在地上。

黑暗中，甘興綢緞莊內又出現了一羣白衣漢子。

那是碧血帮的打手，其中還包括着白帽快斧黨的金斧四絕！

（未完）



許蓉，是江陰楊庫斜橋里人，當我國明朝時代時，倭寇時常侵犯我國沿海各地的城鎮，到處殺人放火搶刦，殘酷到了極點。許蓉是一位很有志氣的人。他眼看倭寇到處殘害百姓，人民不堪其苦，於是便很着急的想辦法來挽救，好爲國家雪恥，於是他便召集鄉里人士，來計劃建造防禦倭寇的牆事，以保衞鄉里，有一天，忽然聽說縣宰差人來請他去，許蓉很驚奇的說：「我一向都不和官府的人來往，又沒有犯罪，爲什麼縣宰的差人來請我呢？難道是有什麼急事？大丈夫做事光明正大，他既然是我的長官，去見見他又有什麼關係呢？」於是許蓉便和那個差人一起去見江陰的縣宰錢錞先生。

錢錞剛到任的時候，就聽說倭寇侵犯浙江，於是他便很快的把北門城牆的缺口修理好了，他又聚集鄉兵，加緊訓練，這天，他因巡看江邊的情形而到斜橋里來，許蓉見了縣宰就說：「小民我不知貴官來到，沒有來迎接，眞該處死？」錢錞說：「你和我不要客氣，如今倭寇的聲勢浩大，國家正是要用人的時候，我觀察許先生的做人處世，實在令人欽佩，不只是爲鄉里人士所看重，實在是國家有用的人才，但願我們能够共同殺賊，好報效國家。」許蓉口口聲聲答道：「縣宰您說得眞對，小民不敢隨隨便便的自暴自棄，已經在小民的鄉里勤加訓練鄉兵，並且加緊建造城牆，準備一朝將盜賊消滅，這樣地方上也才會得到安寧，一切都聽您的敎訓。」

許蓉告別了縣宰錢錞以後，仍然回到江邊，親自指揮鄉兵從事於城牆的建造，以備盜賊的侵犯。在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的時候，倭寇攻打太倉的消息傳到江陰，錢錞就請許蓉回去援救，許蓉得到命令，立刻整理行李準備出發，而他的叔叔許棖和僕人朱貴都說：「我們這個地方最先會受到敵人攻打的地方，防守的力量也很弱，你不可以輕易的離開，殺賊是人人有分的，救隣城也是人人應該爭先的，我們替你吧？」六月四日，官兵船一千多艘，在海上遇見了倭寇，大家都不敢前進，許棖和朱貴二人，看到敵人來勢洶洶，聲勢浩大，於是便奮力開船出海消滅了許多倭寇，許蓉則守在斜橋里，地方上才得到安全。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倭寇又從黃泗浦進攻斜橋，想乘着許蓉沒有防備的時候，殺個痛快，倭寇的大隊人馬，一批批的來到，猛烈的進攻，以爲很容易便可以攻下了斜橋，到了快靠近港口的時候，因爲人太多，所以沒有辦法上岸，反而被許蓉率領的民兵鄉勇打得落花流水，使得敵兵還沒有站住脚，就被殺得七零八落的，剩下來的賊兵，都拚命的逃命而去。這是因爲許蓉早就已經明察了敵人的狀況，先將港口預先做爲堵塞，而敵人還不知道，但是想不到另外有一隊賊兵，忽然從南方殺了過來，許蓉便回頭抵抗這一隊賊兵，就在楊庫的北方，一個叫做三官堂的地方，和敵人碰了頭，於是雙方就在這個地方打了起來，這個時候倭寇亂發箭，千千萬萬的毒箭射過來就像是飛蝗一般，許蓉的軍隊都是民兵鄉勇，裝備十分的簡陋，並且又沒有盾甲，終於以血肉的身體，擋不住敵人的毒箭，不得不往後退去，許蓉的僕人陳周戰死了，而許蓉也許下了志願，要犧牲生命報效國家。倭寇所到過的地方，到處殺人放火，搶刦強暴，什麼壞事都做過了，許蓉的家也被搶得精光的，第二天，援救的軍隊到來，許蓉則會合縣兵，雙方從兩側攻打敵人，眞是以疲憊的軍隊一戰再戰，以一個當作一千個人，一下子將賊寇統統消滅了，因此而爲國家洗刷了恥辱，戰爭雖然勝利了，但是地方上還沒有恢復原來的樣子，已經損失了很多，許蓉看到了這種情形，便寫了一首詩：

「攀妻抱子馬前遮，到處攢眉泣喪家，廬舍蕩然灰烈焰，路途迷却眼昏花，寥寥舊址傷春燕，慘慘殘骸飽晚鴉，舉目荒涼無限恨，更從何計樂生涯。」

許蓉一生的精力，用在訓練鄉兵上，抵禦倭寇來解決民族同胞，每次遇到倭寇來侵犯的時候，都拚命的抵抗，這種勇敢作戰的精神，不但使得倭寇喪失了胆量，即使保鄉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感動，並且心甘情願的受他所領導，共同的抵禦的倭寇的侵略，然而許蓉自己的家，起先遭到敵兵的搶刦，然後放火燒了他的房子，但是他並不因此而灰心，仍然在故鄉爲人民服務，努力從事於地方上恢復的工作，並且將自己僅僅剩下的家財貢獻出來，協助地方上建築的工作，從此以後，江陰地方才沒有倭寇的禍患，說到江陰，我們應該不要忘記許蓉。

江山如畫

神州奇俠故事之三

溫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點蒼派掌門林倉夫和他的師弟金維多，在古塔第十六層樓上，共同核算該派的財務。當時，有兩名護法在樓門外担任守衞。突然，傳來「砰砰」兩聲巨响，林、金兩人久歷江湖，一聽便知是人體倒地之聲。於是兩人便迅即分向左右掠出，發覺兩名護法已不知去向，心知不妙，即向下衝，見到各層守留的人都死了。而兩名護法竟於遇害後被拋落地上，兩人乃同時竄出塔外，只見遠處的草地上躺着湯錦堂的屍體，屍體旁站着一個手挽魚簍的漁翁和一個手提花籃的少女。漁翁一見林、金兩人，竟慈祥得像見到自己的孫兒一樣……

腥風吹古剎　血雨洒名山

老人與少女

金維多、林倉夫表面不動聲色。數十年的對敵經驗使他們深瞭，在居於下風時，越是慌亂越無生機。

無論今天這面前的一老一少是誰，能在瞬息間殺掉點蒼派那麼多名好手的，絕對不是好惹到那裏去的。

金維多忽然覺得他自己應該退隱了——在點蒼派裏，他自覺只是林倉夫的附庸，在武林中，又惹了不少殺孽，眞是該休隱了。

只要他能活得過今天。

只要他能活得過了這一遭。

所以他立刻就衝過去連話也不想發：——江湖上就是這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既然對方找上了他，自然不是三兩句話就可以擺平的，所以只會流血。

流血的代價最大，但收穫也最快。

他一衝過去，左手鑿，右手鎚，「工隆」地一聲，像雷公電母一般炸了過去。

他衝向的是老人。

他一看就知道，老人遠比少女難應付多了。他一招過去，老人一閃就避了。

老人的雙眸仍慈祥的看着他。就像看着自己的孫子一樣。

金維多心頭一凜，又一鑿震了過去，老人又是一閃，金維多又擊了個空。

就在這時，金維多目光一瞟，只見林倉夫已潛到老人的背後：「對付黑道中人，不必講江湖道義、武林規矩。」

——這是林倉夫的話，所以點蒼一派，常有羣毆事件，不管對象是不是「黑道中人」。

林倉夫自己當然也不例外。他那支「點蒼一筆」，一開一闔，隱有北派山水畫的蒼宏，已封殺了老人的退路。

金維多即刻出手——全力出了手。

這是勢在必得之一擊，這一擊若尚不得手，那就是說點子太桀手，他們師兄弟倆就要「扯呼」了。

金維多這一擊宛如雷霆，但突覺腰間一麻，他的招就發不下去了。

那嬌美而眼睛裏儘是溫柔的問號的女孩子對他笑：「怎麼你不打我？」

金維多想答話，卻發現自己沒有了聲音。

那女孩有些豐腴，卻白得緋紅：「這些人都是我殺的，你要找就該找我。」

金維多張口欲呼，少女好像知道他心事：「你想問我是誰是不是？」

金維多拚命點頭，少女嬌憨地笑道：「這裏是雲南，我就是雲南的蛇王。」

少女一講完了這句話，林倉夫就出了手。

他一筆打碎了金維多的天靈蓋。

× × ×

筆毫是輭的，人的頭骨蓋是硬的，林倉夫卻一筆戮碎了金維多的天靈蓋。

少女「哦」了一聲，道：「你不替你師弟報仇，反而殺了他，却是爲什麼？」

林倉夫「噗哧」一聲跪了下去，以筆點地，阿諛笑道：「在下點蒼掌門林倉夫，早有爲權力帮効力之心，唯敝派人多系雜，阻撓極多，在下雖有此心却無法進行，現仗蛇王神威，先行搏殺金維多，以示效忠之心。」

少女「噗嗤」一笑，道：「哦。」

林倉夫跪地道：「只要權力帮肯以收容，敝派無不悉力以赴。」

少女笑臉如花，甜笑道：「好，就這麼辦，你先起來。」

林倉夫叩頭謝道：「感謝蛇王盛情，感謝蛇王盛意……」突然人飛掠而出，手中筆點打少女身上十二大要穴！

這一下，急起直變，林倉夫人平地掠起，忽然一挫，直落了下去，然後他用筆支地，吃力的回頭，看着那慈祥的老人，道：「你……你……」

老人慈藹地道：「你不必說了，這樣會很辛苦的。我用蛇在你背後咬一口，那蛇叫『青龍子』，你知道，在雲南被『青龍子』咬過的，是沒有救的。」

林倉夫喉管格格有聲，臉色發黑：「我……我……解藥……」

那少女嬌笑道：「你一定奇怪，是不是？我是蛇王，他也是蛇王，蛇王本就有兩個。」

那老人微笑道：「你攻她時，我就是蛇王；你攻我時，她就是蛇王。」

林倉夫全身不住地抖，終於一筆打在自己的天靈蓋上，同樣的打死了自己。

在十六層古塔夕陽下，那一老一少的身影被拉得長長的，有種說不出的詭秘。

× × ×

滇池三百里的芙蓉雖美，蕭易人等却無心久留。

滇池一帶，單止已知名的藥材就有四百多類，僅杜鵑花就有三百多種，美得如詩如畫。

而這裏的人，更是喜歡穿鮮花般多彩多姿的衣服，「趕街子」、「叫鞍」、「踢騾」。

美麗的風俗，嬌媚的女孩子，彩麗的花樹，靈秀的山水……滇池風光美麗如詩，蕭易人却帶領他的一百一十八人，直上大觀樓。

大觀樓與岳陽樓、謫仙樓併稱，外觀雄偉，爲滇境第一樓，然而蕭易人此來並非要看樓的。

他是要藉樓看人的。

大觀樓可以俯瞰滇池全境。

× × ×

蕭易人感覺到被人跟蹤是昨天的事，但他一直找不出誰是跟蹤者，甚至不知道跟蹤者有幾個人。

所以他要經滇池，上大觀樓，反觀敵人。

他一上大觀樓，三百里的芙蓉花雖美如仙境，他却倒抽了一口涼氣。

都是敵人。

滇池三百里都是敵人，無論是裝扮成遊人、商賈、漁夫或居民、婦孺，他們裝扮雖然巧妙，但蕭易人還是一眼就看得了出來。

蕭易人畢竟是蕭易人，他能獲得武林後起一輩的領袖之稱，並非浪得虛名而來。他很快地瞥過一眼，唐方忽然用水葱般的手指往前一指道：「你看。」

一團火走了過來，他身後跟着了四個人。

四個手裏拿着棍子的人。

× × ×

點蒼塔影西斜，蒼雁撞天而泣。山意蒼凉，渾宏的山壁已漸漸淡入暮中。

老人負手看着山色，道：「妳知道本帮主現在在那裏？」

少女道：「不知道。」

老人瞇着眼睛看夕陽，眨也沒眨過眼，彷彿在瞬眼間夕照便會像他生命一般的消逝無踪。

少女抬頭，問道：「李帮主現在在那裏？」

老人搖頭：「他老人家神龍見首不見尾……據說，燕狂徒未死，帮主正是找他去。」

少女失聲道：「燕狂徒原是李帮主授業恩師，燕狂徒又恨李帮主入骨，李帮主這下找他，豈不……」

老人呵呵笑了：「你幾時聽帮主怕過人來？」

少女失笑道：「不過，我猜帮主並不是要找燕狂徒。」

老人道：「哦？」

少女道：「他佈下了毀浣花劍派之計，誘武林中人注視成都風雲色變，絕不可能是爲了浣花一脈。」

老人道：「這個當然。」

少女道：「若爲了燕狂徒，他風馬牛不相及。」

老人道：「那麼爲了誰？」

少女道：「你說呢？」

老人沉吟道：「峨嵋、武當、華山、少林。滅了這四大派以及丐帮，天下就是權力帮的天下。引其傾巢而出，再乘虛而入，直搗黃龍，正是帮主當日滅黃山派之作風。」

少女搖首道：「我認爲他是去對付朱大天王。」

老人一震道：「朱大天王？」

少女正色道：「朱李不兩立，權力門天王。武林中這一戰勢無可免。」

老人想了好一會，失笑道：「反正不管帮主鵠的如何，我們要對付的是蕭家的人。」

少女嬌笑道：「我們就在這裏等蕭易人。」

夕陽已經要落了，週遭因山氣而空濛一片，彷彿這太陽不是才落夕的，而是幾十年幾百年前的夕照貼上去一般，點照得蒼片一般悽茫。

× × ×

走過來的第一人好似一團火。

火一般的衣袍，火一般的鬍鬚，火一般的禿頭，火一般的容貌。

簡直就是一團移動中的火焰：那人走過來。

蕭易人目瞳收縮，他不認識這個人。但他一眼看出這人絕不比屈寒山好對付。

他却認得後面的四個人。

那四個拿棍子的人。

長江四棍。

× × ×

那火一般的人拾步走上來，鐵星月感覺到那人就像火舌一般地燒上來的。

鐵星月偏偏就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他剛覺得有點可怕，就一步搶了過去：「你是誰?」

那人瞪着他：「你又是誰?」

鐵星月只覺臉上，脖子一陣熱辣辣的痛，那人對着他說話，噴出來的口氣就像火舌一般。

鐵星月正想說話，邱南顧已搶了過來了：「他叫鐵星月，破銅爛鐵的鐵，森林大猩猩的猩少了左邊，還有月黑風高的月，鐵星月，嘿!」

那「火團」一瞪目：「滾開。」

突然兩道火焰一長，鐵星月、邱南顧二人左右一閃，那人已上得石階，鐵、邱二人相顧一眼，正要動手，蕭易人身形一長，已到了那人面前，長揖道：「晚輩蕭易人，拜見老前輩。」

那人「哼」了一聲，道：「你是蕭易人?」

蕭易人恭聲道：「在下正是。」

那人說話的聲音猶如火笑：「你被包圍了。」

那人冷笑的聲音也像火焚枯木：「你知道?」

蕭易人躬身道：「在下知道。」

蕭易人道：「老前輩包圍的部屬，喬裝的有一百三十七位。」

那人頓了一頓，打量了蕭易人，呼吸沉重如火顫：「蕭易人果然名不虛傳。」

蕭易人垂首道：「前輩過獎。」

那人冷哼一聲，道：「你可知我背後是誰?」

蕭易人抱拳道：「長江四棍。」

那人又哼了一聲：「你可知長江四棍是誰?」

蕭易人道：「長江七十二道總瓢把子：朱大天王有得力愛將，『三英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他們就是其中的『四棍』。」

那人口噴熱焰，厲聲道：「你可知老夫爲何而來?」

蕭易人低目道：「在下不知。」

那人口如火盆：「老夫就是爲他們而來的。」

蕭易人道：「請前輩明示。」

那人厲聲道：「蕭秋水何在?」

蕭易人一震，恭聲道：「舍弟不在此地。」

那人追問道：「那在何處?」

蕭易人長嘆道：「已在古嚴關、漓江前，爲屈寒山所弒。」

那人倒是一怔，口中熱焰一收，道：「你弟弟和幾個傢伙，殺了『三英』，又在高要江口，唆使屈寒山打傷『四棍』，屈寒山又怎會殺蕭秋水?」

蕭易人道：「因爲屈寒山就是權力帮中的『劍王』。」

那人一震，好一會喃喃自語，他低語時垂首，但階上的花朵盡皆見毀。

「蕭秋水亦曾搏殺過權力帮十九個老鬼中的傅天義等，這點老夫倒是聽過。」

蕭易人即道：「在下此趟來滇，就是想繞道返川，與權力帮決一死戰。」

那人不再說話，良久，就像一團靜止的火焰，但一旦噴發，即如火山溶岩，不可輕視。

蕭易人道：「晚輩字字確實。」

那人猛抬頭，目中烈焰大盛：「你知道我是誰?」

蕭易人道：「在下不敢妄加猜測，但論前輩風範、武功及氣勢，莫非就是名震武林、朱大天王麾下雙重將名列第一的『烈火神君』蔡泣神蔡老前輩?」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烈火神君的目中，怒意已不那末旺盛，忽然道：「你們要去對付權力帮?」

蕭易人平靜地道：「是。」

對付權力帮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蕭易人堅毅地說出來，像好似成爲定局一般。

烈火神君點點頭道：「好志氣，但你們不行。」

蕭易人淡淡地道：「目前是不行，但我們先去救人，等結合武林同道，才一舉撲殺權力帮。」

烈火神君瞇着眼睛，烈焰似從那一綫尖縫中捲出來：「有日你們這些所謂白道中人，也會這樣對付我們吧?」

蕭易人笑笑，不置可否。

烈火神君還是搖頭：「你們不行。」

蕭易人道：「爲什麼?」

烈火神君冷笑道：「就算你們去救人，憑你們也拚不過『鬼王』。」

蕭易人動容道：「鬼王在四川?」

烈火神君怪眼一翻，道：「而且在成都。」

蕭易人只覺手心發冷，烈火神君接道：「既然蕭秋水爲劍王所殺，你們又要去找權力帮拚命，我也不爲難你們，但你們此去浣花，是沒有希望的，還是折回去的好。」

蕭易人沉默。

烈火神君端詳了半晌，道：「鬼王的武功，絕不在老夫之下，你們不是他的對手。」

蕭易人抬頭道：「我知道老前輩阻止我們此去，是好意。」

烈火神君在等他說下去。

蕭易人就又接說下去：「可是我們不回去。」

烈火神君一揚火燒般的眉毛，道：「哦?」

蕭易人一字一句地道：「因爲我們是來拚命的，不是來打架的，不是來對付人的。」

頓了一頓，蕭易人又加了一句：「我們是來拚命的。」

× × ×

滇池正黃昏。蒼山雁落。

天地彷彿也被這雄渾的山勢鎮住，夕陽在這裏久留不落。

老人又輕微的歎了一聲：「他們是來拚命的。」

少女輕輕「嗯」了一聲：「你說蕭易人他們?」

老人道：「是的。」

少女問：「那又有什麼不同?」

老人斬釘截鐵地道：「不同。」

隨後仰望蒼穹，看晚霞把天空奇異的粉飾：「來拚命的人沒有自己，只有敵人。他不要命，敵人就沒有命。」

少女想了一想，又問道：「蕭秋水不在，他兄弟們沒有了他，會有人爲蕭家拚命嗎?」

老人沉吟道：「蕭秋水不在，他們是缺乏了一股興起的力量，但他們有『十年會』在。」

少女奇道：「『十年會』?」

老人看着夕暉，竟似痴了：「是的，十年，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會在，這裏，等他們，來。」

× × ×

滇他已暮晚。

滿街滿樹的花，亦暮晚。

烈火神君看來，更似一團開在黑夜中的火花。

「拚命又怎樣?」烈火神君一個字一個字地問。

在他來說，別人拚不拚命，也無多大的分別;他一把火可以把拚命或不拚命的人燒殺。

蕭易人忽然間冷靜地說了一聲：「十年。」

他叫完這句話，天色已全晚，是個：無星無月的晚上。

× × × ×

蕭易人講完了那句話，烈火神君驀然覺得緊張起來。

他感覺到在夜色中有十個人已無聲無息地包圍了他。

他知道這裏有一百一十八名白衣大漢，而這十個人就是從這一百一十八人中閃出來的。

但一閃出來，已形成包圍，一旦形成包圍，殺氣大盛，當他驚覺殺氣大盛之時，已衝不出去。

除非他殺人。

烈火神君眼厲如火，瞪目道：「你要我殺人?」

他說着，眉一揚，鬍鬚都似烈火焚燒時的揚動起來。

蕭易人平靜地道：「不是。」

烈火神君瞇起了眼，就像火坑闞起了風箱，赤焰仍在。「那你要找他們出手來試試?」

蕭易人平靜地搖首：「也不是。」

他一說完了這句話，即叫了十個人的名字：「樹林。」「陣風。」「海神。」「穿心。」「白雲。」「悲憤。」「彩衣。」「秋月。」「歸原。」「燕君。」

他叫得很慢。但他一叫到那人的名字，那人就動了起來，動得很快。

一下子，十個人都動了。

烈火神君全身突然變成了一團火。

眞的變成了一團火。

他衣服都焚燒了起來。

× × × ×

點蒼畢竟不能久留晚照。

漫天黑漆，山澗流水在遠，猿梟在啼號。

然而一老一少仍在塔上。

少的問：「『十年』是什麼?」

老的答：「『十年』是十個人。」

少的又問：「十個怎樣的人?」

老的又再答：「十個被機智冷酷的蕭易人訓練出來的人，又加上沉着練達蕭開雁和再加上飛揚凌厲的蕭秋水教導出來的人。」

少的吃吃笑道：「這些訓練的人也不見得怎麼出色。」

老的淡淡地道：「被訓練者更名不見經傳。」

少女又再問：「那『十年』有什麼可怕?」

老的再答：「蕭易人僅是個角色而已，沒什麼可怕，蕭開雁穩而無功，蕭秋水武功不高，」老的忽然頓了一頓，瞇起眼睛問：「你可知道三人加起來會怎樣?」

少女搖首。

老的一口氣說：「這三人性格、武功、智慧合加起來，就不得了，尤其是蕭家老大的深沉配合蕭家老三的飛揚，而且蕭秋水更有讓人効死的力量，他們特別訓練出來的人，有這十人，都訓練了十年，是稱『十年』。」

少女期期艾艾地道：「蕭家老三好大的年紀?」

老的呵呵笑了一聲：「他不比妳大一二歲。」

少女「哦」一聲，蒼穹無星。少女眼眸却如星光：「有機會，我倒想一見。」

× × ×

十個人越動越快，烈火神君身上火焰越來越熾。

這下子變得十分詭異：好似一羣人圍着一團火，不住幌動一般。

但沒有人笑得出，就連鐵星月也笑不出來：每人熱汗直淌，連心跳都要停止。

烈火神君額頂光禿得像火團的中心。火焰越來越張，人影越幌越快。

就在這時，蕭易人忽然一揚手。

幌動的人猝然停住，中央的火焰猝然「虎」地沖天而起，火芒直衝而上，「花」地落出圈外來。

火團散去，只賸綠芒。

綠芒歸原，就是烈火神君。

烈火神君額上有汗，這火中之王，焰中之君，祝融之帝，居然也流了汗。

蕭易人鎮靜地道：「我沒有叫他們出手。他們還沒有出手。」

烈火神君揩了汗：「但我也沒有出手啊。」

蕭易人道：「是的。」

烈火神君威風依然：「我若全力出手，他們十人，無一能活。」

蕭易人平靜地道：「是。」

烈火神君望定蕭易人，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但我縱全力出手，殺了這十人，餘力也不是其他一百另八人的對手。」

蕭易人沒有答腔。

烈火神君笑了一笑又說：「無論是誰有這股實力，都可以有資格向權力帮抗衡，向鬼王挑戰。」

蕭易人冷冷地望定烈火神君。

烈火神君抹抹汗滴又苦笑道：「天王曾告訴過我，江湖上有幾股莫可形容的實力，看似不强，但甚有潛力，深爲可虞，一是丐帮，一是唐門，另一是慕容世家，再有一就是浣花劍派。」

烈火神君笑了笑，像烈火展了展，又說：「而今老夫是見識了。」烈火神君冷笑道：「原來浣花劍派的實力，不在成都浣花，而在分局，而是在蕭老頭子的下一代。」

說完了，蔡泣神就走，頭也不回的就走了。臨走時還抛下了一句話：「我不想殺你們。否則，單我一人，至少還可以殺掉一百零八人的一半，而且便忘了這四周的伏兵都是我的人，更且還有長江四棍。我不想殺你們，所以我走。」

× × ×

蕭易人冷冷地望着蔡泣神猶如火球的身影，在黑夜中踽踽遠去。

然後其他的伏兵也都消失了。

蕭易人冷笑道：「不是他不殺我們，而是他縱殺得了我們，所付的代價也太大了。」蕭易人頓了一頓，又說：「朱大天王的人從來不做本多利少的生意。」

唐方冷笑道：「那他來幹什麼？」

蕭易人道：「他想秤秤我們的斤兩，好隔岸觀火，看權力帮如何收拾咱們。」

鐵星月忽道：「這就是老大訓練的『十年』嗎？」

「十年」的構想原始自於蕭秋水，遠在他未及十三歲時已着手安排，「十年」計劃中的「十人」，都是以前蕭秋水的老兄弟，好朋友，而且是蕭秋水特別精選、秘密訓練，方才交給蕭易人的。

邱南顧向一高瘦，慓悍的年輕人說：「你就是老大常提的『陣風』嗎？」又向另一驕傲、精明的年輕人道：「那麼你就是足智多謀的『樹林』。」轉向另一臉白文雅的大漢道：「你是歸原？」

那三人一把拳，沒有說話。

左丘超然道：「據悉『陣風』與老大初見面時曾交過手，後來服了老大，又曾三進三出，離而復返，但老大對你仍念念不忘，足見你之舉足輕重；『樹林』更是老大口中常提及，幹勁、智謀、耐力、忠心都够；『歸原』才氣足，比其他人出道都要早，你們……你們可知道你們的老大怎麼了？」

馬竟終見三人依然沒有表情，忍不住加了一句：「剛才的話他們是親耳聽到的了，蕭少主被權力帮劍王所殺。」

那三人雖目中噙有淚光，但仍然沒有人說話。

蕭易人却說了一句話：「三弟後來把他們交了給我，我要把他們訓練成不易動情的殺手，所以他們不會聽你們的……」

蕭易人又補充了一句：「在這波濤險詭的江湖，要是易激動、講感情，就像三弟一樣，很難活得長了。」

蕭易人說完了這句話後，唐方就別過臉去。

她再也不願意看到那三人。她希望永遠保持蕭秋水口中那三人的形象。

「我們一有難，『樹林』一定來救，無論去那裏，『陣風』都會跟在我身邊，總舵的事，『歸原』都會辦妥，而不會動搖忠心，『海神』的武功是我教的，以後我要他更强，『秋月』……」

她看不見他們。

但在天地昏黑中，她看見蕭秋水。

在烏江衝殺的蕭秋水。

在廣西決戰的蕭秋水。

永不屈服的蕭秋水。

× × ×

天漸黎明。蒼山鳥語。

老人說：「他們快要來了。」

少女說：「來了就要去了。」

× × ×

來去就像四時景序一般：

日出日落。

蛇蠍美人

蒼山雪，洱海月，上關花，下關風。

這就是下關城。

下關爲滇邊重鎮，扼蒼洱尾閭，蒼山至此，山勢逆回，如遊龍之掉尾，又名「龍尾關」。

洱海至此，折流轉西，以入漾濞江，負山阻水，爲昔年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之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故有地名「天威逕」。

× × ×

時：六月初六。

（該日亦爲蕭易人壽辰。）

地：下關天生橋附近。

（「大理縣志」云：「平地熱氣上升，十八溪冷氣塡補。又西南方四十菁之冷空氣，至下關而爲東山阻，由缺口以入平地。」）

人：蕭易人、唐朋、唐方、鐵星月、邱南顧、左丘超然、歐陽姍一、馬竟終、唐猛及「十年」與一百另八名浣花子弟。

（人心只有一樣：闖過下關，渡過怒江，翻過怒山，到宣威以後，就可以入川，回到家鄉。）

× × ×

下關之風，奇在風力勁而區域小，終年由西向東吹，吹過下關，消失在洱海上空。每當冬春之交，其風撼山搖岳，聲震天地，轟然入耳，尤若百萬大兵鳴金喧天捲地，驚心動魄。

眞正的下關風，是在下關西南五里之天生橋方可領略。蒼山海拔四千二百公尺，南盡於斜陽峯，忽告中斷，缺口天成。

下關風呼嘯狂吼，震耳欲聾，勁大無窮，但滴塵不揚，平時風力，亦可使常人仆跌。

天生橋水浸五六丈，兩山夾峙，中有

深壑，但石梁却容人渡過，絕屬天然，故名「天生」。

天生橋巳是蒼山範圍。

點蒼之要道，有一老、一少。

× × ×

下關之風，可叫人站不住、立不穩，但不少能叫蕭易人與一百一十八條好漢把樁不住。

他們敞開衣襟，仰首挺眉，大步往前走！

任風任雨，也退不了他們分毫。

這街上有很多很多的人。

賣布的、遊人、賣糖葫蘆的、行人，各式各樣都有。

風雖大，大得令人睜不開眼，聽不到喊話，但趕街子的人還是很多，其中當然還有求討的乞丐。

風太强了，所以行人要抓住街邊的鐵索行走，有武功底子的，也要把脚吸穩在大理石的街道上，緩緩移走。

就在這時，一部由水擺夷族人駕駛的騾子車隊，又破又爛，可能因風力太大之故吧，忽然失去方向，衝落在幾家賣雜貨的店攤上，石雕、粉盒、針綫、餅乾、水菓……諸如此類的東西，散落一地。

這時趕車人的呻吟，擺攤子的吆罵，行人的走避紛紛，亂成一團。

一百一十八名好漢沒有死。

可是他們所走在的點蒼石板的街道，突然下陷。

下面不是地下，而是刀，刀山。

明幌的刀鋒豎直在那兒，要飲盡人之血。

這些篷車猝然盡皆掀開，又髒又亂的車裏居然一車有八人，每人一張弓，一弓裝三箭，只聽一聲斷喝，三箭齊發後，又三箭齊上弓。

那些賣貨物的人，十個人中有四個人突然變了樣。

他們手裏都有又毒又快的兵器，飛撲一百一十八條好漢。

其他的「貨眞價實」的行人，呼嚷作一團，亂作一團。原來他們的注意力是在看趕騾車者的意外，一下子他們却變成意外事件的人。

× × ×

一百一十八名好漢，一個都沒有掉下去。

地板一被掀起，好漢却躍起。

他們躍起時巳拔出了刀，格掉了箭，然後有三分之一的人衝到箭手身前，手起刀落。

所以箭手來不及放出第二排强矢。

「行人」拿武器衝過來時，另三分之一的好漢立即擋着，隨即喊殺連天。

另三分之一的好漢沒有動。

他們隨蕭易人等退避一處，屛息以待，沒有插手。

他們相信他們的同伴，很快可以安頓這個局面。

× × ×

他們的同伴果然很快安定了這個局面了。

不過也有人相當慘，尤其是無辜的路人，被掀落陷阱去，或誤傷的都有不少。

他們驚恐、傷悲、憤怒或飲泣。

其中有一位年輕、瘦削、高顴的母親，本來正打開衣襟，餵嬰孩吃奶，而今嬰孩巳不在，她衣襟敞開，巳忘了遮掩。

她一直呆着，然後衝過來，扯着一名大漢的腿子，哭罵：「你們還我孩子命來，還我孩子命來……」

那大漢無法，只好把她順手一帶，她就跌跌衝衝往蕭易人那兒撞來。

蕭易人沒有動。

那女人哭着、撕着、打着，露出白皙的奶房。「還我孩子命來……還我孩子命來……」

猝然，那女人因手上多了一把刀。

一把像彎月似的刀。

一彎眉月，却亮如電閃。

也快如閃電。

× × ×

那女人一出手，蕭易人巳抓住了她的手腕。

蕭易人出手如鐵，一抓就箍住她之七寸。

那女人吃了一驚，右手一鬆，彎刀跌落。

刀光又起，刀落在那女人左手裏。

她左手使刀比右手更快。

刀割蕭易人腰部。

蕭易人只得鬆手，躍起，斷喝了一聲：「中原彎月刀洗水清是妳什麼人？」

那女人一臉凶狠，突然身退，退過一排騾馬，鐵星月與邱南顧巳前後堵住了她，唐方嚷道：「不必問了，她就是洗水清之師妹戚常戚。」

左丘超然臉色一沉：「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之一的『暗殺人魔』戚常戚。」

他身形一動，便待撲出。

——丘左超然有兩個師承，一是鷹爪王雷鋒，一是第一擒拿手項釋儒。

雷鋒厲辣，項釋儒諄厚。

項釋儒却因心生厚道，故曾傷在戚常戚的暗算之下。

所以他左手只剩下三根指頭。

左丘超然敬慕他的師父，也恨絕了戚常戚。

他正是想找戚常戚報仇，一陣大風吹來，吹得他用前臂擋住眼睛，等風稍過時戚常戚已不見。

她就在騾馬間失了踪。

這點蒼石的地板，無疑就像田鼠地下的甬道一般，縱錯複雜，而戚常戚就像地鼠一般，隨時可以不見影踪。

× × ×

蕭易人淡淡地道：「她的暗殺手段高明，技術却不高明。」

鐵星月却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爲什麼？」

蕭易人冷冷地道：「一個母親失去了孩子，沒有理由不找孩子，先找人拚命，而且口口聲聲說孩子已送命的。」

歐陽姍一莞爾：「那一定是因爲她沒做過母親，不知道爲人母者的心情。」

鐵星月却甚爲佩服蕭易人：「要是我，我就不知道了。」

邱南顧冷冷調侃：「要是你，那只好死了。」

鐵星月反吼了一句：「要是你，也不見得看得出來呀。」

邱南顧冷笑：「總比你眼睛往人家胸脯瞧的好！」

鐵星月一把扯住邱南顧：「你說！你說！你這七年八年長不出一條汗毛的東西，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邱南顧「哼嘿」反譏：「要打麼？你夠我打？打就打，怕你呀？」

兩人相罵了起來，沒有人勸得住這兩個火爆脾氣。

——要是蕭秋水在就好了。

鐵星月、邱南顧都服蕭秋水，——他一定勸得住。

唐方想。唐方有淚。

有淚不輕流。

蕭易人忽道：「解開騾車，我們騎騾到怒山。」

× × ×

解開騾子，騾子一共有十五頭。

蕭易人翻身就要上去坐，忽聽一聲斷喝：「坐不得！」一人眨眼間掠到，一出手，閃電般搭向蕭易人肩上。

蕭易人一沉肩，反手搭住那人的手。

來人一副笑嘻嘻，無所謂的樣子，原來是一名普〃通通的乞丐。

不普通的是這乞丐腰間却繫有七個破布袋！

蕭易人當然知道，在權力帮未崛起武林以前，當以丐帮爲天下第一大帮，就算權力帮冒起之後，丐帮依然是白道中有人多勢衆的一個帮會。

而丐帮的弟子，有繫一個袋的，已屬正當子弟，腰絆七袋的，在丐帮身份已甚高，當今掌門，不過十個袋而已，而長老有兩位，却是九袋的。

蕭易人即刻拱手：「丐帮？」

那乞丐即打揖道：「蕭大俠好。」

蕭易人道：「未知閣下有何見教？」

乞丐正色道：「這騾兒坐不得。」

蕭易人奇道：「爲什麼？」

乞丐道：「剛才『暗殺天魔』戚常戚匿於騾馬之間，已各在鞍上置下毒刺。」

那乞丐用手小心翼翼一拑，置於掌中，在陽光下一攤掌手，果有一根細如牛毛的藍汪汪小針，乞丐笑道：「如果剛才你坐下去，恐怕再也站不起來了。」

蕭易人笑道：「那倒是感謝你救命之恩了。」

乞丐用手去拍蕭易人的肩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況見義勇爲，是武林中應有的操爲，尤其是浣花劍派亦是同道中人。」

蕭易人笑笑，忽然臉色倏變，大叫一聲，倒了下去。

左丘超然一個箭步，刁住那乞丐的手，用力一扳，只見那乞丐手心有一枝比那藍汪汪的小針更細微的，青碧碧的小刺。

左丘超然目眦盡裂，大怒問道：「你是誰？」

那人雙手一交一剪，手已抽了回來，退了三步，擺出了架勢，冷笑道：「我叫梁消暑，外號人稱『佛口神魔』。」

× × ×

日正當中。

蒼山塔，十六層，老人和少女還在。

老人忽然問道：「不知蕭家老大闖不闖得過戚常戚、梁消暑那一關？」

少女抿嘴一笑道：「要是帮主所注意的浣花劍派最具實力的蕭易人和最有潛力的蕭秋水，以及一百三十四名効死的人，尙過不了梁、戚這關，那是帮主高估他們了！」

少女又嬌笑道：「你幾時見過帮主看錯人的？」

老人也莞爾：「帮主要是看錯，也不必如此勞師動衆佈署了，不過柳五公子還是要戚、梁二位試試。」

少女仍是吃吃地笑：「正好像我們一樣，要是過不了這關，還算是權力帮『八大天王』的人麼？」

老人呵呵笑：「『蛇王』豈有浪得虛名？」

一說完，突然弓弩之聲不絕。

七八十支箭矢，帶極强的勁道，飛射老人和少女。

可是老人和少女突然不見了。

然後塔下周圍不斷慘叫聲傳來。

慘叫聲到了一半便被切斷，二三十名大漢自草叢衝出到一半便倒下，第二度箭簇方才搭上便落地。

這些大漢死的時候都是全無傷痕，眉心一點紅，如果仔細檢查，還可以發現在身體極不多人注意的地方，有兩道淡淡的齒印。

然後老人和少女又倏然出現於塔上。

少女向下望望，下面已沒有一個活人了。

「點蒼餘孽？」

「二十四人。」

「我殺十三個。」

「我殺十一個，但佟震北在內。」

「佟震北是誰？」

「林傖夫之師叔。」

少女嬌笑道：「那我沒話說。」

老人也笑道：「我們也可以再比一次，等蕭家的人來的時候。」

少女笑了一笑：「只要浣花的人還能夠來。」

× × ×

唐猛怒喝一聲，就要出手。

梁消暑怪笑一聲：「你別動手，你一動手，我即刻走。」他用手指一指地上，笑道：「只要我用脚一踢，遁地就走，像戚常戚一樣，你們奈不了我何。」

鐵星月明明要衝過去，此刻只好也凍住！

只聽卡察一聲，長廊另一處冒出了一個頭來。

一個少女的頭。

戚常戚。

戚常戚道：「我們在下關截殺你們，有兩批人馬，第一批敗了，我們還有第二批。」

梁消暑冷笑，雙掌一開：「我們還是可以再拚拚。」

他這雙掌一闔，立即就會發出清脆的一聲響。

這輕微的一聲掌聲响起，四周、牆頭、屋宇、地下，都會冒出上百名權力帮高手來，跟浣花劍派的精銳再一決生死。

蕭易人已死，蛇無頭不能行，所以戚常戚、梁消暑很有信心。

可是梁消暑雙掌未拍，本來已死的蕭易人却似箭矢般彈起，一出手就對了梁消署八處穴道。

（未完）

龍爭虎鬥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包括攻守以及閃避，練習多年，一旦交手，當然是出手傷人的，站在一旁，看見這種龍爭虎鬥的人，也覺得驚心動魄，不過，兩人相鬥，不一定是採取拚個你死我活這種方式然後判別高下的，地中海兩岸的拳師如果發生磨擦，一定要分出勝負來，往往召集公證人當衆舉行一種變相的角力，這是很有趣的，雖然它並非像中國功夫那麼拳打脚踢，一招傷人，但却有可能置人於死，就因爲發力太大，而且時間太長，往往危及心臟。

這種變相的角力，先要準備一個比較粗壯的橡皮圈，然後雙方在一張十分堅實的木枱兩邊站定，各人伸出右手來，就把這個橡皮圈緊扣在食指或中指上面，只用一隻手指勾緊，公證人一聲號令，雙方同時發力，如果雙方勢均力敵，那就往往在相持的狀態之下拉了半個鐘頭之久，仍然不分勝負，有時某一方面給對方拉前多少，但不是脫離本人站立的崗位，那就不能分出勝負來，一定要雙方的任何一邊給對方拉到離開原位，而且整個身體升到那張木枱上面，還給對方再拉，使他越過木枱，跌在地上，然後算是輸。那是不容易的，根本上兩個人的體重和氣力相差不遠，然後有資格做這種決鬥，假如兩人相差太遠，根本就打不成。倘若兩個高手一切都是勢均力敵的話，那就很容易把時間拖長到兩三個鐘頭，到時某一方面的心臟較弱，忽然倒地，吐血身亡，原因是內在的壓力使心臟微血管爆裂。

地中海拳師用來代表拳打脚踢的決鬥方式不止是上述的一種，還有另外一種，那是「扨手瓜」，即是雙方站穩之後，各人把一隻手臂屈曲，用手踭壓在木枱上，上臂不會接觸對方的身體，前臂互相壓緊，直到某一方面的前臂被壓到接觸枱面爲止，不過他們相鬥是有一個尺度的，被壓倒的一方，並非輸了就算數，而且受傷，雙方互相用臂力決鬥的時候，在兩人手臂如果倒下來就會接觸的一處，分別放置一張剃刀，剃刀是釘緊的，刀口鋒利，如果受壓的一邊被壓到貼近枱面，繼續壓下去，他就給剃刀插入前臂的肌肉骨骼之內，深入一寸，登時流血，相當可怖，事實上任何一方沒有被壓到如此慘敗的境地是不肯認輸的，到了他想認輸已經太遲，因此，這種決鬥，幾乎都是流血收場的，但却不會危及生命。直到現在，地中海兩岸包括意大利和德國法國等地，都有些拳師喜歡使用剃刀式決鬥，這是很有趣的，沒有苦練前臂的人，根本上就不適宜參加這種決鬥。

西班牙的勇士當中，最有聲譽的人，首推鬥牛勇士，理所當然，由於鬥牛勇士一向就是看慣了牛的，牛的兩隻尖角，十分銳利，他們看得多了，自然想起刀子來，如果把一柄彎刀造成兩端俱是鋒利，那就等於握了鋒利的牛角，隨時致人於死，這種武器就是「牛角刀」，要是兩個勇士持刀決鬥，必有一人倒斃，原因是那種刀不斷的向腹部衝刺，刺了一下，就會腸破血流。

認眞犀利的牛角刀決鬥在黑房之內舉行，更加驚人，到時兩個勇士分別進入黑房之內，持刀互擊，由於那個房間沒有絲毫的光亮，未必一刀就把對方刺死，發刀之際，已經顯出他的身形，隨時有可能給對方反攻，互吃幾刀，同歸於盡，故此這種決鬥也是西班牙特有的動作，別的地方沒有人照樣去做。

美國西部當年大盜橫行的幾十年，亦有一種奇異的決鬥，十分流行，決鬥雙方，先用繩子把左手縛緊，騰出右手來，各握一柄闊邊刀，刀長一呎，連同刀柄在內，這種刀子實在太短了，必須左手發力把對方扯過來，再用右手出刀，然後能夠刺傷敵人，這樣做的時候，不容易達到目的，因爲對方儘是躲閃，又可衝前，乘勢出刀，再又因爲兩個人的手臂有力，互相拉拉扯扯，早已弄到筋疲力竭，出刀的時候未必有勁，往往刀鋒從對方的身上，滑過，不能够一招取勝，兩人經過一場龍爭虎鬥，弄到遍體鱗傷，然後分得出高下來，如此搏鬥，並非外人所能做到，有資格展開龍爭虎鬥的全是江湖大盜。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等人離開農莊，一行二十餘衆，向前進發，當來到一處叢林前，水燕兒突然向俞秀凡示警，聲言林中有埋伏。俞秀凡便命五毒夫人前去偵查虛實。五毒夫人啣命去後，不久轉回報告，已將伏兵全部消滅。俞秀凡因不願與艾九靈正面接觸，乃求救於五毒夫人，究竟何去何從？五毒夫人主張返回造化城，合力與城主一戰。回程中，遭遇造化城紅衣四劍衞截擊，俞秀凡單人獨劍力戰四劍衞，苦鬥多時，卒重創四劍衞的領班，斷指棄劍。飛網翁突至門場，喝退四劍衞。撒出魚網，罩向俞秀凡，但未奏功，且被俞秀凡快劍反攻……

造訪少林寺　竟吃閉門羹

俞秀凡冷冷說道：「在下也有兩隻手。」

飛網翁道：「但你只能用一把劍。」

俞秀凡道：「用劍的人很多，我可以借用一把。」

飛網翁道：「就算能用兩把劍，但你左手劍法，決無法趕上右手一般的快速，老夫這兩張網，却能用一樣的速度網人。」

五毒夫人道：「飛網翁，別忘了，這地方，除了俞秀凡之外，我們還有很多人。」

飛網翁道：「很多人，難道你們還能以多爲勝不成？」

五毒夫人道：「爲什麼不能。剛才四個血影劍衞，合攻俞少俠一個人時，你們爲了什麼不講單打獨鬥呢？」

飛網翁道：「血影劍衞和老夫怎能相提並論？」

五毒夫人道：「如非你半途插手，只怕那血影劍衞早已傷在那俞秀凡的劍下了。」

飛網翁道：「那樣巧？老夫看他們搏鬥甚久，不分勝負，再打下去，也是無味的很。」

五毒夫人道：「我們要勝你，不管用什麼方法，反正是你們先開始羣攻羣打，又不是由我們開始。」

對五毒夫人這等硬軟不吃的方法，飛網翁眞還感覺到無法應付。不禁微微一怔，道：「可知道城主也在篷車上麼？」

五毒夫人道：「他把我當貨品一樣，送給別人。又不是我背叛了造化城主，就算他坐在車上，我也不怕。」

飛網翁道：「妳眞的不怕麼？」

五毒夫人道：「不怕就是不怕。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造化城主不在車上。」

飛網翁道：「所以妳才敢如此放肆。」

五毒夫人道：「飛網翁，你這麼一把年紀了，竟然還沒有是非之分。」

飛網翁道：「妳竟敢如此藐視城主，老夫要讓妳見識一下。」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好！你叫他下來，我就先殺了他。」

飛網翁雙目圓睜，怒道：「五毒夫人，就老夫所知，城主對妳不薄。」

五毒夫人接道，「不錯。造化城主對我之厚，相信比你飛網翁優厚得多。」

飛網翁道：「那妳爲什麼要背叛城主？」

五毒夫人道：「我已經說的很清楚，我在造化城主手下時，自然要對他忠實，現在，他

已把我送給了俞秀凡，我自然要對俞秀凡忠實了。」

語聲一頓，接道：「飛網翁，你如是覺着活够了，今天可以死。」

飛網翁接道：「老夫爲什麼要死？」

五毒夫人道：「因爲俞少俠要你死，我要幫助他殺死你。」

飛網翁沉吟了一陣，道：「如是你們合力出手，老夫倒是有些危險了。」

五毒夫人道：「江湖上風險陰詐，俞秀凡也許不知，但我知道。那些光明堂皇的話，在造化城中而言，只不過是用來騙騙人罷了。」

飛網翁道：「至少還有撤退的力量。」

五毒夫人道：「你可以走。不過，你要立刻走，再晚上一刻，你就可能走不了啦！」

飛網翁道：「爲什麼？」

五毒夫人道：「因爲，只要俞少俠一出劍。我就出手。那只是一刹那間的工夫，你閣下再想活，那就沒有機會了。」

飛網翁突然飛身一躍，躍上了高大的篷車，消失不見。

俞秀凡實在想不到，就是這幾句話，竟然會把飛網翁給嚇了回去。

笑一笑，道：「夫人，這是怎麼回事？」

五毒夫人道：「我想造化城主，決不會在車上。」

俞秀凡道：「爲什麼？」

五毒夫人道：「如是造化城主眞的在車上，他們決不敢這樣輕輕易易的退回篷車。」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很嚴格，尤其是對臨陣脫逃的人，更是處罰極重，是麼？」

五毒夫人道：「不錯。臨陣退縮，在造化城中是死罪。」

俞秀凡道：「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五毒夫人道：「很簡單。我已經明顯的背叛了造化城主，從此之後，他們不用再對我懷疑。此後咱們可能遇上的麻煩那就更多了。」

俞秀凡道：「夫人，能否說明一下，什麼樣的麻煩麼？」

五毒夫人道：「很難說。反正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俞秀凡道：「暗中算計！」

五毒夫人道：「火攻、水淹、陷阱、殺，咱們都可能遇上。所以，從此刻起，咱們要特別的小心才行。」

俞秀凡道：「夫人，既然妳已經正式揭開了面具，那也不再用隱密什麼了。」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不行！我雖然已明顯的背叛了造化城，但他們還有很多人，不瞭解是怎麼回事。」

俞秀凡道：「妳是說，金釣翁一班人。」

五毒夫人道：「不錯。這些人，只要不露面，造化城中人就不能確定他們身上之毒，是否已經除了。」

俞秀凡道：「這個也很重要麼？」

五毒夫人道：「很重要。飛網翁的逃走，並不是完全怕我們兩個。」

俞秀凡道：「那是說他怕車中的人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他們身中奇毒，不但打起來全力以赴，而且，武功也比平時增强很多，更可怕的是，一旦動上了手，就不死不休。」

她很少笑，但笑起來，竟然也是很美。

俞秀凡道：「在下有一事，心中不明，要請教夫人。」

五毒夫人道：「你可是奇怪我爲什麼能判定造化城主不在那篷車之中？」

俞秀凡道：「正是如此。」

但見那高大的篷車，突然轉過頭去，又向來路退回。

顏成低聲道：「俞少俠，飛網翁和血影劍衞，也都算是造化城的高手，咱們爲什麼不追上去把他們殺了。」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追不得。」

顏成道：「爲什麼？」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就在車中。」

這幾句話，說的全場中人，都不禁爲之一怔。

俞秀凡道：「夫人，這是怎麼回事？」

五毒夫人道：「拚命起來，咱們未必能够勝他們。但造化城主，估計一下，他們帶來的人手，也不是咱們的敵手，再被我拿話一穩，也就不好再出面了。」

湯蘭道：「他能忍得下這口氣麼？」

五毒夫人道：「咱們如若知道了，他自然會忍不下這口氣，但咱們覺着他不在篷車上，他就可以忍下這口氣了。」

俞秀凡道：「這將永遠成爲一個疑團，沒有人會想到造化城主在車上，又逃走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如是他不在車上，這一輛高大的篷車上，定然坐的全部是殺手，如若全部是殺手，他們就不會撤退了。」

俞秀凡道：「那將是個什麼樣的局面？」

五毒夫人道：「一場激烈絕倫的搏殺，不知要死傷多少人！」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夫人，造化城中究竟有多少人？」

五毒夫人道：「這個，除了造化城主之外，只怕是無人知曉了。」

俞秀凡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和咱們照了面，但却不肯出手，那決不是因爲他心存仁慈。」

俞秀凡接道：「總不會是怕咱們吧？」

五毒夫人道：「就算他不是怕咱們，至少他盤算過以後，有些划不來。」

俞秀凡道：「此話怎講？」

五毒夫人道：「血影四劍衞合手一戰，非你之敵，飛網翁也出了手，但也不能勝你。造化城主這輛篷車雖然高但也不會帶太多的人，除了他親自出手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如是不願親自出手，只有退走一途了。」

語聲一頓，接道：「此後，在江湖之上行走，咱們也不用躲避造化城主的人了。」

俞秀凡心中一動，道：「夫人，這麼說來，咱們可以和他們一戰了。」

五毒夫人道：「你是說攻打造化城？」

俞秀凡道：「不錯。」

五毒夫人道：「那還不行。造化城基業深厚，別的不談，單說那座人間地獄，就很難通過。」

俞秀凡道：「咱們可不通過人間地獄。」

五毒夫人道：「不錯，通往造化城中，有很多條路，但造化城確是經過一番心血的設計，很多路都可以封死，利用天然的形勢，造成絕地。」

俞秀凡道：「夫人久年追隨造化城主，對這些通路設計，是否知曉一二？」

五毒夫人道：「不知道。造化城主決不會讓任何一個人，知道的太多。」

湯蘭突然叫道：「俞少俠，有人來了。」

俞秀凡目光轉動，只見四面塵土飛揚，似是有不少健馬奔來。

江湖經驗豐富的針釵湯蘭，急急說道：「俞少俠，夫人，快些下令，要他們下車戒備一切。」

俞秀凡道：「爲什麼？」

五毒夫人已轉身奔近篷車，大聲說道：「諸位快請下車，嚴密戒備。」

但見車簾啓動，車中人紛紛跳了出來。

這時，已可聞得馬蹄之聲奔了過來。

一排十餘匹健馬，直衝過來。

馬上人一手執着長刀，一手執着匣弩。

五毒夫人高聲叫道：「各選地形，拒抗强敵，小心匣弩。」

喝聲中，那當先一排馬隊，手中匣弩已然發出，但聞金風破空，一匣連續射出了五支弩箭。

數十支純鋼弩箭，疾如流星一般，直射羣豪。

幸好五毒夫人早一步傳下拒敵令諭，羣豪兵刄都已在手，有些隱於篷車之後，掩護身軀，有些揮動着手中的兵刄，拒擋箭雨。

但聞金鐵相擊之聲，不絕於耳。

五毒夫人突然飛身而起，一躍三丈多高，半空中收腿扭腰，一個跟斗，翻出去五尺多遠，避開了兩支射來的弩箭，疾撲而下。

方堃緊隨着發動攻勢，撥開近身弩箭之後，仗劍躍出，劍如疾風，一劍把一個近身騎士，腰斬兩段。

五毒夫人身子還未落下，屈指連彈，一片毒粉，射了出來，四個騎士，忽然倀下馬來！

這當兒，站在一側的兪秀凡，才嘯一聲，揮劍攻上。

原來，他不相信這些騎隊，竟會蠻不講理的突然放出弩箭，揮動長刀，攻了上來。

眼看羣豪紛紛出手，這才怒火中燒，揮劍向第二排騎隊衝去。

這是經過嚴格訓練的騎隊，而且編組嚴整，每排十人，一樣的衣服，各騎着一匹健馬，年齡也差不多少。

針釵湯蘭嬌軀仰臥，施出鐵板橋的功夫，避開了兩支掠面而過的弩箭和一柄橫裏斬來的長刀，揚手發出了兩把飛針。

數十縷銀芒一閃，又有兩個跌下馬來。

羣豪紛紛出手，片刻之間，第一排衝過來的騎士，全數被殲。

但拉車的健馬，有兩匹被箭射中，負疼長嘶，疾足狂奔，再加上那些被殲騎士的坐馬，無人控制，四下闖奔，場中混亂之極。

這些騎士武功並不很高，但他們騎術精湛，又以匣弩和長劍配合，以及那連綿不絕向前奔衝的勁勢，構成了無與倫比的威力。

就算是武林中第一等高手，也不易阻擋這等波浪式的衝擊。

但兪秀凡和五毒夫人等一批人物，都是當今武林中第一等高手，對敵應變，又非一般高手可比。

第二排衝奔而來的騎隊，還未來得及展開攻勢，兪秀凡已挾着一片劍光，衝了過去。

但見寒芒閃動，有如一道長虹般的捲了過去。

大喝聲中，鮮血濺飛，四個騎士，被橫斬而死。

整個的騎隊，也被兪秀凡這凌厲的一擊，衝的四下奔散。

這一波的攻勢，大受影響。

原來綿綿相接的衝擊，已經啣接不上，威力就大爲減弱。

兪秀凡衝散了第二波攻勢，方堃和水燕兒立刻聯手攻出！

兩把劍，有如絞剪，各自腰斬三人。

但第三波騎隊衝了過來。

兪秀凡仍然是首當其衝。

長劍閃閃化作了一圈光影，直對第三波騎隊攻了過去。

慘叫聲中，鮮血濺飛，兩個騎士和兩匹健馬，橫死於兪秀凡的劍下。

騎士如飛，另外八騎快馬，已衝了過來。

同時第四波騎士也到了，匣弩齊發，數十支利箭，集中射向兪秀凡。

兪秀凡長劍展佈，幻出了一片劍影。

但聞一陣叮叮噹噹之聲，近身弩箭，盡爲擊落。

兪秀凡震開了近身弩箭，四個騎士快馬如風，已然衝到身前。

四把長刀，交錯而至。

兪秀凡還未及揮劍封擋，方堃和水燕兒，已如雙龍出海一般，分由兩側攻了過來。

但見寒芒一閃，四個騎士，紛紛落馬。

這時，羣豪中也有了傷亡，兩個追隨五毒夫人的女婢，一個身中五箭而死，一個被數個合衝而至的騎士，長刀劈死。

五毒夫人這兩女婢，武功雖然不太高明，但兩人卻都是調毒的能手。

目睹女婢慘死，激起了五毒夫人的殺機，冷笑一聲，疾向前行騎隊迎去。

水燕兒高聲叫道：「夫人，不可求功心切，咱們排成一個迎擊的陣勢，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五毒夫人究竟是久經大敵的人，閱歷豐富，聞聲停下了脚步。

這當兒，向前奔衝的騎隊，也突然停了下來。

大約是指令騎隊發動攻勢的人，也發覺了這些武林高手，非同小可，如是一味强攻，很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亡，所以下令停攻。

雙方相距了十餘丈，保持一個對峙之局。

大約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那對峙的騎隊突然轉過馬頭而去。

這一批兇悍的騎隊，來如風，去如飈，但見烟塵滾滾，片刻間走的無蹤無影。

留下了數十具人、馬屍體。

五毒夫人回顧了兩個女婢的屍體一眼，不禁黯然一歎。

方堃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咱們保護不週，死了夫人從婢，心中遺憾的很。」

五毒夫人道：「此事怎能怪得方劍主！唉！我該多傳她們一點武功才對，只可惜，她們只學會了調製毒藥。」

方堃道：「方某人已恢復了本來面目，這劍主之稱，再也休提。」

五毒夫人道：「方兄說的是，兩番動手相搏，咱們都已變成了造化城主的追殺要犯，此後，怕是步步兇險了。」

兪秀凡道：「夫人，他們還有些什麼手段呢？」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造化城主希望瞭解他每一個屬下，但却從不希望他的屬下，能够瞭解到他。」

兪秀凡道：「夫人之意，可是說妳也無法知曉他用些什麼手段嗎？」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不錯。但他不敢用毒。」

水燕兒道：「聽說他用毒之能，不在妳之下。」

五毒夫人道：「他逼我交出用毒之術，確然學去了不少。不過，那也不過是我胸中之能的八成而已，他如敢用毒，他是自找苦吃。」

兪秀凡道：「他如是一槍一刀拚殺，咱們也不用怕他。」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有一個信條，那就是除非情不得已，決不正面和人動手，他是天生陰險人物，一向是只求心願得償，不擇手段、方法。」

兪秀凡道：「唉，在下初聞造化城主之名，聽說他是一個很慈和的老人，對人和藹，充滿着仁慈，那個人，又是誰呢？」

五毒夫人道：「也是造化城主！」

兪秀凡道：「是他的化身之一麽？」

五毒夫人道：「不是化身，那是造化城主

本人。」

兪秀凡道：「一個人，怎會有這樣絕不相同的性格？」

五毒夫人道：「因爲他太聰明，能做出人所不能的事。起初之時，他做的十分小心，所以，他很成功，掩護了人的耳目，但後來，他太成功，他忽略了很多事，開始露出了很多的破綻。」

兪秀凡道：「這個人的確是可怕，能在一個組合中，有幾種完全不同的統率手段。」

五毒夫人道：「所以，他能用正人君子，也能用卑劣的小人，只要是投入他門下的人，他都可以用其所長。這人的厲害，實因他具有了多方面的能力。」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咱們會遇上些什麼攻襲，連夫人也不知道了！」

五毒夫人道：「是的，沒有人能猜想到他會用些什麼手段，也沒有人會想到，他會用出些什麼樣的人物，對付這樣的强大而又不擇手段的敵人，只有靠細微的觀察和隨機應變。」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在咱們這些人中，也許我對造化城主瞭解的多一些，但事實上，我對他也知曉的有限。除了這座號稱造化城的總寨之外，江湖上，還有它很多處隱密勢力的，他用什麼方法和身份，去管理那些隱密的組合，我想很少有人知道。」

兪秀凡道：「這眞是一個可怕的人物！」

五毒夫人道：「也許我描述的還不够。因爲，沒有一個人，能够把造化城主具體的描述出來。」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夫人，如若咱們能再見到他，可否全力和他一拚。」

五毒夫人沉思了良久，道：「假如兪少俠能抛棄君子之風，以你兪少俠爲主，再加上我和水燕兒，三人合手，我相信可以勝他。」

水燕兒接道：「這要以兪兄和夫人爲主，我只怕是難當大任。」

五毒夫人道：「此時何時，燕姑娘也用不着推辭了。妳的成就，我很清楚，浩化城主是眞心的傳妳武功，把妳收爲義女，我從沒有見過他如此眞誠、厚賜一個人。他是眞眞誠誠的待妳。後來，妳長大了，長的亭亭玉立，他忽然對你生出了綺念，妳的運氣很好，因爲他一直以一種仁慈長者的身份和妳見面，一時間竟然拉不下臉。後來，他把妳移居聽松樓，也就是想離妳遠一些。你能逃過這一刼，半由天意，半由人力。」

水燕兒長長吁一口氣，道：「原來，個中還有如此的曲折。」

五毒夫人道：「如是妳不遇上兪秀凡，生出情愫，引起變故，早晚你也會被他傷害。」

目光轉注到兪秀凡的身上，接道：「這就是造化城主，一個多面的人物，好到至善至美，壞到無惡不作。」

兪秀凡道：「夫人，武林中怎會出了這麼樣一位人物！」

五毒夫人道：「這樣一個人物，自然不是十年二十年所能形成，他的天賦、機緣，和他過人的才慧，多方因素，才造成了這麼樣一個人物。」

兪秀凡道：「如此人物，如能用於正途，不難爲一派開山鼻祖。」

五毒夫人道：「他不會滿足於一門一派之長，他要統率天下，他要爲江湖之王，做領導着黑、白兩道的總首腦。」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夫人，咱們和他誓難兩立了。」

五毒夫人道：「他不希望武林中有任何一個人的成就超越過他，也最痛恨背叛他的人。兪少俠，他或者可以和你談談條件，對你有某些容忍，但他決不會放過我和水燕兒——背叛他的人。」

兪秀凡道：「得夫人這些指點，咱們總算對造化城主有些瞭解了。」

沉吟了一陣，接道：「造化城主勢力太過龐大，單是咱們幾人之力，決無法應付。」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的意思呢？」

兪秀凡道：「我想找一些能够帮助咱們的人。」

五毒夫人道：「誰能帮助咱們？」

兪秀凡道：「少林派。我想上少林寺一行，不知諸位的意下如何？」

五毒夫人道：「嵩山少林寺？」

兪秀凡道：「少林寺號稱當今第一門戶，他們也應該對武林道義，生出一些力量。」

五毒夫人道：「聽說少林寺中，也有造化城主的人。」

兪秀凡道：「就算是有罷，也不會有很多，咱們帮他們找出來，先替他們清內奸，再要他們派出人來，助我們對付造化城主。」

五毒夫人道：「辦法不錯。只是行起來恐怕還有很多的困難。」

兪秀凡道：「困難誠然很多，但咱們沒有別的選擇。少林寺如能振臂而起，對咱們帮助很大，更大的是少林派出了人手，也可能引起其他門派的響應。」

五毒夫人道：「不管如何，總值得去碰碰運氣。」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咱們此行，一定要隱密，還得曲折，一旦被造化城主知曉了，必將會沿途截殺。」

計議好了細節，羣豪重又登上行程。

五毒夫人不再隱密身份，水燕兒也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這一次，羣豪有了計劃，也有了嚴密的防範。

五毒夫人和水燕兒雙騎開道，兪秀凡居中而行。

方堃和金釣翁斷後跟進。

中間是兩輛篷車。

車中都是造化城主送的金銀、珠寶。

小桃童和顏成，暫時客串了行馳篷車的車夫。

五毒夫人沿途十分留心，仔細的看過每一處可疑的地方。

她雖是用毒能手，但她心中明白，對羣豪威脅最大的還是下毒。

也許是造化城王知道了有五毒夫人同行，用毒未必能對付得了羣豪，很多處適合下毒的地方，竟沒有下毒。

繞道行向少林寺，是一段很長的旅程。

幾人一連行走五日，竟然未遇一點風波。

這日，中午時分，羣豪在一處小村鎭上打尖。

兪秀凡望望五毒夫人，道：「這一路行來，平安的很。」

五毒夫人道：「咱們行程變化莫測，使他無法把握，再說，他經已知道了我們的實力，如若是想從造化城中找出一批對付我們的人，只怕也非易事。」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咱們很可能平平安安的抵達少林寺了。」

五毒夫人道：「那又未免太過低估造化城主了。」

兪秀凡道：「夫人的看法呢？」

五毒夫人道：「我的看法是，他還沒有完全瞭解咱們的去向，等他完全瞭解咱們的去向之後，他就會安排下重重截擊，那將是極難對付的攔截。」

兪秀凡道：「夫人，在下倒覺着，最好能

再有一個機會和他一決死生。」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你可是感覺到自己在劍術上又有了進境？」

湯蘭接道：「夫人，俞少俠在劍術上決不輸造化城主。只是，在內力上敗在了造化城主的手下。」

五毒夫人道：「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突然泛起了滿臉莊嚴之色。接道：「俞少俠只要能對付造化城主的快劍，咱們就有了對付他的法子。」

俞秀凡道：「怎麼說？」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最使人畏懼的，就是他的快劍。那眞是出如閃電，疾如飄風。我曾看到他在片刻工夫之中，殺傷了一十八個江湖高手。」

俞秀凡道：「那是什麼樣的人？」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中人。」

俞秀凡道：「自己的人，怎敢還手？」

五毒夫人接道：「造化城主事先已經說的很清楚了，要他們全力還手。」

俞秀凡道：「他們敢還手麼？」

五毒夫人道：「全力還擊。因爲，造化城主說過了，只要他們能够逃過他的快劍，就可以饒過他們了。」

俞秀凡道：「他是一城之主的身份，要別人全力抗拒，別人也不敢全力施爲了。」

五毒夫人道：「全力施爲。造化城主先以快劍殺了兩個人，然後，告訴他們，任何人不論用什方法，只要能避過他的快劍，都可以逃得性命。於是，所有的人，都出了全部的氣力拒擋那快劍攻勢。」

俞秀凡道：「結果呢？」

五毒夫人道：「一道迅雷似的閃光，一眨眼間，所有的人，都死在了那快劍之下。」

俞秀凡點點頭道：「他就算要試試自己在劍法上的造詣，也不應該以自己屬下的性命，用作試驗劍法的靶子。」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用心，他用了一十八個屬下高手的性命，換得他快劍的權威。自然，有很多人在場觀看，那些人也包括了我。」

俞秀凡道：「這是殺鷄警猴的手法。」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是！殺鷄警猴的手法，他要我們都知道他快劍的厲害，好使我們心存畏懼。」

俞秀凡道：「就是這個用心。」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我見識過了他的快劍，那也不算什麼！」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如若你眞的能對付他的快劍，咱們就有了勝他的機會。」

俞秀凡歎口氣道：「夫人，他內力强大，劍招來勢，有如泰山壓頂一般，如是想拒擋他的劍勢，實在並非易事。」

五毒夫人道：「只要你能封住他的快劍，我們就有辦法對付他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封他快劍一事，夫人不用放在心上。在下自信能够對付得了。」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我看過造化城主的快劍，還沒有看過你的劍法？」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想要見識一下了。」

五毒夫人道：「不錯，如是俞少俠願意出手時，我倒想開開眼界。」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好吧！」

忽然間，拔劍而出，劍尖寒芒，已指到了五毒夫人的咽喉之上。

眞是快的像閃過來的一抹流光。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很快，但我無法分辨你和造化城主那一個人快些？」

俞秀凡道：「應該是在伯仲之間。我們如是互相對峙，都必需全神戒備，誰要稍有鬆懈，就可能死在對方的快劍之下。」

五毒夫人道：「那很好，希望他能親自出馬，在咱們趕往少林寺的途中，遇得上他。」

水燕兒道：「夫人，妳眞有把握能够掌握機會麼？」

五毒夫人道：「妳、方塋、俞秀凡，再加上我，相信可以對付他。只要俞秀凡能封住他的快劍。」

水燕兒道：「俞少俠是他手中敗將，何況他一身武功博雜的很，如是他見咱們人數衆多，不用快劍和咱們對抗，那將如何？」

五毒夫人沉吟道：「這是一個很大的痳煩。如是咱們不能誘他用快劍手法，或使他早有戒備……」

方塋突然接道：「有辦法。」

五毒夫人道：「請教！」

方塋道：「只要他看不出俞少俠的身份，用快劍對付咱們，那該是最好的辦法了。」

五毒夫人：「對，把俞少俠扮裝起來。」

水燕兒低聲道：「夫人，咱們不能太低估了他。」

五毒夫人道：「我知道。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了。」

水燕兒道：「小妹之意，咱們不能只想到他的快劍手法，要想出他可能用什麼對付咱們，咱們就用什麼辦法去對抗他。」

五毒夫人道：「他會的武功太博雜，咱們怎知他會用什麼武功。」

水燕兒道：「這就是問題了，如若他不肯使用快劍手法，咱們又如何能够對付他呢？」

五毒夫人道：「這話倒也不錯。不過，任何事，都難免有些冒險，俞少俠的快劍，至少可以擊落他偷襲而來的暗器。他用別的手段對付咱們，咱們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他。」

水燕兒道：「我知道，他練成了一種武功，叫作寒魄流雲指。」

五毒夫人道：「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武功，妳既然知曉這種武功，可知那有什麼厲害之處麼？」

水燕兒道：「小妹也不知詳細情形。不過，聽說那是一種很陰毒的奇功，把練就陰寒之氣，集於一指，化成一縷很細微的寒氣，無聲無息的擊中敵人。」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眞有這種武功麼？」

水燕兒道：「三年前，他已經練成了這種武功，不過，那是初成，現在，應該已入大乘之境了。」

五毒夫人道：「燕兒，妳還知道他有些什麼樣的武功？」

水燕兒道：「聽說他常常逼迫屬下，交出武功，不知可有此事？」

五毒夫人道：「確有此事。不過，他的方法很巧妙，很少人知曉內情。」

水燕兒道：「所以，他一身武功的博雜，當今之世，只怕再難找出第二個人了。」

五毒夫人一歎，道：「燕兒，咱們要對付造化城主，就要多瞭解他。我們這些人中，我相信我是對造化城主瞭解得最多的一個。」

目光一掠水燕兒，接道：「燕兒，跟他多年，對他生活習慣，瞭解的一定很清楚了。」

水燕兒道：「我跟着他巡視過一月之久，對他個人的生活習慣瞭解一些，不過他是一個很保密的人，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一鱗半爪。」

五毒夫人道：「縱是一鱗半爪，對我們也很重要。」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道：「他很喜愛女色的。」

說了一半，一張粉臉，已然脹的滿臉通紅

了。

五毒夫人道：「姑娘，不用害羞。這是很莊嚴的大事，儘管說下去吧！」

水燕兒道：「就我所知，他很多隨身從衞，都是年輕少女。」

五毒夫人道：「除此之外，他還有些什麼特殊的習慣？」

水燕兒道：「他很喜愛吃魚。」

俞秀凡接道：「喜愛食魚，算不得什麼特殊習慣。」

水燕兒微微一笑，道：「造化城主是一個很謹愼的人，雖是細微小事，也不願別人知曉。如非我追隨他作一個月的巡視，也不會知道他有此習慣。聽說是每餐如無魚下飯，那就食難下嚥。小妹覺着，一個人嗜魚到如此情境，應該是有一點特殊原因了。」

五毒夫人道：「他有此嗜好，連我都不知道。可見這件事必有原因，造化城主也不願別人知道。」

俞秀凡道：「一個人就算喜愛食魚吧，又算什麼大事呢，爲何要密而不宣，實是叫人難解。」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崛起於江湖，來的是無聲無息，他有着這樣超人成就，統治了江湖大半高手，創造出造化城這樣一片天堂、地獄，利用了自然的山川形勢，製造出各種不同幻影、景物，使人能感覺山川移形，溪流換位，這是何等博大的成就。但武林之中，對他的出身，却是諱莫如深。」

俞秀凡說道：「聽說，他和艾大師兄同出一門。」

五毒夫人道：「這都是傳說，很多種不同的傳說，嚴格點說，這些事也可能是造化城主故意傳出來的事跡，讓人去附會猜想。」

俞秀凡點點頭，道：「夫人說的有理，如能先瞭解造化城主的身世，對咱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五毒夫人道：「不錯，他身世如謎，不願讓人知曉。咱們要想揭穿他的隱密身世，那就必得從小節查起。」

無名氏忽然接道：「公子，夫人，在下覺着，清查造化城主的身份，固是一件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咱們先要想出對付他的辦法。」

五毒夫人道：「咱們如是一舉能把他制服，那也罷了，問題是，這樣的可能不大。」

無名氏詫道：「夫人不是早已胸有成竹了麼？」

五毒夫人道：「這是我們的打算，但要造化城主上當，想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沒有人眞正瞭解造化城主，自然，也無法找出一個對付他的有效辦法。

他是一頭狡猾的千年老狐，不論有多少陷阱，都沒有捕捉到他的把握。

但五毒夫人仍然作了很精密的安排。

大出幾人意料之外的是，一連數日，竟然再沒有遇到任何事故。

造化城主受了數次挫敗之後，似乎已不願再爲對付幾人付出精神。

但五毒夫人心中明白，醞釀愈久的風暴愈大，造化城主不是個甘於認輸的人，遲遲不肯動手，那是因爲他要作更完善的準備。

俞秀凡對這太過平靜的行程，也有着很多的疑慮，幾次，想問問五毒夫人，但都忍了下去。

這日，已進入了河南省境。

仍然沒有發生任何一點事故。

五毒夫人一路上小心觀察，連一點可疑的徵象也沒有發現。

這一來，連五毒夫人也覺着奇怪了。

車馬兼程又行五日，距離嵩山只餘下三天的行程。

俞秀凡雖然忍下未問，五毒夫人却自己忍耐不住，一勒馬韁，和俞秀凡並肩而行，道：「俞少俠，距離嵩山少林寺還有多遠？」

俞秀凡道：「不足三日行程。」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應該有所行動的了。」

俞秀凡道：「在下也正想問問夫人，造化城主爲什麼這麼久時間沒有行動？」

五毒夫人道：「我也在奇怪，難道他要在少林寺下手？」

俞秀凡道：「不可能！那嵩山少林寺，一向被武林中同道視作泰山北斗，寺中僧侶數百人，個個都會武功，造化城主就算膽大包天，也不便在少林寺中下手。」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對造化城主這個人，最好不要以常情測度。」

俞秀凡道：「夫人之言有理。咱們處處小心一些就是。」

語聲一頓，接道：「夫人，在下覺着，他可能會在此地到嵩山的途中下手，至少，他已確定咱們是到嵩山少林寺來了。」

五毒夫人點點頭，說道：「自然是很有可能。」

這三天的行程中，俞秀凡等一行人，戒備的特別嚴密。

又出意外的是，仍然沒有遇上任何事故。

這日，中午時分，一行人到了少林寺前。

篷車、坐騎，都已留在了寺外松林旁車棚、馬欄中。

俞秀凡等正向寺門行去。

俞秀凡來過少林寺，但那時他是被艾九靈帶來助長他的功力，匆匆來去，對一切人事景物，都沒有很清明的記憶。

此一番，雖然是舊地重遊，對一切事事物物，仍有着很新奇的感覺。

也許是一行人篷車健馬，浩浩蕩蕩而來，少林寺中早已得到消息，因此，俞秀凡行至寺前，少林寺大門內，魚貫行出來四位身着灰色僧袍的和尙。當先一人，年約四旬，光亮的頭上，留着六個戒疤。

四個灰衣僧人，一字排開，站在寺門前面，似是歡迎，也像是攔阻去路。

未容得俞秀凡開口，當先僧人已合掌喧了一聲佛號，道：「貧僧少林本院知客宏法，見過諸位施主。」

俞秀凡抱拳一禮，道：「不敢當。在下俞秀凡，和幾位好友，特來拜訪貴寺。」

宏法道：「諸位是還願，還是進香？」

俞秀凡搖搖頭，道：「既非還願，亦非進香，而是求見貴寺一人。」

宏法大師道：「什麼人？」

俞秀凡道：「貴寺方丈。」

宏法大師怔了一怔，道：「敝寺方丈？」

俞秀凡道：「正是少林寺掌門方丈，還望大師代我們通報一聲。」

宏法目光轉動，打量了俞秀凡身後的男男女女一眼，道：「這些人，都是俞施主的好友麼？」

俞秀凡道：「不錯，大師……」

宏法接道：「敝寺有一個規戒，俞施主想是早知曉了。」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知道。大師有何見敎，但請吩咐。」

宏法大師道：「少林本院，數百年來，從無婦人進入過寺院。」

五毒夫人道：「大師這話，未免誇口了。就我所知，貴寺有不少慕名而來的貴夫人，進廟燒香。」

宏法大師道：「不錯。本寺也有婦人來過

，不過，那是初一、十五廟門大開之時，寺中才准進入。而且，只限於第一重大雄寶殿，如是女施主一定要進入大殿，那就只好等到初一、十五再來了。」

五毒夫人道：「大師，咱們不是一般的進香朝山女子，而是有機要大事面見貴寺方丈商談。」

宏法大師搖搖頭，道：「女施主，就算你眞有大事要見敝寺方丈，也不能破壞敝寺的規矩。」

五毒夫人道：「要如何才能見到貴寺方丈呢？」

宏法大師道：「女施主，這恐怕很難。」

俞秀凡道：「大師，總有一個辦法吧？」

宏法大師道：「這個，這個，貧僧很難啓齒。」

俞秀凡道：「少林寺一向被武林同道尊爲泰山北斗，寺中都是有道高僧，大師有什麼話，但請吩咐。」

宏法大師道：「如是諸位以江湖規矩求見敝寺方丈，那也得敝寺方丈同意才行，個中的困難是，就算敝寺方丈同意，也不允許婦人進入寺中。」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大師，如若咱們把貴寺方丈請出寺來，是否可以。」

宏法大師道：「辦不到。女施主。」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大師，我聽說有一種很激烈的辦法，可以進入寺中。」

宏法大師道：「不錯。確是有這麼一種辦法。」

五毒夫人道：「大師可否說出來呢？」

宏法大師道：「女施主，敝寺確有一種辦法，可以進入寺中，只不過自貧僧入寺以來，從未聽到過發生這樣事情。」

五毒夫人道：「想來，那一定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了。」

宏法大師道：「正是如此。那是憑仗武功，衝入敝寺，這要一場很激烈搏殺，本寺向有不輕易傷人的戒規，只有在這時候，不受傷人的限制。所以貧僧希望施主另外想想。」

五毒夫人道：「大師，如若沒有別的辦法使我們見到貴寺方丈，那就只有用此法了。」

宏法大師道：「諸位施主如若一定要選擇這樣一條路，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五毒夫人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俞少俠，對此事有何高見？」

俞秀凡笑一笑，說道：「這個悉由夫人作主。」

五毒夫人目光轉注到宏法大師身上，道：「大師，我們決定了。請回去通知貴寺方丈一聲，一個時辰之後，我們進入寺中。」

宏法大師道：「諸位眞的決定了？」

五毒夫人道：「決定了。」

語聲微微一頓，道：「有一件事，我要先行奉告大師。」

宏法大師道：「貧僧洗耳恭聽。」

五毒夫人道：「我是當今之世中有名的用毒高手，進入貴寺之時，可能會施展毒物。」

宏法大師道：「女施主是……」

五毒夫人截口道：「湘西五毒門的五毒夫人。」

宏法大師怔了一怔，接道：「妳是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不錯。」

伸手一指俞秀凡，接道：「這一位是俞秀凡俞少俠。」

宏法大師一合掌，道：「都是武林名人，貧僧失敬了。」

俞秀凡道：「大師，如是別有良策，我們仍希望和氣的見到貴寺方丈。」

宏法大師道：「你是俞少俠了？」

俞秀凡道：「不錯。在下正是俞秀凡。」

宏法大師道：「俞少俠在江湖上已很有名氣，少林寺中也已聽到了俞少俠的大名了。」

俞秀凡道：「好說，好說。在下初出茅廬，見識不多，有什麼缺失之處，還望大師能够不吝指教。」

宏法大師道：「俞少俠出道江湖不久，已名滿武林，貧僧深居高山，也聽到了大名。」

俞秀凡道：「大師誇獎了。」語聲一頓，接道：「咱們求見貴寺方丈的決心，十分堅定，事關武林正邪存亡的大事，只有不拘小節了。請大師指教咱們一條明路。」

宏法大師沉吟一陣，道：「這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俞秀凡道：「大師，如是找不出別的辦法，咱們只有強入貴寺一途了。」

宏法大師搖搖頭，道：「俞少俠，最好不要硬闖少林寺，否則，將會引起很大的衝突，那可能會演成流血的生死之戰。」

俞秀凡道：「大師，我們千里迢迢趕來少林寺，用心只是想見見貴寺方丈，此願如若不能達成，決不罷休。」

宏法大師道：「這麼吧！俞少俠，貧僧可以把俞少俠的心願，轉告給敝寺方丈，由他決定。」

俞秀凡道：「如是貴寺方丈決定了不見我，那將如何？」

宏法大師道：「這個，貧僧會盡力說服掌門方丈。」

俞秀凡道：「好！咱們幾時能得到大師回音？」

宏法大師道：「兩個時辰如何？」

俞秀凡道：「好！就依大師。就在廟門外面等候如何？」

宏法大師道：「俞少俠，這樣不行。少林寺是一處很莊嚴的佛教勝地，怎麼能够讓諸位這樣一大批人守在大門口處。」

俞秀凡道：「大師的意思呢？」

宏法大師道：「西行里許處，松林前面，有一片房舍，那是少林寺接待賓客的地方，諸位請在那裏稍候，貧僧儘快把消息轉達諸位便是。」

俞秀凡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接道：「夫人的意下如何？」

五毒夫人道：「處此情景，咱們也只有此法子了。」

宏法大師回顧身側一位僧侶一眼，道：「宏成師弟，送諸位施主到迎賓上舍去。」

一列僧侶中，行出一人，道：「貧僧宏成，替諸位帶路。」

舉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對宏法一抱拳，道：「大師，咱們等候兩個時辰，如若是大師還無回音，我們就冒險入寺了。」

宏法大師道：「不論如何，貧僧會給俞少俠一個回音。」

俞秀凡道：「就此一言爲定，在下恭候佳音。」

隨宏成大師身後，直奔迎賓上舍。

那是一幢青松環繞的房舍，青石砌牆，綠瓦覆頂。

兩個小沙彌把幾人迎入大廳，奉上香茗。

宏成大師俟各人坐妥後，才一合掌，道：「諸位在此存茶，貧僧要回本院覆命去了。」

俞秀凡道：「大師請便。」

目睹宏成大師離去之後，俞秀凡忽然歎一口氣，道：「諸位，在下一直擔心少林寺掌門方丈拒絕了咱們之後，是否眞的要衝入少林寺中一行？」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咱們沒有遇上造化城主的攔擊，全師趕到了少林寺，如若少林方丈不肯接見咱們，那是一件很意外的事。」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設身處地爲少林高僧代籌，他沒有不見咱們的理由。如若他眞的一口回絕，個中就大有內情了。」

俞秀凡道：「難道造化城主的勢力，已經伸入了少林寺中？」

五毒夫人道：「很可能。造化城主早已派人滲入少林寺，目下的問題是，他在少林寺中，有多大是勢力：又能掌握到多大的權力：是否已能左右掌門方丈，或是把這件事壓下來不讓掌門方丈知道。」

俞秀凡道：「對！在下還未能想得如此透澈，咱們非見少林寺的掌門方丈不可！」

五毒夫人道：「賤妾也是這個意思。目下，我們和造化城主已成了勢難兩立之局，咱們後無退路，只有前進一途，少林寺如已被造化城主的勢力滲透，咱們應該先帮助少林寺清除內奸。」

水燕兒道：「夫人，如若少林寺掌門方丈，也爲造化城主掌握了呢？」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照常情而論，這個可能不大。歷來的少林寺掌門人選，都是極具慧根，又要忠於規戒的人。武功上的成就，反而變成了次要條件。少林寺太龐大，人數衆多，難免良莠不齊，少林掌門方丈，地位又太過崇高，受人蒙蔽的機會很大。」

水燕兒道：「咱們那一個認識少林寺掌門方丈？」

五毒夫人道：「水姑娘的意思是……」

水燕兒道：「如若咱們都不識少林方丈，他隨便找個和尚出來，咱們也無法認識啊！」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這是一樁很簡單的事，但卻很重大。」

水燕兒道：「如是咱們中無人識得少林方丈，倒是希望他們拒絕咱們入寺了。」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咱們放開手，大鬧它一場，必可驚動少林方丈。」

但見金釣翁接口說道：「老朽識得少林寺掌門方丈。」

五毒夫人道：「大師好多年前見過他？」

金釣翁道：「二十年前，也就是老朽進入造化城的前一年。」

五毒夫人道：「金老兄，你還能記得他的法號麼？」

金釣翁道：「如是老夫沒有記錯，他應該叫玄莊大師。」

五毒夫人道：「不錯，正是玄莊。我雖未見過他，却知他法名。」

水燕兒道：「老前輩，你還記得他的模樣麼？」

金釣翁道：「很清楚，只要是他，我能一眼瞧出來。」

水燕兒道：「有一個能够認識他的，那就行了。」

金釣翁道：「老朽的想法是，咱們這一羣人中，決不會只有老朽一人認得玄莊大師。」

無名氏接道：「我也認識。」

他說此言，似乎是用了很大的氣力，說的面紅耳赤。

五毒夫人一皺眉頭，道：「無名氏，你那裏不舒服了？」

無名氏搖搖頭，道：「我很好。」

五毒夫人道：「那爲何說起話來，十分吃力？」

無名氏道：「我在想那玄莊大師的模樣，是否還記得清楚。」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無名兄，現在想清楚了沒有？」

無名氏道：「想出來了。」

俞秀凡道：「那很好。」不再多問。

回頭望着金釣翁，接道：「在下的想法，以少林方丈之尊，決不會跑到此地來見咱們的了。」

無名氏道：「很難說。」

他說話似是意猶未盡，但却突然間中途住口。

五毒夫人又皺皺眉頭，道：「無名兄，你有什麼高見？」

無名氏接口道：「沒有。在下沒有判事之能。」

五毒夫人道：「無名兄推的很乾淨啊！」

無名氏道：「在下是由衷之言。」

俞秀凡生恐五毒夫人再問下去，急急接道：「夫人見識廣博，可曾想到少林寺把咱們安排於此的用心何在？」

五毒夫人接道：「少林爲一大門之首，素來光明磊落，所以，賤妾也無法猜測他們的用心。」

俞秀凡道：「那只有各自戒備，等過兩個時辰再說了。」

過了約一個辰時，宏法大師突然快步行了過來，一抱拳，道：「俞少俠，敝方丈亦聞大名，破例來此，一晤俞少俠。」

俞秀凡道：「這個叫俞某人如何敢當？」

宏法大師合掌一笑，道：「少林寺中，敬的是英雄義士，像俞少俠的俠義行徑，敝寺方丈……」

話未說完，已有兩個小沙彌，當先帶路而來，身後跟着一個中年和尚！

俞秀凡抬頭望去，只見那和尚年約半百，寶相莊嚴的緩步而來，兩個小沙彌一個捧着戒刀，一個捧着綠玉佛杖。

中年和尚身披黃色袈裟，莊嚴中帶着一臉微笑！

俞秀凡搶先一步，抱拳一禮，道：「晚進俞秀凡，拜見大師。」

黃衣和尚一伸手，攔住了俞秀凡道：「不敢當俞少俠的大禮。」

俞秀凡笑一笑，道：「俞某恭敬不如從命了。」

黃衣和尚道：「貧僧玄莊，現爲少林掌門人，弟子稟傳，俞少俠指名要見貧僧。」

俞秀凡道：「不錯。」

玄莊大師道：「不知俞少俠有何見教？」

俞秀凡道：「目下江湖，亂象已萌，大師可曾知曉？」

玄莊大師黯然一歎，道：「天意！天意！只怕人力很難挽回。」

俞秀凡道：「就在下所知，禍由人起，人去禍息，縱然有困難，也非絕對不可挽回。」

五毒夫人低聲道：「金釣翁，你看這人是不是少林方丈？」

金釣翁道：「長的很像。」

五毒夫人道：「我看，咱們還得去問他幾句，看看他應變之法。」

金釣翁心中暗道：「少林掌門德高望重，掌門人竟然眞的現身趕來了。」

只聽五毒夫人說道：「大師，目下造化城主已準備完成，卽將出山，就算咱們願意棄劍，人家也未必會收留咱們。」

玄莊大師沉吟了一陣，道：「五十年前，一次武林論劍大會，折損了不少少林寺的精英。從那次之後，少林寺就不大過問江湖中的事了。」

但聞五毒夫人說道：「大師，目下的情形，已不是貴寺是否過問的事，而是整個武林，正面臨覆亡之危，貴寺爲天下第一大門派，如

若貴寺不能挺身而出，不但整個江湖要沉下淪去，而且，覆巢之下無完卵，貴寺也無法獨力逃過這次大刦。」

玄莊大師道：「閣下是五毒夫人吧？」

五毒夫人點點頭，說道：「不錯，我正是五毒夫人。」

玄莊大師道：「聽說夫人也是造化城中的人？」

五毒夫人道：「不錯。我是造化城中的人，現在我已是造化城追殺的要犯了。」

玄莊大師道：「哦！爲什麽呢？」

五毒夫人道：「因爲，我已經背叛了造化城主。」

玄莊大師道：「原來如此。」

五毒夫人道：「我們被造化城主遣派的大批高手，追蹤捕殺，已經趕的無路可走了。咱們到少林寺來，一是投奔，二來請貴寺派遣高手準備對付造化城主的人。」

玄莊大師道：「夫人，如是本座拒絕了夫人之求呢？」

五毒夫人急道：「大師，你最好答應這件事。」

玄莊大師道：「夫人，妳可是在威脅本座麽？」

五毒夫人道：「不敢，不敢，在下只是對大師陳明利害而已。」

玄莊大師道：「本座知道了。這件事我會考慮，至於諸位被造化城主追殺，投奔本寺一事，在本寺還未準備妥當之時，恕難從命。」

五毒夫人道：「大師拒絕了？」

玄莊大師道：「不錯。本寺不便容納諸位，只好違命了。」

五毒夫人道：「大師，如是咱們非要留下來不可呢？」

玄莊大師道：「本寺可以拒絕不接納。」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兪少俠，咱們應該如何？」

兪秀凡還未來及答話，瞥見無名氏大步而出，伸手指着玄莊大師道：「你作不了主！」

玄莊大師微微一怔，道：「我爲什麽不能作主？」

無名氏道：「因爲，你根本不是玄莊大師，你是假冒的少林方丈。」

玄莊大師一皺眉頭，道：「你是什麽人？敢對貧僧如此無禮。」

無名氏道：「你不用管我是什麽人，證明此事，並不太難。」

玄莊大師道：「如何一個證明法？」

無名氏道：「那很容易，只要你和咱們一同再回少林寺一行，那就證明了你是眞的？」

玄莊大師道：「兪少俠，這人是何身份，怎會如此無禮？」

兪秀凡笑一笑，道：「他雖然說話少些禮貌，但他說的很眞實。」

玄莊大師冷冷說道：「兪少俠，在下很尊重諸位，但如諸位不能敬重本座，少林寺，就要下令逐客了。」

兪秀凡道：「你可以下令逐客，但咱們未必肯聽。」

玄莊大師怔了一怔，道：「諸位是準備在少林寺中撒野了？」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但憑你這一句話，就可知曉你不是掌門方丈了。」

玄莊大師道：「五毒夫人，妳這話什麽意思？」

五毒夫人道：「很簡單，那玄莊大師乃是有道高僧，怎會說話如此有失風度。」

玄莊大師怒道：「宏法，這些人如此無禮，給我拏下送往戒侍院去。」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大師，你不覺着帶來的人太少了一些麽？」

玄莊大師微微一怔，回目望着宏法。

宏法大師一横身，先攔住了五毒夫人的去路，高聲說道：「掌門方丈，先請撤走，屬下先拒擋他們一陣。」

但見人影連閃，兪秀凡、方塋、水燕兒，以快速無倫的身法，攔住了去路。

兩個小沙彌迅速的把手中的戒刀和綠玉佛杖，交到玄莊大師手中，却探手由長袍掩遮之下，取出一把一尺五寸的短刀。

敢情他們早已有了準備。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宏法，咱們這裏有不少人是玄莊大師的故識，你這等移花接木的把戲，不覺着太過幼稚了麽？」

宏法大師冷笑一聲，道：「諸位之中，如若是眞的有人見過玄莊大師，那就應該知道他是什麽人，他是什麽身份。需知少林掌門，尊崇爲比，如若是受到傷害，諸位就是與整個少林爲敵了。」

茲事體大，一時間全場中人，都不禁猶豫起來！

兪秀凡沉聲說道：「金釣翁老前輩，你眞的見過少林掌門人玄莊大師麽？」

金釣翁道：「見過。」

兪秀凡道：「這人是不是玄莊大師？」

金釣翁道：「就老朽記憶而言，這人很像玄莊大師。」

宏法大師道：「少林寺是何等莊嚴的地方，豈敢有人冒充掌門人的身份。」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無名兄，你應該挺身而出了。」

無名氏緩步行了出來，歎息一聲，合掌說道：「弟子叩見玄風師叔。」

玄莊大師一怔，道：「你是什麽人？」

這一問，無疑是不打自招。

宏法一皺眉頭，道：「你究竟是什麽人，在此胡言亂語。」

無名氏道：「宏法師兄，師弟宏名，離寺已十餘年。」

宏法大師呆了一呆，道：「你是宏名？」

無名氏道：「不錯，玄風師叔和掌門師尊，本來就長的像極，見過一兩面的人，自然無法分辨眞假了。」

兪秀凡暗暗忖道：原來他是少林寺的和尙，不能說出法號，只好自稱無名氏了。

宏法大師神色恐慌，突然一整容，道：「不錯。我確有個宏名的師弟，但他私自逃離本寺十餘年，聽說，他已逃入造化城中去了。」

無名氏道：「不錯，小弟是進了造化城，不過，我不是私逃離去。」

宏法大師道：「不是私逃，難道是浩化城王把你給大鑼大鼓請去的麽？」

無名氏道：「小弟是奉掌門人之命，混入造化城中臥底而去。」

宏法大師反問道：「你如何能證明你是宏名？」

無名氏道：「此事由掌門師尊派遣，何妨去問掌門師尊一聲。」

宏法大師道：「掌門師尊現在此地，何不由他證明？」

無名氏道：「他是玄風師叔，不是掌門師尊，騙得了別人，如何能騙得師弟！」

宏法大師道：「滿口胡言，死有餘辜。」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五毒夫人右手一揚，接下了掌勢，道：「怎麽，把戲拆穿，玩不下去，要殺人滅口？」

宏法大師掌勢被她接下，駭然向後退了兩步，道：「妳，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你不用害怕，對付你這等三流脚色，還不用以毒求勝。」

宏法大師道：「你不用毒？」

五毒夫人道：「我號稱五毒夫人，在毒道上言，不算第一，也是第二。全身上下是毒，只是你還不配讓我用毒。」

宏法大師臉色鐵青，怒聲說道：「五毒夫人，妳……」

五毒夫人冷冷接道：「宏法，少在我面前要花招，看過造化城主的噱頭，天下所有的花樣都不夠看了。你這位玄風師叔，如若眞是少林掌門人，就該帶咱們同到寶殿前面，召集貴寺僧衆，以證實一下他的身份。」

一直很少開口的玄風大師，怒聲喝道：「住口！用毒妖婦，江湖敗類，也敢在少林寺中撒野，貧僧倒得教訓你一頓了。」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聽口氣，你已經沉不住氣了，罵的如此刻薄尖酸，怎會是一掌門之尊。君子絶交，不出惡言，你連君子都談不上，自然也不會是有道高僧了。」

玄風左手捧綠玉佛杖，右手執着戒刀，突然上前一步，一杖迎頭劈下。

五毒夫人一閃避開，還擊一掌。

玄風大師戒刀疾出，逼開了五毒夫人的掌勢。

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惡鬥。

玄風左杖右刀，互相交替攻出，勢道凌厲絶倫。

五毒夫人只用一雙肉掌拒敵，指點掌拍，拒擋玄風大師的攻勢，竟能應付的頭頭是道。

這五毒夫人不但是用毒的高手，而且武功上的成就，也算得第一流的高手。

玄字輩的僧侶，武功是何等高強，連攻了十刀十五杖，竟然未能把五毒夫人逼退一步。

宏法大師一看苗頭不對，立刻轉身向外奔去。

方塋長劍一擺，刷刷兩劍，錯落劍花中，酒出一片寒星，硬把宏法大師給逼了回去。

兩個小沙彌各執着一柄短刀，呆呆的站着，不知道如何是好。

原來，他們一見出手之人，個個都非弱者，自知難是敵手，只好站着不動。

五毒夫人既不用毒，也不亮兵刃，只用一雙掌肉應付，保持了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方塋、金釣翁等，幾度要出手助戰，都被兪秀凡示意阻止。

搏鬥之間，突聞一聲響亮的佛號，傳了過來，道：「住手！」

五毒夫人聞聲而退，躍開八尺。

兪秀凡轉頭看去，只見八個手執禪杖的和尙，護擁着一位老僧而來。

但見那老僧身高八尺，光頭烙下九個戒疤，留着雪白的長髯。

只見那老僧轉過頭去，望着黃衣老僧，冷笑一聲，道：「玄風，你好大的膽子，你這一身裝束是那裏來的？」

玄風怔了怔，道：「師兄。」

白髯老僧道：「玄風你這是什麽意思？」

玄風道：「師兄，小弟爲了……」

白髯老僧接道：「玄風師弟，不用解說了。你是自已受縛呢，還是要老僧動手？」

玄風大師道：「師兄的意思是……」

白僧老髯道：「給我回戒侍院去，聽候長老的裁決，掌門人的處置。」

玄風大師道：「師兄，小弟如是不願束手就縛呢？」

白髯老僧怒道：「師弟，難道你眞要我動手麽？」

玄風大師道：「師兄，雖是戒侍院的主持，但咱們是平輩身份，難道師兄眞的不肯放小弟一馬麽？」

白髯老僧道：「不行！我掌理戒侍院，執法如若不嚴，如何能使得全寺中僧侶服從。」

玄風說道：「師兄，如若不肯放小弟一馬，那就只好請師兄動手了。」

白髯老僧怒道：「膽大孽障，竟敢違抗法諭，給我拿下。」

八個手執禪杖的和尙，突然間散佈開去，把玄風、宏法和兩個小沙彌團團圍了起來。

玄風右手戒刀、左手綠玉佛杖，大喝一聲，猛向外面衝去。

刀杖、分取兩個執杖僧侶。

八個僧侶禪杖齊舉，幻起了一片杖影，封開了玄風的戒刀、佛杖。

白髯老僧怒道：「玄風、宏法，你如若還不肯束手就縛，就別怪我下令要他們施下毒手了。」

玄風道：「師兄如若不肯放小弟一馬，這一戰拚下來，只怕要有很多的傷亡了。」

八個手執禪杖的和尙，也停下了手，環守在玄風、宏法等四週。

玄風大師歎息一聲，道：「師兄，小弟這身成就，你大概心中明白。如若逼的我情急拚命，那會是個什麽樣的結果？」

白髯老僧肅然說道：「玄風師弟，我希望你懸崖勒馬。現在，還來得及，如若再堅持下去，那就別怪我眞的不留一點情面了。」

玄風冷笑一聲，道：「好！師兄如此相逼，小弟只好拚了。」

口中說話，人也同時攻出，刀、杖並舉，帶起了強烈的嘯風之聲。

八個手執禪杖的和尙，還未來得及舉起手中的兵刃，玄風的刀、杖已至，但聞兩聲悶哼，一僧中刀，一僧中杖，竟被他衝出一條缺口，脫出了圍困，直向門外衝出。

方塋身體移動，迅快的堵在了大門口處，擱住了玄風大師去路。長劍疾舉，封開玄風的戒刀，刷刷刷連攻三劍！

這三劍威力絶倫，硬把玄風大師的去勢擋住，難越雷池一步。

白髯老僧快步追至，大喝一聲：「大膽玄風，敢抗令諭。」

右手一探，抓了過來。

由於方塋劍招凌厲，逼得玄風不得不全力應付。

但他究竟不愧是第一流的高手，雖然在全力拒敵之中，仍然感覺到身後指風襲至。

戒刀施用一招「雲封霧鎖」，封住了方塋的劍勢，綠玉佛杖却疾快的回掃擊出。

白髯老僧右手一翻，五指疾扣，竟然把綠玉佛杖握在了手中。

玄風大急之中，戒刀疾掄，斬向那白髯老僧的右臂。

白髯老僧右手一抬，屈指輕彈，竟把玄風的戒刀，震的偏向了一側。

方塋長劍急伸，寒芒如電，點向了玄風大師咽喉。

但見寒芒一閃，一道劍光飛來，噹的一聲，震開了方塋的長劍。

是兪秀凡，封開了方塋的長劍之後，說道：「方兄，這是少林寺中的事，咱們不能插手干預。」

白髯老僧動作快速，右手屈指連彈，幾縷指風，擊中了玄風大師。

但見玄風大師身中搖動了兩下，就向下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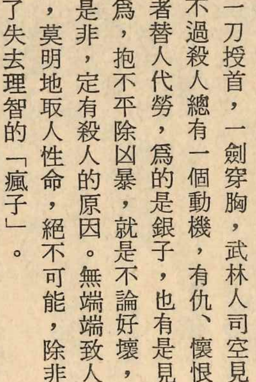
白髯老僧左手探出，一把抓住了玄風，說道：「給我拏下帶往戒侍院，聽候掌門人的發落。」

八個手執禪杖的和尙，分四個行了過來，挾持玄風而去。

（未完）

江湖魑魅故事／响刀

雲北飛・文
盧　令・圖



久別重逢

殺人，在江湖上算不了一回事。

一刀授首，一劍穿胸，武林人司空見慣，不過殺人總有一個動機，有仇、懷恨、或者替人代勞，爲的是銀子，也有是見義勇爲，抱不平除凶暴，就是不論好壞，不管是非，定有殺人的原因。無端端致人於死，莫明地取人性命，絕不可能，除非遇上了失去理智的「瘋子」。

殺人的手段千變萬化，有痛痛快快的「明爭」，也有鬼鬼祟祟的「暗門」，有自己直接下手，也有間接計謀，「下毒」、「冷箭」。拋之「山崖」，投之『湖心」，都可置人於死。方法不同，目的則一。所以江湖人常以「刀口上舐血」來形容武林生活，確是實情。

另有一種原因，是不想殺人而又非殺不可。叫做被逼殺人，你不殺人，人要殺你，沒有理由，不明原因，或許是他看你不順眼，可能是妒忌你的名氣大！甚至急功求名，殺個有聲譽的人來揚名立威。使被殺者死得糊塗，傷得迷惘，避之不能，慫之不成，逼得火起，迫得怒生，於是殺了再講。

勝者毫無利益，死者完全寃枉，如若兩敗俱傷，那更莫明其妙。

這就是「刀口上舐血」的江湖人。不過大部份殺人，都有個理由，那怕是自己萬分不願。

×　×　×

東昌府鼓樓大街「迎賓客棧」門口，

屍首失蹤

來了一位風塵僕僕的中年漢子。

焦黃的范陽笠，已經破爛，土布衫褲塵土滿染，顯然來人走了不少路，趕着進城的。

濃眉、大眼、隆鼻、絡腮鬍子，久未修刮，瞧不出嘴形，打身軀望去，是個會家子、江湖漢，是投店來的。

「請問紀永剛紀二爺在不在？」來人問。

小二原本迎客來的，現在脚一停，打量起來了。

「我問紀二爺紀永剛？」重覆一句。

「你找姓紀的，有一位，咱們掌櫃姓紀……」他不知道而且從沒有稱呼過掌櫃的「名諱」，莫說什麼紀永剛了。

「那就是啦。」他跨進了大門。

「掌櫃，有客找你啦！」小二提高了嗓門。

賬房探出了個瘦腦袋，短髭，五官端正，斜着脖子向外瞧。

「大師哥，是我，黃小虎。」他搶步上去。

「小虎？眞是你？」來不及走出來隔着賬櫃子手握着手，很激動。

「那還有假！不過該叫黃老虎啦，哈哈……」漢子粗豪地笑着。

跨出了賬房，紀掌櫃從上到下看了一遍：「遠道來？」

「不近，三百多里，大師哥，又渴又餓，來點兒吃的行不行？」他苦笑着。

「碰見你，我還有不倒運的。」在他腦袋上拍了一下。

師兄弟嘛，快十七八年不見了，小虎子進師門還不過十二三歲，打腦袋是師哥的專利權。

梳洗、吃喝，師兄弟倆在房間裏聊個沒完，小二們都奇怪，掌櫃的平時寡言少笑，今兒個像執到了「大元寶」樂極啦。

他們更不清楚紀掌櫃的過去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以三十六路七星刀，二十四式伏虎拳威鎭兩河的，「响刀紀永剛」哩！

「响刀」！

姓紀的那把七星刀上有大小不同的七個圓孔，動起手來就有聲響發出，勁大聲高、力小音微，聞聲即知老紀的對敵情況，毋庸眼觀，耳聽已明。

刀是紀家祖傳的，藝是出於神刀大俠「宣松齡」門下，宣大俠除了二位公子外，收了一對徒弟，大徒弟就是紀永剛，小徒乃黃小虎子是也。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紀永剛怎會成了買賣人？幹上了客棧掌櫃的呢？按理做了江湖人，很難脫離得了走南北闖東西的「玩命」圈兒的，紀二爺未老收山，壯年隱姓，定有他的道理。

黃小虎廿四歲離開師門，幹保鏢、任教頭，飄東流西的也有不少年，師兄弟分別十七八載，不是個短日子，現在奔波跋踄的找到東昌府，決不可能是偶遇。

「師哥，我要在你這兒暫住幾天。沒問題吧？」師弟問。

「你不住也不行，我有不少話要問你呢。」掌櫃回答。

「噢，我說，你怎麼會當起掌櫃來啦？」又問。

「你又怎麼會找到這兒來的呢？」反問。

「我知道師哥你在東昌府是無意中聽來的，在一家野店裏聽一個鏢局趟子手談到你。」小虎回答。

「東順鏢局？」永剛說：「這兒的唯一鏢局。」

「不錯，他們在談你的客棧買賣最好，掌櫃姓紀的人緣不錯，師兄，姓紀的江湖上很少，最低限度來撞撞看嘛，果然是大師哥你！」他樂開了大嘴。

「你又奔的什麼波？」師哥問。

黃小虎頓了頓道：「運氣不好，找不上一個長飯碗，又得罪了一些要胳膊伸腿的，想離開家遠點兒。」說得很含糊。

紀永剛明白師弟一定是在家鄉安身不得，不得已而亡命。不好再細問。

「既然找到了我，別愁啦，慢慢兒再說。走！洗澡去。」師兄領頭出了棧門。

他也不曾說出爲什麼退出江湖，幹了客棧掌櫃。

就在師兄弟倆離開迎賓棧不久，外面進來了兩位賓客，伙計開了房，上了簿，一位姓「宗」，另一位姓「李」，塡的過路客商，在小二眼中一望便知是江湖人。

流水簿不過是規格常例，誰也不管你寫的是眞名假姓。祇要房錢照付，任何人等全是貴賓。

兩個人在水牌上瞧着店裏的客人姓名，祇有「玄」字號的格子裏寫着「自用」的粉字，那正是黃小虎住的一間。

兩人相對一望，然後跟着小二進了「宇」字號房，那是雙舖。接着便梳洗，休息。平凡的事情普通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是這樣做買賣。誰也想不到迎賓客棧會出了「人命」官司。

×　×　×

紀掌櫃有喝早茶的習慣，一盆熱水、一壺清茶、一碗肉麵。差不多是每朝的供應，由於老紀沒成家。茶館就是他的洗臉喝茶早點的地方。此後便一直在棧裏了，何況「朝陽樓」就在迎賓棧對面呢，今天他沒有驚動小虎太早了。

那碗「去皮揀瘦」的肉麵祇吃了一半。棧裏的伙計老王奔上了樓梯，直向紀爺的桌子奔去。

「紀爺，大事不好！」他氣急敗壞地說。

紀永剛一楞，大清早晨，嘴裏的麵條吞不下去了，祇乾瞪雙眼。

「快回棧，出了事！」伙計把聲音放低了。

吞下了嘴裏的麵：「什麼事？」他用筷子指着麵碗，意思是尚未吃完嘛。

「您快吃，放下碗就來。」老王望了那半碗肉麵一眼，轉身就走。

放下碗筷，紀二爺抹抹嘴，追了下樓。好在這兒天天來，當時毋用結賬。而且時間太早茶客不多。

「玄」字房半掩着門，紀永剛跨進門檻，冲着鼻子一股血腥味。

師弟黃小虎赤着上身仰面臥着胸前一片血汚，紀二爺喉頭一緊，幾乎把剛吃的半碗麵吐了出來。

傷在頸子上，切斷了氣管子，床上很乾淨，鮮血都給床裏的被子吸去了。

走到床前，黃小虎怒睛突目，看來死不甘心。

伙計老王，站在門口，一臉的驚惶：「掌櫃，還有救沒有？」

紀二爺沉着臉道：「還有誰知道？」

「沒有，我是來問黃爺要不要面水，聽不到回聲，推門就見到……」

「別聲張，老王關上房門。」

站着不動，紀永剛用眼、用腦，床裏沒有一物，不錯昨天師弟來店就是光桿一身。

桌上亦無異狀，小虎膂力不小，要害他不甚容易，兇器看來是「刀」，是「短刀」或者「七手」。

「有可疑人物出現沒有？」他問。

「客人大都沒有起床，夜晚也沒聽到聲響，會不會下手的人是黃爺認得？」老王猜想。

紀永剛沒作聲，他回身揮手道：「跟我出去，房門上鎖，任何人不得漏消息。」他出了「玄」字房看着老王取鎖合上。

他走進了櫃房。坐着沉思，師弟久別來唔，今次突然而來必有事故，也是他的死因，東昌府沒有其他人相識。可能是來此避禍，終于逃不過兇關。

行兇者必在棧內，他翻開登記簿，昨天同一時候進棧者，祇有那「宗」姓「李」姓兩人，最爲可疑，紀二爺立刻合上流水簿，面前已經站着兩人。

「結賬。」其中一人取出碎銀一塊。

「兩位離城了?」掌櫃問。

「原本是路過嘛!」另一個回答。

「準備上那一方?」一面結算房租飯錢。

「往西。」算是回答。

「一共四錢二分盛惠。」

付了賬，兩人先後出門，但走到門口，回頭向紀掌櫃道：「你們『玄』字房怎麼加了鎖?」

紀永剛一呆，然後答道：「噢，有位客人包了房間，一二天回來，人家有了行李，不得不謹愼些。」

兩人相對一望，點點頭，然後離去。

紀二爺注目視之，他記下了這兩人的面貌身型。

入夜後，到「玄」字房中準備將屍體細心檢查一遍，認清楚如何置死，何類兇器?好爲師弟緝兇報仇。

白天店內人丁來往，紀掌櫃心慌不敢行動，祇好命老王即刻將玄字房上鎖!

當時他感到屍首尚有微溫，那末兇手可能在天明以前師弟熟睡中行兇，也許尚未離店，要查棧中旅客尚未爲晚。

但是迎賓棧並非大客店，人數有限，除了兩個漢子一姓宗一姓李是單身外，有老者，有携眷，還有便是行商帶着貨物，絕不可能是兇手。

再說師弟此來，也叫人猜疑，既不實告目的，問他亦非所答，態度曖昧，難道眞有致死之因?

打算在人靜更深時命老王，負了黃小虎屍首，出後門，先將師弟埋在亂葬岡上再說，一來避免客棧鬧人命影響買賣，二來鬧上公堂，驚走了兇手，就誤了自己的偵查，待等水落石出，再行備棺遷葬。

打開「玄」字房，屍首不見了。

老王也是江湖失意之人，紀二來店後便目爲心腹，此時兩個人目瞪口呆，僵在床口。兩人沉默寡言。

三天後紀永剛帶了七星刀，一個小包袱，離開東昌府。迎賓棧掌櫃換了老王。

向西，第一步追踪那兩個可疑人物，這是唯一的綫索。

× × ×

紀永剛未到東昌府以前，在諸城「定威」鏢局當鏢師，那時他出師未久，還是個小伙子，由於年少力强，手底下不賴，頗得東主「鐵拳汪如海」的重用，走過南路幾次鏢也平安無事。「七星刀」之名不但同業中聞知江湖上也交了不少朋友。以鏢行來說，前途還正不壞。

鏢局裏都是大男人，平時的漿洗衣裳，縫補鞋襪，都是隣居趙大娘接工。趙大娘有一子一女，兒子讀書不成學了裁縫。女兒可是靈巧非常，而且生得端莊清秀。幫家做務，鏢局子接衣送衣，都是她奔走，夥計們誰都另眼相看，因爲趙大娘死鬼丈夫是個秀才。那些鏢局夥計對大娘都存有二分敬意，大姑娘來往，汪如海告誡屬下，不准打哈哈，要自重重人。

但他還有另一個主意。心想替紀永剛說成這對姻緣。對小伙子固然立了家室，對大娘也有了依靠。

原本是不錯的主意，紀永剛小小心裏也喜歡這個妞兒。倒是趙大姑娘對鏢局裏的同人，一樣看待，和和氣氣得人好感。

這意思跟小伙子一說，紀永剛當然喜歡，鏢局裏大夥兒也起哄，促東家出力玉成好事。

誰也想不到趙大娘一口回絕。她說趙家雖寒，却世代讀書，兒子已經不成器，學了手藝愧對祖宗，女兒一定要嫁個文人學子，希望求得一官半職。讓死秀才也舒舒鬱氣。

汪如海失望地把實情告訴了紀二，小伙子臉上大大的掛不住了，他怕同伙兒取笑，心裏也存了憤恨，人家瞧不起他七星刀。何必還在她娘倆眼前現世?一賭氣，悄悄的離開了鏢局，離開了諸城，年少氣盛，他要發了財才回來，讓人家瞧瞧姓紀的不「窩囊」。

紀老二離開鏢局半年，黃小虎找上了「定威」尋師兄。汪如海見是紀二的同門，而且個子比紀二還扎實，就留下來當副手。積年累月，到處打聽師哥下落，走鏢經過之地，不但沒有紀永剛其人，連同行鏢業也漸忘了七星刀這個名字了。

在平時的言談中，黃小虎知道趙大姑娘對師兄的離去，心存歉疚，抱怨大娘說話太率直，讓紀鏢師下不了臉，看上去姑娘對師哥倒是存有好感的。

春去冬來，趙大娘果然如了心願，女兒嫁了城裏一位秀才，當然盼望由秀才而進士，步步高陞，官運亨通。光宗耀祖，雖然女婿祇是半子，在目前替人洗衣漿補的婦道來說，已經是莫大光榮啦。

這些事，黃小虎跟師兄在「一滌池」澡堂子裏說的。在紀永剛聽來，似乎已經是百年故事了。他問師弟來東昌府的原因，是不是也離開了定威鏢局?

小虎祇回答了其中一個問題，老東主汪總鏢頭夫婦已經相繼謝世，鏢局子由兒子「汪福慶」接了任。

雖然紀掌櫃仍有狐疑，好在日子還有，慢慢師弟總會吐露的。誰知道就在自己棧裏，會出了這檔子兇事呢?

× × ×

往西!往西是河北境界!

如若這兩個傢伙和師弟的死亡有關，他們絕不會往西，師弟是東來的，而且他倆臨走時的神情，問及「玄」字房上鎖?都屬疑點，不錯，往東去。

一路上，紀二爺想起了當年的「趙姑娘」，「汪總鏢頭」，歲月如梭，人事已非，自己已快四十大慶啦。尤其師弟黃小虎，活潑潑的小傢伙影子，猶在目前，初步扎馬功夫還是自己代師教的，練不好老是腦瓜子上一記，小子總是頭一縮，苦着臉再來。

自己出師早，離開師門出來闖道。投進「定威」也是同鄉世叔荐的，一眼，快廿年啦，十多年一別，師兄弟相會，也成了永別，一向孤寂的响刀紀永剛，鼻子酸酸的，眼眶也濕了。不過，師弟的屍首怎會不見的呢?

當年離開「定威」帶着積蓄三百兩銀子，一路上見什麼販什麼，能生利就生利，才不致吃掉老本，而且還多了點利息，到了東昌府，人疏地生，沒有人再知道响刀兩個字。自己也不再像個江湖人了。

從前的那股子傻勁，勇氣，廿年來也磨得差不多了，在棧裏跟老闆李瘋子混熟了，加了股，當了掌櫃，李瘋子告老回籍，自己獨自撑了這家迎賓棧，原本也有多次機會娶個老婆成家。總是陰錯陽差的攪不成功。再說趙姑娘的影子，不時浮上心來，趙大娘的話，猶在耳邊，總還有這樣一個希望，「我姓紀的發了點小財回來啦，跟你的女婿比一下，我姓紀的也不含糊啊!」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固然不錯，憑自己刀上功夫，何嘗不可以投身軍旅，圖個前程，時勢造英雄，多年的朝夕苦練，跟那些「十載寒窗」，又有什麼不一樣呢?不過我不願意當兵投軍吧了，生成了不羈性子，江湖人就是江湖人嘛。

紀永剛從來沒有思想這麼多事情，心灰意冷了半輩子，現在居然又背「刀」上道。重入「江湖」了。

方向是對着「諸城」走，不過姓宗的他們已然早動身了幾天，自己祇有進店打聽，遇人詢問，希望能够早一步找到他倆，師弟呀，你也要英靈保佑呵!

天氣雖然不太熱，但也沒有凉意，前面有座林子，紀二爺打官道上行到田地裏，穿過靑綠的麥浪，進了棗林，眼前一黑，身上也一陰，他蹈着鬆軟的泥土。找到三五丈的空隙。眼珠子也適應了光綫。

舒了口氣，放下包袱，解開刀袋，抽出了多年未用的「七孔雁翎刀」。

幹了客棧掌櫃，除了起床之後，未上茶樓之前，在院子裏揮揮胳膊伸伸腿外，就是呆着看人家走進走出，刀藝完全沒動過。

現在擺架式，寧神定氣，重新將三十六式七星刀理起來了。

「嘶」、「呼」、「嗚」風越快，勁愈足，聲音也越响，咬着牙，沉住氣。「腰」「腿」「肩」都像加了幾十斤重力，曲不離口，拳不離手嘛，人家說「寶刀未老」是指「手不離刀」，紀二爺心裏想：「我那兒還能叫响刀嘛!」

抹去額上的汗點，眼望着，鋼刀入鞘，心忖：「伙計呀，咱們得多『近乎』才行啦。」

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陽光打樹葉裏透進來，地上像起了梅花點子。不住地幌動，紀二爺的眼皮子一下子重了，往下垂，口裏也渴啦，他想這兒該有副「茶担子」或者「酒挑子」那有多好。

舒坦的日子過慣了，在棧裏，茶在手邊，酒呼即到，紀永剛猛然一震，自己快成廢物啦。

精神集中，耳邊似聽到什麼聲浪。

他站了起來，靜靜地不動，耳朵却有聲音聽到，不過斷續不定，像是人的呻吟，或者小動物的低鳴。

確定方向，慢慢步行，目光四射，七星刀入了鞘，但不曾放進布套。

就在一箭之遙，大樹背後露出一隻人脚。

紀二爺小心繞到樹前，一個身穿花布衣服黑褲黑鞋的姑娘，散髮汚面半躺半靠的盤根之上。雙目緊閉，嘴裏不住地發出痛苦聲。

姑娘發覺眼前站着一人，立刻驚惶地連滾帶爬離開原地，嘴裏大叫救命饒命!

紀二爺楞了!

「姑娘，我是過路人，聽見呻吟，才來看看，你不用驚嚇嘛!」紀爺溫和地解釋。

姑娘眼中似乎有了反應，臉上漸漸平靜，但依然有狐疑之色。

「你病了?」他再問一句。

搖搖頭，人也强自站立起來，然後又昏眩地向樹幹依去。

「我，餓得慌。」姑娘不好意思低了頭。

「哦!」紀永剛大悟，他包裹裏有些乾糧，拿出來，遞給了對方：「先吃着，我去找些水來。」

「不，不用了。」她顫着手接過，用手撕了一小塊，放進嘴裏。

雖在饑餓中，仍然很斯文，是有教養的出身，而且長得很端正。

事實上，林子裏也難有水源。

「慢慢吃，沒有水很難吞的。」紀爺找了個樹根坐下了。

姑娘也坐在對面。低着粉頸。

「姑娘是錯了打尖?」他問。

她搖搖腦袋。

「你是回家?還是出門?」又問。

姑娘眼睛紅了，用手背抹去淚珠。

「我姓紀，不是壞人，能帮你嗎?」

紀二爺的俠義心腸熱了。「別難過，誰都有個困難的時候，能够說出來，替你想個辦法。」

她抬頭望了望紀二爺，然後嗚咽着道：「我是逃出來的!」

「逃出來?打家裏逃出來?」

她又是點點頭。

「爲什麼?」

「哥哥要賣我去爲娼。」她低聲哭泣了。

紀永剛不言語了，這是別人的家事，但也是「不平」事。

「你父母呢?」他問。

「父母在，他也不敢這樣欺我啦。」哭得更傷心。

「不用怕，我帮你，姑娘姓什麼?」他心裏起了不平鳴。

「我叫張德蘭。」她又低了頭，

「你哥哥呢?」

「張瑞文。」

「是同胞?」

她又點點頭。

「我陪你回去，我跟他理論，你們住那兒?」

「張莊，就在前面十多里。」她指向西邊。

那是紀掌櫃剛才經過的地方，一個很不錯的小鎭，可是要同她回家，是走回頭路。

「你哥哥幹那一行?爲什麼要賣你?」他要知道得詳細些。

「好吃懶做，是賭棍。」她又悲從中來。

「瞧姑娘你應該是斯文出身啊。」

「先父是讀書人，哥哥不學好嘛!」她恨恨地道。

「賭是敗家毀業的嘛，讀書人染此，可嘆可惜。」

「大爺，我回去總不是辦法，你一走，我還是遭難啊!」她苦着臉。

「我會想個妥善的法子！」

紀永剛的妥善法子很簡單，他找到了張德蘭的兄長張瑞文，問明了出賣妹子給妓院的身價是五十兩。於是他找了「張莊」，要當地父老做證，用五十兩銀子買了張德蘭寫了賣身契約，證人劃了押，然後當衆訓教了這個枉讀詩書的張瑞文一頓。拿了銀子的賭徒早已掩着耳朵逃之夭夭了。

紀二爺將賣身契交在姑娘手裏道：「好好收藏，今後他已不能再打你的主意，否則你當衆拿出來叫父老作證。」又給了姑娘廿兩銀子。

「有親投親，無親便獨自生活，能遇相配，便嫁了人吧！」他不待姑娘開口，便轉身而去。

姑娘含着感激的淚珠，目送這位萍水相逢，施以大恩的中年人折向東去，他的影子早已給淚水濛住了。但覺心酸腸痛不已。

銀子少了柒拾兩，心頭却像輕了一百斤。把一個好女子救脫火坑。眞是一件快事。稍有不足的是，不曾將那個敗家子打上三拳。

來回多走了三十餘里。當他瞧到適才遇見姓張的姑娘那座林子時，自己也腹中雷鳴起來。

乾糧已沒有了，更不可能自己也遇到一個救星，紀二爺祇好苦笑着，大步地趕路。

「眞是無巧不成書啊。」有人走出了林子。

紀永剛先是一呆，然後是一喜，這像伙不但手裏拿着炊餅肉醬，後面還跟着個捧酒的。

「掌櫃的，來，吃點兒粗東西，咱們聊聊。」他便是迎賓棧住客姓「宗」的跟姓「李」的兩位。

「得來全不費功夫，」紀二爺心忖。而且行善有善報，如果自己不是走了回頭路，又怎會在這裏遇上正要尋找的兩像伙呢？

「人生何處不相逢，兩位不是離棧三四天了嗎？怎麼會在這兒的呢？」紀永剛問。

「說來話長，咱們走進林子再講。」

三個人席地而坐，紀二不客氣分享了「酒肉炊餅」，他抬頭望着林蔭滿眼。剛才我還用乾糧餵了人家的饑腸，現在自己又叫別人救了蛔虫，說出來定然不爲人信，但却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掌櫃的上那兒？」姓宗的問。

「找兩位。」紀二爺答。

兩個相對一望，全樂了。

「這有什麼好樂的嗎？」二爺納着「悶」。

「因爲我們也是想找你。」姓李的咧着嘴說。

輪到紀永剛楞了：「爲什麼？」

「你又爲什麼？」姓宗的反問。

「我是爲了師弟的事情。」他吞了最後一角乾餅。

「黃小虎？」姓宗的問。

「你認得我師弟？」他注意着兩人。

「何祇認得，老朋友哩！」另一個說。「我們到東昌府就是爲了找他。」

「你找到他沒有？」問到「節骨眼兒」上了。

兩人又相對一望，然後姓「宗」的道：「他就在你店裏，可是他不承認帶走了東西。」

「什麼東西？」紀二問。

「這不便公開。」另一個姓「李」的說。

「你們就下毒手？」紀爺沉下臉。

「毒手？小虎死了？」兩人驚訝地。

「不死，我出來幹什麼？」紀爺說。

「你以爲王小虎是我們幹的？」

「除了兩位，還有誰？難道是我幹的？」紀二氣往上衝。

「怎麼死的？刀？劍？還是……？」

「小刀。」他做了個割喉之勢。

「掌櫃的，我們兩個不會殺人，連宰鷄都不敢，不信，你瞧。」他倆攤出四隻滿是油膩的手。

往手上看去，倒不像是練武的人：「那你們回頭找又爲了什麼？」紀二問。

「我們怕黃小虎帶的東西，交給了你，或者放在你櫃上，想問一問清楚。」宗某人說。

「那是什麼東西？你們不說，我怎麼回答你？」紀二還是用上心機。

兩人又是彼此相望，似乎覺得不說是無法得到結果的：「是一項文件！」內中一人鼓了勇氣。

「什麼文件？」

「是用厚紙套封住的，內容不清楚。」姓李的連說帶比劃。

「你們就爲了一封不知道內容的文件殺人？」紀永剛火了。

「我們沒有殺人，我們不過要追回文件！」一人一句。

「那人死了誰殺的？我不追問你們追誰去？」紀二步步緊逼。

兩人不言語。

「你們不說實話，我唯一給二條路你們走。」

「什麼意思？」

「一條是人命官司，你既然認識黃小虎，又是來追查什麼文件，你們就脫不了干係。第二條按江湖規矩，我跟師弟報仇！」他站起來，鏘的一聲拔出了七星刀。

兩個人同時立起退了幾步，不住搖手道：「別開玩笑。那是誤會。我們沒有殺人，也不想打官司，我們說的其實也不是假話，掌櫃的，咱們慢慢談。」顯然兩人不想硬來。

「文件是誰的？你們替誰做事？打那裏來？爲什麼要殺人？」紀二爺一字一頓地。

兩人又互相觀望，又低語了一陣，然後向紀掌櫃道：「文件是定威鏢局總鏢頭汪福慶，我們是局裏的趟子手，他叫『李文傑』，我是『宗漢』，汪爺失了文件，小虎鏢頭又失了踪，所以奉命追請黃鏢頭回局，實情如此。」

「你們怎麼知道他來東昌府？」紀爺問。

「局裏派人東南西北都去找，我們派在西路，而且一路打聽，有這樣一個人出現，至於你們是師兄弟，還是聽你自己說的，根本我們不知道。」回答得够詳盡。

「你在棧裏見過黃小虎？」

「是他發現我們，談過一次，他說沒有拿什麼文件。離局是爲了不滿意東家，我們約定第二天上茶館詳談，想不到……」宗漢望望同件。

「想不到他被害了？」紀爺問。

兩人都點點頭：「爲了避嫌，我們也祇有回去，可是在路上想想？也許黃爺有行李寄在櫃上，所以又折回東昌府。」李文傑說了後一半。

「那又是誰殺了人？爲什麼？」紀爺自語。

「我們回去，汪爺也會查，櫃上沒有寄存？」宗漢反問了。

「有，我一定先知道，也用不着跑出來瞎摸索啦。」這也是實情。

「那，咱們可要回諸城了，碰見您掌櫃，我們也少走寃枉路。」

紀永剛沉思了一刻道：「如有不實，我也會查清楚，剛才的食物我多謝了。」他强笑着。

「那兒話，出門人嘛，何況你我曾相識哩！」他們不提黃小虎的關係，顯然見外。

「到諸城，請來定威鏢局一叙。」臨走時加了一句。

「我會的。」紀二爺鋼刀回鞘，面露得意。

定威鏢局是紀永剛的老東主，當年自己進局時小福子也不過十一二歲，每早都給老子揪出被窩去練拳，小子總是那個懶勁。親娘瞧了心痛，就跟當家的吵嘴。這是家常便飯，鐵拳汪如海望子成龍，生怕鐵拳後繼無人，這也難怪，江湖人嘛，給人笑話，就是奇恥大辱。

想不到小福子已經是總鏢頭啦，歲月催人，老東主夫婦已然物化，唉！那位趙姑娘也已經兒女成行啦。

獨個兒行路，除了思前想後外，還能有什麼解悶兒的。

忽然他想吃一頓好的了，許是走多了路？許是剛才那一點乾糧索然無味？看看天，太陽已經不見，脚下加快兩步，他要找個有大魚大肉的地方，吃喝飽餐，然後洗個澡，睡其大覺。

突然，紀二爺神情一懍，這是一種警覺，是練武者的自然本能，也是江湖人時刻提防的習慣。

小道前面，有個人攔着路。

紀永剛因爲和姓「宗」姓「李」的分手不久，還當是其中一人又有什麼要查問而折回，但走近去却並不認識。

「肥羊留下銀子，放你過去！」是剪徑的小賊。

紀老二又氣又好笑，自己重上江湖，幾天之內連遇着不少揪心之事，居然倒霉到「打槓」子也打到自己身上來了。

太陽已經落山，但天色仍明，那人黑布包頭，敞領束腰，赤足蔴鞋，看上去像鄉巴佬，手裏有把刀子，却也跟宰豬殺牛的屠戶差不多。

「你是打刦路人的强盜？」紀二爺慢條斯理地問。

那人一呆，然後吸了口氣：「別嚕嗦，快拿銀子出來。」尖刀一揚。

紀永剛舉起手裏的布套子道：「我的刀比你大不少。你瞧？我並沒有錢。」

「放屁，」但實在色厲內荏。頭一側，「兄弟們，全出來招呼。」草叢左右各竄出一人。一個持鐵鏟，另一個持木棍。

「雙拳難敵四手，好漢鬥不過人多，我知道你有銀子，快拿出來，放你走路。」持木棍的說。

他的確知道紀永剛身上有銀子，因爲他收過五十兩，此人正是逼賣胞妹的張瑞文。

「原來是你，五十兩又輸光啦？」二爺有了氣。

「關你的鳥事，老子現在要五百兩。要命的是快拿出來。」一個唸書人竟然下流到如此地步。

「好。」紀二爺解開布套，抽出七星刀。

「眞是刀！小張，你他媽的怎不告訴我們他有大刀？」拿鏟子的責問張瑞文。

「該死，人家是練家子嘛。」尖刀幾乎脫手。

「我……我沒看見嘛。」張喘文支吾地。

「他眼裏祇瞧上銀子，賭性不改，骨肉無情，實在是不可救藥。」身子微動，白光一閃，但聞慘呼一聲。姓張的反掌一隻，飛向丈外的草叢。

兩個傢伙轉頭就跑，各分東西。

張瑞文萎縮着身子淒厲的直叫。紀二爺拉了把靑草，往刀上一抹，然後插回鞘中，一邊綁着布套子，一邊兒大步地向前去。

大魚大肉的胃口沒有了。

東窗事發　葬身濁流

泰安城較「東昌」更爲熱鬧。這已經是紀永剛離開迎賓客棧第十天了，但却是頭一次痛快地沐浴梳洗，再開懷痛飲。精神爲之一振。

「我說，這是妖魔作怪，古來一向有這種傳說，大姑娘就是妖怪最喜歡的東西嘛！」聲音傳自背後。

「胡說八道。你他媽的自己就是色鬼。」另一個反駁地。

「老弟，你年紀輕，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女人誰不喜愛，何況妖魔鬼怪？要不然，那兒會有這麼多個姑娘失踪？」

「我不信邪，一定有原因，多數是『誘拐』『私奔』，或者……」

「或者什麼？」

「活不下去，自尋短見。」

紀永剛的耳朵豎了起來，他看不見背後桌上說話的兩個是何等樣人，但無疑是一老一少，商販之輩。

「失踪的家人多有懸賞，這絕不會餓飯，『誘拐』可能有，但不會這麼多，『私奔』一定有綫索可追，因爲那是兩個人的事，小子，你明白？」大有理由。

「再說咱們一路上經過多少地方，到處都有這種傳說，一而二，二而三那有這麼多巧事嘛。」這傢伙肯定自己的主觀。

「那，你說是什麼妖怪？蜘蛛精要吃唐僧肉，白蛇妖喜歡許仙，她們都找男的，盗元陽，想成正果，現在失踪的都是閨女，那是位什麼大王呢？」

背後靜了一陣，看來那位篤信妖神的，一時搬不出名堂來，其實紀二爺想「金錢豹」「黑風大王」連「天蓬元帥朱八戒」在內不都是喜歡「美姣娘」的妖怪嗎？

那是看戲看來的。

「唉，咱們有心而無力，要不然，為民除害，那多痛快。」小子在嘆着悶氣。

「你想英雄救美，佳人垂青，哈、哈、哈。」老的一個笑了。

「你他娘的狗屁不絕，罰你惠賬。」小子窘了。

「好，好，又抓着機會白吃啦，呵呵呵。」

紀永剛聽上了「為民除害」幾個字，他當然不相信妖魔鬼怪這種事，但少女失踪，除了「誘拐、私奔」，一定另有緣故，這就是「興趣」被引起的道理了。

飯後，他到處閒逛，果然見有紅紙尋人的招貼，為數約三四張，當然沒瞧見的還有，但已經證明，聽來的並非謠言。

由此他注意起道上的來往人丁了，尤其伴有女眷的車馬，他認為挾帶着少女絕不可能走路，一定利用車馬，「私奔」固然例外，「誘拐」更不會從容上道，遇上很難逃過自己的觀察。

奇怪不但泰安城內沒遇上認為可疑的人物，連少女的影子都不曾見過。

往東，官道上也絕少坤道行進。紀二爺祇有暗中留意，客棧飯店，除非不出門，誰也不能避過食住這兩處地方。

這天他突然又重新想起不見了黃小虎師弟的屍身來了。行兇者能够在大白天將鎖着的玄字房中屍首弄走，這絕不簡單，當然是打窗口運出去，但也不容易搬走，而且當天那兩個姓宗姓李的傢伙已經離開客店？除了他倆，又找不出可疑的人來。

當時老王雖然指出了窗口和庭院中的足印，但是何許人所做？搬屍體何意，總不會是帮我姓紀的忙，替我開脫關係吧？

假如是兇手怕人查出端倪，毀屍滅跡，那麼自己面對的是個有辦法的敵人，而且有組織，有能力，單看人家在自己客棧裏，要殺人就殺人，要搬屍便搬屍，出入無阻，行動自由，紀老二不禁週身冷汗。

前面是個鎮口，看上去不小。二爺緊了緊腳步，昂首進了一片屋宇的樊家集。

第一個收進眼中的是一棵大柳樹，濃密的柳絲下停着一輛雙套車，有篷有簾。馬鞍未卸。

這輛車一定是過路的，再一細看，車轅上坐着一個中年把式正在抽着烟桿，車尾角站了另一個漢子，滿嘴油膩用竹籤剔着牙齒，看來剛吃完午飯。

大柳樹兩丈外是家規模不小的酒飯店「綠楊村」。

店分三大間，一明兩暗，馬槽上拴了四五匹馬，鐵杓响，小二吆，鬧成一片，紀永剛跨了進去。

右廂較大堂還要熱鬧，你推我讓的，房傍靠着一支捲起了的旗幟。

原來是鏢隊打尖。

就在大堂中找了個面對右廂的座兒，要了想吃的，不時向那支旗幟望去。可惜瞧不出字號，想必柳樹下的篷車，就是鏢貨了。

自己吃過鏢行飯，對人家就存了一份親切感，不知護鏢的是那一位？何方鏢局？猜測一定是西行的路程，因為自己東行，沒有見過這隊人馬。

一名伙計走到門外車輛處，回來時雙手捧着木盤，內有碗碟殘餚，似乎車上還有女眷。

如果是男人，不可能不進店大嚼，事主携眷同行的例子很平常嘛。

吃飽肚子，右廂也同時擁出了七八名大漢，除了一個走向櫃上惠賬外，其他的出了店門。

一個壯年英俊的漢子，似乎像領隊，拍拍肚子然後伸手去解槽上的韁繩，其他人也上馬的上馬，拿旗的拿旗，一聲呼喝，由英俊的漢子帶頭，果然向西而去。

篷車跟着起行，車轅傍此時插了一支小三角旗，上有「定威」兩字。

「是小福子。」紀二爺幾乎叫出了聲來。

十多年未見的小頑皮，果然當了張鏢頭啦，紀永剛一陣心血澎湃，就想向鏢隊追去，他忘了自己祇有兩條腿，而且又是回頭路。

樊家集有的是騾馬行，紀爺買了一匹灰馬坐騎，連鞍帶鞭又化去數十兩。上了馬，心頭又是一變，相隔十多年，小福子未必再認得自己，再說人家公務在身，又不便明問此行保的是什麼「鏢」？因為這是鏢行的「忌晦」，何況黃小虎師弟拿了姓汪的什麼文件，追查起來，自己如何回答？更不知人家心目中當自己是何等樣人？要是疑心姓紀的跟黃小虎是同路？是串謀？豈不糟透，無論如何我跟小虎總是同行師兄弟啊！

這一忖，紀永剛反而心涼了一截，買坐騎豈不多餘？

再一想：「自己出門不是為了師弟暴斃要追查原因嗎？自己一路向東，不是以諸城為目的嗎？現在當面相遇，豈有放棄偵查之理？」一挾馬肚，朝着回頭路揚蹄追去。

那壯年漢子正是汪福慶，也是定威鏢局的總鏢頭，這次護着篷車西行，是到黃河三角渡。

鏢師三人，小精靈申九，鐵桿槍溫福，大刀張明光。申九年輕聰明，鬼計多端，溫福老成持重，力大身偉，張明光是老鏢師，本來很少出馬，坐鎮鏢局的時候多，還是汪如海時代的伙計，此次小東主邀他同行，是因為篷車內有女眷，路上接觸較為方便。

為了保密，鏢局人祇知責在護鏢。却不知保的是什麼東西，這也是一般習慣，總鏢頭不宣，伙伴例不多問。

黃河三角渡是個汊港，一支流入「東平湖」，主流南下穿過河北地區，這裏是運輸大站，船隻可直達「開封」「洛陽」，雖不是城鎮，却十分熱鬧。

鏢車是將「所保」交付三角渡某一商行，然後轉水路西下。

紀二爺一路躡踪，發覺除了篷車中人，絕不露面外，其他一如普通鏢隊，而鏢隊中人，自己完全陌生，當然時隔這麼多年，人事已非啦。

黃小虎的突然找上自己？突然橫死？那兩個「定威」鏢局伙計姓宗姓李的說什

麽追索「文件」？對這趟鏢有關？車內的人物？為什麼如此神秘？

這些問題在紀永剛腦海裏反覆思量。

越是猜不透的事情，越要弄清楚，此乃人之天性，何況紀二爺原屬江湖出身，師弟之死已經奇怪，加上屍首不翼而飛，而且在自己客棧之內發生，無異乃對本人的一項挑戰，「响刀」不出江湖雖久，但絕不是龜縮無能之輩，這件事非得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化了一點小錢，由酒飯館的小二口中，知道鏢隊是向三角渡交鏢，紀永剛拍馬先行，打「平陰」渡河先回東昌府一轉，他不放心「老王」一個人主持迎賓客棧，有抽空回去看看的意念。

未到家門，已有不妙的感覺，催馬急行，迎賓棧外貌依然老樣子，紀二爺下馬進店，老王不在櫃上。

「掌櫃你回來可好啦！」小二拉馬進槽，一邊透着大氣。

「怎麼啦？老王呢？」他進了賬房。

「老王病了，」伙計細聲地趨前道：「受了傷！」

紀永剛一楞：「受傷？」

「腿上中了一刀，肩上給砸了幾棍子。」小二不敢高聲。

「怎麼攪的？」他知道老王也有兩下子，無故決不會受傷。

「兩個人打一個，而且……」他話未說完，紀掌櫃已經奔向後去，他知道老王睡在那兒。

後院的一間小房，老王半躺半靠的臥在床上，上身和大腿裹着白布，本來已經皺紋滿佈的臉上，似乎更加多幾條，因為他的五官抽搐着的緣故。

「你怎麼啦？為什麼要跟人動手？沒有人知道你會武嘛！」紀掌櫃既關心又埋怨地。

「唉，你以為我手癢脚難受，想爭面子奪光彩嗎，掌櫃的，我是迫不得已，為了保命啊！」老王怨氣冲天地回答。

「知道是何方神聖，那路的英雄嗎？」掌櫃的追問，能向素來平靜的迎賓客棧，年老體弱的老王動手，定有原因。

「似乎不是外人。」老王扭轉腦袋低聲回答。

「什麼意思？」紀掌櫃一楞地。

老王又回過臉來向掌櫃道：「我猜就是令師弟那位姓黃的！」

大吃一驚的，掌櫃道：「他不是已死了嗎？」

「我看又還陽了，雖然他幪了面，我認得那嗓子。夜半入棧，到處搜索，我發覺了他們，就動上了手。結果，哈哈，名師出高徒，神刀宣松齡的門下响刀紀永剛的師弟，果然要得，把我『迷魂鼠王香手』弄成現在這揍相。」恨得牙咬眼突，滿臉猙獰。

原來他是下五門出了名的「迷魂鼠」？專買迷藥毒香的江湖十醜之一的「王香手」。

「王香手」顯然仍是他的眞姓名。

「眞的沒有死？」掌櫃的自語地。「來棧已經可疑，橫死更是奇怪，屍首不見定然另有奧妙……」

「我知道，要不我會出去嗎？如果傷你的眞是小虎子，他是為了什麼呢？」眼光向着老王。

「那得你去找答案了，我可動不了啦。」老王把怨氣出在掌櫃身上，紀老二轉身出了小房間。

×　×　×

黃河北岸，面對平陰也有個渡口，叫「渡仙角」。據說古時有「人」叫渡，已經半醉的梢公將船隻搖至河心，突然不見了客官，以為他跌落水中淹死了，一時大驚失措，自怨累死了人命，發誓今後永不飲酒，懲罰自己的過失。這念頭一起，看見那位客人依舊坐在船板上。這一來，不但酒醉嚇醒，認定眼前的渡客必然是位「神仙」。故意警戒自己要重視責守，渡河時，不可飲酒，玩忽人命。

他逢人便告，而且實行自誓，滴酒不沾，把原本祇叫「渡口」的地方稱作「渡仙角」。

紀永剛馳馬回到此地，渡河到南岸。

「渡仙角」雖不及「三角渡」熱鬧，因為也是渡口客棧飯店自然俱備，祇不過規模略小而已，紀二爺上了岸便沿着石堤向上游走去，然後將馬韁綁在一處樹幹上，跳上了木船，他並未注意不遠處有輛篷車停着，正是「定威」鏢局的鏢車。

他怎會想到「定威」的鏢車不去「三角渡」而來了「渡仙角」？

小精靈申九蹲在草叢出神，眼珠子沒離開過河邊，當然紀永剛的行踪一目了然，小子一個口哨，不遠處土墩後伸出了鐵桿槍溫福的腦袋，眨眨眼皮子又縮進了土墩子後面。

茶館裏走出了汪總鏢頭。伴着他的是張老頭子明光。兩人向岸邊走去。到了堤上，目光掃着停泊着的幾條大船。最後停在那隻雙桅大木船上。

「張爺，咱們湊個熱鬧去吧！」

大刀張明光沒有帶刀，跟着小東家走到跳板口。

「喂，喂！你們是幹什麼的？」船上有人開了腔。

汪福慶一咧嘴：「上來瞧瞧。」直上跳板。

「噯，這是私人船隻，不載客，不上貨。」有人打艙口竄出阻着船頭。

「我們要找紀掌櫃紀二爺。」張明光說。

那人面色一楞，尚未接話，艙裏有人揚聲道：「請客人進艙談話。」

汪福慶向張明光一望，船首那人側身讓客上船。

木船頭艙甚為寬闊，有桌有椅，似乎不載客不上貨此話不假，紀永剛坐着正位，兩傍各有一人，右邊的年約四十多歲，肥頭大腦，錦衣緞鞋，像位大商賈，手裏玩着响丁冬的英雄胆，左邊的也有五十上下，瘦身材大眼高鼻，却甚結實，是個練家子，三個人六隻眼全向汪張兩個注視。

「是小福子？」紀二首先站起。

「二叔還認得我！」滿面笑容又道。

小啓：「天蠶」變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不陌生吧？」指着身傍張爺。

「張兄，久違啦，英偉如舊，難得啊！」向張明光拱拳作禮。

「歲月不饒人，老啦！」還禮笑答。

「請坐，請坐。」船艙雖云寬大，加了兩個人就不見許多地方了，汪福慶並未落坐，望了望同伴張爺道。

「咱們見到了紀二叔，還是直接了當的說明來意吧！」

「正是正是，」張明光附和地。

「原來你們是特意來找我的？我也正要問問關於我那師弟黃小虎的事哩！請坐下談嘛。」紀二一再地招呼。

汪總鏢頭望了一下那個始終未發一言亦無任何表情的胖子一眼。

「這位是我的知交，開封的大商家錢同錢二爺，不是外人。」他並不將汪張兩人介紹。

「我想，還是另覓地方吧，事情不是三兩句能夠講完的，咱們岸上恭候。」說完，一抱拳轉身便走。

「好，好，我馬上就來，張兄，走好了，這可是水上。」他站起相送。

當目送兩個不速之客彎身離艙上岸後，紀永剛透着迷惘神色，而那位胖子錢同却望着大眼高鼻的瘦傢伙。

奇在這位仁兄，自始至終，未發一言，未曾正視任何一人。

「谷師傅，你瞧怎樣？」胖子問得沒頭沒腦。

「黃鼠狼跟鷄拜年。」姓谷的總算開了口。

「不知道是那兒有了紕漏？」紀二爺皺着眉頭去拿他的七星刀。

「一個小輩還用你『嘀咕』？」瘦子冷冷地瞟了二爺背影一眼。

「暗中瞧瞧去！」胖子吩咐地。

汪福慶跟張明光站在堤岸上，申九溫福均離篷車不遠。

「談天應上茶樓酒館，在這兒多彆扭！」紀掌櫃走了過來。

「不，這兒清靜，好說話！」汪福慶回答。

「那末，就依你啦，你先說罷。」似乎勉強之極。

「我們知道你已經見過黃小虎了。」

「這件事我也正要問你。」

汪福慶用手阻止紀掌櫃道：「黃小虎到東昌府找你有兩個原因，其一當然是久別思念，同門之情，還有一個原因是打聽一件事。」

「什麼事，祇要不出東昌範圍，我總有個耳聞。」掌櫃回得很坦誠。

「他找一個姓尤的姑娘。」張爺插了嘴。

「這倒難爲了，她是什麼樣人？我是說，江湖女？還是住家的？不是說爲了什麼文件嗎？」他問。

「是個大閨女，十八歲，長得很清秀了。」汪總鏢頭注目而答：「文件？是藉口而已。」

紀二在沉思：「這就不清楚了，至少我不知道這麼個姑娘，她是誰？」

「跟我們也不過是相熟而已。」汪福慶答。

「既然認識，又怎會到東昌找她呢？」紀爺不解地。

「這就是黃小虎找你的原因了，她到了東昌府。」張爺說。

「可是，小虎師弟並沒有對我提起呀！」紀爺奇怪地又問。

「他在暗中調查，生怕打草驚蛇。」汪福慶說。

谷師傅其人，也上了岸。

「我不明白！」紀爺面有不豫之色。

「因爲我們知道她曾經落在東昌迎賓客棧，而黃小虎發覺你是棧房老闆，他有了顧忌。」

「什麼顧忌？」紀永剛沉了臉。

「她是被人『迷拐』失踪的，也許黃小虎怕累上你。」張爺解說着。

「他可死在我店裏，還不是拖上了我，不過……」

「屍首不見了？」汪說。

「你怎麼知道？」顯然有一份驚訝。但立刻想起了姓宋和姓李的兩人。原來是「定威」的人。

「若黃小虎不死，不是屍首不見，紀二叔還不會離開東昌府吧？」汪福慶說。

「那當然，我不能不查究啊！」回答時他瞧着那輛篷車。

「啊，我替你引見一個故人。」張明光一邊說一邊走到篷車跟前，自然，紀永剛和汪福慶也跟了過去。

遠遠站着的瘦老谷師傅也自動地走了過來。

「請下車吧。」張明光用手指彈着車壁。

篷車布簾揚起，一個婦人出現，約莫三十多歲，端莊秀麗，但樸實無華。

紀永剛猛然一震，雖然時隔多年，這個人也永不會忘記，正是當年自己爲她出走的「趙小慧」。

「紀鏢頭您好。」她依然用着舊時的稱呼。

呆立當場，百感交集，紀永剛連最起碼的招呼都忘了。

「咱們可多年不見啦。」她仍是斯文自然。

「是，是，多年不見啦，」紀二爺萬萬想不到會在黃河岸邊，這種地方跟她重逢。

突然又是一懔，篷車鏢隊，難道「定威」的這趟鏢，保的就是她？他不敢想下去了。

「這次可要麻煩紀鏢頭了，我們孩子全仗你打救啦。」她皺了秀眉。

又是一個轟雷，他們要找的姑娘，就眞是趙小慧的女兒！紀永剛面色劇變。

「趙，趙姑娘，你女兒不見了多久的事？」紀永剛吶吶而問。

「快三個月啦。」婦人說。

一陣刀兵相擊聲打船上傳來。

姓谷的瘦子急忙回身奔向河邊。

「好傢伙，咱的運氣還不錯，人給找着啦。」舞動單刀正和兩個壯漢在木船上動手。

紀永剛一瞧，神色大變，他正是死了又不見的黃小虎，自己的同門師弟。

「黃爺，你眞的找到了『詩書』？」婦人離車撲向河岸。

「紀爺，你這是爲什麼？」張明光黯然地。紀永剛未發一言，但面上顏色數轉，最後他也向船邊走去，爲汪福慶所阻。

「小福子，你要動手？」他怒容滿面却又帶三分悽惻。回頭望着對方。

「正因爲不想動手，才留你在此。」汪福慶恬靜地回答。

那邊黃小虎力救兩人，突然又加進了姓谷的，甲板地方又狹，船身搖幌不停，急得大叫：「你們在看熱鬧不動手，我可頂不住啦。」

申九打橫裏竄上了船，溫福守着跳板，防人逃走。那位瘦個子沉聲喝道：「你兩個退下，收拾不了一個保鏢的，還鬧什麼道？」

黃小虎眼前立即少了兩個纏身的，向着瘦個子道：「那路的英雄好漢，我保鏢的倒沒有見過尊駕，想聽聽字號啦。」說話時依然背着艙口。

「谷三虎，也叫『金臂人』，大江南北，黃河兩岸，跑過幾年。」冷冽地一副陰鷙樣子。

「原來是專靠打架，替人賣命的金胳膊谷三虎，幸會，在下比你少三份之一，份量也輕了不少，姓黃，黃小虎，嘻。」

嘴裏輕鬆，心裏可是一沉，金臂人憑着兩條膀子，在黑道上却是個厲害人物，殺人不見血。死在他手下的，全都是骨碎頸斷，沒有一滴血，死狀可悽慘了。聽說出身蠻荒邪教，貪財好色，而且狡如狐，狠如狼，誰有銀子，誰就能指使，江湖道義他當狗屎。黃小虎可曾聞此人，却不料現在站在當面。

「祇管用刀，本人不忌雜碎。」他眼如死魚，雙掌出袖，向黃小虎示意。

黃小虎將金刀橫胸：「好，不客氣了。」他不敢客氣。對方太厲害，有刀在手，總是較爲有利的。

輕步二尺，左掌直右手橫，如「韋陀拜佛」又像「十字劏手」，指尖微顫勁力可見，黃小虎刀鋒向上等待對方左掌劈下。瘦個子却先動右手，掌如薄刃，橫切小虎前胸，如刀鋒先迎，金臂人右手便在刀背之下劃過，有刀等於無刀。祇要指尖劃過胸口，不在傷不傷，而是輕與重而已。

汪福慶遠遠看見，心裏一聲不好，船上兩人已經「動」了起來。但聞悶哼傳來，黃小虎原地不移，而谷三虎却連退數步，差一分掉下黃河。

原來谷三虎左掌微動，實際上是右手出擊，黃小虎呢，金刀突然由橫變豎，右肘掩面護住雙眼，刀尖向下，敵人的右手掃上了突然左轉的刀鋒，試問後果如何？

完全是一點心機，谷三虎動直手而出橫掌，黃小虎似迎上却實拒右，雙方同樣是虛虛實實，鬥得巧妙，一個輕放，一個有利。這位惡名遠播心狠手辣的黑道高手，竟敗在他瞧不上眼的「保鏢」的手上。

尤其慘然者是從此沒有了「金胳膊」的名號，生尤如死。

鮮血流滿了艙板，姓谷的面如土色，鼻孔煽動，眸瞳中射出毒光。切齒猙獰。

「抱歉，世上沒有常勝的將軍，保鏢的得罪了。」黃小虎喘着大氣說。

「金臂人谷三虎」，左手按着右腕，起足踢起艙板上的斷掌，「咚」的一聲跌進河裏，扭身向岸上竄去，跳板前的溫福，正想擋駕，眼前一黑，加上勁風撲面，人向橫裏退去。想不到谷三爺用斷腕揮出，洒了小子滿面鮮血。祇有橫退一條路。

申九在船邊上以爲鐵桿槍受了重傷，急急跳回岸上。被飛奔過來的紀永剛揮刀削來，小精靈救伴心切。閃身避向右方，紀二爺另有心機，他目的並不是申九，揮刀斬斷船纜，踢去船板。全勁躍上木船。

張明光嘴裏一聲「不好」！汪福慶已經騰身而起，可惜遲了一步，木船經已浮動離岸。雖沒有河風，却是十足的順水，船向下游飄去，急得「汪、張、溫、申」八條腿頓跳不已。

黃小虎困在船上，那兩個首先當住汪福慶上船的大漢已奔向船尾掌舵收纜了。

「小虎子，我知道你不是眞死。」紀爺說。

「什麼時候？」黃小虎嘻着嘴問。

「路上遇到『宗』『李』兩個時候。」紀二嘆息地。

「你已經明白我找你的目的啦？」小虎又問。

「就是不明白你怎會找上東昌府？」

「上得山多終遇虎，這是古話嘛！」師弟老氣橫秋地。

「現在我們是在水上，你不能算是猛虎，即使你是，困在船上的老虎，只是死路一條，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說說找上我的原故，因爲姓紀的櫪伏在東昌迎賓棧，從未留下破綻啊！」非常鎭定的侃侃而言。

黃小虎望望茫闊的泥水河，苦笑着道：「世上沒有常勝的將軍，所以谷三虎會傷。你行事雖密，却一手掩不了天下。你很小心謹愼，可惜你做的買賣不是一個人可以獨攬，那些被你迷拐的姑娘都是聰明靈利的，祇要有一個暗中留下手脚，就有目下的後果了。」黃小虎居然神色自若。

「你是說有人給你留下了信息？」紀永剛不信地。

「有一個姑娘故意長迷不醒，暗中留下消息，用『銀簪子』穿着小紙片，寫着『東昌迎賓棧』和『送交諸城定威鏢局』幾個字。」

「信口開河。」紀永剛大笑起來。

「除非你說這位姑娘是位神仙！身在途中何以能預知目的地是東昌迎賓棧？丟下消息，怎知有人肯代送諸城。小子當我是你那麼容易受騙？」

船，開始左擺右斜起來。

紀二爺向船梢望去。面色忽變。

「大師兄，第一，船上不止我一個外人現在證明啦，第二，剛才說的話並沒有騙你，我說的這位姑娘不是神仙，却是聰慧絕頂，她的紙片還有四個字寫着，『黃金重賞』這就是力量，而且她不是將『銀簪子』抛在路上，而是留在『車』上。」

「篷車是你們在中途『馬站』租用的。目的地就是『渡仙角』，而發現那『紙片』的人，就是後來租用篷車的傢伙，一則順道，二爲黃金，就把消息送到了『定威』。」說完向船尾的「宗」「李」兩人揮了揮手。

剛才的掌舵收纜人，顯然已被收拾。

「至於東昌迎賓棧，可能是姑娘在車把式或者你那個擅用迷藥姓王的，嘴裏偷聽到口風，不過你們的篷車並不會到東昌

府，我在客棧，也找不到你販賣人口的證據，如果『王香手』不先動手，我跟老溫也不會傷他」

紀二爺眼珠子一轉，正欲開口。

「想不到手下會迷拐了老朋友的女兒。當年的趙小慧，現在的尤大嬸，你已經見過啦！」

像毒箭般的插進了心胸。

岸上四匹馬，一輛車，飛馳着追向下游。

「雖然，消息指着東昌府你的客棧，我還是白跑了，要找脫身，要引開你離棧，裝死是好辦法，可惜，你很聰明，你竟把『琛子窰』設在船上。」

「你又怎會發現是在船上呢？」紀掌櫃非弄清楚不可。

「你自已引我們來的，汪老總上船把你調開，我跟宗漢李文傑，溜上後艙，查出了你艙底的秘密。」小虎子一字不漏地說了個清清楚楚。

紀永剛掃了一下船尾，冷冷地又道：

「你說的那姑娘就是趙……」

「趙小慧的女兒，叫尤詩書，她丈夫姓尤，已經死了。」小虎子接口。

「尤詩書，」紀二喃喃自語！「難道世上眞有因果？」

「師兄，你不該結交『迷魂鼠王香手』這種下三濫，否則你不會走上邪道。」

小虎子悵惘地說。

「應該結交『秀才』『舉人』，姓紀的高攀不上。」一陣激動顯然舊創復痛。

黃小虎迷惘地望着對方。

「用不到你敎訓我，你看着辦吧。」

要不是當年趙大娘話刺傷了自己，怎會離開「定威」「離開諸城」「離開江湖」孤身獨處，過着寂寞、冷落的年月。

當時，由愛成妒，由妒成恨，羞於對人，愧於自處，仇恨轉變成狂怒，要報復，要雪恥，一股子火苗化成了戾氣。

流浪中，他結識了下五門善用迷香的老王，混號「迷魂鼠的王香手」他有本事，使大姑娘投懷送抱。任你消魂，這正中了滿胸憤激的紀永剛目的。

有了迷藥，正好在大姑娘身上取得報復，得到解恨，也許他本性並非十惡之輩，也許是出身「神刀門」俠義之家的關係，不甘過份自薄，紀老二放棄了糟蹋少女的慾念，而想到了另一個好辦法。既「解恨」又「圖利」的主意，販賣人口。

近供「開封」「洛陽」娼院貨源，遠送江南妓館應市。船艙中的中年胖子，便是開封大買主，當地的地痞惡霸「九尾龜錢同」。

「祇有兩條路，一是『官了』，一是『私決』。我想你不會願意向六扇門低頭，爲了『師門』也祇有私決，不過首先請先放出艙底的幾個姑娘。」小虎子要求。

「解決了我，連木船都是你的嘛！」

紀二冷然地。响刀一橫，蓄勢待發。

黃小虎歉然一嘆道：「看來祇有這樣了。」

船並不甚速，紀二爺一抬手，刀以「劈華山」架式，舉高下劈，黃小虎知是虛招，身體一側右手直送，「探毒龍」刀尖刺向對方，紀爺早已中途回刀，刃口略斜反撩上勾，迎向師弟的攻勢。

船面不大，雙方都要留心脚底下的步位，何況船身不斷幌動。大家都減去一部份勁力。刀來刀去，同一個師父，同一種刀法，你的招式我知，我的刀法你曉，要鬥的就是內勁和心機，紀爺一心在除敵，出手快而狠，响刀用「斷流」「迴風」「擺柳」，招連招，式跟式地直向小虎進逼，「橫分三七」「挑星撥月」都是黃小虎的殺招，漸漸有一種「呼」「呼」聲浪發自七星刀，紀永剛使用「快旋」了。

「先聲奪人」一點不錯，敵人的刀上傳出太大的聲浪，最少會令對方分心。

左右翻，上下飛，刀越快，聲愈响，白光罩在紀老二身上，範圍更大，黃小虎退無可退，唯有倒竄上了船篷。

岸上的汪總鏢頭，急在心裏，拚命打鞭，申老九大叫宗老大靠岸，無奈河面寬闊，但見手舞口張而巳。

雙足在軟軟的篷頂上，借力彈回船面，紀永剛回身出手，响刀帶着「汪汪」之聲顫動着指向前胸，黃小虎捨右手而伸左掌，用「撥草」法抓向刀背，同時右手雁翎金刀對準紀爺的左腰部外削。紀永剛要保護腰部受擊，必須左轉，而剛被黃小虎撥開的响刀，却受力向右，既要左避又要右退，勢不能同時進行，唯一的辦法，是整個身子後撤。

有句俗語叫：「瞎子帮忙，越帮越忙」錢胖子並不瞎，困在艙裏，屢想出手，這時以爲有了機會，「英雄胆」脫手向艙外射去，由於艙位較船板爲低，人在艙中祇看得見船板上打鬥者的腰部以下，英雄胆射出便擊在黃小虎的膝彎之上。

腿一軟，黃小虎向船板上跪了下去，上身稍衝，金刀送上了紀老二的小腿。

原來勁力用在倒竄上，突然脚上一凉，失了重心，後退變了仰臥，慘叫夾着刀响，投向着滾滾濁流而去。

一縷血絲，隨着氣泡浮上了水面。

黃小虎刀尖向下，支起了身子，帶血的斷足傍那粒精光四射的「英雄胆」尙在滾動未停。抽搐着五官，黃小虎喘着氣道：「大師兄，我是萬不得巳啊！」

「撲通」一聲，他擲下了那隻穿着靴子的斷脚。

× × ×

尤嬸兒一定要尋回紀永剛的屍體，她認爲紀爺的死自已要負一部份責。心坎裏覺得欠了這個悲慘下場的人一些什麼。

打三角渡往上游搜尋，始終未見屍體浮出，汪福慶，張明光，申九，溫福，尤其黃小虎，都累到筋疲力盡。

「這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申九嘲笑地說。

「也可以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溫福湊了趣。

「不要開死者的玩笑。」趙小慧一片嚴肅地。她注視着滾滾向東而去的河水，無限淒迷。

黃小虎將迎賓棧做了「定威」東昌分局自已駐守，老王早巳不知去向，那個姓「錢」的，傾其所有，分給了受難的苦主，除了姓的仍是「錢」，其他巳經烏有。

每當大地生風，呼呼聲起，就使兩個人爲之黯然神傷，一個是黃鏢頭小虎，另一個就是尤家嬸兒了。

（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翠由潘幼廸口中得知常威父子的下落，驚喜萬分，立刻要去找他們算帳，潘幼廸只得帶她到「大方禪寺」去尋找常威父子，豈料廟中早巳埋伏着不少大內高手，他們要活捉朱翠回宮，朱翠在衆人圍攻之下奮力應戰，但雙拳難敵四手，唯有突圍逃走爲上着，突地火槍爆响，此時朱翠本是萬難逃脫，但暗裏一股暗勁傳出，把枱槍手擊得一個踉蹌，使火槍失了準繩，朱翠倖免于難，趁機逃去，直奔遠處，此時有個女人追踪在後，朱翠不知此人是誰，停下歇足時，那女人倏地現身眼前……

煞星從天降　將軍陣上亡

朱翠道：「我心裏正惦着妳呢！妳可是從廟裏剛出來？」

潘幼廸搖搖頭道：「早就出來了，倒是妳是怎麼出來的？可受傷了？」

朱翠懶洋洋的搖搖頭，一時也不知從何說起。

潘幼廸道：「今天晚上是透着有點邪門兒，咱們邊走邊談！」

朱翠自忖着與方才那個瘦女人動手落敗，說出來不甚光彩，却先問潘幼廸道：「妳是怎麼回事？我在廟裏跟他們打得稀里嘩啦，差一點把小命都送了，却也沒看見妳這位女俠客伸一把手帮帮我，妳難道不知道？」

潘幼廸白了她一眼道：「還說呢，再沒有比今天晚上更窩囊了！」

朱翠奇道：「是怎麼回事？」

潘幼廸道：「妳在那邊鬧事，我當然聽見了，正想過去帮妳一把，可是暗地裏却出了一個冒失鬼，死纏着我不放……直到現在才擺脫了他！」

朱翠一愣，心說這可正巧得很，我叫人家欺侮了，妳也沒有逃過，當下急忙問故！

潘幼廸道：「這個人是我生平所遇見最厲害的一個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測。」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幸虧他看來對我並沒有什麼敵意，否則眞要動起手來，我只怕在他手裏討不了什麼好！」

朱翠聽她這麼說，不免吃驚道：「啊——這個人是男的是女的？」

「是個男的！」潘幼廸腦子裏回憶着：「是個老人，年歲很大的老人……」

看了朱翠一眼，她又接下去道：「我被他引出了廟，還趕了一段路，却是怎麼也追不上他，我以爲他是故意引我出來，好讓妳寡不敵衆，剛要轉回去，他却又回來誘我，就這麼打打跑跑，一直歪纏到現在！等到我決計與他一較高低時，他却又跑了！」

朱翠聽後悶悶不發一言！

潘幼廸見她不說話，於是問道：「妳又是怎麼回事？怎麼好好地會跟他們打起來的？」

朱翠遂即把方才經過細細說出，至於自己敗給那個瘦女人的事也不便藏私，照實說了。

潘幼廸停住脚步道：「這麼說我就明白了！」

朱翠看了她一眼，像是在問：妳明白什麼了？

潘幼廸道：「原來他們是一夥的！」

朱翠道：「妳是說故意把妳誘出去的那個老人和這個瘦女人？」

「當然啦！」潘幼廸冷冷一笑：「我眞是糊塗，居然會沒有想到……原來是他們兩個！」

朱翠這時心裏也忽然明白了：「妳是說，這個瘦女人竟是不樂島上三位島主之一的那個風……」

她一時忘記了那位姓風的島主名字！

「風來儀！」潘幼廸爲她接下去道：「那個把我誘出來的乾瘦老頭就是高立——白鶴高立，想不到不樂島的三位島主竟然全都來了！」

朱翠呆了一下吶吶道：「怪不得他們本事這麼大……」

潘幼迪打量着她道：「妳眞的要跟風來儀去不樂島？」

朱翠默默的點了一下頭：「也只好這樣了，難道這其中有什麼不妥麼？」

潘幼迪搖搖頭道：「這……我還不知道，也許不會，不樂島上的這三個老怪物，雖然善惡不分，在江湖上名聲並不好，但是他們却一向自負甚高，倒沒聽說過他們曾經用計謀陷害過誰……而且他們死要面子，尤其是對妳一個後生小輩，大概還不敢於用什麼陰謀……再說妳家人還在他們手上！」

朱翠輕輕一嘆道：「就算他們安着什麼壞心眼，我也顧不得了，……哼！我就不相信，難道他們那個不樂島眞是銅牆鐵壁，像外面傳說的那麼可怕，只能進不能出麼？」

潘幼迪搖搖頭道：「這個我也沒辦法告訴妳，夜深了，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快回去吧！」

回到客棧裏，點上了燈。

潘幼迪皺着眉道：「我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遇見這麼厲害的人，那個姓風的女人固然我是不知道，如以白鶴高立這個人的身手來說，眞是併世無雙！」

朱翠聽她把對方敵人首領讚譽得如此之高，心裏大是不服——

當下冷笑一聲道：「那也不見得！」

潘幼迪看着她道：「妳知道誰的武功又高過他了？」

朱翠冷冷的道：「最起碼我就知道一個人的武功不會比他低！」

潘幼迪微笑道：「是誰？」

「海大哥！」臉色微微紅了一下，她吶吶的道：「海無顏！」

潘幼迪怔了一下，半天沒有吭聲。

忽然她冷笑一聲，站起來走向窗前：「那妳可說錯了！」

朱翠原本是不好意思在她面前提起海無顏的，但又實在氣不過潘幼迪長他人志氣，這才把她心目中的第一强人搬了出來，當她說出了這句話，看見潘幼迪的表情沉重，心裏頗是後悔，可是這時聽見她這麼一說，却又由不得代海無顏不服！

當下不服的道：「我怎麼說錯了！」

潘幼迪冷冷一笑道：「妳以爲妳的海大哥眞是天下無雙麼，哼哼！我雖然對這件事知道的不够清楚，可是却知道他曾經去過了一趟不樂島，而且被高立打傷了，差一點還送了命！」

朱翠道：「事情並不是如妳所說的那樣！」

「那又怎樣？妳說——」

潘幼迪忽然瞪大了眼睛，那樣子就像是要立刻與她翻臉的神態！

朱翠竟然未曾留意！

——當下她侃侃道：「這件事海大哥曾對我說過！」

潘幼迪神色驀地又爲之一變，面色雪白，冷冷哼了一聲。

朱翠那裏會想到這幾句話竟然會傷了對方，而且傷得那麼深，只有在飽受愛恨痛苦折磨之後，才能體會出愛情的尖銳！

朱翠偏偏沒有覺察到，繼續說下去道：「海大哥告訴我說，當時在不樂島是三位島主合戰他一人，才不慎受傷逃走！」

「哼哼，眞的麼！」

潘幼迪娥眉雙挑，冷冷的道：「海大哥海大哥叫得可眞甜，妳這位海大哥倒是對妳無話不談哪！」

朱翠忽然覺出了對方語氣不對，抬頭望去，正好接觸到對方那雙銳利的眼睛，那種眼神兒情不自禁的使她打了個寒顫，一時悚然！

潘幼迪冷笑一聲：「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你們……」微微一頓，她强壓怒容道：「既然妳那個海大哥本事這麼大，我這個姐姐顯然是比他差得太遠了，有他來帮着妳，可比我强多了！」

朱翠想不到她竟然會對自己說出這種話來，一時大出意外，眞不知要怎麼回答才好。

潘幼迪看着她冷笑一聲，忽然跺了一下脚道：「我走啦！」

朱翠一時大驚，趕上一步，說道：「迪姐！」

無奈潘幼迪性情古怪，說走就走，開門向外步出！

朱翠追上去拉住她道：「妳這是幹什麼！我……又說錯了什麼？……」

潘幼迪冷笑一聲，狠狠甩下了她的手，說了聲：「再見！」當眞是頭也不回的走了！

朱翠一個楞楞的站在門前，發了好一陣子愣，忽然追出去，早已失去了她的踪影。

好沒來由的一番懊惱。

返回房間以後，朱翠一個人悶悶的喝了一杯茶，和衣躺在床上，却是心緒煩亂，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覺，越想越不是滋味，竟然扒在枕頭上痛哭了一場！

幾乎天已經亮了，她才矇矇的睡着，沒有多久却又被客棧裏的吵雜聲驚醒……

朱翠緩緩的擁被坐起，想到了潘幼迪的負氣離開，心裏頗不是個滋味，忽然心裏一動，忖道：「她還有個隨身的行囊在這裏，昨夜不曾拿走，難道她不要了？」

那個隨身的行囊，潘幼迪原來放在床側，等到朱翠想起來忙去看時，顯然竟是不見了。

這一驚，使得她僅存的一點睡意登時爲之消失了乾淨，又是怎麼回事？

她記得很清楚，昨夜潘幼迪負氣離開時，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帶走，她的刀連同那個隨身草囊，都留在房裏，何以一覺醒來，竟然不見了？

「莫非是被賊偷走了？」

這個念頭不禁使他頓時又爲之吃了一驚。

然而轉念一想，似乎又不對，如果眞有賊人潛入，何以單單只偷走了潘幻迪的東西，自己的東西却絲毫未缺？

朱翠察看了一下自己的東西，包括金珠細軟一樣不少，所遺失的僅僅是潘幼迪的一個草囊！

「……我明白了！」朱翠心裏忽然想起來：「一定是她又回來過了！」

這麼想着，連忙趨前去察看窗戶，果然窗扇虛掩，分明是有人進來過——再一回頭，却見牀頂帳幃上別着一張素箋！

這便是了！

拿下那張紙來，上面果然是潘幼迪的留字！

翠妹：我之離開實有情非得已之苦，妹自珍重，後會有期！下欵署名「迪姐」二字！毫無疑問自然是幼迪所留！

朱翠看着留書發了一陣子愣，苦笑了笑，遂把這張信箋疊好收起！

這一剎，她心裏倒是出乎尋常的鎮定，暗忖着她走了也好，我反正也要去不樂島，自己的事自己了，用不着拖累別人！

當下匆匆穿好了衣裳，暗忖着我這就去大方禪寺，找常威那個忘恩負義的老賊去——

轉念一想，她不禁又猶豫了，蓋因爲昨夜那一鬧，常氏父子必已震驚，防衞定然更爲嚴謹了，自己雖有拚死之心，却未見得能見得到他們，還是要定一定，另謀對策的好！

心裏思忖着，遂即來至室外。

客棧正前方，是一處茶館，兼營早點生意，本地人的早餐食物，與川人甚是類似，除了燒餅油條豆漿之外，另有瓷飯，米糕、蔴花、粽子、豆腦豆花，營營種種，花樣繁多，鄂人較諸川人更喜歡所謂的「擺龍門陣」，三五個人湊在一起邊吃邊談，眞是熱鬧極了。

朱翠由於已經改了裝束，看來不過是一個普通小家姑娘，自不如以前之惹人注目！

茶館地方够大，却也坐滿了，想要找一個單人小座確是不容易的事——好在這種場合也不必過於拘禮，一個小夥計問明了她祗有一個人，遂即把她帶到了一個座位上！

那張桌子上原本有個老太太帶着一個媳婦兒，還有一個小孩，朱翠與她們湊合着一起坐倒也不算擠！

要了一碗豆腐腦，一團瓷飯（糯米飯），剛剛想招呼夥計泡一壺茶，不意眼光掃處，意外的發現了幾個人，使得她準備的話，忽然吞到了肚子裏。

她眼睛這一剎所看見的敵情是一式衣衫的八條漢子，正巧坐在隔壁座上！

八個人雖然每人外面都罩着一襲青布大褂兒，可是大褂的裏層，却是不折不扣的衙門官衣，朱翠只消飄了一眼，便可馬上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物！

由於昨天夜裏那番驚天動地的厮殺，朱翠實在難望不被對方一眼認出了本來面目，可是事實上對方顯然是沒有認出來自己！

八個人只是大口吃着燒餅，大聲的談論着什麼。

一個操着濃重本地口音的鬍子大漢道：「眞是她媽的洩氣，被兩個雛兒嚇破了胆！他媽的，老子是沒有碰見，要不然非把那兩個丫頭給留下來不可！」

朱翠心裏一動，暗忖着，這麼說來，很可能昨夜這些人都不在現場了，這倒是巧得很，自己正愁無處探聽常氏父子下落，難得有人送言上耳，這倒要仔細聽聽他們說些什麼了。

聽了那個鬍子大漢話後，他對面一個濃眉瞠目的聳肩瘦削漢子嘻嘻笑道：「營座家裏已經有了兩個，還嫌少麼！」

這句話一出口，引得座上其餘各人俱都笑了起來。

朱翠不禁臉上微微一紅，狠狠瞪了這個說話缺德的人一眼，即見那個鬍子大漢嘿嘿笑道：「我只怕還沒有這個艷福！聽說這兩個丫頭都是一等一的好姿色，只是只能看，不能吃！」

另一個禿眉漢子喜孜孜的問：「那又爲什麼？」

「你問這話可就外行了！」鬍子大漢道：「人家好不好還是個公主的身份，就是賤賣也輪不到你我的頭上，你沒聽說麼，兩個雛兒本事大得很呢，要不然咱們主兒會被嚇成這個樣子？」

禿眉漢子道：「師爺也太胆小了，這一次是藏在廟裏，再下一次不知道能躲到那裏？」

朱翠已知道一個大概，對方所談到的那個「主兒」「師爺」即是指的「鎮武將軍」常威，至於這些人的身份，不用說俱都是常威手下的武職人員了，那個鬍子大漢被稱爲是「營座」，很可能是個營級軍官——

是時對方座上一個黑臉矮漢子道：「老帥聽說這次嚇壞了，昨天夜裏沒睡！」

鬍子大漢哼了一聲道：「他一夜沒睡沒什麼，我們手底下人可他媽的慘了。」

禿眉漢子道：「光沿途放哨，就好幾百人，一天兩天倒也無所謂，時候長了，眞有點吃不消！」

鬍子漢子道：「那有鳥的辦法，誰叫咱們今天穿着這身號衣，那天脫下來就輕鬆了！」

是時夥計又上來了幾籠包子，還有小籠的扣肉，一副恭敬巴結的樣子，想是對各人身份俱已清楚，才會有這些額外的接待！

朱翠一面吃着豆腐腦，心裏想着，原來常老賊每天進出衙門，還有這番聲勢，這些人敢情是他放出的步哨，旨在暗中保護常威進出平安。

這麼想着，朱翠遂即暗中向這幾個人注意打量了幾眼，果然看出他們都暗中帶有兵刄。

就在這處茶館前，是一條黃土驛道，而且是前往漢陽必經之地，朱翠由是聯想到常威老賊，很可能途經於此，是以他手下的人才會出現在眼前小店！

一念觸及，不禁使朱翠頓時爲之精神大振，想不到他與潘幼迪甘冒鋒鏑前往大方禪寺一番刺探的結果，反而不如目下無意中得之收獲爲大，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

一想到常威的車駕可能由眼前經過，朱翠簡直耐不住心裏的激動——

這時就見那個鬍子大漢放下手上的筷子，向外面張望了一下道：「時間差不多了，咱們得招呼着差事啦——」

他於是吩咐道：「老李老張你們先走一步！」

即席站起了兩個人，匆匆拿起內裝兵刄的包袱，馬上離開！

朱翠注意到這兩個人一出茶館遂即順着黃土大道向南下去，緊接着又有兩個人站起來向北面去，兩個兩個一撥，最後，只剩下了鬍子大漢與那個禿眉漢子留在座

上！——

鬍子大漢道：「我們這叫做白忙，大白天誰有這個胆子敢攔路行兇，我就不信這兩個女人能有這麼大的胆子！」

禿眉漢子道：「你——這可難說，老子不就是叫那個無憂公主給砍掉了一條胳膊嗎！營座你可千萬不要大意，見着了她千萬不要硬上，我們借重神機營的東西來對付，就許把這兩個丫頭給拾下來了！」

鬍子大漢冷笑道：「包大勇那個傢伙一直跟我不對，他那個神機營仗着上面的關照，可比我們神氣多了，媽的，我就是不服氣他，這一次我們要是能抓着了鄱陽公主，論功行賞，不但常帥那裏面子上好看，說不定就許換換行頭，調到宮裏當差去啦，那可是露了大臉了！兄弟，你說是不是？」

禿眉漢子咧嘴笑道：「禿子跟着月亮走——這可全靠營座你的宏福了，你老要是有肉吃，可別忘了給兄弟們也喝一口湯呀！」

鬍子大漢嘿嘿笑道：「那還用說——走吧，咱們這就瞧瞧去吧！」

於是吆喝夥計拿手巾把兒。

鬍子大漢關照那個夥計道：「我們走啦，關照掌櫃的晚上給弄兩桌飯，我們人多，一切開銷寫到賬上！」

那個小夥計一連串的嘴裏稱謝，遠遠鞠躬打揖，才算送走了兩位大爺！

他們剛離座，朱翠這裏也坐不住了，吩咐夥計算賬，順便問那個夥計道：「你們這裏可以賒賬嗎？」

那夥計嘻嘻一笑，指着牆上「概不賒欠」幾個字道：「對不起大姑娘！」

朱翠作驚奇道：「這就奇怪了，剛才我明明看見這桌上的幾位大爺又吃又喝，最後臨走却是一毛也沒有付，說是寫到賬上，這又是怎麼回事？」

那個夥計一怔道：「這——」

上下打量了朱翠幾眼，他趨前一步小聲說道：「大姑娘，這話妳可不能亂嚷的，要不然我們這個小店的生意可就作不成了！」

朱翠冷冷道：「這又爲什麼呢！本來是你們不公平嘛！」

嘴裏雖是與那個小夥計對答，眼角却是一直留意剛出去的那兩個人——只見他們二人出店後先是左右張望了一陣，隨後才徐徐邁步，沿着道邊向前面緩緩踱去！

朱翠自信已把握了這條綫索，倒也不過於驚慌却想聽聽這個小夥計說些什麼！

這個桌子上原先吃飯的老太太和那個年輕的媳婦和小孩都已吃完離開，說話比較方便。

小夥計被朱翠這句話一激，紅着臉不自然的笑道：「大姑娘這你就不明白了，妳當剛才那幾位大爺是普通的老百姓，莊稼漢子嗎？」

朱翠佯作不解的道：「怎麼，難道他們還是跟皇帝當差的嗎？」

「咳！大姑娘妳還眞猜對了！」小夥計道：「猜的八九不離十兒，他們當中還眞有當差的，嘿，派頭可大了！我們小百姓那裏招惹得起！」

朱翠假作吃驚的吐了一下舌頭，才又道：「原來這樣，那他們這些人到這裏幹什麼，難道這個小地方還有什麼事要發生嗎？」

小夥計一面抹着桌子，大概這一輩子從來還沒有跟像朱翠那麼漂亮的女人說過話，樂得身子都酥了。

「這妳就不知道了，大姑娘——」

說時他把頭湊近了，一張嘴都快挨到了朱翠的臉上。

「是這麼回事……大姑娘，我告訴了妳，妳可不許對外人說，要是有人來問我，我可是不認賬！」

朱翠皺眉說道：「快說吧，我可要走了！」

這個夥計才道：「是這麼回事，妳聽說過鄱陽王被抄家這件事吧！」

朱翠心裏一陣子難過，微微點了一下頭。

「這就對了，外面是說鄱陽王雖給抓去砍了頭——」

朱翠一瞪眼道：「你胡說！」

小夥計一怔，摸着脖子道：「這這……大姑娘妳可別發火呀，外面人都是這麼說的嗎！」

朱翠一陣子心疼，差一點連眼淚都淌了出來。

「咦——大姑娘妳怎麼啦？」

「沒什麼！」朱翠說道：「你說下去吧！」

小夥計又是一怔，倒是看不出對方這個一身鄉下裝束的大姑娘，却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氣質，說話的語氣尤其是不同於一般。

「是是……」夥計還是眞聽話：「聽說鄱陽王雖是死了，可是他家裏的人皇上也要抓，娘娘小王爺和公主都失踪了，這些人就是負責跟宮裏下來的人聯繫，要把他們抓回去！」

朱翠哼了一聲道：「憑他們……」

小夥計道：「聽說公主又露了面，所以這兩天風聲很緊！」

朱翠冷冷道：「難道他們知道鄱陽公主是藏在這裏？爲什麼會來這裏找呢？」

「這個……」小夥計笑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好像有個什麼大官要在附近這裏經過，他們防備的很緊！」

朱翠道：「什麼大官，怎麼會住在這裏？」

「這……我就不知道了。」小夥計道：「反正每天早晚兩撥人，定要到我們這個小茶館歇脚吃飯……」

說到這裏，只聽見「篤！」的一下，他的後腦袋瓜子上着了一下子！——小夥計疼得「啊唷！」叫了起來。

一個小老頭，拿着手裏的旱烟袋桿子，狠狠的敲了他一下，看樣子像是這裏的掌櫃的——

「媽那個巴字的，我敲死你這小子——這麼多生意你不照顧，在這裏窮蹭個什麼勁兒……」小老頭圓瞪着兩隻鴨蛋眼：「要是再敢胡說八道，我扒你的皮！」

小夥計抱着頭，一溜烟似的跑了。

朱翠自覺無味，遂即離座步出！

一個駝背的老頭在賣傘，天上正好在下着毛毛雨。

朱翠本來已走過去了，臨時又走了回、來買了一把油紙大花傘，她察看了一下背

上的長包袱，一把青鋼長劍就藏在裏面。

天是灰濛濛的顏色。

忽然，她像是有一種預感，好像覺得今天一定能見着常威父子，這個出賣長官，見利忘義的奸官要是被自己找着了，非得親手殺了他不可！

打開了傘，朱翠沿着道邊緩緩向前面走着，腦子裏儘是父親臨死遇害的種種假想，心裏之淒楚眞非言語所能形容，天空中一羣烏鴉低飛過去，傳出一片「呱呱……」令人沮喪的叫聲……

驛道上來往行人，都是莊稼漢子，多半肩上都挑着挑子，兩邊旱田裏難得被雨水浸濕了，農戶們都趕着牛在忙着耕地翻土！

走着走着，朱翠就看出了一些名堂。

路邊上似乎每隔不遠，就有一兩個官樣的便衣人物——這些人雖然身上穿着看來與一般常人沒有什麼兩樣，可是就像是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典型，逃不過朱翠的眼睛！

前面是一條岔道，道邊生着幾棵老榕樹，一羣人正在樹下避雨！

朱翠借着花傘掩飾自己，來到了岔道前面，心裏琢磨着道，不知常老賊是走那一條路？

一念方興，即見四名身佩腰刀的官差，一路喝叱而來，一路走過把一些在樹下避雨的閑人趕開——

「走走走……不許在這裏躲雨！」

「這裏開道淨街啦！」

一些避雨的人，如何惹得起他們？頓時紛紛走避。

朱翠見官兵把路人逐向正道，心裏已猜知常威必將是走這條岔路了！

她剛想轉向岔路，却被橫出來的一名官兵擋住了去路——

「不許走這條路！」這名模樣神氣的武弁指着另一條路道：「走那邊！」

朱翠道：「不行呀，兵大爺行行好，我家在那邊呀！」

這名武弁一瞪眼，正要發作，忽然接觸到對方的笑臉，臉上立刻現出了微笑。

「大姑娘妳可眞會找碴——妳家在那呀？」

朱翠企起脚尖，用手指着老遠的一些房子道：「吶，那不是麼，就是那座紅瓦房子！」

這個武弁可眞是見色心喜，也忘了請示一下，遂即自作主張道：「好吧——妳就快走吧，可小心誤了我的差事——」

一面說，伸手就向朱翠臉上摸去！無奈朱翠早防到了對方的有此一手，身子一閃就躲開了，一溜烟的就走了。

這時另一名官差見狀由後面趕上來道：「喂……」

先時的那個差官攔住他道：「算了，一個大姑娘人家，叫她走吧！」

朱翠耳中聽見了二人的對答，脚下一路快行，生怕對方又改了主意，要自己回來！

快走了一程，忽然發覺到有幾個身着藍布大褂的漢子，正遠遠在一路岔口上站着。

朱翠頓時站住，心裏忖着，自己要是這麼走過去，保不住不爲這些人刁難，萬一出手可就露了痕跡，不如乾脆就在這裏避上一避！

正好身邊是一處秋收了之後的旱田，稻草堆一堆堆的比人還高！

朱翠身子一轉，就藏在了一堆稻草後面！

她心裏盤算着，若是常威老賊的車駕由此經過，正好出手行刺，忖思着距離車道不過丈許左右，這個距離縱身可及！

正思忖間，身邊上响起了一陣蹄聲，兩匹快馬直由方才自己來處快疾過來。

朱翠一望之下，已認出了騎馬二人，正是方才在茶館所遇見的那個鬍子大漢與其同伴二人！

兩匹馬風掣電馳的馳過眼前，一會兒的工夫却又自前路折了回來，一陣風似的疾馳而去！

朱翠心裏猜測着，大概常威快要出現了。

眼前這條黃土道雖然是一個岔道，倒也平整，道路兩側生着高高的白楊樹，兩兩對生，看上去十分整齊，朱翠暗中察看了一下地勢，選擇了一處容易下手的地方，換了一個位置！

她決計要剷除這個出賣自己的奸官，心裏充滿了憤慨，胆力大增，當下把自己收拾得十分俐落，一口青鋼長劍緊緊握在手上！

她想到了常威必然是乘坐馬車由此經過，身側護衞必多，略一躭擱定會爲他逃逝無踪。

心念一動，遂計生出了一個主意，當下查看了一下前後無人在側，遂即悄悄趨前，把附近道邊的白楊樹樹身之上用劍砍下一圈深深痕跡——

她胸有成竹，這麼做沒有留下一些痕跡，就這樣她一連在前後十株樹幹上動了手脚！

正當她完成了這項看似無聊的工作之一刹，遠處傳過來一陣雜亂蹄聲。

朱翠身子一轉，快速縱起，起落間已藏身在一排葦草之間！

她身子方才藏好，大羣馬隊已馳過眼前！

一列少說也有十名之多的騎馬漢子，夾雜着身後的轆轆車聲，浩浩蕩蕩直馳眼前！

朱翠緊握着長劍，仔細的打量着這列人馬，只見馬上漢子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每人一襲油綢子雨衣，頭頂大笠，爲首一個昂然漢子高高舉着一面旗幟，上書着一個「鏢」字！

這套障眼法，自是瞞不過朱翠，只是若非是她事先已知道一些來龍去脈，是否還能看出其中詐情，可就難說了。

十騎人馬之後是一輛黑漆四馬雙桅的寬轅馬車，車身漆得油光黑亮，雙門緊閉，難望其中坐着的是否常威父子，不過僅憑着這番氣派，料必無差！

除了車前的十騎人馬，車後也有十騎同式衣着的人馬，另外在車身左右，緊緊貼着馬車前進的另有兩個人！

兩個人雖然一樣的套着一襲油綢子雨衣，可是衣式色澤却與前後人馬有着顯著的差別，頭上大笠呈六瓣形，看來十分威武！

朱翠在這羣人馬甫一現身當兒，已敏感的察覺到前道那十騎人馬當中，隨有兩桿火槍——

那玩藝兒長長的，套在一個黃布袋裏，各由一名漢子揹着，外行人自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朱翠由於連番遇險，幾次三番的都差一點在這玩藝上送了性命，是以一看之下，由不住有些心驚肉跳！

她早先實在沒有想到，常威的隨行護駕人員，竟是這麼多，而且防守得如此嚴謹。

然而眼前朱翠却拚着性命不要，也要決計一試。

放過了前進的十騎快馬，朱翠忽然襲身向前，只見她單手用力照着道邊的一株白楊樹上擊去，耳邊上「咔喳！」的一聲爆响——

一株高有數丈的白楊樹，帶着大片枝椏，驀地直向着車前倒了下來！

由於其勢突然，倒下的樹身，幾乎當場壓中前行人馬，只驚得衆馬長嘶，尤其是套車的四匹健馬紛紛人立前蹄，身後馬車一掀丈許，雖未仰翻，却也已大大的爲之震動不已，土飛石濺，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朱翠伎倆又何止如此？

緊接着第一顆樹身倒折之後，第二棵三棵……俱爲朱翠快速進身的連環掌式劈倒在地，一時間爆响連聲，人翻馬仰，衆聲喝叱喧嘩不絕於耳！

正在奔馳的黑漆馬車，經此一阻，登時困在中途，前進不得，退亦不能！

朱翠一經出手，中途豈能自止？一聲嬌叱，奮身而起，有如穿雲白鶴，「嗖」的一聲，已縱身於對方車棚頂上，長劍揮處，咔喳一聲，已經把車門砍開了尺許一角！

就在這時，一個人倏地爆喝一聲，自馬上縱身而起——

朱翠方自認出來人正是隨在馬車左右的兩名漢子之一，這人手上的一口閃電刀，已是摟頭蓋頂般直向着朱翠頭上招呼下來！

朱翠一經現身出手，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是以手下也就格外的狠辣，毫不留情。

對方閃電刀到，她連躲也不躲，掌中劍迎着對方面門，霍地快劈了下去——

休看這一招無奇，其實却是至爲狠毒之極，此乃是她所學劍術中最爲厲害的三式救命殺着之一，這一劍名叫做「力劈華山」，其兇狠處，在於全然不顧自身安危，以身餵敵，却在最後的一刹間，制敵以先機！

那名躍身而上的衞士，其實武功精湛，乃是奉令留守擒獲無憂公主的八名大內武士之一，按常情而論，自然大有可觀，無奈對方朱翠一上來即使出要命的殺着，這一劍「力劈華山」妙在招式無奇而手法高異。

這名大內武士，只覺得對方劍身之上炫耀出一片異光，劍氣所激處，冷森森浸人髮膚！一覺出不妙，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

說起來，朱翠的劍不過比對方的刀槍快了半步而已，然而這後發居先的劍勢端的非比尋常。

——隨着那名大內武士的一聲淒厲慘叫裏，左上身自肩臂連帶着半截胸腔，整個的被朱翠一劍劈了下來，這個人連一聲也沒有哼出來，一頭便直向着車下栽了下來！

朱翠一劍得手，手下更不少緩須臾，身子向前一探，左足施出全身力道，脚向着車窗踢去，嘩啦！一聲大响，那扇車窗登時被她踢了個粉碎！

車座裏登時發出了一片驚呼聲！

透過破碎的車窗，朱翠發覺到那個賣主求榮的鎮武將軍常威，一身官帶，赫然在座，他兒子常孟顯然就在他的身邊！

父子二人顯然被眼前這番驚恐嚇得面色蒼白，尤其是當他們目光接觸到朱翠的一刹，更不禁爲之魂飛魄散！

朱翠瞪目怒叱一聲道：「你這無恥的奸賊！」

話聲出口，抖手一劍，隔着窗口直向常威臉上刺來。

這一劍本是非中不可，可是偏偏就有人忠心耿耿的在一旁護駕！

就在朱翠的劍幾乎已經刺在了常威臉上的一瞬間，猛可裏，斜刺裏忽然劈出一刀，「嗆啷！」一聲，即時震開了朱翠的劍——

敢情在車廂裏面另外還藏有兩名近身侍衞，想要一擧手之間誅除常氏父子還眞是不易！

朱翠身形一個倒折，翻下車頂，正待施展全力攻開車門，就在這一刹，空中人影交幌間，已有多人攔在他前後左右！

一名身形矮壯的漢子，手裏掄着兩隻銀光閃爍的流星鎚，大吼一聲，飛起一鎚，直向着朱翠正面出手擲出！

幾乎同時，另一個用鑌鐵雙拐的漢子却由側面滾身而近，雙拐上夾着兩股疾風，向朱翠側面攻到！

這雙鎚雙拐一時間，帶給了朱翠險像萬端，無可奈何，只能暫時退開現場——

然而，她實在放不下車廂裏面的常氏父子，而在身欲退前，反手發出了兩口飛刀！

飛刀出手於俄頃之間，却也有十分的準頭，兩縷尖風夾帶着兩綫白光，分別向常氏父子臉上射到！

常威驚呼一聲，一時來不及閃躲，擧手直向來物上抓去，那裏知道刀身的凌利，一抓之下，掌心立時劃開了一道大大的口子，鮮血立時溢出——常老頭雖是武將出身，然久居高位，早已失却了當年衝鋒陷陣的膽力，這時手上負傷，幾乎當場嚇得昏了過去！

這一面常孟比他父親也不見得好，乍見暗器飛到，慌不迭閃身讓開，却失之於動作太慢，「噗！」一聲，直被對方那口小小飛刀射中了肩窩，深入沒柄——痛得他全身打顫！

朱翠雖然暗器出手，却未能將對方殺死，心裏一口怨氣出不來，偏偏環身敵人如附骨之蛆，一時想擺脫頗是不易！

現場這麼一鬧，頓時情勢大亂，吶喊聲中，二十名馬上衞士，頓時躍身下馬，蜂湧而至！

朱翠一不做二不休，豁出一死，決計

與對方一拚到底！當下一劍在手，施展出全身功力，左攻右實，招招劍勢俱皆兇狠猛厲之極，瞬息之間已爲她砍傷了多人。

幾名近衞刀劍在手，拱侍在馬車四週，保護着車內的常氏父子，更有人叱喝着要用火槍來對付！

常氏父子在兩名車內衞士攙扶下匆匆離開了馬車，急欲改換騎馬離開——

朱翠一眼看見，心裏大急，只是身側敵人却是戀戰不捨，雖爲她一連殺傷了多人，却是擺脫不易，眼看着仇人父子奔向兩匹坐騎，在環身衆多侍衞保護之下，正待認蹬跨馬！

猛可裏，身側响起了一聲清叱。

一條人影，像是火星天墜，直由道邊上一棵高有數丈的樹梢上縱身而下！

這人好快的身法，身形一經撲下，遂即騰起如鷹，起落之間已襲向常氏父子身邊，陡然伸手抓住了常威身後衣領，反手間已把他擲了出去。

這一手大摔活人當眞還不多見！眼看着常威偌大的身體，在這人振臂之間，就像是球也似的被摔了出去。

朱翠雖是與眼前各人糾纏打鬥，可是一雙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那輛馬車，常氏父子離車待要上馬之際，她眼看着不能脫身，內心之焦急可想而知——想不到却在危急一瞬間，半路殺出了這麼一個人來成全了自己的心意。

猝然閃出的那個人手法好快，第一把抓住常威摔出，緊接着第二把却抓向常威之子常孟——

透過朱翠眼光所見，看見的只是此人一個背影，唯一可以斷定的，對方是個女人——

這個女人顯然有驚人的快速身法，出手之招式更是奇怪得很，她想要抓誰好像那個人怎麼也逃不開！

眼前她一把抓向常孟，常孟竟然是無法躲開，被她一把抓在了背上，尖尖五指有如是五把鋼鈎，深深陷入常孟背心，顯然她却無意取他性命，否則在進手上只要加些力道或是改抓爲擊，常孟就得當時斃命，然而她却也饒不過常孟——

隨着她抖出的手勢，常孟整個身子跟他父親一樣，球也似的拋了出去！

這一先一後兩個人球被摔出來，恰恰好就落在朱翠身邊不遠——

朱翠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看見對方的正面之影，不過對方是站在自己這一方面，這一點却是毫無疑問，尤其是她明明可以出掌致死常氏父子，何以却僅僅把他們拋開到自己跟前，這又是爲了什麼？

然而這個問題，不過是一刹那間，就使她得到了回答，原來對方敢情知道自己對常氏父子的刻骨仇恨，是以特地把常氏父子拋向自己，要自己親手與以剪除之！

一念觸及，朱翠頓時爲之熱血沸騰。

這可是難得的一個機會，當下嬌叱了一聲，身子霍地躍身而起，當眞是起飛如鷹，其勢之疾猛確是出人意外，起落之間已撲到了常威身後。

常威活該有此一刦，怎麼也想不到拐彎抹角仍然是落在這個丫頭手上——

他隨行雖有許多衞士，無奈在此要命的關頭，却是一個也來不及救他的命。

朱翠身子一擻，正好來到他身後，掌勢一抖，噗一聲正擊在了他後跨上！

由於常威身子方自爬起，正是一個前進的姿式，是以這一掌的力量無形中化解了不少，儘管如此，常威却也大大吃受不起，「哇呀！」一聲，一頭栽倒地上，一張臉頓時爲地上砂石擦得皮破血流！

他畢竟是習武出身，當此要命關頭，也只有拚命自救之一途——腰上既跨有腰刀，當下在地上一個咕嚕爬起，驀地抽刀在手，霍地回身，一刀向朱翠身上劈出。

這一刀他雖是施出了全身功力，在朱翠眼中却是不值一笑，只是一伸手已揑住了他落下的刀鋒。

常威一連掙了幾下，未能把刀奪下，急得大吼道：「來人……快來人哪……你們這些死人！」

驀地朱翠把手裏的刀一鬆，常威一個倒栽葱反跌了出去，猛可裏嗖嗖嗖，一連縱過來三條人影，吶喊着待向朱翠撲來！

朱翠心裏一急，掌中劍脫手而出，這一招顯然又是她救命的絕招之一，寶劍一經出手，帶出了一道醒目的白光，只聽見噗哧！一聲，正中常威前胸，由於出手勁道極猛，直把他刺了個前後透明窟窿！

——這位鎭武將軍嘴裏發出了沙啞的一聲嘶叫，身子一個前撲，就倒下來不再動了。

朱翠一連兩個快速的撲縱，縱身而前，自常威身上拔下了長劍，待要回頭再去追趕常威之子常孟時，身邊人影閃動，已有四個人把她團團圍住。

只見爲首一個黑壯高大的漢子在大聲嚷道：「將軍被殺了——千萬不能放她走了！」

四下裏傳出了一陣子喧嘩之聲！

鎭武將軍被刺身死，當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頓時所有各人俱都爲之震驚。

常威之子常孟，這時乍聽父親被刺身死，不禁嚇得雙腿連連打顫，有心返回探看，却被身邊兩個侍衞拖着匆匆上馬；三匹健馬方自轉身待行，猛可裏先時那個雲龍一現的女殺手霍地自空而降——

原來剛才這個女人匆匆一現，擲回了常氏父子遂即隱身不見，却在常孟上馬待逃的一刹間，又忽地自空而降。

樹帽子「嘩啦！」一响，帶着這人纖細瘦削的身影，直直的由空中墜落下來，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常孟的坐馬之前。

由於這個女人突然的來勢，三匹坐馬爲之大受驚嚇，長嘶聲中，紛紛揚蹄人立而起，馬上的三個人一時無備，俱都由鞍上仰身折翻了下來！

常孟早已是驚弓之鳥，這時驚叫着由地上一個咕嚕爬起來，迎面所見的這個女人有着瘦瘦的一張臉，明亮的一雙眼睛，一身黑色長衣，並非她所熟悉的無憂公主或潘幼廸二者任何一人，實在陌生得很！

然而這個女人却是他父子不折不扣的勾魂使者：要命煞星！

若非是這個女人方才的現身，常威自是不會死在無憂公主之手，是以常孟乍然見到她現身眼前，早已嚇了個魂飛魄散，當下大吼一聲道：「救……命！」

他身邊的兩位衞士，乍然見狀，俱都奮不顧身的向着對方那個黑衣婦人撲了上

去！

二侍衛一人手拿大環刀；一人是虎尾節棍，一聲招呼之下同時向着對方偎了上去！

常孟把握着這一刹亘機，霍地翻身上馬，策韁待逃。

他可眞是作夢也想不到，對方這個女人敢情出手之快，較之無憂公主更要快了許多，隨着兩名侍衛的刀棍雙雙揮下的一刹，即見那個女人一雙衣袖倏地向外一分一揚，乍開即合，兩名持械的衛士，頓時像是被點中了身上的穴道，一動也不動的僵立現場！

瘦女人好快的身手，一式分花拂柳，雙雙點中了二人的穴道，身子却並不因此而略顯緩慢，猛可裏拔身而起，霍地向下一落，再一次迎向了常孟的馬前。

常孟手上拿着一把劍，一聲驚叫，霍地直向着瘦女人頭上劈落下來！

這口劍眼看着已經劈中對方臉上，忽地那個女人左手倏揚，只一下揑住了這口劍的劍身！略一運勁，「拍！」一聲，一折爲二！——

隨着對方的一隻白晳瘦手，猛地向前一遞，「噗！」地一聲，已把常孟當胸抓了個結實，緊接着她身形起處，不過是兩三個起落，已撲到了朱翠與各侍衛混戰現場，只聽得她一聲冷笑，倏地把手上的常孟用力拋出，噗通一下直落向朱翠面前。

常孟連驚帶嚇，再加上這一摔，頓時鬼也似的叫了起來，朱翠脚下一個上步，搶到了他身前，寶劍一吐，噗！一聲，刺中了他的前胸，結果了他的性命！

是時圍附在他身邊週圍的十數名侍衛，紛紛大叫着撲身而上，却被朱翠一連砍翻了兩人！

——猛可裏面前人影一閃，那個黑底瘦長的女人已來到了她眼前。

朱翠方自認出來人正是日前邂逅的風來儀，不禁心裏一驚，後者已欺身而近，大聲道：「還不快走，想死麼！」

說話間，風來儀雙手同時揮動，一連打倒了兩個人，倏地拔身而起，有如一隻冲天而起的巨鳥，起縱之間已拔身在道邊大樹之巔。

朱翠料必她話中有因，不能怠慢，當時聆聽之下，緊跟着她身後也施展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然拔身而起，落在了那棵大樹上！

——她身子方自踏向一根樹幹，未容站定！風來儀已驀地附身而近，急喚道：「快！」

緊跟着，她身子一個急轉，已落向另外一棵大樹！

朱翠不顧思索的跟着她騰身就起——

她身子方自縱出的一刹，耳邊上只聽得「轟隆」一聲大响，大片火光閃處，無數鐵砂子兒飛向先前落足的大樹，大片枝葉散飛得滿天都是！

敢情是對方已發了火槍！

朱翠驚心之下，亦不盡對於這位不樂島的女島主暗存感激，若非是她即時接引援手示警，自己即使是能够殺了常氏父子，只怕也在敵人火槍之下喪失了性命。

朱翠一念之興，對於自己僥倖檢得了這條活命不禁大爲慶倖！——

當下，那裏還敢多作停留。

一時間，只見風來儀在前朱翠在後，兩條快速的身影有如星丸跳擲一般，倏起倏落起伏於羣樹之間，樹下火槍更不迭連聲發放，烟霧迷漫裏，無數鐵砂子兒轟向樹梢，無奈對方二女的身法實在太快了，樹下的火槍總是慢了一步，眼看着二女的背影一路騰縱如飛，倏起倏落消逝於視綫之外，轉瞬無踪。

……………

在一陣亡命飛馳之後，前行的風來儀忽然立足於一座山神廟之前，略候片刻，朱翠方才來到了近前，却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成一片。

「小女娃子不知天高地厚，哼哼！」風來儀打量着她冷冷的笑道：「要不是我救妳，我看妳非但報不了仇，恐怕再多兩條命也早就完了！」

朱翠原本對她心存感激，打算見面之後對她說上幾句感謝的話，這時聽她這麼一說，激發要强好勝之心，看了她一眼，一言不發！

風來儀說道：「怎麼了，妳還不服氣麼？」

「有什麼好服的？」朱翠冷笑道：「妳雖然帮了我個小忙，目的還不是希望我早一天跟你回不樂島去！哼，妳們不樂島的技倆，還當我不明白？」

風來儀倏地一挑長眉道：「好個丫頭片子！」話聲出口，霍地就像一陣風似的閃在了朱翠身邊，驀地一掌向着朱翠臉上打去！

這一掌勁猛力足，眼看着已將打在朱翠臉上，偏偏朱翠竟是不閃不躲，看看風來儀的手已將觸及，忽然她却臨時停住！

朱翠臉上含蓄着一片冷笑，分明並不驚怕！

風來儀奇怪的打量着她道：「妳爲什麼不躲，難道妳以爲我眞的不敢打妳？」

朱翠冷冷的道：「我們已經打過了，不是麼？」

風來儀哼了一聲道：「妳應該記住，從今天起妳已是不樂島的俘虜，可不是不樂島的客人……」

說到這裏微微一笑，又道：「不樂島上的規矩很多，這一點等妳到了以後妳就知道了！」

朱翠聳了一下肩膀道：「我就不相信不樂島有什麼了不起，我能進去就能出來，到時候倒要看看誰能阻擋得住？」

風來儀點點頭道：「信不信由妳！」

忽然她身子一幌，快如閃電般已來到了她面前，朱翠不明她究竟何意，嚇得怦然一驚，只覺得雙脇上一陣發麻，再看對方時，風來儀却已退出兩丈以外。

朱翠只覺得雙腿關節處一陣發軟，差一點坐了下來，不禁心裏吃了一驚——

「妳……幹什麼？」

說時她身子搖幌着，只覺得全身乏力，差一點又要坐了下來。

「哼哼……丫頭，這是我們不樂島的規矩！」風來儀接着道：「凡是要去不樂島的，都免不了的。」

朱翠這時只覺得兩腿彎上一陣子發軟，由不住膝蓋一彎，噗通坐了下來。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